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0n1120

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

清 戒顯訂閱　濟岳彙箋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120-A 序言
  - No. 1120-B 自序
  - 凡例
  - 標明題目
  - 戒律門
    - 一曰不殺生
    - 二曰不盜
    - 三曰不婬
    - 四曰不妄語
    - 五曰不飲酒
    - 六曰不著香華鬘不香塗身
    - 七曰不歌舞倡伎不往觀聽
    - 八曰不坐高廣大牀
    - 九曰不非時食
    - 十曰不捉持生像金銀寶物
  - 威儀門
    - 敬大沙門第一
    - 事師第二
    - 隨師出行第三
    - 入眾第四
    - 入禪堂隨眾第五
    - 隨眾食第六
    - 禮拜第七
    - 聽法第八
    - 習學經典第九
    - 入寺院第十
    - 執作第十一
    - 入廁第十二
    - 入浴第十三
    - 睡臥第十四
    - 圍爐第十五
    - 在房中住第十六

        - 看病第十七
        - 到尼寺第十八
        - 至人家第十九
        - 省親第二十
        - 乞食第二十一
        - 入聚落第二十二
        - 市物第二十三
        - 凡所施行不得自用二十四
        - 參方第二十五
        - 衣鉢名相第二十六
    - No. 1120-C 補刊沙彌律儀合參跋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    - 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120-A 序言

佛言乘戒俱急，即祖言解行相應。禪與戒，佛祖未嘗畫為二法也。去聖時遙，法門好諍。習禪者，呵木叉為粗糠，而恣意莽蕩；縛律者，視參究如水火，而執相終身。大同法中，割裂殆盡。惟天山老人，遵　先佛遺勑，示禪以培佛命，弘律以選人根。雙眼圓明，昭于日月矣。我石樹岳兄，博洽多聞，識法懷懼，匿影萬峯，較讐碧巖。集已經刊布，又慨律學荒蕪，漸成淺陋。先取沙彌要略，毗尼日用，蒐刮義類，參合箋釋。自琅函海藏，逮世間經史，內外典籍，無不搜羅。又每事逐句下，穿貫禪燈引據公案。不惟初學童蒙，開卷瞭然，知禪律同條。即老於參學者，欲得深細行持，亦必向此中潛討。初祖言皮肉骨髓，一以貫之矣。昔雲棲蓮翁，以彌陀經演為疏鈔。或謂經本顯明，反成深晦。不知佛法本無淺深，粗言細語，皆第一義。正眼迷麻，雖栗棘金圈，亦是門頭戶口。智照洞明，即市語街談，皆成金章玉句。何要略日用，不可神而明之也哉。願讀是集者，廓去樊籬，勿以大小精牳起見。庶乘戒俱急，行解相應，為末法大光明幢矣乎。是為序。

靈隱晦山法弟戒顯題并書

No. 1120-B 自序

余時在黃山慈光寺展閱龍藏，至沙彌諸經，函函如日月麗天，不覺合掌讚歎曰：此經乃佛佛祖祖之關鍵也。如法華十六王子請佛轉法輪，同時為沙彌，言教尚存。五燈、趙州、仰山亦同時為沙彌，公案現在。未聞古人纔出母胎，便續燈傳也。既而較閱世本，惟雲棲沙彌要略盛行。疑者謂佛經反不及要略，或謂佛經文句古奧難誦，賴我雲棲蓮翁乃西方聖人，再來降跡武林，玩遊庠序而作沙門，言音與此方相契，學者便於讀誦。故觀其解十戒斷法如春秋，解威儀章法如禮記。然讀春秋者，不精研四傳，無以知春秋之源流；讀禮記者，不窮究諸史，不能達禮記之根本。況讀沙彌諸經，不深入經藏，曷為得宗旨哉？今要略兼通內外經史，宜乎盛行於世，但其間有不可解者。沙彌諸經元無偈呪，要略以別經偈呪編入威儀篇中，此眾人不敢為而獨為之，乃見其識鑑力量大有過人處。當時要略初行，吳門報國茂律師一見心服，乃曰：此末法中之光明幢也。惜乎偈呪未備，續刻毗尼日用補之，至今諸方說戒皆宗尚此二本。余自蒙聖恩老和尚付授之後，兼命戒壇軌範，亦以此二本為諸學者講論。嘗曰：天地之象，奇偶而已。吾人之身，頂天立地，亦奇偶而

已。如頂首為一身之尊，不可偶也。偶則不可曰尊，故奇之。手足為一身之用，不可奇也。奇則不能成事，故偶之。要略之於日用，全體是波羅提木叉，故當寶之。如我身之頂首手足，不可暫離也。曷不裒成一集，以便學者頂戴乎。雖然，余何人耶，敢創斯論。葢承雲棲報國，志願未完，重為編次，以極其備，非別有所加也。然恐學者不知雲棲斷章句法，故即於句下引證經史，并彙箋之，俾其即知經史源委，不至朦朦。又恐學者觸途滯句，不知格外之機，復拈五燈諸家語錄，消其文字習氣，使其覿露胸襟，不須借借。由是合而參之，同而不混，參而合之，類而不齊。譬如目前萬法，莫不於此大〇相中，合則萬法全歸，參則萬法全放。參之合之，神而明之，不妨於此經中略拈一字，可以驗盡諸方，是凡是聖，是正是邪，是如來禪，是祖師禪，阿誰能越此一字之關。余故曰：此經乃佛佛祖祖之關鍵也。合參者，豈非展如來藏之樞機，開祖師關之匙鑰。得其法者，不費纖芥之勞，無須鎖子，豁然自開。不得其法，雖有舉鼎拔山之力，亦難啟固閉。今則并匙鑰之法具在，以待夫過關者，當下驗取。

康熙辛亥春王靈岳石樹道人書于吳門舟次

凡例

- 此合參，惟沙彌菩薩上上根器者，乃可參閱，非為小根小莖者說也。故參禪者，未得入頭，不得先看語錄。未受戒者，不得先閱律藏。所以起七參禪時，一切經書，置之高閣。誦戒說戒時，嚴查未受戒者，必先遣出。可見初入禪律之門，古法尚在。凡今愛樂合參，須發心受戒，然後批閱，亦未為晚。如違，得罪先聖，自取殃禍。
- 合參大旨，所貴即禪即戒，即戒即禪，禪戒並行，不相違背。故參禪到觸背不得處，正見持犯不得處；持犯不得處，正見觸背不得處。觸背持犯，四路交加，如何回避？凡閱此者，須高著眼。
- 經律事原直截，理固幽深，不啻該大藏之文，亦乃貫別傳之旨，故所註皆是聖賢經史，引證無非祖師機緣。自笑從先鹵鈍，閉戶無聞，且圖起後英靈，開卷有益，恍然見千古於目前，悟一時於言下。乃不顧歲時老邁，筆力衰微，專為流通，草草成勒，但恐句章差舛，點畫淆訛，寧不開罪先聖，抑將遺誤後昆。仰質高明，誨人不倦，鑑我苦心，不妨指示，是即再世師恩，感佩無既。
- 木公裒述十戒論，字字搜閱，律藏乃成。復引經律注論下，讀者謂不應以經律注論下，殊不知論注經律也。讀之者寧不悚然警

惕，從此徵善去惡耶？因次第附於十戒篇後。

- 本律云：不習學外書子史治世典章。善戒經云：若為議論破於邪見，若二分經一分外書不犯。由此觀之，當辨其書之邪正可否，非漫言不習，此為初地學者無暇習之。若為議論破於邪見，則用治世正典而為開導，即同如來所說正法。法華云：治世語言資生業等，皆順正法。豈妄言哉？今合參，不但慣用六經之言，至於詩文謠諺無不採摭，無非左羽佛法，俾諸後學爽然自識。若夫荒唐非僻邪語，痛禁絕之。
- 經書部帙雖同，事理前後各異，不復別標題目，以此◎別之，勿使紊亂脉絡，涇渭自辨矣。
- 凡注上無經書題及虛一字者，即余管見，大意為開發初機，非敢污尊宿耳目也。
- 飜譯名義。五、不飜中秘密不飜。古德云：陀羅尼藏皆不可解。余曰：諸佛祖師所說秘密之法，無不可飜者，亦無不可解者。呪之為用，絕諸滲漏，直下使人自解自悟耳。嘗觀有目不識丁者，篤信持呪，不憚寒暑，精進忘疲，一旦豁然顯密，文字洞徹無礙，豈非不解中自解也？是故下經諸呪，遵佛祖遺訓，不飜不解，惟在人自悟。
- 本部經偈，字句可以手紀，而其意義無窮。假使如鶖子之智慧，文殊之辨才，讚歎亦不能盡，況余管窺之見，所能揄揚其萬一者耶？倘得博聞廣見之士，於引證不到處，不妨拈出簡示，即當附之卷尾，以供有志於合參者，重為補入。法施功德，寧有量哉！

No. 1120
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卷上

菩薩戒弟子雲棲寺沙門　袾宏　輯集

雲居山真如寺晦山沙門　戒顯　訂閱

寓黃山慈光寺石樹沙門　濟岳　彙箋

【箋】總論大文分三：〇初、標明題目，〇次、疏別十戒，〇後一、詮次威儀。〇初、標明題目分三：〇一、敘剃度緣起，〇二、解五德十數，〇三、辨沙彌名義。

未曾有經：佛敕阿難，為羅睺羅剃頭，及五十諸公王子，悉令出家。

【箋】梵語阿浮達磨，華言未曾有，亦云希有，詳載十二部經。梵語阿難，此云慶喜，多聞第一。羅睺羅，秦言覆障，謂障日月也。阿修羅蝕日時，名羅睺羅。其因往昔曾塞鼠穴六日，故感處胎六年。佛所障故，因以為名。聲聞法中，密行第一。

羅云生緣記。菩薩出家之日，諸相師言：若今夜不出家，明日七寶自至，為轉輪王，王四天下。即於其夜，更增伎樂，以悅其心。於是菩薩欲心內發，羅睺羅即時處胎，耶輸陀羅其夜有身。於是淨居諸天，相與悲歎：菩薩為欲所纏，眾生可愍，誰當度者？即時變諸妓女，皆如死人，甚可怖畏，令菩薩心生厭離，即勸出家。車匿牽馬，四天王接足，踰城而出，到菩提樹下，思惟苦行六年，初夜成佛。時羅睺羅乃生，生已還佛。乳母乃言：悉達出家六年，汝今何從有身？若六年懷妊，世所未聞。諸釋聞之，相共議言：此甚不詳，毀辱釋門，必是私竊，擬以法殺之。耶輸曰：願見大王，爾乃就死。王於是隔幔傳語，詰其所由。耶輸如實陳是太子之胤，自太子出家，我常愁毒，寢臥冷地，故此兒之貌，與太子無異。王乃泣曰：實我孫也。爾時佛欲證明，化作梵志，來入王宮，乃兒問：汝何名？答曰：名羅睺羅。梵志贊言：善哉！善哉！汝以業因緣故，名稱其實。羅云出家緣記。爾時佛告目犍連言：汝今往彼迦毗羅城，省覲我父閱頭檀王，并我姨母波闍波提三敘、父斛飯王等。因復慰喻羅睺羅母耶輸陀羅，令割恩愛，放羅睺羅出家，修習聖道。目連受命，次第陳白。時耶輸陀羅，聞佛遣使取羅睺羅，憂悲苦惱，約敕監官，關閉閣道，悉令監牢。時大目連，既到宮門，不能得入，即以神力，飛上高樓。耶輸見目連來，即起禮拜，敕座請目連坐，問訊世尊：少病少惱，教化眾生，無疲勞耶？今遣上人，來何所為？目連曰：太子羅睺羅，年已九歲，應令出家，修學聖道，一切恩愛，不久變滅，業報至時，苦樂異處，子母雖親，各不相代，若使學道，當還度母。乃至目連，種種勸喻，耶輸悲怨，堅執不化。目連辭退告王，王命波闍波提，再三勸喻，猶固不從。於時世尊，即遣化人，空中告言：耶輸陀羅！汝頗憶念往古時誓願事否？我當爾時，行菩薩道，以五百金錢，從汝買得五莖蓮花，上定光佛。時汝求我世世所生，共為夫妻，我不欲受，即語汝言：我為菩薩，累劫行願，一切布施，不逆人意，汝能爾者，聽為我妻。汝立誓言：世世所生，國城妻子，及以我身，隨君施與，誓無悔心。今何愛惜羅云，不令出家學聖道也？耶輸聞已，霍然明了，宿業因緣，如昨所見，愛子之情，自然消歇。乃請目連，懺悔辭謝，捉羅云手，付囑目連。於時母子離別，涕泣悲咽。羅云長跪白母：莫愁！定省世尊，不久當還，與母相見。時淨飯王，即召

國中豪族，而告之曰：金輪王子，今當往舍提婆國，從佛出家，卿等當各遣一子，同為伴侶。時諸大臣，奉敕送五十王子，隨從羅云，往到佛所，禮佛出家。

敕舍利弗為其和尚，敕大目犍連作阿闍黎。時舍利弗受敕，乃為羅睺羅說三歸十戒，度為沙彌。

【箋】梵語舍利，此云鶖子。舍利母名弗子，連母為名也。舍利弗母舅拘絺羅，與姊舍利論議不如。拘絺羅思惟念言：非姊力也，必懷智人，寄言母口。未生乃爾，及生長大，當如之何？故出家作梵志，入南天竺，誓不剪爪，讀十八種經，故稱舍利智慧第一。大目犍連，此云大采菽氏，神通第一，至今說戒。闍黎作法，為尊佛敕故。

徵佛能為一切眾生說法，獨不與羅睺羅說戒者，何也？訓佛敕舍利弗為羅睺羅說戒有三義：一為易子而教故，二為斷羅睺羅愛戀情故，三為舍利弗與羅睺羅機緣相契故。是時舍利弗承佛威光，說此戒法。世尊雖不動舌，深為說之矣。

諸德福田經。沙彌應知五德：一者發心離俗，懷佩道故。

【箋】謂發勇猛心，解脫凡俗，習佛菩提，懷佩道妙。

二者、毀其形好，應法服故；

【箋】謂剃除鬚髮，毀壞相好，去世俗衣，應著法服，具佛威儀，與道相應。

三者、永割親愛，無適莫故。

【箋】謂斷割情愛，不相繫戀，無有適心；歸趨異姓，和合同居，無有莫心。

四者委棄身命，遵崇道故。

【箋】謂能委棄身命，無所顧惜，惟務一心，求證佛道。

五者、志求大乘，為度人故；

【箋】謂長懷濟物之心，專志勤求大乘之法，度脫一切有情。

是名五德。

【箋】蓋出家人具此五淨德，為世福田也。

緇門警訓。此之五德。出家大要。五眾齊奉。不惟小眾。終身行之。不惟初受。

僧祇律：應為沙彌說十數：一者、一切眾生皆因飲食而存；

【箋】楞嚴：如是世界十二類生，不能自全，依四食住，所謂段食、觸食、思食、識食。是故佛言：一切眾生皆因食住。[橘-矛+隹]李釋曰：段食者，謂形段，以香、味、觸三塵為體，入腹變壞，資益諸根故。觸食者，謂觸對，取六識中相應觸，對前境而生喜樂故。思食者，謂意思，取第六識相應思，於可意境生希望

故。識食者，識即第八執持之根，由前三食勢分所資，令此識增勝，能執持諸根六種故。

二者、二諦。

【箋】翻譯名義：一、真諦，彰一性本實之理也。所謂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，是非雙泯，能所俱亾，指萬象為真如，會三乘歸實際也。二、俗諦，顯一性緣起之事也。所謂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，勸臣以忠，勸子以孝，引善示天堂之樂，懲惡顯地獄之苦。

三者、三受。

【箋】雜阿含經：受者，領納也。謂六根之識，領受六塵之境：一、受，謂於六塵違情之境，而有逼迫之苦；二、樂受，謂於六塵順情之境，而有適悅之樂；三、不苦不樂受，謂於六塵不違不順之境，所受非苦非樂。

四者、四諦。

【箋】法界次第，諦以審實為義。從聞生解，必須藉教，詮理不虛，故云審實。一、苦諦，苦以煩惱為義。一切有為心行，常為無常患累之所逼惱，故名為惱。二、集諦，集以招聚為義。若心與結業相應，未來能定招聚生死之苦，故名為集。三、滅諦，滅以滅無為義。結業既盡，則無生死之患累，故名為滅。四、道諦，道以能通為義。道有二種：一、正道，實觀三十七道品、三解脫門，緣理慧行，名為正道。二、助道者，得解觀中種種諸對治法及諸禪定，皆是助道。此二相扶，能通涅槃，故名為道。

五者，五陰。

【箋】大乘廣蘊論：陰即蓋覆，亦名五蘊，蘊即積聚。一、色陰，色即質礙，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諸根。二、受陰，受即領納，謂六識與六塵相應而有六受。三、想陰，想即思想，謂意識與六塵相應而成六想。四、行陰，行即遷流造作，謂因意識思想諸塵，造作善惡諸行。五、識陰，識即不別，謂以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種之識，於諸塵境上照了分別。此五者，皆和合集聚，覆蓋本性，故名為陰。

六者，六入。

【箋】法界，次第。入，趣入也。謂六根為六識所依，能六塵，故名六。

七者，七覺分。

【箋】法界次第：覺即覺了，謂覺了所修之法，是真是偽也。分即支分，謂此七種法，各有支派分齊，不相雜亂，故名七覺分，亦名七覺支。擇、進、喜三覺分屬慧，除、捨、定三覺分屬定，念覺分兼屬定慧。故摩訶止觀修此七覺，即得入道是也。一、擇法覺分，謂用智慧觀察諸法之時，善能簡別真偽，而不謬取虛偽

之法。二、精進覺分，謂修諸道法之時，善能覺了不行無益苦行，而於真正法中，常能專心於一，無有間歇。三、喜覺分，於心契悟真法得歡喜時，善能覺了此喜不從顛倒法生，住真法喜。四、除覺分，謂斷除見諸煩惱之時，善能覺了除去虛偽之法，增長真正善根。五、捨覺分，謂捨離所見念著之境，善能覺了虛偽不實，永不追憶。六、定覺分，謂發禪定之時，善能覺了諸禪，不生煩惱妄想。七、念覺分，謂修諸道法之時，善能覺了常思，定慧均平。若心昏沉之時，當念用擇法、精進、喜三覺，觀察諸法，令不昏沉。若心浮動之時，當念用除覺分，除身口之過非；用捨覺分，捨於觀智；用定覺分，入正禪定，攝其散心，令不浮動。

八者，八聖道。

【箋】法界次第，即八正道。謂此八法，不依偏邪而行，故名為正。復能通止涅槃，故名為道。一、正見，謂修無漏道，見四諦分明，破外道有無等種種邪見也。二、正思惟，謂見四諦時，正念思惟，觀察籌量，令觀增長也。三、正語，謂以無漏智慧，常攝口業，遠離一切虛妄不實之語也。四、正業，謂以無漏智慧，修攝其心，住於清淨正業，斷除一切邪妄之行也。五、正命，謂離五種邪命利養，常以乞食。六、正精進，謂勤修戒定慧之道，一念專精，無有間歇也。七、正念，謂念戒定慧正道，及五停心助道之法，堪能進至涅槃也。八、正定，謂攝諸散亂，身心寂靜，正住真空之理，決定不移也。

九者，九眾生居。

【箋】阿毗曇論：謂欲界中四惡趣，苦逼迫故；色界中五淨居天，疾樂涅槃故。四禪中無雲福生、廣果二天，其亦不定，或求無色，或求淨居，或求無想，故眾生皆不樂住也。惟於欲界，取天人善趣為一。又色界初禪、二禪、三禪，竝四禪中無想天，乃及無色界四天，皆眾生愛樂住者，其為九眾生居。

十者，十一切入。

【箋】一名十徧處定。

智度論：八背捨為初門，八聖處為中行，徧一切處為成就。謂三種觀具足禪體，始得成就此定，謂之徧一切處，從所觀境徧滿得名也。一、青徧一切處定，二、黃，三、赤，四、白，五、地，六、水，七、火，八、風，九、空，十、識徧一切處定。前四謂於定中還取八背捨八勝處中所見青色，使徧一切處皆青，餘三定亦爾。後六謂於定中還取八背捨八勝處中所見地色，使一切處無不遍徧，餘五定亦爾。八背捨者，一、內有色相外觀色，二、內無色相外觀色，三、淨背捨身作證，四、虛空處背捨，五、識處

背捨，六、無有處背捨，七、非有想非無想處背捨，八、滅受想背捨。八勝處者，一、內有色相外觀色多，二、內無色相外觀色多，三、內無色相外觀色少，四、內無色相外觀色多，五、青勝處，六、黃勝處，七、赤勝處，八、白勝處也。出法界次第。

是名十數。

【箋】此之十數，出沙彌本律，餘部所列，與此小異。

梵語沙彌。

【箋】梵語者，自漢至隋，皆指西域為胡國。唐彥琮法師曰：葱嶺已西，竝屬梵種。鐵門之左，皆曰胡鄉。梵語即梵音也。刼初廓然，光音天神降為人祖，宣流梵音，有四十七言。沙彌之名，本云室利摩拏路迦。天授十戒已，名室羅末尼羅。沙彌二字，古略也。流傳既久，未易改正。諸律惟根本直云求寂，餘部皆言沙彌。今從眾，復仍舊稱。又沙彌名有三：一、驅烏，謂年少不能作務，使之驅烏。二、應法，謂雖剃髮，不為出家，受十戒已，乃為出家，能行沙彌之法。十四歲至十九，皆名應法。三、形同，謂師與剃髮已，名形同。形同即名字，謂沙彌不受十戒者，皆名形同。

此云息慈。

【箋】此云者，翻譯以東土之音，而釋西天之語也。此下，明息慈義。

謂息惡行慈，息世染而慈濟眾生也。

【箋】南山別行篇謂息世染之情，以慈濟羣生，上文由此來也。

初入佛法，多存俗情，故須息麁惡之性，復慈悲之心也。

釋氏要覽：息慈，安息慈悲之地也。

徵一切諸佛皆以慈濟為本，今言息慈，不以慈而濟乎？

訓：言息則無一不息，言慈則無一不慈。當知息處即慈，慈處即息，上無諸佛可成，下無眾生可度，是名息慈。

亦云勤策。

【箋】謂離四性六遮之罪，勤自策勵故。又謂勤修眾善，策進心行故。策者，鞭策也，勉力策進工夫之謂。如野牛之有鞭，如良馬之有策，如學者之有師。永嘉云：日夜精勤，恐緣錯過，工夫至此，自然到家。

亦云求寂。

【箋】寄歸傳寂，即涅槃也。言人出煩惱家，求趣涅槃故。然而求則不寂，寂安用求。謂初學道者，必須求之。求之不已，而寂自至。所寂既至，而求亦忘。求寂都忘，是名真寂。

蕅益錄，今但約所翻三義釋之。初息慈者，息見思惡，修生緣慈，藏教沙彌。息見思惡，修法緣慈，通教沙彌。次第息三惑，

修三慈，別教沙彌。一心圓息三惑，圓修三慈，圓教沙彌。
次勤策者，精勤策勵，出分段生死藏通沙彌。精勤策勵，出變易生死別圓沙彌。
三求寂者，求偏真涅槃藏通沙彌，求大般涅槃別圓沙彌。
又盧舍那翻淨滿，惡無不息故淨，慈無不行故滿，是沙彌戒即盧舍那真因也。又涅槃以不放逸為食，勤策即不放逸義，是沙彌戒即大涅槃法食也。又寂即本覺之理，求即始覺之智，始本合一名究竟覺，是沙彌戒即究竟覺之通衢也。又惡本性空，慈本性具，心性本無，懈廢本性空，寂理即沙彌，達理受戒名字沙彌，圓伏五住觀行沙彌，六根清淨相似沙彌，惑破理顯分證沙彌。盧舍那名淨滿，大般涅槃永離放逸，始覺本覺冥合不二究竟沙彌，如大通佛時十六王子，即是沙彌真實標榜。
法華合論日月燈明佛未出家時，有八王子隨父出家，因妙光菩薩教化皆得成佛，而其成佛有速有遲，以示八識轉成四智。若以知見力觀六、七識，則因中成佛之速者也；若五、八識，則必果中所轉成佛之遲者也。然義未盡，故今言大通智勝佛未出家時，有十六王子因父成道隨往供養，尋復出家，諸母泣送其祖及諸眷屬，共詣親近見其成道。蓋增所示八種識名相為十六種，以隨順親近之，而用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諸妙功德長養成就，故十六王子之成佛不言先後也。日月燈明佛之八王子成佛，但是妙光文殊、然燈彌勒者，但見報身轉依之義，未見器界轉依之意，故今以十六王子當成佛道隨方得名，以示器界亦轉依隨方成佛也。
阿育王經：阿恕伽王見一七歲沙彌，將至屏處，而為作禮。語沙彌言：莫向人道我禮汝。時沙彌前有一澡瓶，沙彌即入其中。從澡瓶復還來出，而語王言：慎莫向人道。沙彌入澡瓶中，復還來出。王即語沙彌言：我當現向人說，不復得隱。是以諸經云：沙彌雖小，亦不可輕。王子雖小，亦不可輕。龍子雖小，亦不可輕。沙彌雖小，能度人。王子雖小，能殺人。龍子雖小，能興雲致雨，雷電霹靂。感其所小，而不可輕也。
五燈趙州為沙彌時，參南泉。泉臥次，見師來參，便問：汝近離甚處來？師曰：瑞像。泉曰：還見瑞像麼？師曰：不見瑞像，秖見臥如來。泉便起身問：汝是有主沙彌，無主沙彌？師曰：有主沙彌。泉曰：那個是你主？師近前曰：仲冬嚴寒，伏惟和尚起居萬福。泉器之，許其入室。
◎仰山慧寂智，參溈山。溈問：汝是有主沙彌，無主沙彌？師曰：有主。曰：主在甚麼處？師從西過東立，溈異之。師問：如何是真佛住處？溈曰：以思無思之妙，反思靈燄之無窮。思盡還源，性相常住。事理不二，真佛如如。師於言下頓悟。自此執

持，前後盤桓十五載。〇澧州高沙彌，初參藥山。山問：甚處來？師曰：南嶽來。山云：何處去？師曰：江陵受戒去。山云：受戒圖甚麼？師云：圖免生死。山云：有一人不受戒，亦無生死可免，汝還知否？師云：恁麼則佛戒何用？山云：這沙彌猶挂唇齒在。師禮拜而退。道吾來侍立，山云：適來有個跛腳沙彌，却有些子氣息。吾云：未可全信，更須勘過始得。至晚，山上堂召云：早來沙彌在什麼處？師出眾立，山問：吾聞長安甚鬧，汝還知否？師云：我國晏然。山曰：汝從看經得，從請益得？師云：不從看經得，不從請益得。山曰：大有人不看經，不請益，為甚不得？師曰：不道他不得，秖是他不肯承當。山顧道吾、雲巖曰：不信道

◎石室善道作沙彌時，長髭遣令受戒，謂之曰：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。師受戒後，乃參石頭。一日，隨頭遊山次，頭曰：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，免礙我。師曰：何不將刀來？頭乃抽刀倒與。師曰：何不過那頭來？頭曰：你用那頭作甚麼？師即大悟，便歸長髭。髭問：汝到石頭否？師曰：到即到，秖是不通號。髭曰：從誰受戒？師曰：不依他。髭曰：在彼即恁麼，來我這裏作麼生？師曰：不違背。髭曰：大忉忉生！師曰：舌頭未曾點著在。髭喝曰：出去！師便出。髭曰：爭得不遇於人？

律儀者，十戒律諸威儀也。

【箋】律有三品：一、毗尼，華言善治，又言調伏。二、尸羅，華言止，得止惡行善也，又名戒，戒以防止為義。三、波羅提木叉，華言解脫，遠離惑業繫縛，而得自在也。〇三聚淨戒：一、攝律儀戒，無惡不斷，起正道行，是斷德因，修成法身。二、攝善法戒，無善不積，起助道行，是智德因，修成報身。三、攝眾生戒，無生不度，起不住道，是恩德因，修成化身。然律儀一句，體用全彰。曰體曰用，云何一句？若體是一，用即成二。用若成二，體亦二體。二二非二，體用俱非。非之亦非，一亦不立。當斯時也，仁風和暢，慈月清涼，性相未形，罪福無位，恰恰無持，恰恰無犯，恰拾是律儀真實處。雖然，一毛頭上，大須著眼。否則不為律儀所縛，則為善惡流轉。譬如這邊是火坑地獄，那邊是青蓮華池。若起一念漸染，則與無脫法中相應。

戒律門

【箋】沙彌經有戒律威儀之文，故雲棲亦分上下二門。正顯戒律非威儀，無以見戒律之體；威儀非戒律，無以成威儀之用。門雖

有二，究竟歸一。要而言之，戒律以制心為本，威儀以嚴身為重也。

佛制出家者。

【箋】文載十誦佛制出家者，猶聖王之制度。謂在家塵勞汩汩，如奔馬無韁，縱有出塵進道之想，安可得乎？故制出家之法，俾專精入道。故華嚴賢首品偈：家是貪愛繫縛所，欲使眾生悉免離，故示出家得解脫，於諸欲樂無所受。

功德經：若能放人出家受戒，功德無邊。譬如四天下滿眾羅漢百千供養，不如有人為涅槃故，於一日夜出家受戒。

五分律：若度人時，應先問：汝為何等出家？若言：為飲食故，不應度。若言：為求善法，厭生老病死、憂悲苦惱者，此應度。根本雜事。凡欲與他為出家者，先當與辦所須六物：三衣、敷具、鉢及水羅。

優婆塞戒經。寧受惡戒，一日中斷無量惡命根，終不畜養弊惡弟子，不能調伏。何以故？是惡律儀殃齊自身，畜惡弟子不能教誨，乃令無量眾生作惡，能謗無量善妙之法，壞和合僧，令多眾生罪業無間，是故劇於惡律儀罪。

馬鳴大士偈：彼師及弟子，當互審其器，若不先觀察，同得越法罪。

燈錄。崔趙公問徑山：弟子出家得否？師曰：出家乃大丈夫事，非將相之所能為。公於是有省。

宗鏡不了一體三寶常住，不聽出家者，若不解此，戒不具足。若約觀心者，一剎那起名，名一眾生，即起即滅，名為一期。念念之中，恒起三毒，即當劫盡三災。三毒貪為首，三災火為端。以不思議止觀，觀此三毒，一念貪心，無有起處，即是一唾劫火而滅。了念成智，即一吹世界而成，乃至一切不思議希有之事。但達一念無明心，成諸佛智，無有不洞曉之者。若不解此，非唯不聽出家，一切萬善，皆不成就，以不知佛法根本故。

五夏以前，專精戒律。五夏以後，方乃聽教參禪。

【箋】五夏者，謂數始於一，終於十，而五居其中，如春之於夏也。夏乃生長萬物之時也。言持戒操履至五夏，戒力堅固，不為境風搖奪。亦猶樹木培植五夏，根幹茂鬱，不為秋霜所殺也。戒者，萬行之首，如拮居之有地，禦船之有水。居無地無以立，船無水無以行。所以戒乃成佛作祖之實地，超生脫死之法船也。教者，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謂之教。禪者，教外別傳謂之禪。天山老人曰：教乃禪之階梯，禪乃教之骨髓。然則禪之與教，是一是二？分亦不得，不分亦不得。昔淨因一喝分五教，五教可分，而五宗獨不可分耶？古德問：祖意教意，是同是別？答曰：雞寒

上樹，鴨寒下水。繇此觀之，五宗之旨，可以分，可以不分。畢竟分底是，不分底是？惟具眼者辯之。

燈錄。雲門到江州，陳尚書請齋，纔見便問：儒書中不問三乘十二分教，自有座主，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？師曰：曾問幾人來？曰：即今問上座。師曰：即今且置，作麼生是教意？曰：黃卷赤軸。師曰：個是文字語言，作麼生是教意？曰：口欲言而辭喪，心欲緣而慮忘。師曰：口欲言而辭喪，為對有言？心欲緣而慮忘，為對妄想？作麼生是教意？書無語。師曰：見說尚書看法華經，是否？曰：是。師曰：經中道，一切治生產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且道非非想天，有幾人退位？書無語。師曰：尚書且莫草草，三經五論，師僧拋却，入叢林十年二十年，尚不柰何，尚書又爭得？書禮拜曰：某甲罪過。

是故沙彌剃落先受十戒。

【箋】寄歸傳：西域出家，具有聖制。初受五戒，名鄔波索迦，此創入佛法之基，七眾所攝也。師次為辦縵條、僧脚、崎下裙、濾羅鉢等授十戒，名室羅末尼羅，方成應法。為五眾攝，堪消施利，不則妄負求寂之名。既不合消常住信施，負債何疑？當依教而為濟度。

清信士度人經：欲出家者，著本俗服，辭拜君親。偈曰：流轉三界中，恩愛不能脫。棄俗入無為，真實報恩者。

次則登壇受具。

【箋】受具者，比丘二百五十戒，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，三師七證，事事見前，無不具足，故曰受具。

今名為沙彌，而本所受戒，愚者茫乎不知，狂者忽而不學。

【箋】名為者，如法華名字比丘也。言既為沙彌，當成應法之器。若徒有其名而無實行，非狂即愚矣。愚者資性頑鈍，不能學戒，與法轉疎，甘為下劣。狂者雖有小智，忽而不學，愚迷猶甚。或勉之學律，則曰：此不過為初學者說禪宗，何必有此？殊不知禪與律何物哉？六祖悟後，復受戒於智光。今之狂禪，豈有過於六祖者耶？余嘗曰：禪師家有一個禪字在胸中，便礙塞殺人；若無個禪字在胸中，亦礙塞殺人。秖此律儀可以辨驗，狂愚未有不礙塞者也。

便擬躐等。

【箋】躐，無好步也。學者當循序漸修，不可躐等而進。

百句譬喻經：有富者子愚癡，載沉香精且貴，買者希。一日，見市中貨炭最駛，即燒香作炭，希得應速。眾見之，共笑曰：賣雖遲，獲直不少。今燒成炭，復何所得？

罔意高遠，亦可慨矣。

【箋】空腹高心，法華所謂我慢自矜高，諂曲心不實者是。罔意者，謂聽其言之狂放，雖聖賢猶有所不及，察其行之卑污，如羣小不為而敢為之，此其所以感慨長嘆也。

因取十戒，略解數語。

【箋】即雲棲於本經中略其要而解也。

使蒙學知所向方。

【箋】易童蒙吉，謂先天之氣未鑿，不知有善有惡，而以先入之言為是，故須仗明師開其蒙昧，發其道機也。向方，即禪戒之要路也。此不獨為蒙學者說，其老於叢林者，亦不可不知向方也。　向方，即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，其在學者自悟也。楞嚴觀方知彼去，去亦不知，方正好參取。

好心出家者。

【箋】好心者，無諂無曲，即正心誠意出家者也。若為急難，為安閑，為衣食財利，不為生死而求出家者，皆非好心，故不與出家。

切意遵行，慎勿違犯。

【箋】切，真切也。遵，謂遵佛戒而行，慎密不敢違越也。

然後近為比丘戒之階梯，遠為菩薩戒之根本。

【箋】進比丘菩薩大戒，必從彌十戒根本始，未有越根本而竟登大戒也。譬如古木蔭森，枝葉茂鬱，必因根而有本，因本而有枝，因枝而有華葉。又如登山，自卑至高，自邇至遠。進戒階級，亦復如是。

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。

【箋】木叉戒源，如花之有實也。花為因，實為果，因果同時，事理一貫。故沙彌律為發蕾初時，比丘戒為開花中時，菩薩戒為結菓後時。戒基既立，定慧由之而生。此三學自性本有，不因修而得，非惟諸佛菩薩具足，一切凡夫亦未曾欠少。當知自性無善惡，無持亦無犯，是自性戒；自性無靜亂，無取亦無捨，是自性定；自性本無知，而無所不知。但諸佛菩薩知有所得受用，一切凡夫不知有故不得受用。知有不知有，似乎少異，戒定慧未常少異也。

庶幾成就聖道，不負出家之志矣。

【箋】法界次第八聖道，亦名八正道，謂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等。　此八聖道，乃千聖共由之大道也。言之似易，行之實難，學者毋視其難而却步，亦毋視其易而忽諸。譬夫登萬仞之山，自一步始，步步不間，到頂可期，故曰庶幾。若徒言不行，是猶說美饌而無從知味，羨輕裘而

終不及身，如斯操履，寧不自負？所以策發初地，奮志直前，則二地三地，乃至十地，彈指可證。

若樂廣覽，自當閱律藏全書。

【箋】世尊成道三十八年，赴王舍城。國王齋食訖，令羅睺羅洗鉢，因失手破為五片。是日諸比丘白佛，佛言：我滅後初五百年，諸惡比丘分毗尼藏為五部也。後優波毬多果有五弟子，各執一見，遂分如來一大律藏為五部：一、曇無德部，華言法密，隱覆之義也。又云法藏，即四分律也。大集經：我涅槃後，有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，書寫讀誦，顛倒宣說，故隱覆法藏。是為曇無德部。二、薩菩多部，華言一切有，即十誦律也。此部計三世實有之法。大集經：我涅槃後，我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，復讀誦外典，善能論議，凡所問難，悉能答對。是為薩菩多部。三、迦葉遺部，華言重空觀，即解脫律也。大集經：我涅槃後，我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，無有我及以受者，轉諸煩惱，猶如死屍。是為迦葉遺部。四、彌沙塞部，華言不著有無觀，即五分律也。大集經：我涅槃後，我諸弟了受持如來十二部經，不作地水火風相、虛空識相。是為彌沙塞部。五、婆蹉富羅部，華言犢子。因上古有仙染犢生子，自後種姓皆名犢子。其部中計我，非即五蘊，亦不離五蘊而有實我。律本不來此土。大集經：我涅槃後，我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，皆說有我，不說空相。是為婆蹉富羅部。

一曰不殺生

【箋】華嚴經：菩薩住離垢地，性自遠離一切殺生，不畜刀杖，不懷怨恨，有慙有愧，仁恕具足，於一切眾生有命者，常生利益慈悲之心。是菩薩尚不惡心惱諸眾生，何況於他起眾生想！故以重意而行殺害。

楞嚴阿難！又諸六道眾生，其心不殺，則不墮其生死相續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塵勞，殺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禪定現前，如不斷殺，必落神道。上品之人為大力鬼，中品則為飛行夜叉，下品為地行羅剎。

大涅槃，眾生佛性住五陰中，若壞五陰名曰殺生，即墮惡道。◎五陰之相，即是起作。起作之想，喻若石沙可穿可壞。佛性者，喻若不可沮壞。以是義故，壞五陰者，名為殺生。

梵網！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，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、孝順心，方便救護一切眾生，而反自恣心快意殺生者，是菩薩波羅夷罪。

賢愚經。戲笑殺他命，悲號入地獄。臭穢與洋銅，灌注連相續。
奔刀赴火焰，劈裂碎楚毒。億載苦萬端，傷心不可錄。
習報經。殺生入四趣，受苦三塗畢。得生人道中，短命多憂疾。
疫病嬰難苦，壽短長沉沒。若有智黠人，殺心寧放逸。
八師經：殺者心不仁，強弱相傷殘。殺生當過去，結積累結怨。
受辜短命死，驚怛遭暴惡。我用畏是故，慈心伏魔宮。
維摩！人生長壽，得不殺報。
筆飡。佛言：一切眾生實本清淨，因彼妄見妄習遂生，因彼妄習生死相續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，純想即飛生天上，情想均等不飛不墜復生人中，想明思聰情幽斯鈍，情想流入橫生，重為毛羣輕為羽類，今為異類未必不前生曾受人身，今受人身未必不前生曾為異類，是以諸佛菩薩常切教人使知生死路頭。昔密婆私詫阿羅漢往世曾作獼猴，驕梵波提往世曾受牛身。
宗鏡一。不殺者，害命名事殺，不害命名事不殺。法門解者，析法名理殺，體法名理不殺。若作意防護，如馬著勒，如牧牛執杖者，報在人道，百二十年惟得肉眼。若任運性成，如河注海者，報在六天，極長者九百二十六億七千萬歲，惟得天眼。若加修定戒無常苦空無我等慧者，報在變易，壽七百阿僧祇，唯得慧眼。若加修常無常等慧，報在蓮華藏海，受法性身，分得五眼，分得常壽，比佛猶是，諸根不具，壽命損減。若圓教人持事不殺戒，又持理不殺戒，不壞身因，常隨一相，不斷癡愛，起於明脫，體陰界入，無所傷毀，若子若果，不生不滅，成就智慧，居寂光土，常壽湛然，五眼具足，得根自在，得命自在，修短自在，是則名為究竟持戒，諸根具足，命不損減。圓人何但持是之戒，唯殺惟慈，亦作事殺，亦作理殺，如預仙大王殺五百婆羅門，與其見佛之眼，與其十劫之壽。又作法門殺者，析蕩塵累，淨諸煩惱，如樹神折樹，不受怨鳥，如劫火燒木，灰炭雙亡。故楞伽云：殺無明父，害貪愛母，斷隨眠怨，懷陰和合，斷七識身。若有作者，現證法身，此逆即順。鴦崛云：我誓斷陰界入，不能持不殺戒，一切塵勞，是如來經。斷此種盡，乃名為佛，成就金剛微妙法身，湛然應一切，隨形九道，隨其所宜，示長短命，任其所見，用缺具根而化度之。若佛子無慈孝故，肆意殺他物命，充我肥甘，乃不知而殺而食之物，愛命同於我之愛命也。梵網云：即殺我父母，亦殺我故身。痛為勸戒，云何不信？若此生不戒殺而肆殺業，如預置利刀，亦殺自己未來法身，非但故身及父母也。君不見刀頭血滴滴從法身中流出，口裏肉塊塊向報體上割來，且道喫的是？不喫的是？

解曰：上至諸佛、聖人、師僧、父母。

【箋】此梵網七逆之罪，不通懺悔也。諸佛，即十方諸佛。聖人，即菩薩、羅漢等。師僧，乃法身父母及生身父母，皆當終身奉事，孝順無違。且不得逆於聲色，豈忍加害？故不通懺悔。

下至蜎飛蠕動，微細昆蟲，但有命者，不得故殺。

【箋】蜎飛，空類化生。蠕動，濕類化生。昆蟲，諸蟲總名。言蠢動含靈，皆有佛性，故不可傷殺也。有曰：昆蟲，蚊也。江南有吐蚊之鳥，塞北有蚊母之草，南中有產蚊之木，一名白鳥。爾雅：顛，蚊母鳥也。

或自殺，或教他殺，或見殺隨喜，廣如律中，文繁不錄。

【箋】自殺者，身心所造殺業也。教他者，自不行殺，使他行殺，即心口殺業也。讚嘆者，謂彼不行殺，由我贊嘆成殺業也。隨喜者，謂見他行殺，即從順以悅其意，即意地殺業也。

戒疏：殺心為因，助成為緣，造作為業。然其所殺，有親有疎，治罪有輕有重。故犯上則同七逆千佛，不通懺悔。犯下微細等，或通懺悔。亦由世律為主為從也。廣如律者，謂殺業微細，而戒相千條，所以雲棲尚未全錄。總之，殺機起於一念，尋常善自護持。

發隱但有生氣，且不忍殺，如結草護戒，折柳諫君，況有命者乎？

諸經集要：有富長者惟一子，娶方七日，墮樹而死。長者問佛，佛言：昔有一兒挾弓射雀，傍有三人曰：汝若中雀，乃世間健兒。兒即射中雀墮樹，三人歡喜而去。此兒乃射雀之人，今日父母妻乃前世喜助射雀之人也。今世會集涕泣，以見殺助喜之報。

經載：冬月生虱，取放竹筒中，煖以綿絮，養以膩物，恐其饑凍而死也。

【箋】涅槃：釋迦昔為白虱，提婆達多為黑蚤，同處比丘褲中。比丘愍之，謂曰：吾入定時，勿嚙我血肉；出定時，隨意食之。時比丘入定，白虱受教，黑虱不聽，復嚙之。比丘嗔發，將火焚褲，黑蚤跳去，白虱受殃。佛曰：我不獨一生受提婆達多之害矣！

四分律：有老病比丘拾虱棄地，佛言：不爾，應以器盛綿拾著中。若虱走出，應作竹筒盛之，隨其寒暑，加以膩物而將養之。正鋒。虱之嚙人，固不可忍。當於春暖之時，送之草樹間，令彼謀活。然冬月寒凍，送之草間即死。故佛置竹筒以安之。諸方講至此，不過虛說。余謹遵佛制，作虱筒式，要使學者佩之。序曰：虱者本名，俗呼半風。以美稱之，字曰丹鴻。有夫有婦，子孫繁叢。春暖常遊，相鬚而經御覽。歲寒曾赴，客劒以報恩功。未能學查道藏，垢而不棄衣外。亦將訪江泌，裹綿以置壁中。儒

者尚然，釋門安可不置斯筒。銘曰：古人捫虱，而談天下。我獨無捫，談且不暇。嗟爾微形，生長變化。唼人血肉，不捨晝夜。血肉所生，父母遺愛。若專爾供，孝行不逮。爾家安甜，彼常不寐。人瘦爾肥，情理何在。以慈毀身，失殺犯戒。彼此無傷，別營世界。垢膩可飡，絮綿可佩。蠢蠢天地，逍遙無礙。

鄭棨傳記：無畏三藏飲酒食肉，言行麤易，律師不說。常令宿於戶外，律師中夜捫虱投床下，無畏即呼曰：撲殺佛子！律師異之。

酉陽雜俎取病者虱子病人前，可以卜病虱行向，病者則生，背則死。

國老閑談：查道性淳古，少寓狼山寺，躬辦薪水以給僧眾，衲衣不洗濯蝨，後仕至龍圖閣侍制。魏生禁殺錄：薛暠性慈戒殺，即微蝨亦不害之。一夕夢被上虱甚多，漸變寸許虱，謂暠曰：受君之貺非一日，今君有難，正吾儕救命之秋。遂列行被上，有絲血痕橫廣尺餘，乃死虱也。暠惜久之，不知其故，蓋是夜有刺客來害暠，其人有利劒，見血立死，是夜其人劒下見血，以為死報，其主歡甚，明日瞰之無恙，訪得虱事，始知其夢。

淮南子：湯沐具而蟣虱相弔，大廈成而燕雀相賀，憂樂別也。韓昭侯搔庠而亾一虱，求之甚急，左右因取其蚤虱殺之，昭侯以察左右不誠也。

乃至濾水覆燈，不畜猫狸等，皆慈悲之道也。

【箋】濾水者，謂水中有微細蟲，食水即飡其肉，故作囊濾過方用，即梵網十八種物之一也。覆燈，恐飛蟲投火，故作籠覆於燈外。

律波離瑟吒護生草，一切眾生除煩惱。凡燃燈時，驀拈一莖草，默念七遍，一切飛蟲不投燈上。

筆飡。雲棲與雪嶠談次，雲曰：昨夜鼠咬牀頭唧唧聲，分明講演華嚴八十一卷經。嶠曰：忽遇猫來時如何？雲曰：走却法師，留下經案。

孟子有率獸而食人句。畜猫狸，猶率猫而捕鼠也。

微類尚然，大者可知矣。今人不能如是行慈，復加傷害，可乎？

【箋】微類佛性，如焦螟巢於蚊睫。自道土曠人稀，相逢者少，乃不知蛤蜊觀音、薄荷祖師一時落節，誰管淳于為蝘、莊周為蝶？咦！虛空釘楔。

徵律云：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忘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昔世尊成道，商怨終舒於鐵杙；陀夷證聖，羊瞋卒洩於兕銘。

水懺云：業報至時，非空非海中，非入山石間，無有地方所，脫之不受報，惟有懺悔力，乃能得除滅。是以火頭索報於隱峰，翻微濟拔；野雉求償於法喜，為神所喝。兩者同歟？否歟？

訓：譬加巨石梗塞陂池，有大力者推墮此石，令彼陂池與昔無異。懺力滅罪亦復如是，若業力大、懺力微，如令嬰兒推轉巨石終不得動。若以殷重心懺除罪業，懺力過於業力，業自消滅無有遺餘。故云：了即業障本來空，未了應須償宿債。

徵佛與尊者，豈云不了而見酬償耶？

訓：所云了者，隨犯隨懺，罪性既空，冤對何有？若現生未得懺滅，怨結終存，故雖成道證聖，終不得免。但重報輕受，所謂將頭臨白刃，一似斬春風，斯則異於凡夫耳。

徵律言：誤殺無害心者，不犯。據朝野僉載：梁武帝素敬信榼頭師，時遣使召之。帝方與人下棊，欲殺一段，聲曰：殺却。使遂斬師。帝棊罷喚師，使言：尚者，陛下令臣殺却也。帝問師：臨終有何言？使曰：師云：貧道前劫為沙彌時，以鍬剗地，誤斷一曲[(乏-之+虫)*善]，今帝是也。此報固宜。由是觀之，則誤殺仍以誤償，何云不犯乎？

訓：沙門掘土墾田，私營口腹，謂之邪命自活，律所不許。若實緣供眾，念佛持呪，口不暫停，憂傷物命，慈弗內缺，雖加害於物，而物無怨心，則誤殺無犯。苟漠然無矜憫之心，或小有觸忤，而忿戾滋起，酬償實所不免。蓋讎嫉之來，不緣事感，凶咎所集，匪由形求，惟在心耳。乃至行步掃除，且不視地；夏月燃燈，勘加籠罩；動搖竹樹，失憶傾巢；畜養雞猫，恣心啄噬；牽拽木石，念無防護；瀉湯地上，瀰滿蟻穴；斫燒腐柴，倦於揀視；浣濯衣被，忘拾蟣蝨；水中有蟲，濾囊弗具。如此類者，世人據跡而論，咸云誤傷，而報同故殺，復何疑哉？

故經云(即沙彌經)：施恩濟乏，使其得安。

【箋】釋迦佛投厓飼虎，割肉餵鷹。

若見殺者，當起慈心。噫，可不戒歟！

【箋】菩薩見殺一切眾生，即贖其命，謂之施恩。見貧乏者，以財賑濟，謂之濟乏。或不能施識，當起慈心，默念呪護，令脫苦惱，往生善道，使其得安。

維摩注：施有三種：一財施，二心施，三法施。以財施人名布施，慈心與樂名心施，說法利人名法施。見殺起慈，惻隱之心也。謂力雖不能救，當起慈心憐念也。

未曾有經：天帝問野干曰：施食法食，有何功德？答曰：布施飲食，濟一日之命。施珍寶財物，濟一世之乏。增益繫縛，說法教化，名為法食，能令眾生出世間道。

施食獲五福報經：一、施命，謂七日不得食則死，以食施之，即謂施命，其施命者，得世長壽，財富無量報。二、施色，謂人不食，顏色憔悴，以食施之，即為施色，其施色者，得世世端正，人見歡喜報。三、施力，謂人不食，身羸力弱，以食施之，即為施力，其施力者，得世世多力，終無耗減報。四、施安，謂人不得食，心愁身危，不自安穩，以食施之，即謂施安，其施安者，世世安穩，不遇災患報。五、施辯，謂人不得食，困不能言，以食施之，即為施辯，其施辯者，辯慧通達，聞者喜悅報。

釋論：持戒為皮，禪定為血，智慧為骨，微妙善心為髓。為他說戒，能遮罪修福，無相最上，非持非犯，尸波羅蜜者，是施己皮也。說諸禪定，神通變化，不起滅定，是施己骨也。檀忍等應，是施己肉也。說甚深法相，諸佛行處，不一不二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微妙中道者，是施己髓也。

大丈夫論。財施人道中有，法施大悲中有。財施除眾生身苦，法施除眾生心苦。

淮南子令人放燒，或操火益之，或接火益之，兩者皆未有功，而怨德相去遠矣。若見漁獵網捕，生靈力不能救，當起慈心，默念寶勝如來名號，生靈即得解脫。

論。睠彼往哲，風規聳峻，邁越凡俗，難以計量。如駕山之患不除，委身弗惜；

【箋】高僧傳：彭城駕山多虎患，釋曇稱告村人曰：虎若食我，災必當消。即夜坐草中，祝曰：我以身充汝饑渴，令汝從今息怨害意，常來得無上法食。村人苦諫不息，泣拜而去。至四更，聞虎噉稱，村人逐至南山，噉身都盡，惟有頭存。因葬而起塔，後虎遂息。

安周之倉未發，割肉是甘。

【箋】高僧傳：涼土饑，道進從王安周乞賑。國蓄稍竭，進即自割身以飼餓者。舉國聞之，號叫奔赴。王乃舉之還宮，發庫廩以濟貧民。明晨，師乃絕。閣維七日始盡，唯舌後灰。

良由憫惻情深，惟覺羣生可貴。乃若沙彌之名，既以息慈為義。息則禁戒堅持，內嚴己行。慈則悲心普潤，外衛他生。豈謂矜全之情熾，嚴行之心微矣。安存之慮深，衛生之恩薄矣。觀夫失珠忍苦，患切刳鸚。

【箋】雜譬喻經：外國有沙門，行乞到買珠家，其家為設食。時有大珠，價值億數，主人持置沙門邊。時有鸚鵡，便出吞之。主不見珠，問沙門。門言：我不取。復問：有他人耶？曰：無。主嗔曰：既無他人，珠今何在？便撾沙門，血流於地。鸚鵡飲血，與杖相遇，鸚鵡即死。主復舉手，門止之曰：鸚鵡吞之。主乃破

鸚得珠，謂沙門曰：何不早說？門曰：我持佛戒，不得殺生。我若說之，恐殺鸚鵡。卿撾我死，我終不說。鸚鵡既死，我今說之。主人聞已，剋責悔謝。

伏地待終，念傷斷草。

【箋】大莊嚴論：有諸比丘曠野中行，為賊劫掠，剝脫衣裳。懼比丘往告聚落，盡欲殺之。內一賊云：比丘之法，不得傷草，以草繫之。彼畏傷故，終不能往。即以草縛，捨之而去。諸比丘為日所炙，蚊蝱嗟嬈，不敢動轉，恐傷草命，唯當護戒。時有國王畋獵，見而解縛，贊歎歸命。

以及罷汲而全折翅之鴨。

【箋】高僧傳：齊僧羣，安於羅江縣之霍山。山在海中，有石盂，徑數丈，清泉洌然。菴與盂隔小澗，獨木為橋，由之汲水。後一鴨折翅在橋，羣欲舉錫撥之，恐傷鴨，命還，不汲水，絕飲而終。

絕粒而却近肉之餐。

【箋】續高僧傳：太清末，侯景作亂，荒餒屢年。釋慧布常三日絕粒，有遺之飡者，疑近肉味，竟不食。

皆內嚴已行，外衛他生者也。誠見毀戒戕生，匪但他傷，而自隕之憂更艱。護生守戒，雖曰利物，而濟我之功彌弘。所愛者堅固法身，捐四大等於與聚沫。所惜者無量慧命，視一報同乎電光。其輕生者，身亦非彼所愛，命亦非彼所惜。但恐未知輪轉何趣，不能再生人道。則夙願皆虛，無繇修證。故與闇劣者矜持貪著，了無有異。毀佛戒。欲見佛身，一忍渴而終。寧不見佛，不令毀戒。時生者欣然而得，誚死者為愚。以為得見佛已，百千億功德無不成就，何慮毀戒。及既見佛，佛呵之曰，癡人，彼已見我，汝不見我。(出諸經要集)蓋一行具足，一切行具足。一願圓滿，一切願圓滿。故忍渴而死者，戒行獲全。隨已見佛，彼牢船既損，萬寶皆沉。(法苑持戒篇，越度大海，號曰牢船。)德瓶一傾，諸利盡喪。

【箋】智度論：有人患貧，供養諸天。天愍其志，賜與一瓶，告曰：此名德海，凡有所需，皆自瓶出。其人乍富，人皆怪問，遂出其瓶，見種種物，從瓶涌出。其人憍逸，登瓶舞蹈，其瓶即破，諸物皆失。

故飲蟲而活者，身雖對佛，去佛轉遙。此中從違趣避，當知所擇哉！

二曰不盜

【箋】華嚴：性不偷盜。菩薩與自資財，常知止足，於他慈恕，不欲侵損。若物屬他，起他施想，終不於此而生盜心，乃至草葉不與不取，何況其餘資生之具！
楞嚴，汝修三昧，本出塵勞，偷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如不斷偷，必落邪道。上品精靈，中妖魅，下邪人。
◎譬如有人水灌漏巵，欲求其滿，縱經塵劫，終無平復。
維摩大富，得不盜報。
觀佛三昧經：盜常住物者，過殺八萬四千父母之罪。
方等經華聚菩薩云：忤逆重罪，我亦能救，惟盜僧物者不能救。
寶梁經：寧自啖身肉，不得盜三寶物。
地藏經：若偷竊常住財物、米穀、飲食、衣服，乃至一切不與而取者，當墮無間地獄。
十輪經：盜三寶物者，其罪甚重。千佛出世，不通懺悔，若將非理用度，私給俗家，其罪尤重。
道世法師云：若將常住財物與白衣受用者，龍天嗔責，罪及主事。僧鐵山瓊云：凡常住，一茶一米，一分一釐，皆是施主為求福德，故行布施，宜供三寶，何得私用？
正報頌。劫盜供他用，泥犁獨自陳。玃鳥金剛嘴，啄腦擘其心。灌口以銅汁，碎身鐵棒砧。怕懼周慞走，還投刀劒林。
習報頌。劫盜所獲報，地獄被銷融。罪畢生人道，饑貧以自終。共財被他制，何殊下賤終。寄言懷操者，常須自固窮。
毛賴債。唐德宗朝時，淮西壽州安豐縣毛罕男婦周氏，生一子，猪頭驢脚，象耳魚腮。父母欲淹死，乃作人言：我先世不信因果，曾於廬州開元寺借常住錢五百貫，麻布二疋，負欠不還，故遭此罰。望父母收養，待長送寺還報。遂撫育至七歲，送入寺中，掃地以償宿債。時時自鞭己身，叫言還債，故名毛賴債。
唐御製頌：堪嗟毛債異人流，負欠僧錢業報酬。兩片魚腮連象耳，一雙驢脚戴猪頭。前生造惡心無愧，今日招殃苦未休。為報後賢君子道，僧錢不可擅貪求。
慈受深頌。常住分文不可偷，日增萬倍恐難酬。猪頭驢脚明明現，佛地今生掃未休。
空中和尚頌。借路經過掌庫權，但存公道絕私緣。狼飡鼠竊片時事，驢脚猪頭萬古傳。
千巖長頌。知事須當好用心，眾僧金穀莫相侵。古人有語真堪信，粒米元來重七觔。
洞山价頌。常住須憑戒力扶，莫將妄用恣貪圖。掌他三寶門中物，惜似雙親兩眼珠。暗裏縱能機巧算，冥中自有鬼神誅。絲毫若也無私取，免至來生作馬驢。

國清百錄智者同學，照私用常住一撮鹽，後入定現鹽數斛在前，急買鹽陪償，其相乃絕。
高峰遺事。仰山偉。私折常住一莖笋，後入定，見笋現前，陪還懺悔，其相乃絕。東山空。答余才茂借脚夫書。向辱枉顧，荷愛之厚，別後又承惠書，益自感媿。某本巖穴閒人，與世漠然，才茂似知之。今雖作長老，居方丈，只是前日空上座，常住有無一付主事，出入支籍竝不經眼，不畜衣鉢，不用常住，不赴外請，不求外援，住緣而住，初不作明日計。才茂既以道舊見稱，故當相忘於道。今書中就覓數脚夫，不知此脚出於常住耶？空上座邪？若出於空，空亦何有？若出常住，是私用常住，一涉私則為盜，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乎？公既入帝鄉，求好事，不宜於寺院營此等事。公閩人，所見所知皆閩之長老，一住著院，則常住盡盜為己有，或用結好貴人，或用資給俗家，或用接陪己知，殊不念其為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。今之戴角披毛償所負者，多此等人，先佛明言，可不懼哉！比年以來，寺舍殘廢，僧徒寥落，皆此等咎，願公勿置我於此等輩中。公果見信，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取，則公之前程未可量也。逆耳之言，不知以謂如何？時寒，途中保愛。然竊盜罪報，律藏不勝廣載，今錄數則，可為學者置之座右，時時警惕，不使盜因起於毛頭心地也。當知盜者，不啻不與而取及劫奪等而已，若尋常起一貪想，即是盜因，即是禍事，如比丘於花池側迎香風而坐是也，何況盜名、盜位、盜法等
宗鏡二：不盜者，不與取名事盜，與取名事不盜。法門者，如佛言：他物莫取，名法門不盜；菩提無與者，而取菩提，是名法門盜。若持戒作業，求可意果者，無常速朽，悉是他物，息如糞果，害如毒食，有智之人，所不應求，云何殷勤飲苦食毒，而自傷毀？洄洑困苦，豈過有流？三障障佛，第一義天之所捨離，是盜非不盜也。又二乘以四諦智，觀身受心法，厭惡生死，欣求涅槃，涅槃心起，即取他物，即非時取證，即不待所說，因焦種不生，見苦斷集，修道造盡，非求法也，謂有涅槃，成涅槃見。若有著空，諸佛不度，身長三百由旬，而無兩翅，墮三無為坑，饑餓羸瘦，體生瘡癬，豈非貧窮困苦耶？又不見佛，不聞法，不入眾數，豈非第一義天遠離耶？此猶名盜，非不盜也。若別人從淺至深，捨一取一，來已更復來，去已復更去，悉是辱。於去來相，亦是不與而取。取已而捨，亦是貧窮。捨已更取，數數去取，即是困苦。不與第一義天相應，即是遠離。此猶名盜，非不盜也。圓人觀法實相，受亦不受，不受亦不受，亦受亦不受亦不受，非受非不受亦不受。不取是菩提，障諸取故。是法平等，無

有高下，不高故不取，不下故不捨。如是觀者，觀如來藏具足無缺，是如意珠隨意出寶，即修羅琴任意出聲，即是大富。大富故無取，即第一義天，故不遠離。是名究竟持不盜戒。圓人亦有盜法門者，菩提無與者而取。菩提如海吞流，不隔萬派；如地荷負，擔四重擔。眾生悉度，煩惱悉斷，法門悉知，佛道悉成。

解曰：金銀，重物。

【箋】重物，謂金寶等物，乃至五錢以上，即制罪也。

以至一針一草，不得不與而取。

【箋】戒疏：菩針草判盜，五錢判重，離處成盜業，未離處猶盜法也。故一念盜心為因，所盜之物為緣，種種盜法，成就盜事為業。若一針一草，即制罪。天台不應五錢犯重罪，失沙彌戒，滅擯不通懺悔。四錢已下，犯中罪，許懺悔。若盜而未得，犯方便罪。

五燈古德呵城隍神過，神伺隙隨之，將有不利。德因渴，故取田中蘿蔔食之，置二錢於根。神不知，遂現形言犯盜，呵之。德曰：汝不見疄中錢耶？神拜服而去。

徵沙門犯可悔罪，如法懺悔，將止滅犯戒罪，抑並滅性罪耶？

訓沙彌犯戒，若不懺悔，並得惡作罪，墮地獄中，比四天壽，人間為九百千年。若如法懺悔，破戒罪滅，而性罪恐猶未滅。如盜取非財，須加利償。若不償者，後生轉重。如斷他命，終須償報。當為彼禮懺持呪，代彼抜苦。彼苦既拔，則怨讎可釋矣。

徵沙彌犯重罪，如法懺悔，可得受具否？

訓沙彌十戒，前四若犯，為破根本滅擯，不通懺悔，不得受具。第九戒若犯，名破齋。竝餘五戒若犯，向二師前發露，隨師教令，以殷重心，如法懺悔，可得受具。

徵佛本大慈，沙彌犯重，不通懺悔，不得受具，豈不塞人改過自新之路乎？

訓：若結壇禮佛，勤懇苦到，求見好相，得菩薩戒，不得受比丘戒。諸律皆無開法，惟觀虛空藏菩薩經：比丘犯根本戒，若能如法結壇，禮三十五佛及虛空藏菩薩，菩薩以牟尼寶印印其背上，有除罪二字，罪即得滅，仍得重受具戒。沙彌准此而行，當亦得滅罪受具。但恐因緣艱阻，未能如法結壇，牟尼印不來，除罪字不現，後悔難追，不若慎之於無念也。

若常住物。

【箋】常住物者，即三寶物也，不可混亂用。如香、花、燈等，佛物也；經卷及莊嚴幢幡等，法物也。律中不得移為他用，犯者重罪。

若信施物。

【箋】信施物者，謂其信心發願而施也。若不原施者之心，移為別用，即成盜業。慈雲懺主云：昔雷峰塔化主，將常住磚錢買瓦，五百年西湖作魚，何況私竊！

若僧眾物。

【箋】寶訓懶菴曰：律中云：僧物有四種：一者常住常住，二者十方常住，三者現前常住，四者十方現前常住。且常住之物，不可絲毫有犯，其罪非輕。先聖後聖，非不丁寧，往往聞者未必能信，信者未必能行。山僧或出或處，未嘗不以此切切介意。猶恐有所未至，因述偈以自警云：十方僧物重如山，萬劫千生豈易還？金口共譚曾未信，他年爭免鐵城關？

◎人身難得好思量，頭角生時歲月長。堪笑貪他一粒米，等閑失却半年糧。

若官物、民物、一切物，

【箋】官物者，官家物也。民物者，民間物也。一切物者，總上文而言也。

或奪取，或竊取，或詐取。

【箋】奪取，恃力強暴而取也。竊取，伺人不見偷取也。以上奪竊詐取，皆判盜法，若物入手，即成盜業。

乃至偷稅、冐渡等，皆為偷盜。

【箋】賦稅國家大典，不可僥倖苟免，宜隨例充納，若官府優免則得。渡者有官渡、私渡，或須錢買不與而渡者曰冐渡，或無錢乞施渡則得。

經載一沙彌盜常住果七枚。

【箋】雜藏經：目連至恒河邊，一鬼白目連言：我常住有七枚熱，凡入我口腹，五臟焦爛，出還復入。何因緣故，受如此罪？目連曰：汝前世作沙彌時，行果蔬到師所，偏心多與七枚，故受此罪。此是花報，果在地獄。

◎有一比丘，與外道同行，止果樹下。外道語比丘言：上樹取果。比丘不聽。又語：何不上樹取果？又不聽。外道乃上樹取果，擲地與之。比丘曰：我戒法中，不得不授而食。外道下樹取果授比丘，外道言：於一果上有如此法，況出世法乎？遂生信佛法。

一、沙彌盜眾僧餅數番。

【箋】雜藏經：復有一鬼，白目連言：我一生來，有二熱鐵輪，在兩腋下，舉身焦爛，何罪所至？目連答言：汝前世時，與眾作餅，盜取二番，挾兩腋下，以是因緣，故獲斯罪。此是花報，果在地獄。

一、沙彌盜石蜜少分。

【箋】石蜜，一名糖精。廣志：甘蔗其餳。按唐書：番胡國出石蜜，中國貴之。

漢武內傳：西王母謂帝曰：太上之藥，有中華紫蜜，雲山朱蜜，天竺國石蜜。

本草經：崔蜜食之不饑，明目延年。

仙經蜜為口芝，然律中過午不食開石蜜者，以其煎湯無形，為藥石故。

雜藏經：復有一鬼，問目連言：我一生來，常吞熱鐵丸，何罪所致？目連答言：汝為人時，作沙彌子，取清淨水，作石蜜漿。石蜜堅大，汝起盜心，打取少許。大眾未飲，汝盜一口。以是因緣，故獲斯罪。此是花報，果在地獄。

俱墮地獄。故經云(即本經也)：寧就斷手，不取非財。噫，可不戒歟！

【箋】非財者，非義之財也。世律取非義之財，受非常之禍；藏經食無與之物，感無間之殃。寧就斷手不取者，畏地獄之痛甚於斷手，說之寒心，故激切勸戒之也。

論。如來遠歷三祇，堅修萬行，備極艱苦，直至菩提。今諸釋子，不織而衣，不耕而食，莫言我德能致，豈緣己行所招？凡身所披一縷一絲，口所嘗一粒一滴，皆本如來布施、持戒、禪定、精進積累而得，悉因如來國城、妻子、頭目、髓腦博換而來。苟漫不思惟，則華麗甘甜，儘堪肆志；儻聊相酬奪，等吞銅服棘，莫能少安。縱糜骨焚身，酬恩靡稱；任刳心刲腹，抱愧難宣。惟當晝不使停，夜毋容息，軀無不竭之力，中無外馳之心，極意勤劬，少圖報塞。何更不與而得，妄獵非財；挾詐而求，恣羅彼物？施原供眾，回作己私；募說他因，那為此用？如斯舛錯，難可指陳，將何恃而不恐乎？觀粟粒，偶嘗感多生之呵；食

【箋】度論：以習氣故，後得人身，產出牛蹄飼食。佛愍度出家，得羅漢果。

無量壽經：憍梵波提，過去世作比丘，於他粟田邊，摘一莖粟，觀其生熟，數粒墮地，五百世作牛償之。

荷香暫鼴，見誚讓於池神。

【箋】雜阿含經：有比丘患眼，至鉢曇摩華池側，迎香風而坐。池神謂比丘：為盜香賊。比丘言：不壞不奪，云何名賊？神曰：不求而取，何言非賊？時有士夫，取彼藕根，重負而去。比丘曰：何故不遮，而謂我是賊耶？神曰：袈裟黑衣，墨污不現，彼兇惡人，何足與語？蠅腳污素，墨點珂貝，雖小悉現；唯明者有

小過，如毛髮許，他人見之，大如泰山，故當從彼常求其淨。比丘聞已，專精靜坐，斷諸煩惱，得羅漢果。

幅紙未酬，俄成疋絹。

【箋】湖海記聞：有一禪師將遷化，伽藍神告曰：師負欠常住絹一疋，索還了去。師曰：我自不用絹，云何負欠？神曰：某時用紙一幅，今計息應償絹一疋。師曰：今盜用常住者不少，都不聞取償，何獨見索？神言：彼輪迴六道中人，自來酬償，不煩往索。大師已出三界，今若不取，無從追覓。師以衣鉢付寺主而終。

僧堂小誤，頓荷火枷。

【箋】寶鑑雲：葢山守顒，因以齋僧錢造僧堂。沒後，新住持智公夜坐，忽聞火焦之氣，見顒項帶火枷，具說前事苦切，乞賣僧堂，設齋供眾，方可脫苦。智如言設齋，其夜見顒來謝。

長七果以偏師，鐵丸焦腹(沙彌盜七果上詳注)**；餽白衣以僧物，肉樹悲號。**

【箋】賢愚經：福增比丘，常為年少比丘之所激切。目連觀見，以神通令其恐怖，因使隨行。見一肉樹，多有諸蟲，圍嗟其身，無有空處，叫喚啼哭，如地獄聲。弟子問：師是何樹？目連言：是瀨利吒營事比丘，以自在故，費用僧物，華果飲食，送與白衣。以是因緣，受此華報。後墮地獄，嗟樹諸蟲，即爾時得物之人。

言念及斯，能無破膽。世所欽企，莫不薑傳。寶壽。

【箋】寶壽沼為五祖戒司庫。祖偶疾，須生薑，行者就庫取寶，吒之。祖知之，令將錢回買，始與。後洞山虛席，郡守書託五祖舉所知。祖曰：賣生薑漢去得。遂出世洞山。

燈譽。楊岐。

【箋】楊岐方會為庫頭，常置二盞燈。若營己事，則滅常住燈，用賸施買油，別燃燈照之。

漢書有官滅燈看家書。

當毋徒口詠遺風，宜誓令行齊芳軌，斯其最勝矣。或往誤知悔，六步思酬。

【箋】五百問經：一比丘用佛法僧物，而此比丘極聰明，說法能使人得四道果，惟罪深重，便欲償之。即詣沙佉國乞，大得錢物，還欲償之。道路山中，為七步蛇所螫，比丘知七步當死六步裏，便遣弟子還本國，言：汝償已還，我住此待汝。弟子償物訖，還報之，即起七步便死，墮阿鼻地獄。初入溫暖，未至大熱，謂是溫室，便舉大聲經唄呪願，獄中聞經唄者，數千人得

度。獄卒大嗔，便舉鐵棒打之，即命終生三十三天。以此驗之，佛法僧物，不可不償，雖復受罪，故得出矣。

抑其次焉者哉？不則爪土之升上難期，地塵之沉深可卜。

【箋】涅槃經：為善清升，譬同爪土；為惡沉滯，喻等地塵。阿含經：世尊以爪甲擎土，告諸弟子：我甲上土多？大地土多？諸比丘言：世尊！甲土甚少，大地土甚多，乃至算數不可為比。佛告諸比丘：若諸眾生至算數不可為比。佛告諸比丘：若諸眾生得人道者，如甲上土；墮非人者，如大地土。

重輕相準，福弗勝愆；子母交傳，酬曷能盡？鐵牀銅柱，嗟楚毒之綿綿；馬腹牛胎，痛酸辛以冉冉。

【箋】莊椿錄：盜常住一文錢，一日一夜長三分。一釐第二日夜，利上又長利。來世作牛馬償之，牛日還八文，馬日還七文。與其計無所出，空思挽拽於重淵；孰若時猶可為，早具綢繆於未雨。

三曰不婬

【箋】華嚴性不邪婬，菩薩於自妻知足，不求他妻，於他妻妾，他所護女，親族媒定，及為法所護，尚不生於貪染之心，何況從事於非道！

◎被諸女色染醉其心，猶如嬰兒無見自性，亦如素衣易受染色，為欲所溺不能得出，如糞中蟲樂著糞處，如穢弊猪不淨嚴身。楞嚴，婬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禪定現前，如不斷婬，必落邪道。上品魔王，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。

◎若不斷婬修禪定者，如蒸沙石欲其成飯，經百千劫秖名熱砂。何以故？此非飯本，砂石成故。

梵網！菩薩應生孝順心，救度一切眾生，淨法與人，而反更起一切人婬，不擇畜生，乃至母女、姊妹、六親行婬，無慈悲心者，是菩薩波羅夷罪。

四十二章經。出家沙門，斷欲去愛，識自心源，達佛深理，悟無為法，內無所得，外無所求，心不繫道，亦不結業，無念無作，非修非證，不歷諸位，而自崇最，名之為道。

正法經偈：如火益乾薪，增長火熾燃，如是愛樂者，愛火轉增長。薪火雖熾燃，人皆能舍離，愛火燒世間，纏綿不可捨。

禪秘要經。長老目連得道，本婦將從，盛服莊嚴，欲壞目連。目連爾時為說偈言：汝身骨連立，皮肉相纏裹，不淨內充滿，無一是好物。韝囊盛屎尿，九孔常流出，如鬼無所宜，何足以自貴？汝身如行廁，薄皮以自覆，智者所棄遠，如人捨廁去。若人知汝

身，如我所惡厭，一切皆遠離，如人避屎坑。汝身自莊嚴，華香與瓔珞，凡夫所貪愛，智者所不惑。汝身不淨聚，集諸穢惡物，如莊嚴廁舍，愚人以為好。汝脇肋著脊，如椽依梁棟，五臟在腹內，不淨如屎篋。汝身如糞舍，愚人所貪寶，飾以珠瓔珞，外好如畫瓶。若人欲染空，始終不可著，汝欲去燒我，如蛾自投火。一切諸欲毒，我今已燒盡，五欲以遠離，魔網已壞裂。我心如虛空，一切無所著，正使天欲來，不能染我心。

大乘妙林經：如大猛火，如四毒蛇，不可親近。

◎釋迦為太子時，五欲厭離，而求出家。而說偈言：世間不淨眾惑邪，無過婦人之體性。衣服瓔珞莊嚴故，愚癡是邊生欲貪。有人能作如是觀，如幻如夢非真實。速捨無明莫放逸，必得解脫功德身。

八歲沙彌開解國王經。阿育王初奉佛時，人民疾疫，請僧呪願。聖眾遣妙顏沙彌，年始八歲，已得神通，飛入王宮。夫人彩女見之，無不愛敬。夫人舉手欲抱妙顏，顏却之。夫人曰：卿年幼，猶如吾子，近之何妨？顏曰：事從微起，猶一粟之火，能燒萬里之野；一滴之水，能陷堅固之石。以少致多，以小成大。是以智者遠嫌避疑，以防未然。時沙彌聲徹王殿，王聞之，來見曰：卿尚幼，如我子，抱之何嫌？顏曰：古聖制儀，豫其未萌，亦戒終始。女子七歲，不戲父几；男八歲，不踞母床。果下無捫首，瓜田無摸足。遠嫌避疑，杜漸銷萌也。今雖等於母子，當為將來不能者施。時王與夫人及宮中五百人臣，同得道跡。

◎天神獻玉女於佛，欲壞佛身。佛言：革囊眾穢，爾來何為？去我不用。天神愈敬，因問道意。佛為解說，即得須陀洹果。

儀則經：若彼故行婬，如蛇如毒藥，損壞於自身，得大地獄苦。

律：人有患婬不止，欲自斷陰。佛曰：若斷陰不如斷心，心如功曹。功曹若止，從者都息。心邪不正，縱斷何益？佛說偈曰：欲生於流意，意亦思想生。生心各寂靜，非色亦非行。佛言：此偈是迦葉佛說。佛言：欲愛之人，猶如執炬，逆風而行，必有燒手之患。大智度論：如毛繩縛人，斷膚絕骨。

高僧傳：釋嵬戒行嚴潔，忽一女子寄宿，自稱天女，嵬一心無擾，曰：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。女乃凌雲而逝，願曰：海水可生，須彌可傾，彼上人者，秉心堅貞。

燈錄：長盧孚遊方至一旅邸，有娼女所逼不惑，女告母，母曰：此真佛子也。故叢林有平生孚鐵脚，道價暄宇宙句。

◎達磨達聰辯穎慧，憾師不授祖位，憤然而去。臨津見女子濯浣，默念此脛如是白皙耶？祖忽現前曰：是心可入祖牒耶？達悚然，密自切責。

宗鏡三不婬者，男女身會，名事婬法門。解者，若心染法是婬，若關禁七支，如猿著鎖，擎一油鉢，過諸大眾，割捨樂觸，樂求於未來，潔淨五欲，如市易法，如銅錢博金錢，此乃增長欲事，非不欲也。若斷欲界麤弊之欲，染著色無色界禪定之樂，如冰魚蟄蟲，墮長壽天，是為一難，貪著禪味，名大縛，是染欲法，非不欲也。若憎生死，愛涅槃，棄之直去，涉路不迴，諸有色聲，不能染屈，如八風不動須彌，若聞菩薩勝妙功德，甄迦羅琴聲，迦葉起舞，不能自持，毗嵐風至，破如腐草，是染欲，非不染欲也。若菩薩惡生死如糞穢，惡涅槃如怨鳥，捨於二邊，志存中道，起順道法，愛生名頂，墮是菩薩旃陀羅，既無方便，此慧被縛，不能勝怨，己所修治，為無慧利，是染欲法，非不欲也。圓人觀一心三諦，即空何所染，即假何所淨，即中何所邊，即空即假何所中。即空故，無我人十六知見依正等愛，即假故，無空無相無願等愛，即中故，無佛菩提轉法輪度眾生等愛，三諦清淨，名畢竟淨，唯佛一人具淨戒，餘人皆名汙戒者。圓人又有染愛法門，如和須蜜多女，人見人女，天見天女，見者即得見佛三昧，執手者得到佛三昧，嗚者得極愛三昧，抱者得冥如三昧，亦如魔界行不汙菩薩，變為無量身，共無量天女從事，皆令發菩提心，又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，斯乃非欲之欲，以欲止欲，如以楔出楔，將聲止聲，

解曰：在家五戒：

【箋】天台金光明疏：五戒者，天地之大忌，上對五星，下配五嶽，中成五藏。犯之者，陵天觸地，自伐其身也。

惟制邪婬。

【箋】在家二眾，食色為性，未能全斷，故惟制邪婬。如關雎之詩，樂而不淫，所以正人倫之綱紀也。禮記，諸侯不下漁色，君子遠色以為民紀。今士大夫妻妾琴瑟之外，而又漁色，皆為邪婬。

毛詩正義，人有皮，鼠亦有皮，鼠恥也。人無禮儀，何異於鼠乎？漢武內傳，婬為破家之斧。

太乙經：彼世人不修無上至道，但能薄欲，不行邪道，不殺不淫，孝悌慈和，惜福減食，薄於味染，命終之後，生於持鬘四天。

感應注。楊誠齋善謔，常謂好色者曰：閻羅未曾相喚，子乃自求押到，何也？

出家十戒，全斷婬欲，但干犯世間一切男女，悉名破戒。

【箋】華嚴為在家者說，故曰自妻知足。楞嚴為出家者說，故曰全斷。出世法中，無正婬亦無邪婬，謂婬非梵行，鄙惡不堪，為

輪迴生死之根本，故痛戒之。言今受此戒時，盡其形壽，永不再犯，如以智慧之劒，一斬一切斷也。一切者，醜行非止一端，乃至畜生鬼神等，皆名犯戒。若人男人女，若天龍鬼神變化為人，若畜生，或婬彼，或為彼所婬，和合者，犯重罪，失沙彌戒，滅擯不通懺悔。若欲婬未和合即止，犯中罪，許懺悔。若起婬心，痛自呵責，或持呪作不淨等觀，或晝夜禮佛，令形困神疲，則邪念自息。以欲心與女人身相觸，與女人屏處坐，與女人屏處語，及媒嫁和合欲事，竝犯中罪。

楞嚴經載(六交報文也)：寶蓮香比丘尼，私行婬欲，自言婬欲非殺非偷，無有罪報。遂感身出猛火，生陷地獄。

【箋】寶蓮香邪解婬非偷殺，殊不知私婬非偷乎？婬事辦而慧命斬非殺乎？猛火，即欲火也。生陷，即生身陷地獄也。因婬欲故，火燒其身；因邪見故，生陷地獄。

世人因欲殺身亡家。

【箋】此言踰禮越禁，荒婬無度者，生不免殺身亡家之禍，死難逃拘神陷獄之苦。

果報地獄經：復有一鬼，白目連言：我常以物蒙籠其頭，畏人來殺，心生怖懼，何罪所致？目連答曰：以前世時，婬犯外色，常畏人見，或畏夫主捉縛打殺，心常恐怖，故獲斯罪。此是華報，果在地獄。

舊雜譬喻經：有一國王，五穀熟成，人民安寧，無有疾病，晝夜伎樂，人無憂惱。王問羣臣：我聞天下有禍何類？答曰：臣亦不見。王使臣隣國買之，時天人化作一人，於市賣之，狀如猪，持鐵鎖繫賣之。臣問：此名何等？答曰：禍母。臣曰：賣不？答曰：賣。曰：幾錢？曰：千萬。曰：此何等？曰：食針一升。臣既買之，使合國覓針，擾亂百姓。臣白王曰：雖得禍母，擾亂百姓，男女失業，殺之可否？王曰：善。將殺之，刺不入，斫不傷，割不死，積薪燒之，身赤如火，便走出，過里燒里，過市燒市，入城燒城，入國燒國，由厭樂買禍所致苦也。此喻女色欲火所燒，男女貪毒，至死不知苦也。

出俗為僧，豈得更犯？生死根本，欲為第一。

【箋】經云：生死為因，貪欲為本。故云第一。有云：萬惡淫為首，百行孝為先。故婬即不孝，孝即不婬也。夫出世為僧，當不為生死流轉，豈可復為生死不淨之行？但沙彌執身不婬，惟除麤跡，而其意地欲根，最難除拔，極易漸染。若此中微塵許不盡，便是生死禍胎。當知婬泆非刀劒，能斬智慧命；愛欲是毒火，自焚功德林。直饒道得，不怕念起，秖怕覺遲。究竟念起，用覺已

遲八刻，不若尋常以病死二字對治，庶幾可耳。娑羅清語：人常想病時，則塵心漸減；人常想死時，則道念自生。

◎風流得意之事，一過輒生悲涼；清真寂寞之境，愈久轉有趣味。此雖俗語，其意可思。

故經云：婬泆而生，不如貞潔而死。噫，可不戒歟！

【箋】婬泆，污穢行也。貞潔，清淨行也。以其污穢而生，其如清淨而死。譬如世間貞夫節婦，玉潔冰清，即現世肉身菩薩，千載之下，雖死猶生；彼婬泆男女，名節俱損，德行全虧，無言他報。地獄之苦，即現世四肢枯竭，而五臟先壞，以致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即生陷地獄之苦也。若夫律身嚴潔之士，其住世也，四大堅固，不畏寒暑所逼，兼無病苦煩惱；及其遷化，則脫灑自如，推門落臼，闍維舍利入塔，光明乃見，持戒之驗也。

賢愚經：一比丘少欲知足，一長者終身供養，日日送飯。又一長者將一子來求出家，比丘觀是子能持淨戒，度為沙彌。其前長者舉家赴會親，唯留一女守舍，忘却送食。比丘念日已過午，尚未送食，乃遣沙彌取食。唯見少女應門，作諸媚態。沙彌自念：此女將無毀我淨行？乃堅攝威儀，女即五體投地曰：此舍珍寶充滿，卿可為主，我願充婢給使。沙彌心念：寧捨身命，不毀淨戒。遂以刀刎死。其女欲心尋息，悲惱悶絕。其父適還，女方甦醒，具述所以。時國王聞之贊嘆，地積眾香，闍維供養。

論夫畫瓶貯穢，本無可欣。

【箋】比丘分衛經：佛言：若覩女人，當內觀身，念皆惡露，無可愛者。外如畫瓶，中滿不淨。

而老象溺泥，尠能自拔。

【箋】大莊嚴經：此處難越，不能自出，猶如老象，溺彼深泥。

向刀舐蜜，無辭截舌之傷。

【箋】四十二章經，佛言：財色之於人，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，不足一飡之美，然有截舌之患。

把炬當風，罔慮焚身之慘。

【箋】雜寶藏經：婬欲之事，樂少苦多，猶如逆風而爇熾炬，愚見不放，必見燒害之苦。

至於身已在道，寧容魔網高張(見前禪秘要經)**。使福果由此而消，善法因滋而盡。類世空劫火，無有遺餘。**

【箋】大莊嚴經：滅諸善法無有遺餘，猶如劫火焚燒一切。

等斧創多羅，永殲萌蘖。

【箋】文殊儀規經：女色壞人，如截多羅樹頭，芽永不生。智種亦然，女刀截故，善牙不發。

豈不痛哉！是以乾草畏火，遠避宜急。

【箋】四十二章經：人為道故，當捨情欲，如彼乾草，火來須避，道人見故，必當遠之。

浮囊渡海，塵許堪珍。

【箋】永明錄：覺禪師直保護浮囊，方渡業海，如大涅槃經海中羅剎等喻。故知微細須持，方全戒體。若乞微塵許，終壞浮囊，豈能全半？

道琳以沒齒為期，誓母親面。

【箋】唐高僧傳：道琳以女人生染之本，一生不親面，不為說法，不從受食，不令入房。

妙顏方童稚之日，却止抱持(詳見上文)**。外杜譏嫌，內嚴防簡，持身之要，莫善於茲。然心之難制，勢同奔馬，故有不見可欲，欻然而起，不可鞚馭者，要在道心猛利，妄念自然不生。幾見喬松所覆，茂蕃餘草，若白刃見逼，莫回山向之心。**

【箋】阿難變現經：阿難與兩比丘到阿育國，化作阿育王，往告山向比丘曰：我今欲與議事，從我者生，不從者死。山曰：夫王欲議何事？王曰：我有責，女欲配汝。山曰：我奉佛戒，豈貪王女，恥辱佛道，寧就死也。王使人將山向赴市斬之，山乃禮佛就死。阿難復還本形，謂山向曰：汝道成矣，我故試耳。

天女相挑，難奪僧嵬之志。

【箋】高僧傳：晉慧嵬，戒行澄潔。有天女來，意欲局就。嵬曰：我心若死灰，何勞以革囊見試。女乃凌雲而上，嘆曰：海水可竭，須彌可傾。彼上人者，其志堅貞。

皦然瑩徹，此潔秋霜。應思難陀時方剃髮，而忉利天宮殿隨成；纔欲罷道，而泥犁獄沸鑊已具。

【箋】雜寶藏經：佛為難陀剃髮，難陀便欲還家。佛問：汝念婦耶？答言：實爾。佛將難陀至忉利天，見一宮殿，無有天子。問諸天女，女曰：難陀以出家功德，當為天子。復將至地獄，見一沸鑊，無有罪人。問諸獄卒，卒曰：難陀罷道，炊此以待。難陀恐怖，佛為說法，一七日中，成阿羅漢。

以此自惕，毛豎骨寒，當令塵情，應時頓盡。

四曰不妄語

【箋】華嚴：性不妄語，菩薩常作實語、真語、時語，乃至夢中亦不忍作覆藏之語，無心欲作，何況故犯！

楞嚴，如是世界六道眾生，雖則身心無殺盜婬，三行已圓，若大妄語，即三摩地不得清淨，成愛見魔失如來種，所謂未得謂得。若不斷大妄語者，如刻人糞為栴檀形，欲求香氣無有是處。直心

道場，於四威儀一切行中尚無虛假，云何是稱得上人法？譬如窮人妄號帝王，自取誅滅。

維摩經註所言誠諦，不妄語也。妄語者，虛誑不實也。忍昧猶知之天，稱凡作聖，使初學彷徨失守，迷亂不前，正謂欺凡罔聖，迴惑人心，上干諸佛，下誤眾生。

梵網！菩薩常生正語、正見，亦生一切眾生正語、正見，而反更起一切眾生邪語、邪見、邪業者，是菩薩波羅夷罪。

智論偈。實語第一戒，實語升天悌。實語小如大，妄語入地獄。

正報頌。妄語誑人巧，地獄受罪拙。燄鋸解其形，熱鐵耕其舌。灌之以洋銅，磨之以剛鐵。悲痛碎骨髓，呻吟常嗚咽。

習報頌。妄語入三塗，三塗罪已決。餘業生人道，被謗常憂結。還為他所誑，恨心如火熱。智者勿尤人，驗果因須滅。

業報差別經偈。麤言觸煩惱，好發他陰私，剛強難調伏，生燄口餓鬼。

宗鏡四：不妄語者，法門有未得謂得。凡夫癡人，於下苦中，橫生樂想，豎我慢幢，打自大鼓，執有與無諍，執無與有諍，起六十二見，破慧眼不見於真實，備口四過，三十三天黃葉生死，謂是真金，非想自他，謬計涅槃。此非妄語，誰是妄語耶？二乘競執瓦礫，歡喜持出，生滅度想，生實未盡，寧得滅度？生安樂想，所作未辦，寧得安隱？其實未得一切解脫，未得謂得，豈非妄語耶？佛為別教人四門說實相，執於一有，隔礙三門，乃至執非有非無，不融有無。夫實相者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云何以字字於無字？云何以數數於無數？豈非妄語耶？圓人如實無觀，如實而說。如實觀者，非內觀乃至非離內外，而亦不以無觀得是智慧。如實說者，一切實乃至觀實非不實等，如是皆名諸法實。經云：諸佛皆實語，即是以佛道聲令一切聞。圓人亦有妄語法門，無車說車，誘戲童子；無樂說樂，止彼啼兒。若有眾生因虛妄說得利益者，佛亦妄說。又言我是貪欲尸利等，我是天是人，實非天人，將虛以出虛，令得不虛耳。

解曰：妄語有四：一者妄言，謂以是為非，以非為是，見言不見，不見言見，虛妄不實等。

【箋】言，乃心聲也。心正則言正，心邪則言邪。疏：直出為言，由己意發而為言；宣述為語，由述見聞而為語也。故如來之語，無非利益眾生，故有真語、實語、正語；眾生之語，無非損害眾生，故有妄語、綺語、兩舌、惡口之語。妄語有小大，治罪有輕重。

燈錄：法昌遇云：靈山會上，還曾見有無行業底佛麼？還有妄語底祖師麼？大似牛尿比旃檀，有甚交涉？

二者綺語，謂粧飾浮言靡語。

【箋】綺語者，華美無實，文過飾非之語也。維摩經：言必饒益，不綺語。報言雖實，非時而說，亦綺語也。百丈曰：說不應時，亦名綺語。論語：辭達而已矣。辭取達意，不以富麗為工，乃見孔子亦戒綺語。

艷曲情詞，導欲增悲，蕩人心志等。

【箋】古樂府之作。聲韻正雅。無如漢魏。後之效體。漸人艷麗。至唐玄宗酷愛法曲。選妓三百人。教於梨園。今謳曲者稱梨園。本此。纂要齊歌曰謳。吳歌曰歈。楚歌曰艷。淫歌曰哇。情詞聲韻宛轉。以盡意之所思。詞與曲不無移商換徵。隨時小異。大約漢唐尚樂府。宋元尚歌曲。此皆騷人詞客所為。非學者之可涉躐也。謂情艷詞曲。乃宣迷入愛之結使。導欲增悲之渠魁也。筆飡李伯時善畫馬。秀鐵面呵曰。汝士大夫以畫名。矧又畫馬。期一人誇妙。妙入馬腹中。亦足懼。伯遂罷筆。師勸畫觀音贖過。黃魯直工艷辭。師亦詆呵之。黃笑曰。又當置吾馬腹中耶。師曰。艷語動天下人淫心。不止馬腹。正恐生泥犁耳。黃悚然悔謝。遂勵精進。

三者惡口，謂麤惡罵詈人等。

【箋】麤惡罵詈者，其聲甚於梟鳥，故善人所不忍聞，而豈忍出之口！當知緘默自全，讒毒之聲自已。

維摩常以軟言不惡口故。珠林嗔是失諸善法之根本，墮諸惡道之因緣，法樂之怨家，善心之大賊，惡口腑臟福慧之刀斧。

◎凡夫毒熾，恚火常然，逢緣起障，觸境生瞋。所以發言一怒，衝口燒心，損害前人，痛於刀割。乖菩薩之善心，違如來之慈訓。

四者兩舌，謂向此說彼，向彼說此，離間恩義，挑唆鬪爭等。

【箋】維摩注：眷屬不離善和，爭訟不兩舌報。兩舌者，傳宣彼此無實語，故中間鬪遘兩家，師資恩喪，朋友義絕，乃至敗國亡家之害也。

乃至前譽後毀，面是背非。

【箋】譽者，揚善之樞也；毀者，宣惡之機也。楊子淵騫篇：妄譽，仁之賊也；妄毀，義之賊也。賊仁近鄉原，賊意近鄉訕。意林：王孫子云：搖唇鼓舌，擅生是非，好面譽人者，亦好背毀之也。

證人人罪，發宣人短。

【箋】聞人之過，如聞父名，但可聞之於耳，不可出之於口。

皆妄語之類也。

【箋】律攝佛家之弟子言：常說實不應為盟，自雪表他不信故。設被誣謗，亦不應作誓。修行道地經：其口言柔軟，而心懷毒害，視人甚歡喜，相隨如可親。口言而柔軟，其心內含毒，如樹花色鮮，其實苦若毒。

若凡夫自言證聖。

【箋】自言證聖者，如楞嚴：譬如平人，妄號帝王，自取誅滅。阿離野番，聖亦云出。苦言證聖，豈易稱哉！昔商太宰問孔子曰：夫子聖者與？曰：丘博聞強記，非聖也。曰：三皇聖者與？曰：三皇善用智勇，聖非丘所知。曰：五帝聖者與？曰：五帝善用仁義，聖非丘所知。太宰駭然曰：然則孰為聖乎？孔子有間，動容對曰：西方有聖者焉，不言而自信，不治而不亂，不化而自行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。

如言已，得須陀洹果。

【箋】此翻預流。此位斷三界八十八使見惑，見真諦故，名為見道。又名聖位，預入聖道法流。金剛云：入流，或翻逆流，逆生死流，不受三途業債故。

斯陀含果。

【箋】此翻一來。此位斷欲界九品思惑中，斷前六品盡，後三品猶在，故更一來。

阿那含果。

【箋】此翻不來，謂此位斷欲界後三品惑盡，更不來欲界受生故。

阿羅漢果。

【箋】此翻無學，謂此位斷色界、無色界思惑盡，四智已圓，已出三界，已證涅槃，無法可學故。

名大妄語，其罪極重。

【箋】未證四果妄言已證，未得四禪妄言已得，未悟道妄言悟道，及妄言天來、龍來、鬼神來等，虛而不實，誑惑世人，名大妄語。若工夫稍得力，不知法相，謂正果等，名增上慢。本無欺誑之心，故不失戒。然須請問明師，先達正出，決擇是非，殷勤悔過，捨其所有得心，精求真要，方免沉墜。若本欲妄語，或說不了了未領，或中止不說，並犯方便中可悔罪。

餘妄語，為救他急難，方便權巧，慈悲利濟者，不犯。

【箋】昔有獵者逐兔，兔走避佛座下。少頃，獵至佛所，問：見兔否？佛曰：不見。獵乃去。後弟子問：兔見在佛座下，云何見言不見？佛曰：為救兔故。世尊之言，曲中有直，故其言雖不直，而有濟物之功。論語：其父攘羊而子證之。孔子曰：父為子

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其子證父攘羊，其言雖直，直而無禮，故得不孝之罪。

古人謂行己之要，自不妄語始，況學出世之道乎？

【箋】劉忠定公問司馬溫公曰：盡心行己之要，終身行之者，可得聞乎？溫曰：其誠乎！又問：行之以何為始？溫曰：行己之要，自不妄語始。二公者，宋之鴻儒，詳載金湯佛法。彼紅塵之士，以道學為己任，尚論言行，出世之學，豈得言行乖違耶？常聞先德有一生無不可行之言，亦無不可言之行，一日三復思之，寧不愧汗！自今以先德誠言為式，亦如嬰兒學慈母之言以自警云。箴言者載道器，行者德之本。失言道即喪，失行德亦損。履言而踐行，君子當思忖。母為鬼神呵，母為天地蠢。一句亘古今，一事成劒刃。言行未發時，慎之切須謹。寶訓靈源曰：舉措不可不審，言行不可不稽。寡言者未必愚，利口者未必智，鄙樸者未必悖，承順者未必忠。

經載(賢愚、報恩二經也)沙彌輕笑一老比丘，讀經聲如狗吠。而老比丘者，是阿羅漢，因教沙彌急懺，僅免地獄，猶墮狗身。惡言一句，為害至此。

【箋】報恩經，猶惡言一句。五百世墮狗身，最後身為商人，狗因盜肉笞棄，悲號無從。舍利弗神通往濟，命終生婆羅門家，七歲度為沙彌，名均提。復聞法要，獲證無學，念報師恩，永為給侍。　輕笑一言而墮狗身者，果不昧因也。如當時沙彌贊嘆老比丘讀經如佛聲者，而此沙彌必定成佛。

故經云(法句言語經)：夫士處世，斧在口中，所以斬身，由其惡言。噫！可不戒歟？

【箋】說苑談叢：口者，關也。舌者，機也。出言不當，駟馬難追。

◎口者，關也；舌者，兵也。出言不當，反自傷也。法苑高僧傳：兵者，不祥之器，不獲已用之；言者，不竝之物，不獲已而陳之。

論搏黍雖堪適口，不因茲以棄連城之珍；帝位縱可悅心，詎緣是以博斷喉之痛。乃虛詞以營利養，利養幾何，而泥洹之望已絕。是無異持搏黍與千金之璧以示嬰兒，嬰兒取黍而捐璧也(呂氏春秋異寶篇詳載)。飾說以獵名聞，名聞或倖致，而三途之釁已開。是無異左手據天下之圖，而右手自刎其喉也。若扇提蘿，先世與五人互相稱說，以妄語故，歷諸惡趣，還充婢使，而鞭撻交加。

【箋】未曾有因緣經：佛言：過去無數劫，裴扇闍國女人名提韋，供養五比丘甚慇。而五比丘欲求覓錢財，更相易代，遊諸聚

落，語人云：彼四比丘證無漏業。諸人聞已，種種供養。後五比丘墮地獄，八千億劫受餓鬼形，八千劫受六畜形，八千世畜生罪畢，雖獲人身，無男女根，八千世中常以筋力報償。提韋者，末利夫人是。五比丘者，今扇提羅等四人擔輿，一人宮中修治廁溷。夫人曰：汝五人自今永解，隨意東西。五人涕淚，不欲離去。佛言：扇提羅等償債未畢，因緣繫縛，不能得去；償因緣畢，自當得脫。

機梨奢曩劫令弟子廣言名喻，亦以妄語故受諸苦毒，更墮盲聾而蟲蛇啖食。

【箋】大方等日藏經：時眾中有盲聾，名頗羅機梨奢，舉聲大哭曰：願救濟我！我今身中受大苦惱，日夜常為種種諸蟲、小蛇、蝦蟇之所啖食，居熱水中，無暫時樂。佛言：汝過去世時，曾為比丘，毀破禁戒，外現善相，廣貪眷屬，弟子眾多。彼諸弟子言：我和尚得阿羅漢。以是因，多得供養，已獨受用。見持戒人，反惡加說。彼人懊惱，如是念言：世世生中，願我所在，食汝身肉。惡業因緣，死墮龍中，得此盲報，住熱水中。又於過去無量劫中，在融赤銅地獄，常為諸蟲之所食噉。

當其誑惑愚俗，虛消檀施，豈不自意其禍烈若此哉？律云：寧噉燒石，吞飲洋銅，不以虛妄食人信施。(出五分)**聞者莫不心驒，服膺明訓乎？是故不欺遮道之虎，委身護戒，理固應爾。**

【箋】昔一比丘，四戒皆毀，二十戒神皆已離去，惟妄語戒堅持無犯。此五戒神獨不得去，化虎當道，以毀其戒。比丘語虎：我有期約，汝若啗我，令我負約，我戒便毀。汝放我去，尋當即還。姿汝啗食，我無虛妄，必不欺汝。虎放令去，到即辭歸。來至虎所，解衣端坐，委身飼虎，虎忽不見。見五戒神，嘆言：善哉！具陳本意，誓不相離。比丘悔責，堅持五戒，二十戒神還來守護。比丘精進修道，遂得果位。

至於澡槃之喻，羅云見呵。

【箋】譬喻經：羅云未得道時，言少誠信。佛敕羅云往賢提精舍住，守口攝意，勤修經戒。後佛往視，令羅云取水洗足已，佛語羅云：此水本潔，今受塵垢，不可復用食飲澡漱。汝不念精進，攝心守口，三毒垢穢，充滿胸懷，亦如此水，不可復用。又潔槃雖空，不可盛用食飲。汝雖為沙門，口無誠信，曾受惡名，亦如澡槃，不中盛食。又此器賤價，汝戀不惜。汝不攝身口，麤言惡說，多所中傷，眾所不受，身死神去，輪轉之途，受苦無量，諸佛賢聖，所不愛惜，亦如此槃，汝所不惜。佛告羅云：昔國王使象出兵，象唯藏鼻，護不用鬬。所以者何？象鼻軟脆，中箭即死，唯當護口，如象護鼻。羅云感激自勵，得羅漢果。

大寧之謾，靈源被吒。

【箋】寶訓：靈源侍晦堂於章江寺，一日入城晚歸，晦堂問：今日何往？曰：適往大寧來。時死心在傍，厲聲訶曰：參禪欲脫生死，發言先要誠實，清兄何得妄語？靈源面熱不敢對，自爾不入城郭，不發妄言。

皆慙愧惶懼，感勵精勤。蓋東隅雖逝，桑榆可收，不遠而復，反則終吉也。今諸沙彌，爰稱應法，豈乏師誨友規，慎勿亥如充耳。

【箋】詩經注：亥，多笑貌。充耳，塞耳也。耳聾之人恒多笑。却非分之施，遠溢美之譽。將避溺山頭，猶虞其迫；逃火井中，還怖其邇。豈不人人咸成法器歟？

五曰不飲酒

【箋】梵網！菩薩應生一切眾生明達之慧，而反更生一切眾生顛倒之心者，是菩薩波羅夷罪。

薩遮尼乾子經偈。飲酒多放逸，現世常愚癡，忘失一切事，常被智者呵。來世常闇鈍，多失諸功德，是故黠慧人，離諸飲酒失。

◎酒為放逸根，不飲閉惡道。寧捨百千身，不毀犯法教。寧使身乾枯，終不飲此酒。假使毀犯戒，壽命滿百年。不如護禁戒，即時身磨滅。決能定使差，我猶故不飲。況今不定知，為差為不差。作是決定心，心生大歡喜。即獲見真諦，所患即消除。

宗鏡五不飲酒法門：解者迷惑，倒見名酒。夫酒為不善諸惡根本，飲酒招狂外道等，是即世間醉也。大經云：從昔已來，常為聲色所醉，流轉生死。三界人天，通有此醉。二乘無明酒未吐，如半瘧人，大經引醉歸之。世間無常樂而言我淨，如來實我淨而言無常樂，如彼醉人見日月轉，此二乘醉也。菩薩無明未盡，不了了見，夜覩畫像，譬如醉人朦朧見道。迦葉云：自此已前，我等悉名邪見人也。此是菩薩醉。圓人行如來行，具煩惱性，能知如來祕密之藏，雖有肉眼，名為佛眼，所可見者，更不復見。是則五住正習，一時無有餘。酒法既除，何所可醉？圓人亦有飲酒法門。鶖崛云：持真空瓶，盛實相酒，變化五道，宣揚哮吼。波斯匿醉，轉更多恩，末利后飲。佛言：持戒人於酒肆，自立其志，亦立他志。夫得其門者，逆順俱當；失其柄者，操刀傷手。是知能以塵勞煩惱為佛事者，斯乃見一切法皆實相矣。於一心實相中，不見有世間過患障礙之法，則何所捨？亦不見有出世殊勝尊妙之法，則何所取？但為未入實相門中，見有凡聖種種差別而生忻厭者，遂乃徇彼機宜，隨其所作，善巧方便而化導之，皆令

入此一際平等，無諍無失，自證法門，究竟常樂。如是開示，不負前機。若解肘後之方，似探囊中之寶。實為第一之說，括盡初終；開大施之門，復誰前後？得自己法身之髓，到一心智海之源。初阿已攝無邊，過茶無字可說。

解曰：飲酒者，謂飲一切能醉人酒。

【箋】酒非一種，故曰一切。下文正解一切也，謂酒能昏神智。明達之士，以酒為禍泉，故痛絕之。今為拔生死邪見，豈得飲此禍泉哉！

西域酒有多種，甘蔗、蒲萄及與百花，皆可造酒。

【箋】神仙服食經：採南燭草煮汁為酒，碧映五色之神通。

扶桑記：頓遜國有樹，似安居石榴，取其花汁貯盆內，數日成美酒。洞冥記：瑤琨去玉門九萬里，有碧草，割之釀酒，飲一合，三日不醒，飲甘溪水則醒。

南史：拘樓國有水仙樹，腹中有水，謂之仙漿，飲者七日醉。

古今註：烏孫國有青田核，得水如酒，味醇，飲盡更生，名青田酒。

孚異物志：文華作酒，味甚美，人以金買，不以為貴。

此方止有米造，俱不可飲。

【箋】上文西域多種，下及此方米造，總攝一俱字斷之也。

珠林第五飲酒戒者，佛告諸比丘：若言：我是佛弟子。者，不得飲酒，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。酒有二種：穀酒、木酒。穀酒者，以諸五穀雜米作酒者是。木酒者，或用根莖葉果、用種種子果艸雜作酒者是。酒色、酒香、酒味飲能醉人者，是名為酒。若嘗咽者，亦名為飲。若飲穀酒，咽咽犯。若飲酢酒、若飲甜酒、若噉麴能醉人者、若噉糟、若飲酒澱、若飲似酒色、似酒香、似酒味能令人醉者，竝隨咽咽犯。若但作酒色、無酒香、無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者，皆不犯。若依四分律：病比丘等餘藥治不差，以酒為藥者，不犯。顛狂、心亂、病惱不覺知者，亦不犯。

除有重病，非酒莫療者，白眾方服，無故一滴不可霑脣。

【箋】堤岸傾決，眇視涓滴，故曰涓滴不除，終為江河。此言始而略霑一滴，終而巨觴不止，諭遮法之嚴，故七眾俱制。而獨開重病者，權，宜也。謂非酒莫療之病，急須用酒，即以酒為藥，是藥非酒也。亦有非酒而能醉人者，有二種：一、無明酒，謂無明覆心，其言如醉故；二、般若酒，謂佛法知見，蘊滯不化，有佛法習氣，亦如醉故。

珠林：佛言：酒有多失，開放逸門，飲如葶藶子，犯罪已積，若消病苦，非先所斷。

毗尼母經尊者彌沙塞說曰：莎提比丘，自小因酒長養身命，後出家已，不得酒故，四大不調。諸比丘白佛，佛言：病者聽甕上嗅之，若差不聽嗅，不差者聽用酒洗身，若復不差，聽用酒和麪作餅食之，若復不差，聽酒中自漬。

乃至不得嗅酒，不得止酒舍，不得以酒飲人。

【箋】嗅酒止酒舍，雖不飲，有大患者二：一、令人疑謗；二、薰習成性。亦防微杜漸之法也。梵網以酒飲人者，五百世無手，戒之甚嚴。謂自破酒戒，不過罪及一身，與人飲，為害不止故。

儀狄造酒，禹飲痛絕。

【箋】人物考：儀狄，禹妃弟，善造酒。禹飲而甘之，曰：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。遂疎儀狄而絕旨酒。

晉中興書：元帝性嗜酒，王道深以為誡，左右進觴覆之。

晉書：凡民不得私釀酒沽，其有婚姻及疾者聽之，餘犯者罰金八兩。

枚乘七發：酒為腐腸之藥，自古聖君賢臣，恐以累民，故禁之。

紂作酒池，國以滅亡。

【箋】人物考：紂名辛，帝乙少子。兄弟三人，長曰微子啟，次曰中衍，皆庶出。次曰辛，嫡出，即紂也。資辯捷疾，力格猛獸，智足以拒諫，言足以飾非。以肉為林，以酒為池，使男女裸逐其間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。漢書：成帝張屏風坐，畫紂醉踞妲己，作長夜之樂。班白諫曰：沈湎於酒，微子所以告去；式號式呼，大雅所以流連。詩書荒淫之戒，其源皆在於酒。

僧而飲酒，可恥猶甚。

【箋】僧者，德望威嚴，言行端密，為後學之標幟，法門之樑棟。若飲酒，則言多不根，過失無量，為態類狂象之無鉤，似戲猿之在樹，乃不知標幟折，梁棟摧，而法門自此危矣。

昔有優婆塞，因破酒戒，遂併餘戒俱破。

【箋】報恩經：昔有五戒，優婆塞治田，因渴，誤飲酒至醉。忽隣家有雞來，即殺食之。隣女往索，又強與婬。訟之於官，復妄言不取。因此一飲，五戒俱喪。

三十六失，一飲備焉，過非小矣。

【箋】四分廣律：自不孝父母，輕慢師友，不敬三寶，惡名流布，至暑月熱亡，寒天凍死矣。

貪飲之人，死墮沸屎地獄，生生愚癡，失智慧種，迷魂狂藥，烈於砒酖。

【箋】言砒酖之毒，不過毀其所生之身，不能毀其智慧道種。飲酒之毒，不啻曰腐腸之藥，而智慧道種滅盡無餘也。

晉書：孫季舒常與石崇飲，傲慢過度，欲奏之。裴楷曰：飲人狂藥，責人正禮，不亦乖乎？

故經云(本經)：寧飲洋銅，慎無犯酒。噫！可不戒歟？

【箋】以上經論及諸史書，種種言辭譬喻，總之勸免離諸酒過也。謂天下毒之猛烈，無甚於砒酖洋銅，而酒之毒烈，又甚於此，故激切痛戒也。　雲居顯曰：飲酒破戒，世人共知。近有煙酒相習成風，竟有師僧隨流吞服者，最為可恥。手執管筒，口吐煙燄，既喪威儀，亦增惡臭。且親見顛仆觸火，燒爛形體者，飲酒多失，此為更甚。無論受戒與否，皆不可服，此大非法，所當痛戒。

論。佛言酒有多失，開放逸門，飲如葶藶，是名破戒。故唐玄鑒掊繫酒器，敢嬰豪族之瞋。

【箋】高僧傳：僧鑒數興造，工匠繁多。或送酒者，輒曰：我所造必令如法，寧使罷工，無容飲酒。時清化寺修營佛殿，州豪孫義致酒兩罈與鑒，鑒即破酒器，流溢地上。義大怒，明將加惱，夜夢人以刀擬之。既悟，躬詣懺悔。

晉法遇寬貸狂僧，甘伏荊條之辱。

【箋】梁高僧傳：遇在江陵長沙寺，一僧飲酒，廢夕燒香，遇但罰不遣。師道安以筒盛荊寄遇，遇向筒致敬伏地，令維那行杖，垂淚自責。

葢其表率後昆，駐延正法，不能不爾。佛又言：若消病苦，非先所斷。是則此戒已於危疾聽許暫開，曷為竹園比丘病差懷慚，深陳過咎？

【箋】舍利弗問經：迦蘭陀竹園精舍一比丘，疾篤將死。優婆離問：汝須何藥？曰：須酒。實違毗尼，寧盡身命，無容犯酒。優波離言：若為病開，如來所許。於是服酒差病。比丘懷慙，猶謂犯律，往至佛所，慇勤悔過。佛為說法，得羅漢道。

遠和尚於諸耆宿，逆其誠懇。

【箋】高僧傳：晉廬山釋慧遠困篤，諸耆宿皆稽顙，請飲豉酒，弗許。又請飲米汁，弗許。再請以蜜和水為飲，乃命律師披卷，尋文敢飲。卷未半，遷化。

白馬芬謂當垂盡，詎乖素心。

【箋】高僧傳：齊釋慧芬，初住穀熟縣常山寺。及魏滅佛法，南歸京師，止白馬，病篤。人勸以酒服藥，芬曰：積年持戒，寧以將死虧節耶？

咸乃增加嚴峻，反更踰於訓制，未常不疑其己甚。及觀沙伽羅漢，能令惡龍向化，忽喪伏黿之威；

【箋】優婆塞五戒相經：支提國有惡龍，名菴羅婆提陀，暴害人禽，破滅秋谷。莎伽陀羅漢到其處，樹下敷座，龍發嗔恚，身出烟火，雨雹、霹靂、蜈蚣、蚰蜒等。莎伽陀變作優鉢羅華、波頭摩華，惡龍所有勢力盡現，皆不能勝。因受三歸，更不作惡。有一貧女，信敬莎伽陀，辦酥乳糜似水色酒，持與莎伽陀，不看飲之，飲已便去，時酒勢不覺倒地。佛語諸比丘：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蟆否？聖人飲酒，尚如是失，何況凡夫！今後凡我弟子，不得飲酒，乃至如草頭一滴，亦不得飲。

新寺難公，爰從冥趣棲遲，竟阻遐升之慶。

【箋】冥祥記：宋蔣小德病死復蘇，云：至冥司放還，路由一處，有弊陋小屋，於屋前逢新寺。難公云：自出家來，未嘗飲酒，且就蘭公。蘭公苦勸，逼飲升許，被王召用。若不坐此，當得生天。

遡所由來，悚然戰慄，安可曠懷疎節，自貽不追之悔乎？

六曰不著香華鬘不香塗身

【箋】頌：如來威德無不備，依正莊嚴世所企，一切不求無乏少，凡所需者隨時至。華鬘珠瓔及塗看，空中天樂如雲施，如來慈受乃從權，若作受想貪愛使。未到雪山愛見除，萬乘妻子多捐棄，夜半明星獨晤時，奇哉從此忘尊貴。　是人皆知如來依正莊嚴，世無能比。不知如來依正，從曠劫苦行得來，亦從斷滅貪愛所感。今人苦行不修，貪愛不斷，而欲彷彿如來依正，譬如貧人服帝王服，其禍速至。

解曰：華鬘者，西域人貫華作鬘，以嚴其首。此土則繒絨金寶製飾巾冠之類是也。

【箋】鬘者，髮髻之上，以珠華雜寶而嚴飾，故曰華鬘。不但西域有之，此土男人嚴飾巾冠，女人嚴飾髻帨，以分人品貴賤也。

香塗身者，西域貴人用名香為末，令青衣摩身。

【箋】異香惟西域多種，故貴人以香浴身及摩身，即此土以香肥皂浴之也。西域侍兒皆著青衣，因名焉，如玄真子命樵青竹裏煎茶是也。

此土則佩香、熏香、脂粉之類是也。

【箋】佩香，或囊或餅也。薰香，以筒以爐也。

二儀錄：臙脂起自紂，以紅藍花汁作脂，為桃花敉，燕國所出也。銀粉：古今注：三代鉛為粉。

出家之人，豈宜用此。

【箋】道人當以智慧火，薰戒定香，莊嚴無相之身，直見無相之頂，獨露本光，豈宜外飾！以上種種，皆王臣所為，道人弗用。若以異香轉供諸佛，即成福智。

佛制三衣(三衣謂五條、七條、二十五條也)**，俱用麤疎蔴布、獸毛、蠶口，害物傷慈，非所應也。**

【箋】此南山聖師之文，謂慈悲之服，安用殺生皮毛為衣。又曰：縱得已成，斬壞塗埵。塗堵，堊墻也。謂獸毛蠶口，不及蔴布安穩也。

楞嚴！若謂比丘不服東方絲綿絹帛及此土靴履裘毳，如是比丘於世真脫，酬還宿債，不游三界。何以故？服其身分，皆為彼緣。如人食其地中百穀，足不離地。

馬鳴大士記。馬鳴往世為毗舍離王，其國有一類人，馬形無衣，王運神力，分身為蠶，乃得衣故，蠶成馬死，馬死成蠶，同一類也。後王復生中印度，其馬人當時感戀，悲鳴不已，故號馬鳴。佛說服絲帛尚當還債，不若戒之，向後無悔。

除年及七十，衰頹之甚，非綿不煖者，或可為之，餘俱不可。

【箋】人生七十，血氣衰頹，力不勝麤重布衣，故非綿不煖。則知孟子七十已前，亦戒衣帛。或可為者，專為之病開方便也。

夏禹惡衣

【箋】通鑑：伯禹，夏后氏，名文命，字高密。祖顓頊，父鯀，孕歲有二月。堯戊戌五十八載六月六日，生於樊道之石紐鄉。長於西羌，以土德王。正建寅百有六歲，崩於會稽。一惡衣者，頌禹王之德也。禹王喜布素而不尚[糸*魯]纊，其愛民惜福如此。即此之心，宜乎天下大治。

公孫布被王臣之貴，宜為不為。

【箋】通鑑：商、周之際，尚無被名。弘為人恢奇多聞，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，人臣病不節儉。常曰：公孫丞相布被，人曰詐；司馬丞相亦布被，人曰儉。布被，可能也；使人曰儉不曰詐，不可能也。

後漢書：王良為大司徒，在位恭儉，妻子不入官舍，布被瓦器。時司徒吏鮑恢過其家，夫人布衣曳柴從田中歸，吏嘆服。

感應注漢文帝所幸夫人，衣不曳地。唐文宗嘗出袖示羣臣曰：此衣已三浣。晉文公衣不重帛，子夏衣若懸鶉，晏嬰妾不衣帛，董威結殘繩為衣，號曰百結，祭彤衣無兼衣，皆惜福如此。燈錄南禪師常云：我與翠巖悅在福昌時，適病寒，服藥出汗。悅從禪侶偏借被不可得，有紙衾者皆可數。悅太息曰：善！公本色作家也。

豈得道人反貪華飾，壞色為服，糞草蔽形，固其宜矣。

【箋】壞色，青黑木蘭色，以別緇素，表無常之意，警惕後學也。糞掃者，上世死者之衣及產子之衣，皆棄曠野糞壤間，比丘取其所棄，於溪澗浣濯七次，垢盡，編而為衲，聊以禦寒，頭陀行也。近世死者及產者衣不棄，所以當世之學頭陀者，較上世尤苦。

乞絲頭疏。余七歲出家，父母愛之，衣以輕煖。余性甘淡薄，顧麗服不忍著，常念一絲一縷出自蠶口，自尺至丈，生命不可計算。喜麤布為衣，奈余力不勝，乃以人之所棄破紬編而為衲，看山看水，日久月深，不覺損弊，欲向曠野糞壤間拾殘衣，不可得也。戊子春，過廣陵，見諸公製衣華麗，其綾羅絲頭皆棄之。余為乞之，向衲破處密密縫綴，渾成一片，雨打不濕，風吹不入，坐則為禪，行則為戒，住則為幃，臥則為被，亂則為忍鎧，靜則為斂羽，施則為吹毛。快哉！一絲頭上有如是之用乎？不但為余滅多生之貪想，且為諸公惜無窮之福云。

古有高僧，三十年著一緉鞋。

【箋】惠林布鞋，百補千綴，遇軟地則赤脚行，恐損信施。緉鞋，雙履也。

五燈慧通禪師入太白山，不齎糧，饑食草果，渴食澗泉，依樹而息，經五年有證。晚歲一裙一被，所著蔴鞋三十載，布衲重縫，冬夏不易。

◎玄泰上座秖著布瑞鹿。本先不設臥具，不易繭絲，卯齋終日。況凡輩乎？噫，可不戒歟！

論律攝謂三種心，當捨其一，則喜好玩飾心也。夫出家者，割截為服，糞掃蔽形，豈復染情華美，溺志芬芳？將無意其服珮珍異，光儀動眾，衢路所接，咋舌稱奇。不知秉道之流，惟覺其體污形穢；有識之士，且視同溷鼠廁蟲矣。若優多羅比丘，度母扳危，

【箋】優多羅母經：優多羅尊佛樂法，酒不歷口，過午不食，香花脂粉，未嘗附身。母為餓鬼，優多羅以瓶盛水，楊枝著中，法服覆上，飯比丘僧，舉名呪願，母免重咎。

南天竺男子聞法證聖。

【箋】阿育王經：南天竺有一男子，於佛法中出家，少欲知足，不樂榮顯，不以酥油摩身，不以湯水洗浴，不食酥油，不願華飾，常畏生死。詣摩偷羅國，禮敬優波笈多，一聞說法，精進思惟，得羅漢果。

較其所得。與華鬘香油孰多。又如此土先德。或冬夏一衲。

【箋】唐玄朗破衲重縫，冬夏不易。

或用紙糊衣。

【箋】唐靜琳平生衣破，以紙補之。

更安有於華鬘或衣滓弗浣？

【箋】梁慧開衣服塵滓，未嘗舉意浣濯。

或不思澡薙。

【箋】元高峰所住石洞，上溜下淖，不澡身，不薙髮。

復奚暇於摩身。詎不華譽耀於千禩。芳德襲於八紘乎。至於世尊遙繩往制。慎納珠函。

【箋】珠林：佛初踰城，樹神以迦葉佛所遺絹僧伽梨，轉付佛言：絹僧伽梨，非我所用。我聞諸佛出世，不著蠶衣。及開珠函，見迦葉佛書言：此僧伽梨，經出大梵天王，緯出堅牢地神。絲是化生，非由繰蠶。佛乃受之。

全付杜漸，將來堅辭賜紫。

【箋】宋高僧傳：五代晉釋全付，住清化禪院。錢忠憲王遣使賜紫袈裟，付上章力辭。使再往，又辭曰：吾非飾讓，恐後人效吾而逞欲也。

傷慈之慮，豈獨厲於能仁；逞欲之防，反盡寬於末季。況茲四大，別在剎那；付彼一坏，旋成朽壤。行喙走骼，枉用莊嚴；蟻食烏餐，空勞珍重。乃罔念爭雄超舉，恥弗逮於姱修；徒思角勝沉淪，共相矜於炫俗。以馬齒鳥跡為非分，咄哉踈麻；以獸毛蠶口為當然，爛焉文綺。憶昔之辭親割愛，本圖修出世良因；似今之鬬靡誇妍，將擬向何途駐足耶？悲夫！

七曰不歌舞倡伎不往觀聽

【箋】佛在世時，大權菩薩現天人身，常以梵唄謌贊於佛，或演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之音，令諸眾生感悟，能使水鳥樹林咸宣妙法，非同世間艷麗謌舞也。嘗論耳目之於聲色，極易惛人神智，亦能發人悟機，故仙人緣之而神足頓失，樓子因之而心地豁開。究其惛智之源，被聲色流轉也，故謂之順流，亦曰下流。究其發悟之源，不被聲色流轉，故謂之逆流，亦曰上流。今之博地凡夫，孰不為聲色流轉，故與道日遠。是故初機者，當避聲色如刀劒，其與道自近矣。

解曰：歌者，口出歌曲。舞者，身為戲舞。

【箋】歌舞者，歌有所不足，則舞以盡之；舞有所不足，則歌以盡之。歌之舞之，盡善盡美矣。

倡伎者，謂琴瑟簫管之類是也。

【箋】倡，伎總名也。

白虎通：琴，禁也，所以禁止邪淫，正人心志也。瑟，嗇也，閑也，所以懲忿窒欲，正人之德也。
呂氏春秋，朱襄氏之世，天下多風，陽氣不積，果實不成，故葛天王建五絃之瑟，瞽瞍作十五絃，舜益八絃為二十三絃，漢武帝謂兒作二十五絃及箜篌瑟。古有掌樂之官，樂記所自出也。
世說：戴安道少有高名，武陵主聞其善琴，使人召之，安就使前破琴，曰：戴安道不能為王侯伶人。
風俗通：丘仲作笛。笛，滌也，所以蕩滌邪穢，納之雅正也。
樂書剪雲夢之霜筠，法能吟之異韻。
通義纂：伏羲作簫，十六管。或云女媧氏作。
爾雅：大笛曰管，小笛曰簫。釋名：簫，肅也，其辭肅肅而清也。

不得自作，亦不得他人作時故往觀聽。

【箋】供佛宜使人作樂，不宜自作。
徵梵網十重，不得教他作。今不自作而使人作，不與梵網相違乎？
訓梵網，不教他作殺盜也。殺盜為害非小，使人作樂供佛，有無量功德，不同十重也。但為初地工夫，無暇作樂，故使人作耳。

古有仙人，因聽女歌，音聲微妙，遽失神足。觀聽之害如是，況自作乎？

【箋】毗曇毗婆沙：優陀延王詣鬱毒波陀山林，禁入男子，純與女人五欲自娛，其音清妙，燒眾名香。時諸宮女裸形起舞，適五百仙人經過，染色聲香，便失神足，墮彼林中。王問：汝等是誰？曰：我是仙人。王曰：汝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耶？曰：不得。曰：汝得初禪耶？曰：曾得，今已失也。王嗔曰：有欲之人，視我宮女，殊非所以。便拔利劍，斷五百仙人手足。所謂纔生一念欲，便失五神通。

今世愚人，因法華有琵琶鐃鈸之句，恣學音樂。然法華乃供養諸佛，非自娛也。

【箋】徵如來說法，無二種語。今法華之與律儀，雖經律不同，然皆佛說，云何法華以音樂為功德，律儀以倡伎為罪障耶？
訓所以為罪福者，謂供養自娛之別耳。若律儀中人以倡伎為功德，即律儀轉為法華。若法華中人以音樂自娛，即法華轉為律儀。雖然，須彌納芥子則易，芥子納須彌則難。其有不以難易為礙者，庶幾可以酬酢及此。

應院作人間法事道場，猶可為之。

【箋】言猶可者，非急切之詞，當如法禮懺誦經為要務，雜陳音樂又其次。

今為生死，捨俗出家，豈宜不修正務？

【箋】人人盡道為生死出家，及乎尋常，看他何曾以生死當事。且道生死在什麼處？輕輕問著，十個到來，却有五雙打寬限。所以不覺不知，流入二死海中，滔滔皆是。今目前海口子，不知沒溺殺多少英雄。汝等快做手脚，專致正務。果然手脚穩當，方不負出家，做個真正道人。所謂正務者，修證不無，染污不得。除却目前句子，皆非正務。你將問來底不是正務，我將言答底不是正務。畢竟如何是正務？臘月三十日到，不是別人代得底。

四十二章經：佛問沙門：人命在幾間？對曰：數日間。佛言：子未聞道。復問一沙門：人命在幾間？對曰：飯食間。佛言：子未聞道。復問一沙門：人命在幾間？對曰：呼吸間。佛言：善哉！子知道矣。

而求工伎樂，乃至圍棋、陸博、骰擲、樗蒲等事。

【箋】博物志：堯造圍棋，以教丹朱。

方言：自關以東謂之奕。

漢書注：陸博行棋也。

鮑宏博經二棋，分黑白各半擲之。

珊瑚鉤詩話：樗蒲，老子入胡作，今謂之呼盧，取純色而勝。

五燈法遠住浮山，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，造其室，未有以異也。與客棋，遠坐其傍，公遽收局，請因棋說法。遠令撾鼓陞座，曰：若論此事，如兩家著棋相似。何謂也？敵手知音，當機不讓，若是綴五饒三，又通一路始得。有一般底，秖解閉門作活，不能奪角衝關，硬節與虎口齊張，局破後徒勞逴斡。所以肥邊易得，瘦腹難求，思行則往往失粘，心粗則時時頭撞，休誇國手，謾說神仙。贏局輸籌即不問，且道黑白未分時，一著落在甚麼處？良久，曰：從來十九路，迷悟幾多人？文忠嘉嘆久之。浮山因棋說法，意在言外，乃見臨時應機便利若此。後世愚昧，大事未明，深恩未報，終日著棋，廢時失事，爾乃比支道林之手譚、王文郎之坐隱，大謬一生。悲夫！

皆亂道心，增長過惡。噫，可不戒歟！

【箋】善惡對代，箭鋒相拄，究竟為惡則易，為善則難。為惡如放無韁之馬，為善如撐逆水之船，此為為善者策發云。

論剎利一國之貴，而膺其爵命者，莫不顯榮；如來三界之尊，而被其法服者，豈偏菲薄？愚昧白衣，不知釋子，惟唾棄甘醲，厭離華屋，所以支形鉢食，棲宿塚間，正欲刊落驕慢，斷割紛糺，實自隆崇，匪云賤辱。白衣反心輕之，已為紕繆，而身為釋子，不知自重，吹螺擊鈸，降為優伶，為法門之玷，抑何其甚！夫徹公扳松而嘯，見阻於東林，何況於歌

【箋】高僧傳：宋僧徹常至南山，扳松而嘯。於是清風遠集，眾鳥和鳴，超然有勝氣。退咨東林：律禁管絃，戒絕歌舞，吟嘯可得為乎？林曰：論及散亂，皆為違法。由是乃止。

無著躑水而渡，獲譏於近住，何況於舞？

【箋】五百問經：有賢者優婆塞，請一比丘，欲施一好衣。比丘同行，中道值水坑，便躑度。賢者自念：我欲施一好衣，為躑度故，當減其半。而比丘得他心，通知賢者意，前行復見水坑數四故躑。賢者灰念：減至無衣，但留一食。比丘前行，見水坑不躑。賢者問：何不躑？曰：我若更躑，恐失食故。賢者驚駭，知是道人悔過，請歸供養。

乃至撦蒲博奕，外書稱為牧豬奴戲。

【箋】晉中興書：陶侃為荊州，見吏博奕戲具，曰：圍棋，堯、舜以教愚子；博，殷紂所造。諸君並國器，何以此為？

◎聖人惜寸陰眾人惜分陰。諸參佐每以戲廢事，乃取撦蒲投之於江，曰：撦蒲者，牧豬奴戲耳。

觀象卜算論中，謂之邪命自活。

【箋】智度論：舍利弗云：出家人合藥、種穀、植樹，不淨活命，名下口食。觀視星宿、日月、風雨、雷雹、霹靂，不淨活命，名仰口食。曲媚豪勢，通使四方，巧言多求，不淨活命，名方口食。學種種術，卜算吉凶，不淨活命，名維口食。

在道之人，苟少犯之，雖彈指頃，皆足以污其清德。觀奘法師，童齡遇諸掉戲者，訶其徒喪百年。

【箋】高僧傳：唐玄奘法師，年十一出家，觀諸沙彌劇談，掉戲謂曰：夫出家者，為無為法，豈復更為兒戲？可謂徒喪百年。

而樗蒲博奕，抑又甚矣。安禪師定中，見談資養者，惡鬼掃其脚跡。

【箋】宋光孝安住清泰寺，定中見二僧倚檻私語。初有天神擁衛，傾聽久之散去。俄而惡鬼唾罵，仍掃脚跡。頃詢其故，乃二僧初論佛法，次敘間闊，末談資養，自是終身未嘗言及世事。而觀相占卜，顧可為歟？當知身既抽簪，自合心同執玉，慎毋以至尊至貴之體，而輕自媟褻也。

八曰不坐高廣大牀

【箋】華嚴佛身充滿於法界，普現一切羣生前，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恒處此菩提座。

楞嚴！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，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，是故於中一為無量、無量為一，小中現大、大中現小，不動

道場徧十方界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，於一毛端現寶王剎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。

解曰：佛制繩牀，高不過如來八指，過此則犯。

【箋】梵網有繩牀、木床。繩床，以繩結為床，為行脚者設；木床，為坐禪者設。

毗婆沙論，佛八指約高一尺六寸，中人一肘，坐時脚不掛空，過此量者曰高，但可容身轉側，過此量者曰廣，既高且廣名大。

雲棲為對初地學者，不得放逸身心，增長過惡說也。若言如來報身之量，已非八指限量，況法身之量哉。故以二嚴經文，標顯其前。

乃至添彩雕刻，及紗絹帳褥之類，亦不宜用。

【箋】困學紀聞，舜作食器，流漆墨其上，國之不服者十三人。禹作祭器，墨漆其外，朱畫其內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人。　舜禹，聖君也。用漆為器，不為過分。而有賢臣諫諍，恐百官庶民靡費不實。後世但知舜禹之聖，而不知賢臣輔之為聖也。今出家者，華其私室，精其器皿。制度失佛祖之箴，受用等王侯之供。忠言逆耳，直諫者乃老。脅肩諂笑，曲奉者是趨。此其所以叢林日弊。初學記，蒿宮茆柱，實興國之清猷。玉席珠衣，乃危邦之弊化。

古人用草為座。

【箋】世尊雪山修道，以草為座。後浴於泥連河，天人岸畔，采新綠草敷為座。　羲皇之時，巢居穴處，皆以草為座。詩：嫩草承敷坐，長松响梵聲。　僧因習定曾敷草，天為聞經再雨華。葢上古草座風味，可想見也。

宿於樹下。

【箋】頭陀頌。古樹撐天外，依俙似劫初。何勞更結瓦，且喜暫為廬。鹿過苔分翠，鳥銜花落裾。翻思黃面老，能不歎噓噓。

今有牀榻，亦既勝矣，何更高廣，縱恣幻軀？

【箋】物原神農，始作床蓆。　神農以前，無床坐之具。今有床榻，已勝神農之世，何必高廣？既高廣矣，又尚雕刻。乃不知此身匪金石之質，終不久住，徒勞靡費。何如竹床木榻，稻草蘆花，冬暖夏凉，隨時添減為福也？五燈趙州諗，始住觀音院。律身枯槁，僧堂無後架繩，床角折，繩繫殘薪支之。屢有為師新之者，終不允。住持四十五年，未嘗以一書告檀越。

脇尊者，一生脇不著席。

【箋】西域記：脇尊者，八十出家。少年誚曰：出家之業，一則習禪，二則誦經。今衰老，何所取進？尊者聞之，誓曰：我若不通三藏，不斷五欲，得六神通，具八解脫，終不以脇至席。晝則

研習教理，夜則靜慮凝神，三年悉證所誓。時人敬仰，號脇尊者。五燈璧峰金，參晉雲海，示以萬法歸一。疑之三年，偶摘蔬次，忽凝然久之。海問：子定耶？對曰：定動不關。海曰：定動不關是甚麼？金以筐示之，海不肯。金撲筐於地，亦不肯。爾後工夫益切，脇不至席。一坐七日，聞伐木聲，大悟。

高峰妙禪師，三年六願，不沾牀櫈。

【箋】師諱原妙，吳江徐氏子。母夢僧乘舟來，乃孕。至離襁褓，喜趺坐，遇僧入門，輒欲從之。十五出家，投禾法住。師十六薙髮，十七習天台教，二十更衣入淨慈。立三年死限，脇不沾席，口體俱忘。於天目師子巖西石洞，營小室如舟，榜曰死關，絕給侍。洞非梯莫登，撤梯斷緣，雖弟子罕得瞻視。示寂偈云：來不入死關，去不出死關。鐵蛇鑽入海，撞倒須彌山。

悟達受沉香之座，尚損福而招報。噫，可不戒歟！

【箋】水懺序：知玄法師，邂逅一僧，患迦摩羅疾，視無倦。將別，僧曰，子後有難，當往西蜀彭執茶隴山雙松為誌。玄後居安國寺，懿宗禮之，賜沉香座。忽生人面瘡，醫皆拱手。因憶僧言，入山尋訪。二松之間，僧出迓玄，具陳劇苦。僧白，無傷，嵓下有泉，灌之即愈。及明引之，泉方掬水，瘡作。語曰，公曾讀西漢書否？公即盎，我即錯也。累世求報，公十世為高僧，戒行精嚴，報不得便。今受賜沉香寶座，名利心起，故能害之。幸迦諾尊者，以三昧水解之，今不汝為患矣。掬水痛絕，甦後即愈。雙松古寺，悉隱不見。

論沙門坐次，自當休息萬事，放捨諸緣，身心一如，動靜無間。蓋神通勝業，非定不生；無漏慧根，非靜不發。惟是水冷波澄，而珠光乃現。

【箋】坐禪儀：探珠宜浪靜，動水取應難。定水澄清，心珠自現。

鑌緣柱繫，而猿躍斯休。

【箋】禪法要解：譬如獼猴被繫在柱，終日馳走，鑌常攝還，極乃休息；所緣在柱，念則如鑌，心喻獼猴。行者觀心，亦復如是。

龜畏啗而謹藏，水狗終莫得其便。

【箋】雜阿含經：一道人在河邊樹下，學道十二年，貪想不除，身靜意遊，曾無寧息，不能得道。佛化作沙門，至其所，有龜從河中出，來至樹下。復有水狗，饑行求食，便欲啗龜。龜縮其頭尾四足，藏於甲中，不能得啗。佛曰：吾念世人，不如此龜放恣六情。外魔得便，形壞神去，生死無端，輪轉五道，苦惱百千。即說偈言：藏六如龜，防意如城。慧與魔戰，勝則無患。

馬慙鈍而先發，神駿反遠遜其能。

【箋】毗婆沙論：如二人俱至一方，一乘疾馬，一乘鈍馬。雖乘鈍馬，以前發故而先至。信解脫者，勤行精進，先至涅槃。

何有馳逐外緣，宴安床座？佛制沙彌從大僧次第而與。

【箋】四分：舍利弗白佛言：云何與沙彌房舍臥具？佛言：從大比丘下，次第與。

嚫令廣座迴旋，且未容登臥自如。

【箋】四分：時小沙彌等，大小便吐污泥，織繩床坐臥具。諸比丘白佛，佛言：自今不得令沙彌坐臥織繩床上，若能愛護不污，聽坐。

安可高床偃仰？夫已殃違十世，突尋悟達之讎(見前)；儻非命盡七朝，莫改善容之惑。

【箋】求離牢獄經：阿育王弟，名善容，遊獵，見諸梵志，裸形苦行。問曰：有何患累，而無成辦？梵曰：坐有羣鹿，數共合會，我見心動，不能自制。王弟念：此等梵志，猶有淫欲，釋子沙門，飲食甘美，在好床坐，豈得無欲？王聞弟生邪見，恐永迷沒，敕諸妓女，嚴粧至善容所，共相娛樂。未經時，王躬往語弟：汝何將吾諸妾，恣意自娛耶？名諸大臣，詣市殺之。諸臣諫曰：王秖此弟，願聽七日。王聽內宮作唱妓樂。至七日，王問：七日之中樂否？弟曰：不見不聞，何樂之有？王曰：眾妓自娛，何以面欺，言不樂耶？弟曰：應死之人，又何情於五欲？王曰：汝今憂念一身斷滅，在欲不樂，豈況沙門憂念一身死壞，復受一身，億百千世，身身受苦？念此心酸，故出家為道，求於無為度世之要，設不精勤，受歷劫苦。時弟聞王教，乃得醒悟。

宜思頭陀十二住止塚間。

【箋】頌第九，塚間住。　荒塚何蕭索，所聞皆淒其。故壘添新土，易見無常儀。幽然起九想，愛欲皆遠離。從地而起倒，因屍悟所思。

苾芻四依，宿惟樹下。

【箋】隨機羯磨：比丘受四依法：一、糞掃衣；二、乞食；三、樹下坐；四、腐爛藥。

脅不著，席難生，精進忘疲。

【箋】燈錄：十祖脅尊者，中印度人，名難生。九祖伏馱密多與落髮授戒，執侍左右，未嘗睡眠。謂其脅不至席，遂號脅尊者。

坐榻塵交，慧熙嚴尅自勵。薄拘羅人旬，壁樹弗倚。

【箋】中阿含經：有一異學，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朋友，往詣薄拘羅所，請問其義。薄拘羅為說：我於此正法、律中學道以來，結跏趺坐八十年，未曾倚壁倚樹。

妙禪師，三年床櫍不沾。矧茲初發淨心，志趨聖道，應諦審求寂之義，深維勤策之名。縱翹足而歎底沙之德，無能希九劫之功(詳載下威儀篇)；乃繫念而獲長老之稱，寧不拘八齡之愧。

【箋】增一阿含經：爾時，世尊與眾說法，有一老比丘，向佛舒脚而睡。有修摩那沙彌，年八歲，去佛不遠，結跏趺坐，繫念在前。佛說偈曰：所謂長老者，如未剃鬚髮，雖復年齒長，不免於惡行。而有年幼者，諸根無漏缺，此謂名長老，分別正法行。

佛云：出家以自在為苦，以不自在為樂。

【箋】中阿含經：生聞梵志問佛：出家以何為苦？佛言：出家以自在為苦，謂隨順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不守禁戒，因此憂惑，故以自在為苦也。又問：以何為樂？佛曰：出家以不自在為樂，謂學道不隨貪欲、嗔、癡，隨戒自制，無鬪諍、怨憎、憂，若有義利，故以不自在為樂也。

時當三復斯言，勿使剎那空過。爾乃莫不驅駕愚懷，放傾憍惰，致使善根種子，不復開敷，道樹枝條，彌加枯悴。一旦奄歸長夜，頓罷資糧，鞫勘冥司，將何酬答？然後洶遽惶迫，思作鴛鴦之鳴，嗟其晚矣！

【箋】白喻經：外國節度之日，一切婦女，持優鉢羅華，以為鬘飾。有一貧人婦，語其夫曰：汝能得此華與我，是爾妻否？則別去。其夫雖貧，善作鴛鴦鳴，即入王池，偷優鉢羅華。時守池人問：池中何响？貧人失志，志曰：我是鴛鴦。即被捉將詣王所，中道復作鴛鴦鳴。守池人曰：爾先不鳴，今鳴何益？世間愚人，亦復如是。終身殘害，作眾惡業，不習心行，使令調善。臨命終時，方欲修善，獄卒將去，付閻羅所。雖欲修善，亦何能及？

九曰不非時食

【箋】時者，明相出乃至日中。非時者，從日稍側乃至次日。明相未出，非時而食，名為破戒，犯者急須懺悔。除病者，若饑，取一切穀、豆、麥煮，不破皮濾汁，非時得飲。若梨、棗、諸果汁、蔗汁、藕根汁，澄如水色，以水涕淨，有渴病，若作務，若檀越供養，非時得飲。

蜜、石蜜、沙糖、漿以水淨，有熱病、若遠行、若不得食，若食少、若施水處和水非時得飲，若器底殘水被雨湔亦名為淨。酥、油、生酥並同。但此方牛乳羶不可食，如薏仁等不得觸食，若和他藥其味已變得服。若不任為食者和時食，謂飯、餅、麨等不得食。

解曰：非時者，過日午，非僧食之時分也。諸天早食，佛午食，畜生午後食，鬼夜食。

【箋】出三昧經：午後日過，一髮一瞬，即非時也。非時不食，得五種利益：一、離諸貪欲；二、神氣清爽；三、能却睡魔；四、道業易辦；五、增長福壽。處處經：佛言：中後不食有五福：一、少淫；二、少睡；三、得一心；四、無有下風；五、身得安穩，亦不作病。刊定記：一日夜十二時，總成四分：一、初分，即寅辰諸天食時；二、中分，即巳午人佛食時；三、晡分，即申酉戌畜生食時；四、夜分，即亥子丑鬼神食時。　宋文帝飯僧，同眾於地，筵班食遲，眾疑將旰不食。帝曰：始可中矣。生公曰：白日麗天，天言始中，何得非中？遂取鉢食，眾從之，帝大悅。

徵齋供之儀禮，應先佛而後天。今諸天早食，則先天而後佛也。訓。若以此土曆日子午推之，先天而後佛。若以西方蓮花觀之，天亦不先，佛亦不後。何則？謂西方以蓮花開合而分為晝夜，嘗觀十法界循業發願之境，而與大蓮花之光交映日時，毫髮不謬也。諸天早食者，謂其因中精進五戒十善，得生天上，故報在蓮花將開之時，將見蓮花之光，以珍饈美饌而為食也。佛午食者，謂其因中萬德圓滿，諸行具足，依正莊嚴，一切無比，故在蓮花正開時，華光與日光相照，以禪悅法喜為食也。畜生午後食者，謂其因中迷失本性，傷殺物命，不知廉恥，造不善業，故報在蓮花將合之時，將離華光，以水草為食也。餓鬼夜食者，謂其因中誹謗三寶，五逆十惡，故報在蓮花合時，不見花光，以銅汁鐵丸為食也。

僧宜學佛，不過午食。

【箋】僧從佛口生，如子繼述父志也。

續法喜。李彪，字道固，魏孝文朝累官御史中尉，領著作。嘗入中興寺訪釋僧鐘，時日影小晚，鐘不食。固曰：何聲聞耶？鐘曰：應以聲聞得度者，故現聲聞。

餓鬼聞碗鉢聲，則咽中火起，故午食尚宜寂靜，況過午乎？

【箋】餓鬼因中侵奪眾食，以自活命，令眾饑惱，在碗鉢上造業，即於碗鉢上受報，所以食時不得碗鉢作聲，以慈悲故。

昔有高僧，聞隣房僧午後舉爨，不覺涕泣，悲佛法之衰殘也。

【箋】高僧以佛法為己任，故聞午後舉爨，知法運垂秋，故涕泣而悲嘆也。

今人體弱多病，欲數數食者，或不能持此戒，故古人稱晚食為藥石，取療病之意也。必也知違佛制，生大慙愧，念餓鬼苦，

常行悲濟，不多食，不美食，不安意食，庶幾可耳。如或不然，得罪彌重。噫，可不戒歟！

【箋】雲棲為愍病者、老者之苦，乃體仰佛慈，故開此篇。當時先輩論議不一，謂律中過午且不容藥石，況以晚食為藥食也。然藥食古人仍語，與雲棲何有？四分別：眾食，除餘時，波逸提。餘時者，病時、作衣時、施食時、道行時、乘船時、大眾集時、沙門施食時，此是時。茲律文昭著，佛意宛然，則知雲棲不肯誤人，亦不自誤。大約律法，遮處不得不嚴肅，而開時不得不方便。後人勿以方便為繇，乃以無病為病，未老先老，恣意食噉，而違佛制也。

論刼初，聖人以一日不食為齋，世尊制日中一食。佛斷六趣，因令同三世佛，故制日午為法食正時也。及難陀母奉粥上佛，佛應許比丘食粥。

【箋】事見粥有十利。

以白色明相，為食粥正時。

【箋】婆沙論明相有三：初、日照剎部樹身，天作黑色；二、日照樹葉，天作青色；三、日過樹，天作白色。三色中取白色為正，須舒手見掌文分明，始得食粥。

蓋身為如來弟子，志求涅槃，豈得下同惡趣？旦時天食，聊可同之。

【箋】毗羅三昧經：佛為惠法菩薩云：食有四種：早天食時，午法食時，暮畜生食時，夜鬼神食時。佛斷六趣因，令同三世佛，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。過此以後，同於下趣，非上食時，故曰非時。

是以輪傾一瞬，晷踰一髮，咸制所斷。

【箋】瞬，目動也。二瞬名一彈指。摩訶僧祇律：若日過午一瞬，則不當食；日晷過午一髮許，則不當食。

夫葷羶酒醴，列在戒條，非時不食，斯名齋法。今之方袍圓頂，未嘗一日持齋，薄暮豪餐，中宵大嚼，羹粒狼籍，匕箸縱橫，使彼按律自繩，亦難寬貸。佛言：諸婆羅門不非時食，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爾耶？凡如此者，非我弟子。

【箋】舍利弗問經：舍利弗言：有諸檀越，造僧伽藍，厚置資給，供出家人。非時就典食者，索食與者，食者得何等罪？檀越得何等福？佛言：非時食者，是破戒人，是犯盜人。非時與者，亦破戒人，亦犯盜人。盜檀越物，非施主意，施主無福，如失物故，但有發心置立之善。舍利弗言：持受時食，食不盡者，非時復食。或有時受，至非時食，復得福否？佛言：時食淨者，是即福田，是即出家，是即僧伽，是即天人良友，是即天人導師。其

不淨者，猶為破戒、劫盜、餓鬼之罪窟。非時索者，非時輒與者，是名退道。惡魔名惡道破器，癩病人壞善果故。諸婆羅門不非時食，外道梵志亦不邪食，況我弟子？當知法行法，若盜與盜，受一團一撮，片鹽片酢，皆死墮焦腸地獄。

明訓昭然，莫之或省，是誠河心。似此挈坯當瓶，破多固少；摶霜作器，毀易持難。不思信施難消，亦任福田彌薄。觀律中載一比丘患病，佛教以種種治法，猶不及於食噉。

【箋】五分律：有比丘服吐下藥，不及時食，腹中空悶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以酥塗身。猶故不差，佛言：酥和麨塗身。猶故不差，佛言：以暖湯澡灑。猶故不差，佛言：以暖湯飲，能延至曉，一切不得過時食。

則病且不開，何況無病。又外書載僧智燈死已復活，傳午後服藥，後人增加，非佛本意。

【箋】酉陽雜俎：貞元中，荊州天崇寺僧智燈，常持金剛經，遇疾死。弟子啟手足猶熱，未敢殮，經七日却活。云：初見冥王，合掌下階訊曰：因公持經功德，更延壽十年，勉脫生死。又問：人間眾生，中晚以藥為食，食薏苡仁，大違本教。燈曰：律有開遮故。王曰：此後人加之，非佛意也。今荊州僧眾，中後無飲藥者。

則藥且弗聽，何況非藥。乃縱情非法，漫不加意。詢及持犯，云何惘然若夢。而閻羅老子，究心佛律，政爾精熟。安可搆愆向盡，斂罪待終。是猶抱薪而馳烈燄，負石而躍春冰。希心倖脫，其可得乎。若後岡齋時小過，枵然竟日。

【箋】高僧傳：齊釋僧侯，自蜀還都，於後岡創立石室，為安禪之所。自息慈以來，至於捨念，每日影小蹉，輒空齋而過。

順公疾危，誤食吐粒而終。

【箋】高僧傳：梁山陰雲門寺釋智順，疾甚，不食多日，一食中竟。弟子曇和，以順絕谷日久，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。順咽而還吐，索水洗澡，語和云：汝永出雲門，不得還住。

斯真能剋躬嚴意，寧復慮冥司相抗，難哉！

十曰不捉持生像金銀寶物

【箋】涅槃如恩立法，隨法得名，處聖稱真，居凡號俗。似金作器，隨器得名，在指曰鐶，飾臂名釧。則一心不動，執別號而萬法成差；真金匪移，認異名而千器不等。若知法法全心作，器器盡金成，名相不能干，是非焉能惑？又如圓器與方器，名字不

同；若生金與熟金，言說有異。推原究體，萬法皆空，但有意言，名義差別。動即八識，凝為一心，得旨忘緣，觸途無寄。

解曰：生即金也。像，似也。似金者，銀也。謂金色生本自黃，銀可染黃似金也。

【箋】翻譯，梵語生像，此云金銀，即裘金之類。

律：生者，金銀寶不由人工作所成；像者，金銀寶物由人工成其器也。

雲居顯注，雲棲解固是。凡以金銀造成形像，諸器物首飾等，皆名生像，亦不可捉持。

寶，七寶之類是也。

【箋】翻譯七寶，諸經所載不同。舊本二種，其間名同而華梵不一。今依翻譯名義一例，二種皆以梵語為名，華言各釋其下：

一、蘇代羅，華言金。

大智度論：金出山石沙赤銅中，而有四義：一、色無變，二、體無染，三、轉出無礙，四、令人富。以是義故，名為寶。二、阿路巴，華言銀。銀出燒石中，世名白金。亦有四義，與前金同，故名為寶。三、琉璃，華言青色寶。

觀經疏：吠琉璃耶，華言不遠，謂西域有山，去波羅柰城不遠，山出此寶，故以名之。此寶青色，一切眾寶皆不能壞，色體堅瑩，世所希有，故名為寶。四、波黎，或云塞頗胝迦，華言水玉，即蒼玉也。或云水精，體色瑩潤，世所希有，故名為寶。

五、牟婆洛揭拉婆，華言青白色，寶即[王*車]璩也。其狀如車之渠，渠，車之牙輞也，因以為名。以其體堅色明，世所希有，故名為寶。六、摩羅伽隸，華言瑪瑙，其色赤白，如馬之腦，因以名焉。以其可琢成器，世所希有，故名為寶。七、鉢摩羅伽，華言赤真珠，佛地論：赤蟲所出。

大智度論：此寶出魚腹蛇腦中，其色明瑩，最為殊勝，故名為寶。

皆長貪心，妨廢道業。

【箋】皆字發明生像等，極易惛人神智。譬如古鏡，本來明淨，著一點塵埃不得，若著一點光明，即為障蔽。夫道也者，亦著一點貪心不得，若著一點至道，即為乖戾。晦堂曰：一塵飛而翳天，一芥墮而覆地。秖者一貪，無量法門即時掩閉，從此錯過，豈止一日兩日，一生兩生？欲求與道相遇，不是容易。

大莊論：若物能令起惱，則不應畜。縱令寶玩，要必有離。如蜂作蜜，他得自不得，財寶亦却是。

故佛在世時，僧皆乞食，不立煙爨，衣服房屋，悉任外緣，置金銀於無用之地，捉持尚禁，清可知矣。

【箋】佛在世時，分衛乞食者，皆是菩薩聖僧。四事供養者，悉是大權天眾。故不惟置金銀於無用之地，即此條律亦未曾有，蓋為後人因事而制。誦至此，不覺想入佛境界矣。

鋤金不顧，世儒尚然。

【箋】世說：管幼安，諱寧，與華歆園中鋤菜，見地土有片金，管揮鋤與瓦石無異，歆捉而擲去。時人以此定管、華之優劣。

◎樂羊嘗行路，得遺金一餅，還與妻，妻曰：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，廉者不受嗟來之食，況拾金求利，以污其行乎？羊大慚，乃捐金於野。

高士傳：披裘公者，吳人。延陵季子出遊，見道中遺金，時當五月，見披裘負薪，顧令彼取金，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：何子居之高，視人之卑耶。五月披裘而負薪，豈取遺金哉。季子大驚而問其姓，曰：吾子皮相之士，何足語姓名哉。

◎士大夫。若愛一文，不值一文，千古之名言也。

釋子稱貧，蓄財奚用？

【箋】根本部迦葉尊者偈：所食無過一升飯，眠臥惟須一小牀，兩張□布足遮身，此外並是愚癡物。

五燈瑞鹿本先禪師，居瑞鹿，一生手不度財物。

◎慧滿禪師。奉頭陀行，惟畜二鍼。冬則乞[示*甫]，夏則捨之。心無怖畏，睡無夢行。乞食所至伽藍，則破薪制屣，住無再宿。後無疾，坐陶冶中自化。

燈錄：汴州法一與大慧初剃染時，同舟下汴。慧數顧其笠，一怪之，伺起取笠視之，一金釵在焉，亟投諸水。慧還，復顧覓，一吒曰：吾期汝乃為金釵動耶，已擲之水矣。慧禮曰：兄真我師也。

◎香嚴禪師芟除艸木，偶拋瓦礫，擊竹作聲，省悟遽歸。沐浴焚香，遙禮溈山，讚曰：和尚大慈，恩踰父母。當時若為我說破，何有今日之事？乃有頌曰：一擊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持。動容揚古路，不墮悄然機。處處無蹤跡，聲色外威儀。諸方達道者，咸言上上機。溈山聞得，謂仰山曰：此子徹也。仰曰：此是心機意識，著述得成，待某甲親自勘過。仰後見師曰：和尚讚歎師弟，發明大事，你試說看。師舉前頌，仰曰：此是夙習記持而成，若有正悟，別更說看。師又成頌曰：去年貧，未是貧。今年貧，始是貧。去年貧，猶有卓錐之地。今年貧，錐也無。仰曰：如來禪許師弟會，祖師禪未夢見在。師復有頌曰：我有一機，瞬目視伊。若人不會，別喚沙彌。仰乃報偽山曰：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。

◎香嚴於擊竹聲中，悟入成頌，自謂千了百當。不料被他仰山師兄一栘，換却眼睛，直得貧到錐也無處。更加一栘，猶道未在。至第三頌，方許他會祖師禪。若當時不是仰山，這兩栘幾合有頭無尾。何故？偽山輕輕放過。放過且止，且道他父子心行，還有異同也無？速道！

今人不能俱行乞食，或入叢林，或入菴院，或出遠方，亦未免有金銀之費。

【箋】不能乞食句，預見法運衰微，能毋感慨。此下至不無金銀之費，雲棲未免入水救人，以慈悲故。有云：律中無暫開之文，以雲棲為杜撰。乃不知佛住世時，金銀何用，故不捉持。當斯像法住世，非錢不行，恐塞參學之路，乃體會佛心，因時而著此篇。故下文隨開隨遮，不使後學積聚，以長貪心也。

不營求，不畜積，不販賣，不以七寶裝飾衣器等物，庶幾可耳。如或不然，得罪彌重。噫，可不戒歟！

【箋】纔登初地，專致學道，恐其恣長貪心，金銀不經其手，而況積畜！

徵今叢林執掌錢穀者，漫不為事，於貪能不累乎？

訓常住。司執錢穀，無非佛物。法物僧物，於己何有。若此中沾染毫釐，即是鑊湯爐炭。若此中涇渭分明，即是青蓮華藏。

寶訓死心曰：求利者不可與道，求道者不可與利。古人非不能兼之，蓋其勢不可也。使利與道兼行，則商賈屠沽、閭閻負販之徒，皆能求之矣。何必古人棄富貴，忘功名，灰心泯志於空山大澤之中，澗飲木食而終其身哉？必為利與道行之不相違礙，譬如捧漏巵而灌焦釜，則莫能滴矣。

論十惡以意業為上，三毒以貪心居首，財利於人，為禍最烈，而沙門殆有甚焉。律言沙彌四患，而手捉金銀，乃與飲酒、淫欲、邪命自活並列。

【箋】四分律：沙門釋子不得捉持金銀若錢。沙門釋子捨離珍寶珠瓔，不著飾好；若應捉金銀若錢，不離珠瓔珍寶，則應受五欲；若受五欲，非沙門釋子法。日月有四患。云何為四？阿修羅、烟、雲、塵、霧，是日月大患；若遇此患，不明不淨，不能有所照，亦無威神。沙門亦有四患。云何為四？若沙門不捨飲酒，不捨婬欲，不捨手持金銀，不捨邪命自活，是謂沙門四大患，能令沙門不明不淨，不能有所照，亦無威神。

誠以手捉持則私畜藏，私畜藏則生貪著，於是損失法財，戕殘慧命，惡名流布，世所賤恥。故錢繫衣領，非人坌土其上；

【箋】僧祇律：有比丘將一沙彌，歸看親里。路經曠野，有非人化作龍，右遶沙彌，以華散上，讚言：善哉！大得善利，捨家出

家，不捉金銀及錢。比丘到親里家，問訊已欲還。時親里婦語沙彌言：汝今還，可持錢去，市易所須。沙彌受取，繫著衣領。中道，非人見沙彌持錢在比丘後行，復化作龍，左遶沙彌，以土坌上，乃言：汝失善利，出家修道，而捉錢行！沙彌便啼。比丘顧問沙彌，彌泣言：我不意有過，無故得惱！師問：汝有所捉耶？答曰：持是錢來！師言：捨！棄！棄已，非人復如前供養。

金沙著灌，專頭難以飛空。

【箋】僧祇律：目連尊者共專頭沙彌食後，到閻浮提阿耨池上坐禪。專頭沙彌見池邊金沙，心生貪著，取沙著尊者澡灌中。目連從禪定起，即以神足乘虛而還。時沙彌為非人所持，不能飛空。目連喚彌同往，彌曰：我不能得往。連曰：汝有所持耶？彌曰：持是金沙。連曰：汝應捨棄。捨已，即乘空而去。

捉持之害，如此驗歟？故知唐智則匙鉢之外，略無兼物，眾號為狂。則曰：道我狂者，乃是狂耳。

【箋】高僧傳：唐智則，瓦鉢本匙，外無餘物。居一室，門不掩閉，眾號為狂。出家離俗，心存衣食，行住遮障，扁戶緘笥，廢時亂業，役役不安，而此非狂，更無狂者。

至哉言乎！世間從未聞有學道沙門而餓死者，不見有持戒釋子而凍殺者。惟當恒堅厥行，永勵初心，任運而行，直意而往，自然不至乏絕。苟憂其匱，則檀施斯阻；虞其竭，則分衛始艱。所以者何？憂匱之心，去道斯遠；虞竭之慮，與法彌乖。故雖是如來弟子，則龍天不相擁衛，善神不加護持，以至因緣中斷，凍餓交迫，無足訝矣。乃不自究，而謂佛法無靈，多藏得算，五邪求利，

【箋】智度論：五種邪命：一、詐現異相；二、自說功能；三、占相古凶；四、高聲現威；五、說所得利以動人心。

八穢資生。

【箋】華嚴隨疏演義鈔：八不淨物：一、置買田宅；二、種植根栽；三、貯聚穀粟；四、畜養奴婢；五、畜養羣畜；六、藏積金銀錢寶；七、藏積象牙刻鏤等物；八、藏積銅鐵釜鑊，以自煮爨。

槃地之嚴誡頓違，隨藍殞命。

【箋】出曜經：佛告諸比丘：汝等勿貪調達供養，調達自陷，亦陷他人。昔有羣鷲，各各孚乳。鷲告其鶵曰：汝若學飛，懸在虛空，見地如槃，慎勿上過。有隨藍風，傷害於汝，頭腦肢節，各在異處。時鶵不隨父母教，飛越過量，為風所吹，喪命異處。

芻潦之恒分忽越，酥麥焚身。

【箋】出曜經：大月支國，俗常以酥煎麥飼猪。時官馬駒謂母曰：我等與王致力，不計遠近，皆赴其命。然餉以草蒭，飲以潦水。母曰：汝等慎勿興此意，羨彼酥煎麥也，不久自當現驗。時逼節會，新歲垂至，家家縛猪，投於鑊湯，舉聲嗥喚馬母吉子：汝等頗憶酥煎麥否？欲知證驗，可往觀之。諸馬駒等審然，方知前愆情分。食草時復遇麥，終不敢食。

古德云：不愁戈戟從空下，藕孔單絲絆殺人。斯求寂所當深念者歟！

【箋】華嚴：佛子！譬如三十三天共阿脩羅鬬戰之時，諸天得勝，脩羅退卻。阿脩羅王其身長大七百由旬，四兵圍繞無數千萬，以幻術力將諸軍眾同時走入藕絲孔中。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已善成就諸幻法智地，幻智即是菩薩，菩薩即是幻智，能於無差別法中入定，差別法中起；差別法中入定，無差別法中起。

法昌錄：師與眾僧喫藕次，乃云：昔阿修羅嘗與帝釋交戰，修羅戰敗，退入藕絲孔中。汝等諸人各各喫藕，還曾咬著得幾個修羅麼？時有一僧作嘔勢，師云：大眾喫藕，偏汝作恁麼勢？僧云：若不恁麼，恐遭人恥笑。師曰：直饒恁麼，也遭人怪笑。僧曰：和尚又作麼生？師曰：但喫藕去，無作麼生。

藕絲詩。西方。美人洗藕蓮庄北，手把金刀如切玉。玉中誰識藏氷絲，刀刀玉斷絲還續。因之有感偶而詞，句裏宮商費琢磨。齒頰氷聲忘六月，咿哦滿口含霜雪。載嚼載詞絲轉多，織女雖巧愁秋波。賴我舌本通泉谷，香漩迂遶蓮華腹。地緯天經神鬼呵，絲絲燁燁照山河。莫教根蒂驚食盡，留取一絲兩絲藏。脩羅。

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卷中

菩薩戒弟子雲棲寺沙門　袾宏　輯集

雲居山真如寺晦山沙門　戒顯　訂閱

寓黃山慈光寺石樹沙門　濟岳　彙箋

威儀門

【箋】威儀門者，正顯上篇戒律門之文也。威者，威以德見，非匹夫匹婦鹵莽之威，及作威做勢之威也。儀者，儀以行見，非消沮閉藏之儀，及脇肩諂笑之儀也。門者，自藏中沙彌十戒并威儀一卷，內載四十二事之門。今雲棲列二十四條，不啻威儀三十，禮儀八百。約而言之，惟一心行。何則？心為功曹，諸體皆從使。功曹若正，從使亦正。是故心不妄想，心威儀也；身不妄動，身威儀也；口不妄言，口威儀也。其餘諸根不妄而威儀，亦復如是。當知六根門頭，一動一靜，何處不是威儀？如香嚴聲色外威儀是也。

菩薩善戒經四威儀，謂修道之人，心不放逸，若行若住，調攝其心，成就道業。雖久於行坐，亦當忍其勞苦，非時不坐，非時不臥。設或住臥之時，常存佛法正念，如理而住。於此四法，動合規矩，不失律儀，是謂四威儀。一行，謂舉趾動步，心不外馳，無有輕躁，常存正念，以成三昧，如法而行。二住，謂非時不住。若或住時，隨所住處，常念供養三寶，讚嘆經法，廣為人說，思惟經義，如法而住。三坐，謂跏趺宴坐，諦觀實相，永絕緣慮，澄湛虛寂，端肅威儀，如法而坐。四臥，謂非時不臥，調攝身心。或時暫臥，則右脅宴安，不忘正念，心無昏亂，如法而臥。

波羅蜜多經：如來行步進止儀雅其猶鵝王，如來行步威容齊肅如獅子王。

晁文元公七審：第一，一切妄念能消否；第二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；第三，一切觸境能不動否；第四，一切語言能慎密否；第五，一切黑白滅分別否；第六，夢想之間不顛倒否；第七，方寸之間得恬愉否。常書座右四威儀中，時自考校，以警惛憒，以代曾子三省之儀，道力淺深，以自審知。

佛制沙彌年滿二十欲受具足戒時，若問不能具對沙彌事者，不應與具足戒。當云：卿作沙彌，乃不知沙彌所施行，沙門事大

難作(詳載敬大沙門)。卿且去熟學，當悉聞知，乃應受具足戒。今授卿具足戒，人謂佛法易行、沙門易作，故當先問。

【箋】世間男子，年滿二十，在成人之列，孝弟在躬。出世間男子，年滿二十，偉然僧相，當為大比丘事。若沙彌年滿二十，不發心進具戒者，和尚、闍黎應開導發心。若三勸不發進戒之心，不應與共住。與共住者，非和尚，非闍黎。若沙彌要求進戒者，應審是沙彌戒相及所施行事。若沙彌不知不識，且令熟學，然後許可。

徵沙彌將受比丘大戒，當學比丘大事，何必瑣瑣問沙彌中事？訓上篇不云乎：律儀為比丘戒之階梯，乃菩薩戒之根本。若根本培之不深，枝葉花菓安得茂盛？其猶掘乾土而思甘泉，無有是處。故沙彌律儀不可不深究也。

以下條則於沙彌威儀諸經。

【箋】藏中有沙彌十戒經、沙彌十戒并威儀、沙彌儀軌頌、沙彌尼戒經、沙彌尼離戒文。

及古清規，(百丈禪師著也。)今沙彌成範中節出。(笑巖月心老人著也。)又宣律師行護律儀，(宣即南山聖師所著也。)雖誡新學比丘，有可通用者，亦節出。良以末法人情，多諸懈怠，聞繁則厭。繇是刪繁取要，仍分類以便讀學。間有未備，從義補入一二。其有樂廣覽者，自當閱律藏全書。

【箋】指月：棲賢湜，性高簡律身，動不違法。暮年三終藏經，以坐閱不恭，則立誦行披。南公少年從之，故取法。嘗曰：棲賢和尚定人天中來，藏經乃佛祖命脉，閱藏經即能通佛祖命脉，即是佛祖應身。今之為僧，不聞藏經名字，而終身無憾者，不知何以自處？

敬大沙門第一

【箋】梵語沙門，具云沙迦懣裏，華言勒息，亦云桑門。涅槃云善覺，謂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嗔癡，識心達本源，故號為沙門。即弘宗演教，德行兼美，諸善知識也。

大方廣寶篋經。離諸經聚，故名沙門。沙門有四：一勝道沙門，稟佛出家，能滅貪嗔癡等煩惱，得證勝道故。二說道沙門，已調伏貪嗔癡等煩惱，而能宣說正法，為令眾生入佛道故。三壞道沙門，謂破諸禁戒，行諸惡法，非是梵行，妄稱梵行故。四活道沙門，能調伏貪嗔癡等，勤修正行，所有善法，堪能生長智慧命根故。第一者，梵網十重，以殺戒為第一，此律儀亦以殺戒為第一。梵網四十八輕，以不敬師友為第一，此威儀亦以敬大沙門為

第一。故律儀日用，為菩薩戒之根本，不言自信矣。此下引證諸經，為發明敬字也。

方廣大莊嚴經。佛法如海，容納百川，四流歸之，皆同一味。據戒前後，不在貴賤，四大合故，假名為身。於中空寂，本無吾我，當思聖法，勿生憍慢。

普耀經：難陀出家，禮家僕優波離，大地為之震動。

梵網！若佛子初始出家未有所解，而自恃聰明有智，或恃高貴年宿，或恃大姓高門大解大福大富饒財七寶，以此憍慢而不諮受先學法師經律。其法師者，或小姓年少卑門貧窮下賤，諸根不具而實有德，一切經律盡解。而新學菩薩不得觀法師種姓，而不來諮受法師第一義諦者，犯輕垢罪。

◎既得戒已，生孝順心、恭敬心，見上座、和尚、阿闍黎、大德、同學、同見、同行者，應起承迎禮拜問訊。而菩薩反生憍心、慢心、癡心、嗔心，不起承迎禮拜，犯輕垢罪。

四分：沙彌應以生年為次第。若生年等者，應以出家為次第。

註：四姓捨家入道，同為釋子，不得復論種姓。比丘體是僧寶，專尊戒臘，豈應更計生年？故雖百歲沙彌，亦當敬初受戒比丘，如法華父少而子老義同。

指月。雲門問曹山：如何是沙門？山曰：喫常住苗稼者是。曰：便恁麼去時如何？山曰：你還畜得麼？曰：畜得。山曰：你作麼生畜？曰：著衣喫飯有甚麼難？山曰：何不道披毛戴角？門便拜。

敬大沙門偈。　若見沙門(此句重在見字，當作敬字觀)**，當願眾生：調柔寂靜，畢竟第一。**

【箋】華嚴淨行品，因智首菩薩所問一百十問，文殊答一百四十一偈之一也。其日用所行何事，即隨事以發行願也。華嚴大義，要於事上見理，理事雙通，方得入事事無礙，畢竟止息。唯大涅槃調柔寂靜者，法華靜然安不動，其心常淡薄是也。畢竟第一者，威儀寂靜，為世出世間之導師，故曰第一。

不得喚大沙門字。

【箋】古人不敢稱大沙門名字，以所住山頭尊稱之，如南嶽百丈等是也。今之後生，開口撒呼尊宿名字，損福良多，不可不知。

不得盜聽大沙門說戒。

【箋】佛制黑白月誦戒羯磨，或作如法僧事，一切不得盜聽。盜聽者，與五逆同科，永不許受比丘戒。

徵眾生墮惡道，一聞佛法，便得拔苦，云何聽戒？不言生福，而曰盜者，何也？

訓未受戒者，如蒙童未定之天，宜深畜之，故不使與作如法僧事。如法者，有不如法者，向如法僧前宣罪悔過，還得清淨。若未受戒，聽之，如以利刀斬其信根，即斷將來佛命。故曰與五逆同科，蓋不止判盜而已。

不得轉行說大沙門過。

【箋】沙門有過，自有沙門舉，沙彌不應說。

成範設有說者，當善遮護。永嘉云：或是或非人不識，逆行順行天莫測。固不可以小智窺其大用也。

師法頌。常慕於師德，不應窺小過。

善恭敬經，師實有過，尚不得說，況當無也？若有比丘於其師邊不恭敬者，我說別有一小地獄，名為椎撲，當墮是中。墮彼處已，一身四頭，身體俱然，皆繇往昔罵辱於師，舌根過故，恒食屎尿，捨身已，常生邊地，具足惡法。毀謗沙門者，請看是經。

不得坐見大，沙門過不起，

【箋】尋常見尊長過，必先起作禮，謙下問訊，況見大沙門到肆，坐不起也。大沙門者，佛祖後裔，輕慢沙門，即輕慢佛祖也。

除讀經時、病時、剃髮時、飯時、作眾事時。

【箋】讀經時如對佛語，坐時如寶塔相似，故不須起。病時應以調攝為事，不以起立為禮。剃髮時受持偈呪，兼之利刀在手，故不須起。飯時三匙、五觀、正命、受食，若起立不成齋法，故不須起。作眾事時，若起立妨常住事，故不須起。

行護云：五夏以上即闍黎位。

【箋】五夏，即五年也。阿遮利耶，略云闍黎，唐言軌範。

菩提資糧論阿遮利夜隨言正行。

南山鈔能糾正弟子故。

四分律五種阿闍黎：一、出家阿闍黎，即剃度之師也。謂出家必依師剃度，所以得出家是也。二、受戒阿闍黎，謂既得出家，必依師求受戒法，於受戒時得作羯磨是也。三、教授阿闍黎，謂既得戒法，必得師教授威儀，從教授得威儀是也。四、授經阿闍黎，謂出家必須依師受習經文，解說義理，從所授經得讀修妬路，若說義乃至一四句偈等是也。五、依止阿闍黎，謂比丘度夏，當依師住，或依止作宿，乃依止住一宿者是也。

十夏以上，即和尚位。

【箋】十，滿數。言得戒已經寒暑十易，而此戒無損，如美玉無瑕，正堪接物利生，即和尚之位。和尚，或云和闍。

羯磨疏翻譯，多雜番胡二傳，天語不得聲實，故訛傳梵本，正名烏波遮迦。傳至于闐，翻為和尚。傳至此土什師，翻為力生。後

漢言知有罪，知無罪。
律攝滿足十夏，方住師位。復須成就五法：一知有犯，二知無犯，三知輕，四知重，五於別解脫經廣能開解。於諸學處，創結隨開。若遇隨緣，善知通塞，常誦戒本，能決他疑，益見多聞，自他俱利，威儀行法，無有虧犯，具足是德，名親教師。繇其親能教出離法，故雖近圓，於諸學處，不識輕重。設六十夏，仍須仗託明德，依止而住。

雖比丘事，沙彌當預知之。

【箋】比丘事云何，沙彌當預知也。謂將來不久登壇，為比丘故，當預知比丘事，所以滋培初志，使其精進不退，捨小見大也。
徵前云不得聽大沙門說戒，聽則判五逆同科，此云當預知之，二說若有所阻也。
訓誦戒羯磨發露罪相，故下座不得聽。上座羯磨當預知者，正所以策進向上入大乘戒法，毋住跡沙彌得少為足也。

事師第二

【箋】舍利弗問經：文殊師利白佛言：云何說父母之恩不可不報，師僧之恩不可稱量？二者恩大，其孰為最？佛言：夫出家者，捨其父母生死之家，入法門中，受微妙法，師之力也。生長法身，開發知見，出功德財，養智慧命，功莫大焉。追其所生，乃次耳。
根本雜事。若人依托修行，於佛法中剃除鬚髮而被法服，以淨信心出家修行，彼人於師乃至盡壽四事供養未能報恩。
華嚴：凡夫無智，執著於我，并執我見，憍慢貢高，不愧無智，妄自尊大，見善不從，罔受教誨，於賢不親，去道甚遠。夫求戒法，當折我心，思惟聖道，屈節卑體，敬事師長，所謂尊師重道，見賢思齊也。
弘明集。師之為功，在於發悟，譬猶荊璞而瑩拂之耳。若質非美玉，瑩拂何益？
五燈香林遠，依雲門十八年為侍者。門凡接師，則呼曰：遠侍者！師應諾。門曰：是甚麼？如此者十八年，一日方悟。門曰：我今更不呼汝矣。師一日辭門，門曰：光含萬象一句作麼生道？師擬議，門令更住十年。
梁懺。佛言：天下善知識者，莫過師長。既能自度，亦復度人。◎師長令我速離惡趣。

太平御覽道部。師者，發蒙之基。學者有師，亦如樹之有根也。大智既成，復能成就小智，猶樹根生子，子復能生根，展轉相生，種類不絕。

文中子。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，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。成我者，夫子也。道不啻天地父母，通於夫子，受罔極之恩。

華山注：師以開導，友以切磋。世出世間法器，全賴師友所當敬重。倘存憍慢，一生福慧消滅。故戒之如常，啼賣心肝而學般若。世尊因地為半偈，捨全身，然千燈，為法忘身也。

當早起。

【箋】凡事早起，事事次第，不至卒暴。諺曰：一日之計在於寅。

欲入戶，當先三彈指。

【箋】欲入戶，便師所需也。三彈指，聽師進止也。僧伽律：晨起，須右脚入師戶。

若有過，和尚、阿闍黎教誡之，不得還逆語。

【箋】失於中道謂之過，師長教誡還逆語，過而又過，不可教也。凡聞師教誡，靜默聽受，記取不忘。若有問難，當調柔進語；若不調柔，發言麤惡，同於逆論。

事師法頌。若師所教誨，歡喜當聽受，自已或不能，則善言啟白，繇依止師故，所作皆成就。

珠林：受說無違，則理超情俯；如說聽乖宗，則勘難通會。是以一象既虧，六爻斯墜；一言有失，則累劫受殃。故知傳法不易，受聽極難。良由去聖日久，微言漸昧，而一說一受，固亦難行，恐名利關心，垢情難淨也。

視和尚、阿闍黎，當如視佛。

【箋】諸佛已過去未來，尚未來現在說法者，惟和尚闍黎代佛宣化，故曰當如視佛。

正鋒錄。今之軒軒聲譽於當世者，不知有闍黎師法，而返捶詬幾死者，又何怪乎後生小子習以成風，而不喪心病狂者哉。嗟嗟，今日之闍黎可以捶詬，而他日又可以為人說戒作師範乎。梁懺。謗師毀師，憎師嫉師。法中大魔，地獄種子。

若使出不淨器，不得唾，不得怒恚。

【箋】穢氣人皆畏避，然事師孝行，義無畏避之理。既除糞器，唾及怒恚，猶不除也。故除糞器，不待師見，默慰師意。若於師前作怒畏狀，義同逆論。

曲禮：凡為長者除糞之禮，必加帚於箕上，以袂拘而退，其塵不及長者，以箕自嚮而扱之。

事師法頌。勿令阿闍黎，少分生煩惱。無智相違背，定受阿鼻獄。

若禮拜，師坐禪不應作禮，師經行不應作禮，師食、師說經、師梳齒、師澡浴、師眠息等俱不應作禮。

【箋】載七十二威儀，敬禮師法，候在晨晡，以表一日始終之誠，出晨晡非禮也。若問佛法及遠歸不拘，亦須候師無事，然後作禮。師若有事，俱不應作禮。

師閉戶，不應戶外作禮。欲入戶作禮，應彈指三遍。師不應，應去。

【箋】指月趙州聞沙彌謁參，向侍者曰：教伊去。者乃教去，沙彌便珍重。師曰：沙彌得入門，侍者在門外。

持師飲食，皆當兩手捧，食畢斂器，當徐徐。

【箋】兩手捧，恭敬之致也。若奉師飲食當過眉，恐粗氣觸食也。始於奉食，終於斂器，無粗行之狀，故曰徐徐。

侍師不得對面立，不得高處立，不得太遠立，當令小語得聞，不費尊力。

【箋】善見論：立處高遠，意不相接，語不投機。

事師法頌。若足踏師影，獲罪如破塔。　論不宜太遠，頌不宜太近。至若不近不遠，左右逢源，應時及節，不費師言，事事周到，心心法門，而事師之道備矣。

若請問佛法因緣，當整衣禮拜，合掌胡跪。師有語：澄心諦聽，思惟深入。

【箋】善恭敬經：若有所疑，先應諮白。若見師許，然後請決。　弟子諮決於師，未有坐而問者。如須菩提舍利弗等啟問，世尊必從座而起。顏回曾子請問，夫子必避席而問。雖門庭各別，其理一致。下二句，乃見聽受誠切之至。

若問家常事，不須拜跪，但端立師側，據實申白。

【箋】諺家無常禮，有至禮存焉，非無禮也，謂禮有時。

師若身心倦，教去應去不得，心情不喜見於顏色。

【箋】讀書以變化氣質為先，學道以承順師意為始。孔子曰色難工夫，與法華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合看，不可異同也。

凡有犯戒等事，不得覆藏，速詣師前，哀乞懺悔。師許，則盡情發露，精誠悔改，還得清淨。

【箋】懺悔，即悔過，華梵兼舉也。

水懺包藏瑕玼，佛不許可。說悔宣罪，淨名所尚。故有罪當盡情發露，如雲開月現，日照霜消。若有一絲覆藏，即為欺師，亦為自欺，不得清淨。

大慧錄。古人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，率德循行，思免無咎。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，所美莫善於好聞其過。然豈古人之才智不足，識見不明，而若是耶？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為戒也。

毛詩正義。墓道之門幽閑，由希覩人行之跡，故有此棘。此棘既生，必得斧乃可以開析而去之。以興陳我之心不明，由希覩良師之教，故有此惡。此惡既成，必得徒飾其辭而已。誠發乎中心，形乎容貌，其愛之也深，其更之也速，如追免惟恐不逮，故有進業無退功。

師語未了，不得語。

【箋】與人語，必待彼語畢方進。若師語未了，而夾雜進語，若拂師意。故言有終始，語有次第，不可不知。

不得戲坐師座。

【箋】師座，千古聖賢所尊之位，若涉於戲，則得罪彌重。若分座說法，僧差誦戒坐者，無犯。

燈錄：黃檗一日捧鉢至南泉位上坐，泉入堂見便問：長老甚年行道？檗曰：威音王已前。泉曰：猶是王老師兒孫。下去！檗便向第二位坐，泉休去。溈山云：欺敵者亡。仰山云：不然，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。溈山云：子見處得與麼？雪竇云：可惜王老師，只見錐頭利。吾當時若作南泉，待伊道威音王已前，即便向第二位坐，令黃檗一生起不得。雖然如此，也須救取南泉。妙喜曰：何待問他甚年行道，纔入堂見他在主位，便捧鉢向第二位坐，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，擬向甚處施設？　黃檗欲占先機，翻成退後。南泉但能向上，不能向下，以至主賓失次，遺笑作者。雖然，且道那裏是主賓失次處？頌：最尊一位許誰知，纔擬生心受者癡。莫向威音敘戒臘，請看古佛載來時。

及臥師牀、著師衣帽等。

【箋】師與不犯，師不與輒著者犯。

為師馳達書信，不得私自拆看，亦不得與人看。

【箋】書所以表信也，故馳書於千里之外，恍如面譚。夫道人書中，無不可與人看者，然亦有為人方便處。若途中拆看，與人看而有浮沉等事，小則損師名節，大有意外之禍，有累法門，故當慎密。

到彼有問，應答則實對，不應答則善辭却之。彼留不得便住，當一心思師望歸。

【箋】凡為專使，應答不應答，要在臨時轉變。若不應答，答之則與書相違，徒勞往返。燈錄：青原思令希遷持書與南嶽，讓曰：汝達書了速回，吾有個鈯斧子與你住山。遷至彼，未呈書便問：不慕諸聖，不重己靈時如何？嶽曰：子問太高生，何不向下

問？遷曰：寧可永劫受沉淪，不從諸聖求解脫。嚴便休，遷便回。青問：子返何速？書信達否？遷曰：書亦不通，信亦不達。去日蒙和尚許個鈯斧子，秖今便請。青垂一足，遷便禮拜。

◎馬祖令人送書到徑山欽，書中作一〇相。師發緘，於〇相中著一點，封回忠國師云：欽師猶被馬師惑。徑山杲云：馬師仲冬嚴寒，欽師孟夏漸熱。雖然寒熱不同，彼此不失時節，忠國師因甚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？還委悉麼？無風荷葉動，決定有魚行。

◎潭州大溈佛性泰禪師。圓悟住蔣山時，師為座元。有僧仲安來謁，悟因叩師領旨。及師住德山，遣安至蔣山通嗣法書於悟。時悟坐丈室，安捧書趨前。悟曰：千里馳達，不辱宗風。公案現成，如何通信？安曰：覿面相呈，更無回互。悟曰：此是德山底，那個是專使底？安曰：豈有第二人？悟曰：背後底嚲？安便度書。悟曰：作家禪客，天然猶在。安曰：分付與蔣山。乃下通首座大眾書於僧堂前。首座問曰：玄沙白紙，此自何來？安呈起書曰：見麼？座遂引手接。安復執却曰：久默斯要，不務速說。今日拜呈，幸希一鑑。座便喝。安曰：作家首座。座又喝。安打一書，座擬議。安曰：未明三八九，不免自沉吟。又以書打一下曰：接。悟與佛眼立於法堂，盼其作略。悟厲聲曰：打我首座死也。佛眼曰：官馬廝踏，有甚憑據？安曰：說甚官馬廝蹋，正是龍象蹴蹋。悟曰：喚來。安復至法堂上，悟曰：我五百眾中首座，你為甚麼打他？安曰：和尚也吃一頓始得。悟顧佛眼吐舌，眼曰：未在。乃顧安問曰：只如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，人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，意作麼生？安低躬曰：所供竝詣是實。悟笑曰：元來是家裏人。遂至五祖自，自曰：書裏說甚麼？安曰：文彩已彰。自曰：畢竟說甚麼？安曰：當陽揮寶劒。自曰：近前來，這裏不識數字。安曰：莫詐敗。自顧侍者曰：這是那裏僧？安曰：多少人疑著。侍者曰：曾在和尚會下去。自曰：怪得恁麼滑頭。安曰：曾被和尚鈍置來。自遂將書於爐上熏曰：南無三滿哆沒默喃。安近前彈指而已。安載至蔣山坐夏，悟使分座接納。秋辭歸，悟曰：子何所需？安曰：短謌須要十數丈，長句只消三兩言。悟以頌嘉賞之。安後出世鼎州靈巖。

師對賓，或立常處，或於師側，或於師後，必使耳目相接，候師所需。

【箋】尋常侍師，當盡孝盡敬。賓客在座，猶宜謹慎，候師所需，勿失其時。如仙陀婆始稱伶俐，若師於尊客前高聲呼喚，大費神氣，有失事師之道。

師疾病，一一用心調治房室、被褥、藥餌、粥食等。

【箋】師者，法身之父母，亦猶世間稚子不可一日無父母，而釋子不可一日無師法也。故敬順師法，如事父母。若師有疾，當用心調治。或師病中嗔罵，亦當恬忍，始終奉事，勿生厭倦也。

北山紀聞月堂曰：黃龍居積翠，因病三月不出。真淨宵夜懇禱，以至燃頂煉臂，仰祈陰相。黃聞之責曰：生死固吾分也，爾參禪不達理若是。真淨從容對曰：叢林可無克文，不可無和尚。識者謂真淨敬師重法，其誠至此，他日必成大器。

持衣授履，洗浣烘晒等，具於律中，茲不煩錄。

【箋】律中事師，名相既廣，約言惟誠惟孝。事師時時以誠孝存心，則一切奉事，自然不苟。師資之間，水乳相合，而道在其中。

凡侍師，不命之坐，不敢坐。

【箋】弟子侍立師前，逢源左右，固其分也。而師或愍其久立勤苦，乃命之坐，慈也；弟子敬順，師命即坐，理也；不命之坐而坐，慢也。

不問不敢對，除自有事欲問。

【箋】師資問答，不知語脉，則言無根，言無根如亂麻無緒。古人悟後問答，如電影穿針，絲來線去；又如水面回紋，飛花點綴。故雖家常話，須知泥裏有刺。

凡侍立，不得倚壁靠桌，宜端身齊足側立。

【箋】曲禮：立必正方，立毋跛。跛，偏任也。凡立師前，鞠躬如也，勿現疲勞怠惰之容及作屈指之聲。論語：恭而無禮則勞。

欲禮拜，若師止之，宜順師命勿拜。

【箋】逆師命強拜，雖拜無禮，反得罪。若順師命不拜，勝於拜也。

凡師與客談論，涉道話，有益身心者，皆當記取。

【箋】欲知佛法深妙，當觀日用尋常。凡師與客談論，無非佛法機緣，故當記取。

燈錄。雲門偃說法，如雲如雨，不許記錄。見錄之者，必罵逐曰：汝口不用，反記吾語，他時必裨販吾去。今室中語，皆香林以紙為衣，隨所聞書之。

師有所使令，宜及時作辦，不得違慢。

【箋】師所命事，當乘時作為，惟恐更有聞命，若少懈，得違慢罪。論語：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惟恐有聞。

成範：凡聞師喚，當隨應而至。若有所需，即依法授之。聖賢帝王，非教不知。故事師之道，無犯無隱。若加恚怒，為罪滋大。

太微仙君功過格，見明師不參授典教為二過，不依師教旨為十過，反叛師為五十過，違師教令為三十過，尊長父母同此。

凡睡眠，不得先師。

【箋】後師而臥者，候師所需也。或有言論教誡，故不敢先臥，失事師之禮也。

凡人問師諱，當云上某下某。

【箋】諱，避忌也，隱也。生曰名，死曰諱。今俗問人諱，大謬矣。

東方朔七諫：願承閒而效志兮，恐犯忌而干諱。不敢直呼師名，故加上下二字。若問師號，不須上下二字，當答某某大師號者，如國之號令，天下稱之。若加上下二字，世無是事，故錄楊岐之稱師號，表而出之。

燈錄：楊岐提刑山下過，楊岐會出接提刑。刑問：和尚法嗣何人？曰：慈明大師。曰：見個甚麼道理便嗣他？曰：共鉢盂喫飯。曰：與麼則不見也。師捺膝曰：甚麼處是不見？楊大笑。師曰：須是提刑始得。

鶴林玉露：古人稱字最不輕，孔門諸子稱夫子為仲尼，今世平交稱字，稍尊貴者便不敢稱字，與古異也。

珠林！諸佛名號稱揚敬禮而獲福，其出於尊敬之口則為福，出於輕薄之口則為禍。

凡弟子當擇明師，久久親近，不得離師太早。

【箋】師資之緣分定，固不可強。上下決擇，宜慎於始。當尊制三年，然後薙髮，以盡煅煉。中間永無離師之道，況曰早離。近來出家者，不慎於始，即為薙髮，不朞月往矣。古人未嘗不急急於得人，以繼其志。必先辯其語句，觀其作用，察其所以，以定師資之緣。略舉一則，以見古人厚道，今人所不能及也。如臨濟遭黃檗三頓棒，自謂緣不在此，乃辭檗。檗曰，汝不須他往，但到高安參大愚去。及至，大愚有肋下還拳之機。愚曰，汝師黃檗，非干吾事。黃檗大愚，可為善為，賓主互換者也。較之今日在還拳處，早已收下一員戰將，誰肯道汝師黃檗哉。

◎鳥窠禪師，見秦望山長松盤屈，遂棲止其上。侍者會通一日辭去，師問曰：汝今何往？曰：會通為法出家，和尚不垂愍，今往諸方學佛法去。師曰：若是佛法，此間亦有少許。曰：如何是和尚佛法？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，通遂領悟玄旨。

◎葉縣省嚴冬冷淡，衲子畏敬之。浮山遠天衣初參時，值雪寒，省呵罵馳逐，至水潑不去。既領執不合用常住物，愍眾作油麪羹，遂估衣鉢償所值，復逐之，即住院房。復追租，遠無難色，乞諸市，還聽法，仍不倦。省謂眾曰：遠其衲僧也。迎歸之。

◎浮山遠曰：古人親師擇友，曉夕不敢自怠，至於執爨負舂，陸沉賤役，未嘗憚勞。予在葉縣，備曾試之，然一有顧利害、較得

失之心，則依違姑息，無所不至。且身既不正，又安能學道乎？

筆飡元印簡，山西寧遠人。幼禮中觀沼為師。十八，元丘下寧遠，四眾逃難，簡侍中觀如故。觀曰：吾迫桑榆，汝方盛年，宜自逃遁。簡泣曰：死生有命，安可離師苟免乎。明日城降，元帥史天澤問曰：汝何人。曰：沙門。曰：食肉否。曰：何肉。曰：人肉。曰：豹尚不相食，況人乎。史喜而釋之。　梵網孝名為戒經義戒即孝也，離戒非孝。余謂戒即師也，離師非孝。然亦有不離師而人不名其孝，何也。謂其雖近師前，言不遜順，行多違逆，離心離德故也。亦有言遜而行順而人亦不名其孝，何也。謂其內則詐偽不實，外則脇肩諂笑，慣飾小節，悅一時之耳目，乃不顧壞千古之大綱，以是不名孝也。如簡公事師，臨難不肯苟免，至死不改其節，可謂孝之聖者矣。

筆飡。唐清江禮曇一律師，受業經典，觸目而通。識者曰：此緇門千里駒也。嘗與師稍忤，捨而遊方，遍歷法筵，自責曰：天下行半，如我本師者鮮矣。乃還師所。僧集時，負荊唱言：某再投和尚，惟願攝受。時一公詬罵，江雨淚懺謝曰：前念無知，後心有悟，望和尚大慈施與。歡喜求哀再四，一公憫之，遂為師資如初。一公後謁忠國師，密傳心要：　凡師於弟子，未有不為得徹困而用毒，竦手脚煅煉，然須是個人始得。若施之不當，飜成鈍置。師資之間，均失大利。如江雨離師之緣，如食[木*感]欖。初時上口，苦澁不禁，直至中途，殊覺甘味。因懷感師恩，乃歸負荊悔過。若非末後殷勤，幾合不起。慎哉！

如師實不明，當別求良導。

【箋】出家第一，要決擇生死，以大悟為期。其次，要明如來五時四教經義。又其次，要明律儀開遮，持犯戒相。此三者，全仗明師開示，次第參學。若此三者一一不知，則與世諦流布，返不如俗漢，惡在其為師法哉？故曰：當別求良導。良導者，謂良師、良友相依，以明前三要也。徵有欲以，此則刪去。何也？訓刪去之意，正恐弟子欲棄其師，乃以此藉口。若真為生死別求依止，亦必明告其師，乃可他投。今之輕棄本師者，多以其師因緣淡薄，心懷輕藐，因而趨慕多聞，獵取聲譽，較之真為生死大相逕庭。昔均提感念師恩，願終身為沙彌給侍，此心何心？凡為弟子者，宜錄此一則，懸諸座右，時省觀焉。智度論。譬如嬰兒不應離母，又如行道不離糧食，如大熱時不離涼瓜冷水，如大寒時不欲離火，如深水不應離船，病人不離良醫。

設離師，當憶師誨，不得縱情自用，隨世俗流，行不正事。

【箋】憶師誨者，不忘師平日所誨，恍如耳提面命，終身不違。若恣逞己意，便同流俗。

亦不得住市井鬧處。

【箋】市井喧囂雜沓，非大力量者，不能和光同塵，入鏖垂手。故頭陀經：先擇阿蘭若處為第一義。故燈錄：宋武寧慧禪師，與圓通秀、鐵面同參天衣安，居武寧荒村破院，單丁三十年。而圓通應詔居法雲，威光烜然。後以書致安，安不拆而棄之。侍者問何故，安曰：吾始以秀有精彩，今知其癡也。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，如救頭然。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，養數百閒漢。此真開眼尿牀，何復對哉！　圓通秀者，當時之烜赫者也，尚遭武寧貶剝若此。遐想當時真實為此事者，可以屈指，指外皆是閒漢。余嘗睥睨諸方之烜赫者，大半虛張聲勢，究竟真實為此事者幾人？誦武寧之言，殊覺齒頰清香，毛骨疎爽。筆飡寄魁書記偈云：僧仆城隍佛祖訶，先賢多是隱巖阿。山泉流出人間去，清水自然成濁波。

不得住神廟。

【箋】不住神廟者，謂神以酒肉為禋祀，住則僧儀偃蹇，人所輕忽。故出家者，佛在世時，依佛而住；時當像法，則依佛像而住。是故持戒者，不禮鬼神，且為鬼神欽敬；若住神廟，則為鬼神所呵。筆飡瑞少曇，閩人，剛介自持。至順間，毅然棄去金陵，訪龍翔訴公，於是延第一座。適移忠虛席，公力薦之。師辭曰：公未思移忠，乃宋奸臣秦檜香火。檜挾私勢，徧管大慧於梅衡。我雖不肖，忝承其裔，何忍嗣其香火？時鴻儒宿德，無不稱譽。從來道德與忠孝相繼，未有離於忠孝而別有道德。曇祖之論，千古不磨，實為可法。

◎黃龍死心住翠巖時，翠巖有淫祠，鄉人禬禳酒肉無虛日。師誡知事令毀之，知事辭以不敢掇禍。師曰：使能作禍，吾自當之。乃躬自拆毀。俄有巨蟒盤臥內，引首作吞噬之狀。後蟒遁，安寢無他。雪堂行拾遺錄：齊安王嗣李主景遠也。復云：師一夜夢神人裘冠告曰：弟子為師所折，不遑安處，欲至廣南假莊夫六十人。師夢中諾之。未幾，莊夫疫死者滿其數。師後問學者：且道固有鬼神否？若道有，又不打殺死心。若道無，莊夫為什麼却死？答者皆不契。適真淨會中元首座至，師如前問。元云：甜瓜連蒂甜，苦瓜連蒂苦。師大喜。元乃辨才高弟也。

不得住民房。

【箋】民房多近市囂，恐累道故。　第一，阿蘭若頌。欲精進一乘，先當擇其處。闃闐不遠離，煩惱如刀鋸。未到無學門，於學有所慮。林下及水邊，自然絕滓濾。依結茅三間，蒲團敷一具。呆呆著眼看，觸景皆道助。

不得住近尼寺處。

【箋】四分：近尼寺，謂妨處難處，故學者不得近。徵布袋和尚在十字街頭，等個人來，便曰：乞我一文錢。闠闠不為害也。棲賢住民房，同俗不為害也。蜆子臥紙錢灰中，神廟不為害也。月明之度柳翠，近尼寺不為害也。訓布袋，彌勒化身入廛，垂手者也。棲賢住民房，權宜也。蜆子神前酒臺盤一句，爍破今古，果位上人也。月明雖是玉通弟子，柳翠為玉通後身，已隔世二十餘年，而月明髮白齒落，可想見矣。當時玉通之緣，元非本意，故能於月明言下猛省，棄却胭脂，願為執爨。而月明用毒辣手，以滾油毀其美容，終於苦參，至今柳菴尚存。以上機權作用，非今人所能履踐者也。若一履踐，如無鹽之效顰，轉見醜態，沙彌初地，豈可效歟？

不得與師各住而行世法中一切惡事。

【箋】師資之緣聚散，理之常情，當遵寶訓，不可世諦流布，取笑識者，故曰不行世法中惡事。惡事者，脅肩諂笑，邀譽紳衿，及近尼寺，住神廟等是也。寶訓雪堂曰：死心住雲巖室中，好怒罵，衲子皆望崖而退。方侍者曰：未為善知識，行佛祖之道，號令人天，當視學者如赤子。今不能施慘怛之愛，垂撫循之恩，用中和之教，柰何如仇讎，見則詬罵，豈善知識用心乎？死心拽杖趁之曰：爾見解如此，他日諂奉世位，苟媚權豪，賤賣佛法，欺罔聾俗，定矣。予不忍，故以重言激之，安有他哉？欲其知恥改過，懷慕不忘，異日做好人耳。

隨師出行第三

【箋】馬鳴菩薩事師頌：若是踏師影，獲罪如破塔，於牀坐資具，騎驀罪過是。若師經行處，不應隨舉步，端謹侍於傍，無棄於洟唾，亦勿於師前，私竊而言笑。若於險路中，自己作前導，又不應於前，身現疲勞相。或洗衣濯足，及澡浴等事，先白師令知，所作無令見。

不得過歷人家。

【箋】過歷者，停止一家，復停止一家，殊失相隨之道也。

不得止住道邊共人語。

【箋】曲禮：從於先生，不越路而與人言。若中途與人私語，則置師於何地耶？

不得左右顧視，當低頭隨師後。

【箋】尋常出入，當正心正眼，一往直前，隨師後威儀，更當謹慎，聽師行止。若東看西視，為俗所呵，不免言累及師，失之教誨。弟子不能以孝行慰師，反以俗譏累師，於心安為！

到檀越家，當住一面。師教坐，應坐。

【箋】名，義。檀，施也。謂其人行施，越貧窮海，故亦名檀那。具云陀那鉢底，此言施主。

思大乘論，能破慳吝嫉妬，及貧窮下賤苦故。後得大福，能引福德資糧故。　住一面者，不離左右，候師所指也。師賜坐，即尊師命而坐，不教坐而坐，得慢罪。事師法頌：或事緣令坐，勿舒於雙足，常具諸威儀，師起速當起。禮記：長者賜坐，應告坐而坐。

到他寺院，師禮佛或自禮，不得擅自鳴磬。

【箋】鐘磬，人天之眼目，叢林之號令，揵椎各有司命，故不得擅鳴而失賓主之序。成範師遶塔，當侍一偶，視師儀則。師禮畢，方自遶。師教同遶，則隨後而遶。

若山行，當持坐具隨之。若遠行，不得相離太遠。

【箋】山步艱難，師或行倦，欲暫歇息，敷具而坐，故宜持具隨之。遠行非同在近，一失所在，兩不相照。凡所作為，必須顧盼，不致兩處懸念。

若過渡，當持杖徐試淺深。

【箋】事師法頌：若於險路中，自己作前導，若過溪澗中，以杖試淺深。

論語：深則厲，淺則揭。燈錄：洞山與雲居過水，洞問：水深多少？居曰：不濕。洞曰：粗人。居却問：水深多少？洞曰：不乾。五祖演云：二人恁麼說話，還有優劣也無？山僧今日因行掉臂，為你眾人說破：過水一句不濕，庫內珍珠堆積；過水一句不乾，無錐說甚貧寒？乾濕二途俱不涉，任他綠水與青山。

◎麻谷寶徹，侍馬祖行次，問：如何是大涅槃？祖曰：急。師曰：急個甚麼？祖曰：看水。

◎師同南泉、歸宗謁徑山，路逢一婆，乃問：徑山路向甚處去？婆曰：驀直去。師曰：前頭水深過得否？婆曰：不濕脚。

持瓶攜錫等，具如律中，文繁不錄。

若偶分行，約於某處會，不得後時。

【箋】隅，緣事而暫往也。約，期也。後時，失時也。

師受齋，當侍立。出生齋畢，復侍立，收賸。

【箋】收賸皆侍者事，然今之侍者，非昔之侍者也。有以師之賸誤用者，不重己靈，以幾文錢壞一生人品，良可惜矣。

七十二威儀：到檀越家索淨水洗鉢，師坐捉手巾鉢授與師，乃應還自坐。本律：連坐飯時不得先師食飯，師飯已當起取鉢自近。別坐飯時立住師邊，師教食去方當坐受食。別坐飯時有四事：一、當立住師邊；二、教食去乃當去；三、頭面著地作禮；四、

食飯不得倨坐上戲；五、飯已當至師邊住，師教還坐乃應坐。是為別飯時法也。

入眾第四

【箋】智度論：佛聖弟子，住和合故，有二種法：一、賢聖語，二、賢聖默。依止陶鎔，固須給侍；鑪韝煅煉，宜先入眾。同塵之用一如，濟物之功自普。四分律：凡欲入眾，當具五法：一、應以慈心。二、應自卑下，如拭塵巾。南山鈔：推直於他，引曲向己，長省己過，不訟彼短。記云：巾能攬穢歸己，令物潔淨故。三、應知起坐法。若見上座，不應安坐；若見下座，不應起立。此為比丘說也。若沙彌見一切已受具者，盡當起立。四、彼至僧中，不為雜說談世俗事，若自說，若請他說。五、若見僧中不可事，心不安忍，應默然住。

寶訓雪堂曰：高僧臨眾，必曰：眾中須知有識者。予因問其故，菴曰：不見溈山道：舉措看他上流，莫慢隨於庸鄙。平生在眾，不沈於下愚者，皆出此諾。稠人廣眾中，鄙者多，識者少；鄙者易習，識者難親。果能自奮志於其間，如一人與萬人敵，庸鄙之習力盡，真挺特沒量漢也。予終身踐其言，始得不負出家之志。

入眾偈。　若見眾會，當願眾生：說甚深法，一切和合。

【箋】華嚴疏二：覩事境願。初、覩眾會。謂眾聚多談無義，故願說深法。眾心易乖，故令和合。　甚深之法，非世間文字所能詮也。若世間文字可詮，無以見斯法之深處；惟文字不可到處，乃見斯法之深矣。然則甚深之法，世間文字尚不能詮，而口吻當云何說？所以說者無說，而聞者無聞；無說無聞，則一切和合；一切和合，是名甚深之法也。

不得爭坐處。

【箋】不遜而坐者，因得慢罪。爭而坐者，無容人之量，亦失大人之體。然叢林坐位，自有百丈清規，惡待爭而坐也？噫！我未見爭道德仁義者也。道德仁義以無爭而得，坐位以無爭而坐。昔顏魯公有爭坐位帖，余因有禪門爭坐位帖，所以斥憎賢嫉能之小人，尚謙恭遜順之學者也。

不得於坐上，遙相呼語笑。

【箋】遙相呼語笑者，與人迢遞隔坐，狂呼叫笑，傍若無人之輩，見之如探湯，不可近也。

燈錄：宏智禪師為淳禪師侍者，寮中與僧徵詰，智不覺大笑。淳適過聞之，至夜詢之，智曰：偶與僧詰話而麤，不禁發笑。淳

曰：固是汝這一笑，失却多少好事。不見道暫時不在，如同死人。智拜服。後雖暗室，未常敢忽。

眾中有失威儀，當隱惡揚善。

【箋】失儀者，即如上遙相呼語笑之事，宜隱人之惡，成人之善也。寶訓演祖曰：古人樂聞己過，喜於為善，長於包荒，厚於隱惡，謙以交友，勤以濟眾，不以得喪二其心，所以光明碩大，照映今昔矣。

◎靈源聞覺範貶竄嶺南，歎曰：蘭植中塗，必無經時之翠；桂生幽壑，終抱彌年之丹。古今才智喪身，讒謗罹禍者多，求其與世浮沉，能深其身者少。故聖人言：當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，好議人者也；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，好發人之惡也。在覺範有之矣。

不得伐勞，顯己之功。

【箋】伐，誇也，謂誇張自己之能也。然縱有大功，何伐之有？惟其不伐，而功愈顯。燈錄：中峰本住大覺、獅子二剎，由師克成。及奉敕撰碑文，尺寸之功，不肯自居，即與一名亦不許。

成範：與諸同事，善相仁和，有益相通，有緣相代。道德經：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

易謙：謙，君子有終，吉。彖曰：謙，尊而卑先。

論語，顏回曰：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

◎謝子與伊川別一年，忽相見，伊曰：相別一年，做得甚工夫？謝曰：秖去得一個矜字。曰：何故？曰：仔細點檢得來，病痛盡在這裏。若安排得這個，罪過方有進向處。伊點頭曰：前輩於矜誇無不切戒，非獨公也。

凡在處，睡不在人前，起不在人後。

【箋】學道精勤，睡魔自去。惺寂相照，則事事常行人前，著著不落人後，何患道之不成？清規：五更鐘將鳴，輕輕先起端坐，不得扇風，令人動念。

聞鐘偈。

【箋】通載傳：拘留孫佛，於乾竺修多羅院，造青石鐘。於日出時，有諸化佛，與日俱出，密說顯演十二部經，聞法證聖，不可勝數。周禮考記：鳧氏為鐘。

五經通義：鐘者，秋分之音，萬物至秋而成，至冬而藏，故金為鐘，相繼不絕也。西京記：發鯨魚，鏗華鐘。薛宗註：海中大魚名鯨，海島有獸名蒲牢，畏鯨擊，鯨一擊，蒲牢輒大吼。凡鐘欲令聲洪，故作蒲牢以擊之者為鯨音。魚有篆文，　凡聞鐘聲，當默念此偈。默念者，心聲也。心有聲耶？心無聲耶？無聲之聲，秖可自聞，不堪人聽。

楞嚴反聞聞自性，何不自聞聞其心聲之謂乎？

聞鐘聲，煩惱輕。

【箋】煩惱，即根隨煩惱也。止觀煩惱之法，惱亂心神，與心作煩，令心作惱。若一聞鐘聲，縱有極重煩惱，化為輕清之聲矣。

智慧長，菩提生。

【箋】智慧，審理云智，分別云慧，即根後二智也。菩提，智果也。若一聞鐘聲，智慧之心花頓發，菩提之道果速成也。

離地獄，出火坑。

【箋】四、教儀：地獄，梵語捺洛迦，又云泥黎，此翻苦具，亦云苦器。言地獄者，在地之下也。謂八寒、八熱等大獄，各有眷屬，其類無數。其中受苦者，隨其作業，各有輕重，經劫數等。其最重處，一日之中，八萬四千生死，經劫無量。作上品五逆、十惡者，感此道生婆沙贍部洲，下過五百踰繕那，乃有其獄。然此獄有大有小，大者八，小者十六，火坑諸地獄中之一名也。

願成佛，度眾生。

唵伽羅帝耶莎訶。

【箋】願成佛者，未有不發願度生者也，從來亦未有不度生底佛。若眾生不自度，而先願度生者，此心即是佛心。當知此心此願，皆從聞鐘聲處發起，一時無邊煩惱從此截斷，無間地獄從此而破，無盡法門從此證入，無上佛道從此而成。頌：鯨魚擊，蒲牢吼，暮暮朝朝三二九。普門特地雙耳聾，眼裏獅子大張口。大張口，波旬背却須彌走。咄！

增一阿含經，若打鐘時，願一切惡道諸苦，並皆停止。若聞鐘聲，兼說偈贊，得除五百億劫生死重罪。

◎降伏魔鬼怨，除結盡無餘，露地擊楗椎，比丘聞當集。諸欲聞法人，度流生死海，聞此妙響音，善當來集此。依別經偈。聞鐘臥不起，護榻善神嗔，現在緣果薄，來報受蛇身。在處聞鐘聲，臥者必須起，合掌發善心，賢聖皆歡喜。

◎洪鐘震響覺羣迷，聲徧十方無量土。含識羣生普聞知，拔除眾生長夜苦。六識常昏終夜苦，無明被覆識迷情。靜夜聞鐘開覺悟，怡神淨剎得神通。付法藏經：國王以殺害故，死入千頭魚中，劒輪繞身而轉，隨斫隨生。羅漢為僧維那，依時打鐘，若聞鐘聲，劒輪在空。以是因緣，遣信白令長打，使我息苦。過七日已，受苦即息。佛祖統載：上元縣有民暴死入冥，見五木縲械者，告曰：吾南唐先主也，為宋、齊兵所悞，殺和州降卒千餘人，冤訴囚此仗。汝歸語嗣君，凡寺觀鳴鐘，可延其聲，吾受苦，唯聞鐘聲則暫休，或造一鐘尤善。復曰：吾在位日，于闐國遺我玉天王像，藏於瓦棺寺佛左膝，人無知者，汝以此為驗，乃

甦。隨奏唐主，果如其言。主感泣，造一鐘於清涼寺，鐫其上曰：薦烈祖考高皇帝脫幽出厄。以玉像建塔，葬蔣山。

以水洗面，當願眾生：得淨法門，永無垢染。

唵嚂莎訶。

【箋】楞嚴：自未得度，先度他人，菩薩發心也。故行者洗面，即先發是願也。淨法門者，即八萬四千塵勞之門，轉為八萬四千清淨法門也。永無垢染者，自得之後，直至成佛，畢竟無垢，故曰永無。古人洗面，摸著鼻孔。又道：無位真人，面門出入。諸人朝朝洗面，還曾摸著鼻孔，夢見真人麼？且道是甚麼鼻孔？是甚麼真人？速道！

凡洗面不得多使水。

【箋】諺：在山不可多燒柴，近河不可多使水。為惜福故，雖是俚言，當書之紳。燈錄：湛堂準和尚，平生律身以約，雖領眾弘法，不異在眾時。晨興後，架秖取小杓湯洗面，復濯足後，受水灌溉，蔬菓當不虛廢。余嘗用小盆洗面，蓋本此也。

擦牙吐水，須低頭引水下，不得噴水濺人。

【箋】噴水濺人，令彼生嗔，縱使牙齒漱淨，不能滌彼口業，故宜細行。

不得高聲鼻涕嘔吐。不得於殿塔及淨室、淨地、淨水中涕吐。當於僻處。

【箋】嘔吐，不得已也，然不可高聲。殿塔供佛像舍利之所，淨水等供佛供眾之用，涕唾污穢，為罪不小，故應擇僻處。昔有僧夜坐佛殿，偶爾涕吐，燈下見護法神舒金手承接，其僧悚懼，終身斂戢。

喫茶湯時，不得隻手揖人。

【箋】說文：手著胸曰揖。又進也，讓也。賣入切，音湒。會集也。隻手揖人有二義：一因隻手喫茶湯時，隨以隻手進飲與人。二因隻手喫茶湯時，隨以隻手與人作揖。禮以兩手為恭，隻手則得罪也。

不得向塔洗齒，及向和尚、阿闍黎等。

【箋】口齒之間有穢氣，且不可對常人，況對佛塔及和尚、阿闍黎？洗齒寄歸傳：漱口極嚴，不可不慎。三千威儀，不得向佛亦莫背，不得向和尚、阿闍黎，諸師亦莫背。

不得多笑，若大笑及呵欠，當以衣掩袖口。

【箋】多笑大笑，非癡則狂矣。呵欠者，神氣散漫，謂之沒意致。掩口者，收攝精神，不至放縱端莊自重也。五燈法雲：平居作止，直視不瞬，臨眾三十年，未常輕發一笑。凡所住，見玄聖像即不坐。

◎圓通訥簡嚴，不妄言笑。常習定，初叉手，中夜漸升至膺，侍者每視以候鷄鳴。

不得急行。

【箋】急行無好步，威儀全不顧，識者在傍觀，為之生恐怖。萬一失跌，毀體裂膚，抱終身恨，所關甚大，故當徐行。

不得聞呼不應，凡呼俱宜以念佛應之。

【箋】聞呼不應，其人嫉妬，嗔恚覆障心故。道人心量同於空谷，有叩即應，豈宜蘊嫉妬於胸中耶？念佛應者，雲棲單闡念佛法門故。若是個英靈，纔聞呼自己名字，頓見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，乃至千百則公案，一時悟入也。略舉古德機緣幾則，以示後學向聞呼處悟入。云燈錄：黃檗散眾，在洪州開元寺。裴相國一日入寺，見壁間畫，問寺主：這是甚麼？主曰：高僧真儀。公曰：真儀可觀，高僧何在？主無語。公曰：此間有禪人否？主曰：近有一僧，投寺執役，頗似禪者。公遂請相見，曰：適有一問，諸德吝辭，請上人代酬一語。檗曰：請相公垂問。公舉前話，檗朗聲云：裴休！公應諾。檗曰：在甚麼處？公當下知旨，如獲髻珠，延入府署，執弟子禮。

◎裴休一日托一尊佛於黃檗前，跪曰：請師安名。檗召曰：裴休。休應喏。檗曰：與汝安名竟。斐禮拜。

◎陸亘大夫問南泉曰：弟子家中有一瓶，瓶中養得一鵝兒，今來長大，欲出此鵝，不得損却鵝，未審有何方便？泉召云：大夫！陸應諾，泉云：出也。高峰云：南泉潦倒，手眼不親，縱饒出得，也是死貨。高峰只向他道：大夫還曾示人麼？纔擬秖對，便與亂棒打出，非特為遮漢脫却鶻臭布衫，要使天下衲僧個個解粘去縛，慶快平生筆凂。國師三喚侍者，侍者三應，甚麼處是辜負國師處？頻呼小玉元無事，秖要檀郎認得聲、提刑認得聲、圓悟認得聲，雞飛上闌干，鼓翅而鳴，又作麼生？好個入處，你看從上尊宿慣用這般藥頭，不知死却多少活人、活却多少死漢，至今遺下荼毒，聞者無不靈驗。苦不靈驗，老僧另有方便。乃高聲云：快喚沙彌來，與老僧洗脚。他沙彌速速道個阿彌陀佛，却也恠他不得。

凡拾遺物，即當白主事僧。

【箋】拾遺物者，即以物送知事，標於牌上，以待失物者歸之。餘人不得冒取，取者犯盜。寶訓山堂，有古人風。住黃龍日，知事公幹，必具威儀，詣方丈受曲折，然後備茶湯禮，始終不易。有智恩上座，為母修冥福，遺下金二錢，兩日不尋聖僧。才侍者曰：掃地得之，掛拾遺牌。一眾方知。葢主法者清規，所以上行下效，初學其勉之。

不得將佛燈私就己用。若燃燈，當好以罩密覆，勿令飛蟲投入。

【箋】佛前燈，即第二戒中佛物也。既是佛物，不得私用。若離佛前，即成盜業也。若燈下，即第一戒中護生之法，以繼慈悲之燈也。徵經，佛說也。以佛燈而學佛經，未審可否？訓佛物法物，尚須甄別。佛燈原為供佛，不為讀經。且一大藏教，以戒殺盜為本。不遵佛戒，盜佛前燈讀經，雖是好心，已成盜業。智度盜佛前燈油者，當墮黑暗地獄，後為人盲。〇昔阿泥盧逗入寺，盜佛前供器。因燈昏暗，旋剔光耀。覩佛威嚴相好，偷心即歇，懺謝而去。以此剔燈功德，感報天眼第一。

供佛花，取開圓者不得先嗅，除萎者方供新者，不得棄地踐踏，宜置屏處。

【箋】開圓者，花正開時也。不先嗅者，表誠敬之至也。除萎供新者，如法華香風吹萎花，更雨新好者，以表道心日新，花當及時採供。若未開者，花瓣不舒，顏色尚淺，造化之工未全，採摘之侯非時。若已開者，香氣稍減，色力澹薄，葉將飄零，時不我逮。所以未開已開，皆非正見。須候花光灼灼，花色鮮鮮，香風馥馥，花影田田，斯時帶露摘來，至誠奉獻開圓之心也。凡有佛出世說法，不獨此方諸天為之散花供養，而他方國土諸佛悉來散花供養，以見佛佛贊襄之法也。故華嚴、法華、大悲諸懺，皆以散花而為佛事，乃佛佛所行之法式也。諸經集要散花供佛之花不踐踏者，佛告文殊：此花者，若四眾能信修行，應當早起清淨，澡漱口齒，念佛功德，恭敬此花，不以足踏及跨花上，如法執取，安置淨器，冶種種病。懺壇用掃花行者本此。珠林。南齊晉安王蕭子懋，始年七歲，因母病篤，請僧行道，獻花供佛。眾僧以梵罽盛水浸花莖，欲令不萎。懋禮佛泣曰：若使母獲勝利，此花竟齋不萎。七日齋畢，花更鮮紅，視罽中稍有根鬚，母病尋瘥。當代稱其孝感。經律異相。王遣使每日採花。一日，使者見佛相好，自念一命難保，佛法難聞，遂以所採之花供佛。佛即授記，號寶華佛。後王取花，竟無以應，心已辦死。王聞以花供佛，大喜，略不加罪。宗鏡。釋迦文佛說：過去無量劫來，承事供養無數恒沙等諸佛，皆不得記。何以故？以依所行有所得故。至然燈佛時，因獻五莖蓮華，乃得授記釋迦之號，方達五陰性空，心無所著，始見天真之佛，頓入無得之門。故將蓮華獻佛，用表證明。

附：　不得將佛前香焚於私室，及薰衣被等。

【箋】淨名疏：香是離穢之名，而有宣芬、散馥、騰馨之用。咸通傳：天人費氏云：人中臭氣，上薰於空四十萬里，諸天清淨，

無不厭之。但受佛付囑，令護於法，佛尚與人同止，諸天不敢不來。故佛法中，香為佛事。大論：天竺國熱，又以身臭故，以香塗身，供養諸佛及僧。

華嚴善法天中有香名淨莊嚴，若燒一丸而以熏之，普使諸天心念於佛。

◎昔人有香，名大象，因龍鬪生。若燒一丸，興大光明，細雲覆上，味如甘露，七日七夜，降香水雨。若著身者，身則金色。若著衣服宮殿閣，亦悉金色。若有眾生，得聞此七日七夜，歡喜悅樂，滅一切病，無有橫狂，遠離恐怖危害之心，專向大慈，普念眾生。我知彼已，而為說法，令無量眾生，得不退轉。戒德香經：阿難白佛：世有四種香：一曰根香，二曰枝香，三曰花香。此三品香，唯能隨風，不能逆風。故今所例，並此香也。成實論：波利質多羅樹，其香則逆風而聞。樹即帝釋殿十員生樹。智度盜佛香者，墮泥犁後，為人臭穢。禮節當淨拭香鑪，炭火多少，執香爐無以自熏。要用最經鼻嗅香者，由減香氣，無其福德正報，墮波頭摩地獄。未來世，鼻根無香味。

日雲經：香烟不盡，放地得越棄罪，盡五歲墮糞屎地獄。何以故？放恣心故。感應篇注：天師門下科，令竈下灰火，謂之伏龍屎，不可燒香。

附：　不得將佛前幢幡莊嚴法器等為他用。

【箋】智度：盜幡為衣者，主惡瘡膿血之報。正鋒錄：布施幢幡，莊嚴法物，經律贊嘆，功德甚多。若竊毀幢幡，而受罪及重。如佛名經，有無量幢佛、無量幡佛，以德而彰名也。以其因中施幢幡莊嚴法故，而證果也。禿人不信因果，竊所施之幡，為被、為衣、為帶、為擔絡、為展桌、為風帆，其污穢褻瀆，猶不忍言，甚至以菩薩聖號，顛倒張掛。嗚呼！褻穢以至於此乎？叢林執事，略不以此痛心，知識亦不以此鑑戒，殊可慨矣！切思所施之心何心？竊毀之念何念？昔皓布裩，書佛字於布裩上，有效之者，皓曰：汝必吐血死。後果如其言。今之褻穢聖號，恐不止吐血死也。五百問：先上佛幡，得取用作佛事否？答：佛事得用，檀越不聽不得。珠林：宋尼智通，京師簡靜尼也，年少信道不篤。元嘉九年，師死罷道，嫁魏郡梁羣。甫生一男，年大七歲，家貧無以為衣。通為尼時，有數卷素無量壽、法華等經，悉練擣之，以衣其兒。居一年，恍惚警悸，竟體剝爛，狀若火瘡，有細白蟲，日去升餘，燥痛煩毒，晝夜號叫。常聞空中語云：壞經為衣，得此劇報。旬餘而死。

不得與年少沙彌結友。

【箋】戒品纔登初地，禪道所以立身。切莫狎近惡少，戲論三五成羣。流蕩放逸無反，向後不要做人。從上英賢知識，皆依尊宿諮詢。機緣啐啄相契，禪律一句主賓。十方菩薩作伴，千古聖賢為親。四恩以此總報，不負出家之因。

不得三衣苟簡。

【箋】三衣者，三聚戒之標幟，即吾人之頭目、身體、手足。人缺一不名全人，戒缺一不名全戒。故律云：若借若無，並名非法。亦猶吾人之頭目等，不可假借於人也。此三衣均名解脫福田，而品制階級，宛爾不同。其原出鬚髮篇。善見論偈：善哉解脫服，無相福田衣，奉披如戒行，廣度諸眾生。

不得多作衣服。

【箋】寶訓佛鑒曰：先師節儉，一鉢囊鞋袋，百裰千補，猶不忍棄置。常曰：此二物相從出關五十年矣，詎肯中道棄置？有南泉悟上座送褐布裰，自言得之海外，冬服則溫，夏服則涼。先師曰：老僧寒則有柴炭紙衾，熱則有松風竹陰，蓄此奚為？終却之。

宗門武庫富鄭公得旨於華嚴，顒公罷相居洛中，請顒住招提。顒臨境，鄭迓之，途遇司馬溫公，詢何往，鄭公實對，遂聯鑣而出。候於郵亭，見數十擔過，溫逆問之，荷擔者應曰：新招提和尚行李。溫公欲歸，鄭曰：華嚴即至，奚歸之？溫曰：某見之矣。竟先馳歸。

燈錄：真淨在建康，保寧舒王齋賜素縑，因問侍僧：此何物。曰：紡絲羅。淨曰：何用。曰：堪做袈裟。淨指所衣伽黎曰：我尋常披此，見者亦不嫌惡。即令送庫司估賣供眾，其不事服飾如此。

若有餘，當捨。

【箋】有餘當捨者，謂去我之貪癡，念人之寒苦也。故道人不事華麗，破衲是甘，其視置盛服盈箱者，如癡奴耳。

世說：損有餘補不足，天之道。　愚夫好華麗，畜衣不知止；外道為苦行，裸形竟無恥。應舍斯二邊，三衣尊佛氏。

不得辦精緻縧拂玩器等，粧點江湖，取笑識者。

【箋】縧者，本華嚴束帶之偈，大悲把索之手，尊宿倣之為絛，大義束縛身心，不使放逸。今時色絲爭妍鬬麗，殊失先聖之意也。拂者，自馬祖驀視繩床百丈，末後三日耳聾，大非輕易。粧點江湖者，即四衢道中粧相覓錢者也。凡人一經粧點，真氣即喪，此輩無知，不必及齒，而有身荷法門，不重道德，不擇人品，惟勢利是圖，濫相付授，以至玷辱法門，無恐不作，罪將誰歸？

續燈雲：隱千瀨和尚有扶宗顯正論，其剖析邪正，訂定是非，極有可觀。但其中以宗師拈椎豎拂為談柄，引晉王衍握玉麈尾與手同色事為證。夫宗師拈椎豎拂，乃激揚向上一著，豈細事耶？千瀨以為談柄，非惟失自家正眼，亦抑疑誤後人。

不得著色服及類俗人衣飾等。

【箋】黃紅綠紫，艷色也。釋子：宜壞色以別緇素。境色青黑，木蘭色也。

不得不淨手搭衣。

【箋】三衣，乃千佛列祖相傳之法服。若不淨手搭衣，即慢千佛列祖之法道也，故制。

凡上殿，須束縛褲襪，不得放意自便。

【箋】大殿，乃諸聖雲集之所，當嚴潔而登。束縛者，恐下身垢物，遺於佛地，故西域有裙無褲。裙，譯為內衣。此條不關佛制，雲棲為避土俗，故從之。燈錄：雲居膺令侍者送褲與住菴道者，者曰：自有娘生褲在。不受。師再令侍者問：娘未生時，著個甚麼？者無語。後遷化，有舍利，師曰：直饒得八斛四斗，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。

不得閑走。

【箋】聖賢學問做不盡底，無有閑底時節，直饒造到大智閑閑，猶有智在。易曰：閑邪存其誠。非徒閑也，猶有誠在。吾人方處於學地，一生須將個閑字閑却，孜孜以禪律為心，庶不負父母師長恩也。古德云：閑時不至落空，忙時不至逐物。不落空，不逐物，且道是什麼人境界？

不得多言。

【箋】寶訓雪堂曰：學者不知道之所向，則尋師友以參之。雪堂仁慈忠恕，尊賢敬能，戲笑俚言，罕出於口。

道德經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易：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。

不得坐視大眾勞務，避懶偷安。

【箋】所食既均，所務亦均，庶不愧百丈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也。

五燈楊岐曰：上下偷安，為法門大患。

◎圓照本天資粹美，無緣飾，依天衣，懷弊衣，身操井臼與爨。晝則驅馳僧事，夜則坐禪，精勤苦刻，略不少怠。或曰：頭陀苟眾良勞。本曰：若捨一法，不名滿足菩提。欲此身證，敢言勞乎？

不得私取招提竹木、花菓、蔬菜、一切飲食及一切器物等。

【箋】招提四方物，即常住物也。一切，非一種也。言一竹、一木、一花、一菓，皆是大眾之物。私取，即盜也。

不得談說朝廷公府政事得失，及白衣家長短好惡。

【箋】箴規山行水次，戒護開談。張口如弓，發言如箭。雌黃世事，品藻他人。訝食說錢，呵風罵雨。墻壁有耳，法令無親。忽然虎口遭傷，始見鋒頭太露。竊議朝廷政事，私平公府客寮。講國土之凶豐，論風俗之美惡。以至工商細務，市井閑談，邊鄙兵戈，中原寇賊，文章伎藝，衣食貨財，既乖福業，無益道心。如此游言，並傷實德。坐消信施，仰愧龍天。

凡自稱，當舉二字法名，不得云我及小僧。

【箋】凡應對云我，無乃太慢。應小僧，無乃太卑。稱二字法名，庶幾謙恭有禮。凡有出家者，本師當觀其根氣優劣，然後立名。一名一字，乃最初開導之法語，令其一生顧名思議。今之取名字者，不知說法之式。受名字者，亦不知得法之用。所以去古遠矣。

燈錄：象耳山圓覺，郡守填牒誤作袁，以師俗姓袁，戲謂曰：一字名可。師曰：一字已多。守異之。雲居顯注：凡自稱皆當用法名，書本中有刻某甲者，乃因不知前人何名，虛懸二字。今現有法名，見人輒自稱某甲，大為非禮。

正鋒錄。時有行者，相從幾年，尚不與安名。凡有所使令，則以眉目視之，行者即如其事為之。僧問師：行者何名？師曰：我不敢涂污他，你道是何名？僧無語。

不得因小事爭執，若大事難忍者，亦須心平氣和，以理論辯，不可則辭而去，動氣發麤，即非好僧也。

【箋】處眾日久，言語酬酢，豈無悞處？彼或非言橫加，只消一個忍字，恬然自治。然忍之一字，說便容易，行之實難。須有大力量，方能降伏其心。若力量稍弱，不覺被業風飄墮羅剎鬼國去也。

寶訓雪堂曰：學者氣勝志則為小人，志勝氣則為端人，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。有人剛狠，不受規諫，氣使然也。端正之士，雖使為不善，寧死不二，志使然也。

◎靈源謂長靈卓和尚曰：道之行，固自有時。昔慈明放意於荊楚間，含恥忍詬，見者忽之，慈明笑而已。有問其故，慈曰：連城與瓦礫相觸，予固知不勝矣。逮見神鼎後，聲播叢林，起臨濟之道。嗟乎！道與時也，苟可強乎？

金剛！我得無爭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。

◎六度萬行忍為第一。

道德經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

◎天之道不爭而善勝。筆飡有與人相爭者，怒甚，奔訴王陽明先生。王曰：且去，待汝心平氣和，有好話與汝說。其人即去。涵養數日，復叩曰：吾心平氣和，願聞好話。王曰：心平氣和，便是好話也。其人謝去。

入禪堂隨眾第五(此篇原在第十，今置此。)

【箋】天如則禪師普說：生不知來處，謂之生大；死不知去處，謂之死大。臘月三十日到來，只落得手忙脚亂，何況前路茫茫，隨業隨報，正是要緊事在。這個是生死報境。若論生死業根，即今一念隨聲逐色，使得七顛八倒者是。由是佛祖運大慈悲，或教你參禪，或教你念佛，令汝埽除妄念，認取本來面目，做個灑灑落落大解脫漢。而今不獲靈驗者，有三種病：第一、不遇真善知識指示；第二、不能痛將生死大事為念，悠悠漾漾，不覺打在無事甲裏；第三、於世間虛名浮利，照不破，放不下，妄緣惡習，止坐不斷，擺不脫，境風扇動處，不覺和身輥入業海中，東飄西泊去。真正道流，豈宜恁麼？當信祖師道：雜念紛飛，如何下手？一個話頭，如鐵掃帚，轉掃轉多，轉多轉掃。忽然掃破太虛空，萬別千差一路通。諸禪德，努力今生須了却，莫教永劫受餘殃。

早覺偈呪(凡睡醒當默念)。　**睡眠始寤，當願眾生：一切智覺，周顧十方。**

唵嚂臨。

【箋】疏引一切智覺者，非唯三世齊明，抑亦十方洞曉。一日始終既爾，餘類皆然。　夫人晝之所思，夜則因想成夢。方其將醒未醒，未受色惑，不落意識分別，正眼[目*((序-予+林)/手)]瞇之時，謂之始寤。忽然夢破，開眼受色，依舊落意識分別時，謂之開眼作夢。惟如來清淨智覺，於日月不到處，而光明普照；於夢想不到處，而寤寐一如。故不妨睡有大小，而寤亦有大小，乃至歲月日時，亦有延促也。世傳陳摶一睡，三千年為一晝夜，小睡也；如來一睡，阿僧祇劫為一晝夜，大睡也。世人睡不成睡，寤不成寤，乃不知睡寤之所以也。寤者，如日之初昇；睡者，如月之初來。人之靈根，生於天地間，稟於天道，故天眼睡而人眼亦睡，天眼開而人眼亦開。一晝一夜，一動一靜，皆隨天道運行。若背逆天道，雖在青天白日，黑於長夜，故不成睡寤也。惟我大覺世尊，而恒於此

◎或睡或寤而作佛事也。故吾人正寤之時，當作是觀，當發是願也。智覽者，愍眾生住於無明，而為黑暗之所覆蔽，故以大智慧

日而覺照之。周顧者，其源自指天指地處來，謂二乘人秖見一隅，未見全象，惟菩薩開智覺正眼而能周顧，非獨覺照自己一隅，而能覺照不可說眾生，不可說世界，豁然雲開日現，洞見此◎大圓之光也。如世尊纔出母胎，指天指地處，此是世尊小寤之境界也。何則？秖為道惟我獨尊故。如世尊在雪山修道，歲二月七日之夕，入正定三昧，至八日明星出時，廓然大悟，嘆曰：奇哉！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此是世尊大寤之境界也。何則？秖為道一切眾生具有故。雖然，世尊則且止，即今諸人分中，且道是夢耶？是覺耶？速道！

單上得抖衣被，作聲扇風，使鄰單動念。

著衣偈。　若著上衣，當願眾生：獲勝善根，至法彼岸。

【箋】太古衣皮，黃帝始製衣。俗說上衣，長衣也。曰直裰，曰海青。

太白詩：翩翩舞廣袖，似鳥海東來。一名道服。太極真人曰：當潔淨衣，備巾褐制度，名逆法服。　上衣者，一身最勝之衣。言著最勝之衣，當發最勝之心，及發最勝之願。此心此願，即勝善根也。蓋為一切眾生，失此善根，沉溺生死，故發是願，令具善根，不使沉溺，而至彼岸究竟之地。如二乘三乘，皆不名究竟。唯佛一乘，乃名究竟彼岸也。又上衣，向上衣，亦曰恭敬衣。言著此衣，當知有向上事。或不能頓悟，亦當漸修威儀，而獲最善法則。步步行勝善之事，而登法岸至善之地也。

著下裙時，當願眾生：服諸善根，具足慚愧。

【箋】西域記：泥縛些那，唐言裙。裙者，羣也，連接幅也。舊曰涅槃僧，訛也。諸善根者，乃清淨根本之體，亦清淨法身之用。言服裙之時，善法現前，所思毋邪，則具足慙愧處，即清淨本源處。人之所以迷於五欲，不能清淨者，秖因不知慙愧。若慙愧具足，而清淨善法，何曾欠少？

五燈僧問黃龍：龍誨機急切相投，請師通信。龍曰：火燒裙帶香。

整衣束帶，當願眾生，檢束善根，不令散失。

【箋】束帶以絛襵，則諸部各異，色乃黃赤不同。整，嚴飾也。束，收攝也。謂當檢束諸根，則外嚴肅其身，而內收攝其心，乃見道用也。

下單偈。　從朝寅旦直至暮，一切眾生自迴護，若於足下喪身形，願汝即時生淨土。

【箋】普曜經：如來過去心淨離著，不惱眾生，故所行之處，脚不污，蟲蟻不損。　佛制誤傷，以其無心，故不治罪。與世律同。然亦有誤傷而還誤傷之報，見第一殺戒論注。

朝野僉頌。五更鐘罷人初寤，地上蟲靈將出穴。日將晡時人欲眠，地上蟲靈亦歸穴。莫將蟲命誤傷殘，人性蟲性何分別。

行步不傷蟲偈。　若舉於足，當願眾生：出生死海，具眾善法。

唵地利日利莎訶。

【箋】善法者，即菩薩行願也。如來三十二相，足為第一德相，謂先以行滿所願。於是菩薩凡舉足時，即願一切眾生出生死海故。若眾生同於菩薩行願，何處見有生死？秖為行願不同，妄執塵勞，造諸不善，飄蕩苦海。若能一念回頭，具諸善法，則彼岸在即，苦海斷流，眾生名盡，佛亦不為，是名至善。

不得大語高聲。

【箋】禪堂乃陶鑄聖凡，辨驗龍蛇之所，亦名選佛道場。凡入此堂，當規矩嚴肅，屏絕外緣，不容雜語。若一人大語高聲，又從而和之，不勝喧鬧，妨彼真參，為害莫大。

輕手揭簾，須垂後手。

【箋】載，清規，天子外屏，諸侯內屏，大夫以簾。

釋名：簾，廉也，自障蔽為廉恥也。宋魏陳楚間為笛，或謂之籟，自周而西謂之箔，南楚謂之蓬箔。

莊子高門懸箔，　揭簾垂後手者，謂直下頓促，簾必損壞，兼有麤濁之聲動眾，故當以手襯之，乃見威儀雅度。

五燈長慶坐破七個蒲團，一日捲簾，忽悟曰：也大差，也大差，捲起簾來見天下。有人問我是何宗，拈起拂子劈口打。　拈據法昌判斷，直饒長慶恁麼見得，也秖見簾外底天下，尚未見簾內底天下。要見簾內底天下麼？法昌有個方便，也下消坐破七個蒲團，管教簾內簾外一時見了。且道法昌與長慶還有優劣也無？若向這裏道得，一任捲舒自在去。

◎真淨文在黃龍，一日，龍適令待者捲簾，問：捲起簾時如何？者曰：照天照地。放下簾時如何？者曰：水泄不通。不捲不放時如何？者無語。汝作麼生？真曰：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。龍喝曰：關西人果無頭腦。乃顧傍僧。真淨指之曰：只這僧也未夢見在。龍大笑。

◎清凉院文益禪師，因僧來參次，師以手指簾，尋有二僧齊去捲簾。師云：一得一失。

◎玄沙與泉守在室中說話，有一沙彌揭簾入見，却退步而出。師曰：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。守曰：恁麼即某罪過。同安顯別云：祖師來也。師曰：佛不是恁麼。

不得拖鞋作聲。

【箋】堂中行當威儀，勿急勿緩，如白鶴之在芝田，青獅之行石窟。二六時中，忽然踏著自己影子，不妨覷破曹山眼睛，管取參學事畢。有輩在禪堂，禪不參，教不看，尋常拖一緉鞋，東宕西宕，脚底作檀板聲，在眾取厭，虛喪光陰，逢人也道我在某知眾位下住過，良可慨也。

雪菴錄：山頭和尚嘗稱：聖恩和尚在眾時，勤苦自勵。參究至後，夜未就寢，恐履聲妨人睡，則去鞋襪，跣足經行。冬寒則但去鞋。每每如此，真千古榜樣也。

不得大咳嗽作聲。　不得鄰單交頭接耳，講說世事。

【箋】禪堂煅煉，天下納子之大爐韛也。今之風氣日下，禪者挂搭，不知所為何事。乃不顧本分，以禪堂為雜談世事之所，深可慨也。古德云：大事未明，如喪考妣。大事已明，如喪考妣。豈可虛喪光陰，閑消白晝。不唯自誤，亦且有礙做工夫人。故制

雪巖欽普說：是時漳、泉二州有七個兄弟，與我結甲坐禪兩年，在淨慈不展被，脇不沾席。外有個修上座，也是漳州人，不在此數，只是獨行獨坐。他每日在蒲團上，如個鐵撅子相似，朝朝如是，日日如是。我每日要親近他，與他說話些子。纔見我東邊來，他便西邊去；纔見我西邊來，他便東邊去。如是二年間，要親近不可得。

或有道伴親情，相看堂中，不得久話相邀；林下水邊，乃可傾心談論。

【箋】天性至厚，無有過於父母者。今既辭親，當以道為親也。傾心談論者，須是個人，始可盡平生工夫與之較量。若論世諦，不啻污穢唇吻，亦恐污穢林泉。

筆滀。宏智，隰州人。座下同鄉哲魁者，潛跡十餘載，不明生緣。智知而訪之曰：父母之邦，何太絕物乎？欲招入方丈，魁謝曰：己事未辦，豈假講鄉里也。曳杖而去，莫能曉之。

二板鳴，即宜早進堂。

【箋】鐘板自百丈建立，嘗負之塗中，行持規矩不怠，叢林至今遵之。二板者，謂停一不停二。若二板既鳴，不過一茶之頃；三板止靜，禪堂掩門，內不放出，外不放入。故二板鳴，即須抽解，進堂少遲，便是門外漢也。

燈錄。道場明辨室中垂，問板鳴因甚犬吠。

雲峰潛頌。黃河遠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。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

若看經，須端身澄心默玩，不得出聲。

【箋】眾中止靜看經，皆默識之。若形之於聲，不勝雜亂，經義無從思之。故澄靜默會，經義從此曉了，智慧從此發生。至若參

禪時，把一切經書置之高閣，一一須從自己胸中流出，葢天葢地始得。

正身端坐，當願眾生：坐菩提座，心無所著。

【箋】四、教儀光明記。端坐者，身儀也。禪波羅蜜具出坐法，須者宜檢，內以圓觀，更加讀誦，如膏助火。　菩提，華言道。菩提座者，即自悟本有空王之座也。此座人人本具，故曰當願。如蓮花不染，故曰無著。華嚴云：菩提心者，猶如種子，能生一切諸佛法故。其下有一百十八種喻，無出此一偈也。

智論：見畫跏趺坐，魔王尚驚怖，何況入道人，端身不傾動。又為正觀五種因緣故，結跏趺坐：一、由此晏坐，身心攝斂，速發輕安，最為勝故。二、由此晏坐，能住時久，不令身心速疲極故。三、由此晏坐，是不共法，他道、他論皆無有故。四、由此宴坐，形相嚴淨，令他見已極敬信故。五、由此晏坐，佛、佛弟子共所聞喜，一切賢聖所稱讚故。

五燈淌山問雲巖：菩提以何為座？巖曰：以無為為座。巖却問淌，淌曰：以諸法空為座。又問道吾：作麼生？吾曰：坐也聽伊坐，臥也聽伊臥。有一人不坐不臥，速道！速道！乃休去。

出坐偈。　從舍出時，當願眾生：深入佛智，永出三界。

【箋】孔目三界者：一、欲界，欲有四種，謂情欲、色欲、食欲、婬欲也。下極阿鼻地獄，上至第六他化天，男女相參，多諸染欲，故名欲界。二、色界，色即色質，已離欲界穢惡之色，猶有清淨色在。始從初禪梵天，終至阿迦膩吒天，凡有十八天，並無女形，亦無欲染，皆是化生，尚有色質，故名色界。三、無色界，但有心識，而無色質。始從空處，終至非非想處，凡有四天，但有受、想、行、識四心，而無形質，故名無色界。　此偈如見華嚴法界玄奧之大幅，兼貫法華譬喻之全章。然毗盧圓鏡，豈有去來？火宅窄門，能無出入？故知無火而火，欻然三界者，大火宅也。其有小智聲聞，已出此舍，暫得遊戲者，小火宅也。不知舍外之火，逮有甚焉。若非深入佛智，曷使速離火宅，頓入清涼哉？

附：　不得穿堂直過，　上單下單俱當細行，勿令鄰單動念。

【箋】單者，前入眾篇詳明，茲不復贅。凡參學人，乍入叢林堂頭，驗其學行，方入僧次，即以單帖書其名與知客，送入禪堂，安貼其處，所謂三條椽下，七尺單前是也。

華嚴疏。得斯意者，舉足下足，盡文殊心。見聞覺知，皆普賢行。　頌。上單下單，意無兩般。伸脚縮脚，有什麼難。不嗔拾得，不贊豐干。忘人忘我，沒遮沒攔。枕邊夜夜放紅日，無字函經滿腹攤。

不得單上寫文字。除眾看經教時，不得單上相聚擺茶。夜坐雜話，　不得單上縫補衣被。

【箋】禪單為參學勤苦故設，以待中夜暫息。古人脇不著席，奮力參究，那討工夫為此不急之務？

慈受箴規古聖，補破遮寒，縫了便休。

豈可朝昏事針線。

不得眠臥，共鄰單說話動眾。

【箋】天地晝動夜靜，男女日作夜息，人情合乎天理也。論語寢不言，蓋本此意。若夫真實為道，豈可嗤嗤蠢蠢，秖圖一臥，差如小死耶？當知存默至道，栩栩焉，蘧蘧焉，有不可語人者。如高峰參無夢無想時，□半枕子震地一聲，忽然大悟，此千古睡眠底樣子。若眠息與鄰單說話，則為眾憎怨，鬼神所訶也。

隨眾食第六

【箋】古德云：隨眾得解脫。斯言不隨眾，則不解脫可知也。今略言隨眾，有八種解脫：一、聲板即赴，不懈怠故；二、供養現成，得省力故；三、作平等觀，無人我故；四、息諸戲論，存正念故；五、如法觀想，深入理故；六、不偏眾食，絕疑謗故；七、甘苦同受，無揀擇故；八、起止威儀，不放逸故。

聞揵椎聲，當整衣持鉢。

【箋】揵椎者，不假言語而令自宣，故衲子纔聞，即知息務、整衣、持鉢等事。羯磨疏以椎字作地，後人悞也。至於鈔文，一宗祖教，凡揵椎字竝改為椎，直呼為地。詣尋古本及大藏經律考之，方知其謬。

增益阿含：阿難！請講堂擊揵椎者，此是如來之信鼓也。

五分，隨有瓦、木、銅、鐵鳴者，皆名揵椎。

清規？聞椎聲，想念偈云：佛生迦毗羅，成道摩竭陀，說法波羅柰，入滅拘絺羅。聞三下鐘，即須息務，先宜出入。

燈錄：藥山齋時自打鼓，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，山便擲下鼓槌曰：是第幾和？高曰：是第二和。曰：如何是第一和？師桶舀一杓飯便出。

◎石梯和尚，侍者拓鉢赴堂，乃喚侍者，者應諾。師曰：甚處去？者曰：上堂齋去。師曰：我豈不知汝赴齋去？者曰：除此外別道個甚麼？師曰：我秖問本分事。者曰：和尚若問本分事，某甲實是上堂赴齋去。師曰：汝不謬為吾侍者。

持鉢偈。　執持應器，當願眾生：成就法器，受天人供。

唵枳哩枳哩嚩日囉吽發吒

【箋】梵語鉢，此云應量器。即體是法，本來成就，故成就法器一句，而空、假、中備焉。乃至制度之法，三匙五觀之旨，皆出於應量，則諸法無不具足，故能受天人供。若不知應量之法，滴水難消，況天人供！

五燈世尊一日敕阿難：食時將至，汝當入城持鉢。阿難應諾。世尊曰：汝既持鉢，須依過去七佛儀式。世尊召阿難，阿難應諾。世尊云：持鉢去。密菴云：大小世尊被阿難輕輕靠著，未免喚鐘作甕。

遯菴演頌。從來七佛儀式，慶喜何曾欠少？堪笑黃面瞿曇，無端打個之遶。

張無盡頌。鐘鼓聲沉托鉢回，巖頭一拶語如雷。果然只得三年活，莫是遭他授記來。

天山老人頌。父父子子，同鍋各爨。一齊趁出山門，惟有三峯老漢。

法昌錄。德山、巖頭父子不解之禍，皆起於雪峰把定揵椎，至使老漢一肚皮不合時宜，直向鐘鼓聲前托出個鉢來，太煞眼底無人。不料飯巾影裏突出一問，只得飲氣吞聲，縮歸方丈。頗奈雪峰東語西話，鼓動巖頭簡點道：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。據法昌批判，老漢尚不會最初句，說甚末後句？當時聞恁麼話，只合穩踞方丈，巖頭雖有百千伎倆，也沒奈他何。秖為召問巖頭，至有密啟其意，巖頭何不明言以征討之？亦非好手。至明日，老漢陞座後，撫掌曰：且喜老漢已會末後句。又道：只得三年活。德山一生氣宇如王，運籌帷幄，何等鋒利？云何却被巖頭料定三年？果然自救不了。諸方浩浩商量，還有為他父子雪不解之禍麼？

頌。鐘鼓聲前托鉢。老漢住持不正。大小暗使機謀。罪犯彌天條令。說甚死活三年。且喜鉢盂無病。最初末後全提。我奉太上勅命。

展鉢偈。　如來應量器，我今得敷展，願供一切眾，等三輪空寂。

唵斯麻摩尼莎訶。

【箋】智論：佛名如來者，如定光佛等，行六波羅蜜，得成佛道；釋迦文佛亦如是來，故名如來。如定光佛等智，知諸法相，從如中來，故名如來；釋迦文佛亦如是來，故名如來。

金剛無所從來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　應量器者，千佛授受之法器，九十六種外道悉不知名。我今所以得敷展者，為已受佛戒故得敷展。然敷展大義，非徒自利口體，先當發願為眾。三輪空寂者，

能斷金剛經論，謂布施時，體達施者受者及所施之物，皆悉本空，則能摧碾執著之相，是名三輪體空。一施空，謂能施之人，體達我身本空，豈有我為能施，既知無我，則無希望福報之心，是名施空。二受空，謂既體達本無我為能施之人，亦無他人為受施之者，是名受空。三施物空，物即貲財珍寶等，謂能體一切皆空，豈有此物而為所施，是名施物空。

空鉢偈。　若見空鉢，當願眾生：其心清淨，空無煩惱。

唵部林

【箋】若見此鉢，直見法界之量及自己之量，等於真空，且不容些子，況有清淨煩惱之跡乎！

華嚴：若有欲識佛境界，當盡其意如虛空。故云其心清淨。從來不與染法相應，故云空無煩惱。

滿鉢偈。　若見滿鉢，當願眾生：具足成滿，一切善法。

唵。嚂

【箋】鉢飯既充滿目前，不可徒生貪饕之想，不修梵行。當觀飯之來處，粒粒從信施得來，一切善法，悉從此種智發生。故受施者當梵行具足，所施者福果成滿，猶如種子發花，花復為果，滿足菩薩之梵行也。

西域傳：佛鉢在乾陀國，青玉色，受三斗。諸國寶之，供養終日。華香不滿，則如言滿之。

擎鉢偈。　擎持鉢飯，當願眾生：志在大道，為法供養。

【箋】大道者，資養幻軀，本為修行出世之道，故云志在大道。行願品諸供養中，法供養最，所謂如法供養也。

華嚴。設於念念中，供養無量佛，未知真實法，不名為供養。

智論：食為行道，不為益身。若得食時，先獻三寶，後施四生。

勝思惟經：不起罪業、不起福業、不起無動業者，是名供養佛。

華手經：若以花香、衣食、湯藥等供養諸佛，不名為真供養。如來坐道場，所說微妙法，若能修學者，是名真供養。

思益經：問云：誰能供養佛？佛言：能通達無生際者。

文殊般若經：佛問文殊：汝云何供養佛？文殊答言：若幻人心數滅，我則供養佛。

台教供養佛者，只是隨順佛語。今順佛教修三觀心，即為供佛；為破五住得解脫故，即供養法；三諦理和，即供養僧。

供養　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。

【箋】佛身無為，故曰清淨。法名可軌，諸師成之而得成佛。以法為身，故名法身。梵語毗盧遮那，華言徧一切處。以真如平等，性相常然，身上無礙，故梵語佛，此云覺者。

起信所言覺義者，謂心體離念。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即是如來平等法身，則以無念名之為佛。

圓滿報身盧舍那佛。

【箋】修因感報，名之為報，然有自報、他報之別。自報則理智如如，他報則相好無盡，是名報身。

華嚴疏：覺有之義：一、自覺，覺知自心本無生滅；二、覺他，覺一切法無不如是；三、覺滿，二、覺理圓，稱之為滿。盧舍那，此云淨滿，謂諸惑淨盡，眾德悉圓。又云：光明徧照，謂內以智光照真法界，即自報身也；外以身光照應大機，即他報身也。

千百億化身，釋迦牟尼佛，

【箋】智與體真，能起大用，隨機普現，說法利生，故名化身。

宗鏡：釋迦，此云能仁；牟尼，此云寂默。能仁者，即心性無邊，含容一切；寂默者，即心性本寂，動靜不干，故號釋迦牟尼。

當來下生，彌勒尊佛。

【箋】彌勒，漢云慈氏，當來龍華教主也。布袋和尚頌。彌勒真彌勒，化身千百億。時時在世間，世間人不識。

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。

【箋】彌陀經：爾時，佛告舍利弗：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極樂，其土有佛，號阿彌陀，今現在說法。舍利弗！彼土何故名為極樂？其國眾生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，故名極樂。梵語阿彌陀，此云無量壽，亦名無量光。

十方三世，一切諸佛，

【箋】四方，四維上下曰十方，過現未來曰三世。若論往古劫海之現在諸佛，即今稱為過去，即今現在，乃過去之未來，亦為未來之過去。所以出息入息，一剎那間而成三世諸佛者，謂盡東方過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不可說諸佛，悉皆現前，受我供養，餘方亦然。

大智文殊師利菩薩。

【箋】文殊六名：一、妙德，大經了了見佛性，猶如妙德等。二、妙首，無行經滿殊師利，此云妙首。三、名普首，觀察三昧大淨法門經。四、濡首，出阿目佉并普超經。五、經首，出無量門微密經。六、妙吉祥，梵語曼殊室利。

大行普賢菩薩。

【箋】行無不遍曰普，佑上利下曰賢。以周遍佑利，故名普賢。

大悲觀世音菩薩。

【箋】能所圓融，有無兼暢，照窮正性，察其本末。故稱觀世音者，是所觀之境，萬象流動，隔別不同，類音殊唱，俱蒙離苦，菩薩大悲，一時普救，皆令解脫，故曰觀世音。

諸尊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。

【箋】菩薩，具云菩提薩埵，華言覺有情，謂覺悟一切眾生也。以六度為乘，運諸眾生出三界而到涅槃彼岸也。梵語摩訶，此云大；梵語般若，此云智慧；梵語波羅蜜，此云彼岸。到，謂總歸贊嘆諸聖功德，為供養之結詞也。

粥有十利，饒益行人，果報無邊，究竟常樂。

【箋】摩訶僧祇律：佛住舍衛城，時難陀母作食，先飯比丘，後自食。復作釜飯，逼上飯汁自飲，覺身內風除，宿食頓消。由是多水少米合煎，復用胡椒、蓽茇調和奉佛。由是佛聽比丘食粥，有十種利。佛說偈曰：持戒清淨人所奉，恭敬隨時以粥施，十利饒益於行者，色力壽樂辭清辯。宿食風除饑渴消，是名為藥佛所說，欲生人天常受樂，應當以粥施眾僧。十利者：一、資益身軀，顏容豐盛；二、補益厊羸，增長氣力；三、補養元氣，壽算增益；四、清淨柔軟，食則安樂；五、滋潤喉吻，論議無礙；六、調和通利，風氣消除；七、溫暖脾胃，宿食消化；八、氣無礙滯，辭辯清揚；九、適充口腹，饑餒頓除；十、喉吻霑潤，渴想隨消。

周書：黃帝始烹谷為粥。魏武帝苦寒行曰：行行日已遠，人馬同時饑。擔囊行取薪，釜水持作糜。

燈錄：南泉一日為眾僧行粥次，馬祖問：桶裏是甚麼？師曰：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。祖便休。自餘同參，無敢詰問。

◎趙州喫粥了也未見洗鉢偈。

三德六味，供佛及僧，法界有情，普同供養。

【箋】三德者：一、清淨，謂供佛僧之食，當使清潔，無葷穢之氣；二、柔軟，謂供佛僧之食，當須柔軟甘和，而無麤澀之味；三、如法，謂供佛僧之食，當隨時措辦，制造得宜。六味者，苦、酸、甘、辛、鹹、淡也。

涅槃經：諸優婆塞為供佛及僧，辦諸食具種種備足，皆是旃檀沉水香薪八功德水之所成熟，其食甘美有美德焉。供佛謂供三世諸佛也。僧有二種：一者菩薩僧，二者現在大眾僧。供佛未有不供僧也，故曰及。普同者，上至諸佛菩薩聖賢天龍護法，下至一切含靈，無不遍及，故曰普同。

若飯食時，當願眾生：禪悅為食，法喜充滿。

【箋】華嚴疏：世間之食，但能資益生死之身。修行之人，於世美味，心不貪嗜，常持正念，以禪悅、法喜為食，則能長養善

根，出離生死，成就善故，有出世五種食也。一、念食，修聖道者，常持正念故。二、法喜食，愛樂大法，資長道種，心生歡喜故。三、禪悅食，由得定力，資長慧命，道品圓明，心常喜樂故。四、願食，不捨梵行，長養一切善根，如世之食，資益身根故。五、解脫食，離諸業縛，於法自在，長養菩提故。

◎不由胎藏，不假段食，惟禪悅法喜食也。

出生飯不過七粒，麪不過一寸，饅頭不過指甲許多，則為貪。

【箋】雲居顯注：貪，謂貪功德也。太多亦非法，故制。

少則為慳，其餘蔬菜荳腐不出。

【箋】食堂前立石，狀如蓮花，仰天覆地者，名施生臺。臺之週遭，篆七佛名，令一切見者，滅罪生福。故其蓮花仰天，平如鏡，圓如曼怛囉，中鐫梵書hūṃ字，種行者出生於字上，令諸鬼神霑斯法味，得解脫故。今人不知瞻禮，而反忽略，因便曬物，甚至以鞋襪穢褻等，加於佛法之頂，不覺不知，負大逆罪，見者能不傷感？因標示之，幸母再犯，徵蔬腐不出生，得不恪乎？

訓七粒具足諸味，而能充塞大千者，法也。故菜蔬不必出生。

凡出生，安左掌中，想念：

【箋】行者先於左手拇指掐無名指、小指，仰伸指指、中指，無名指盛生飯。次以右手結印，如左交相，運想oṃvaṃ字種流出無盡法食，普濟鬼神。

法力不思議，慈悲無障礙。七粒遍十方，普施周沙界。

唵。度。利。益。莎。訶

【箋】障礙者，謂餓鬼有三障：一、外障，謂餓鬼常受饑渴，皮肉血脉，皆悉枯槁，頭髮蓬亂，其面黯黑，唇口乾焦，常以其舌，自舐口面，障惶馳走，處處求食，所到泉池，便見其水，變成膿血，自不欲飲。如是等鬼，由外障礙飲食，是名外障。二、內障，謂餓鬼咽或如針，口或如炬，其腹寬大，由是因緣，縱得飲食，不能啖飲。如是等鬼，由內障礙飲食，是名內障。三、無障，謂有餓鬼，名猛焰鬘，雖有飲食，無有障礙，然隨所飲啖之物，皆被燒然，變成火炭，由此因緣，饑渴大苦，是名無障。法力者，偈呪觀行力也。不思議者，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言論，而能成就不思議之慈悲，以慈悲故，得無罣礙，以無罣礙故，而能以七粒周遍沙界，俾諸鬼神，消諸障礙，得沾法味，而得解脫。知上二偈，本於涅槃、天傳二典，故句異而義同也。當時世尊，為鬼子母等，惱害人民，兇惡無比，故先以威折，後以慈攝，授以法食，易其口腹，不使生命入其死門，故曰出生。然恐法化不恒，兇惡之輩，仍害生命，乃敕諸弟子，凡修行處食時，先施法食，令滿法喜，故

徵嘗觀叢林出生之法，有者堂頭與諸大眾同時出生，有者食時先置飯一器於呵利帝母前，臨呪願時惟堂頭一人出生。究竟一人出生與多人出生有以異乎？

訓：言理則一多無礙，言事則一畢竟一，多畢竟多。何則？楞嚴云：譬如一人喫飯，多人飽否？今一人出生，乃一人之慈悲，與多人慈悲何與焉？是故一人為善，而使多人不為善，則一人為善其功小，使多人不為善其過大。涅槃云：不施食者，非我弟子。乃知多人出生，各各遵佛遺教，名各減己分段之粒，如法而施，一時千指分光，慈悲利濟，豈不廣大也哉？

徵七粒之數，不用六及八，何也？

訓七粒者，言千廩之充，從無一而始，無一而生，兩了曰三。一而三，母也；三而一，子也。子三母三，及無一之祖，以成來復之象，變化不測，而六八在數不在數可知矣。故七粒之量雖可數，而佛法之量不可數。昔欒巴之酒，小術能化為甘雨；如來願力，七粒充遍大千，理固然也。豈大願翻不及小術耶？

大鵬。金翅鳥。

【箋】起世經：龍與金翅鳥王，皆具卵、胎、濕、化四種。生經云：大海之北，有一大樹，名曰居吒奢摩離，其高一百由旬，枝葉徧覆五十由旬。此鳥王與龍等，皆依此樹四面而住。其四面各有宮殿，縱廣六百由旬，七重垣墻，七寶莊嚴。一、卵生金翅鳥王，居樹東面，欲啖龍時，飛往東枝之上，觀大海水，乃即飛下，翅扇海水，令水自開二百由旬，取龍食之。此鳥王惟能取卵生龍，不能取胎、濕、化三生龍也。二、胎生金翅鳥王，居樹南面，欲取龍時，飛往樹南，令水自開四百由旬，取龍食之。此鳥王惟能取卵、胎生龍，不能取濕、化二生龍也。三、濕生金翅鳥王，居樹西面，欲取龍時，即向樹西海取之，水開八百由旬。此鳥王能取卵、胎、濕之龍，不能取化生龍也。四、化生金翅鳥王，居樹北面，欲取龍時，向樹北海取之，水開一千六百由旬。彼諸龍等，皆為此鳥王之所啖食。

樓炭經：四生金翅鳥，還食四生龍是也。

曠野鬼神眾，羅剎鬼子母，甘露悉充滿，
唵穆帝莎訶。

【箋】大涅槃經：佛遊聚落，樹下有一鬼，名曠野，純食血肉，日食一人。我為說法，然彼愚癡，不受教道。我即化身為大力鬼，動其宮殿，令不安所，使彼迷悶。我以慈悲，手摩其身，即還坐起，生善信心。我復本相，為說法要，受不殺戒。彼鬼白言：我及眷屬，唯仰血肉存活，今以戒故，當云何活？佛云：今敕弟子，隨有修行處，食時當先出生。若不出生，非我弟子。

◎鬼子。母，羅剎中之巨魄也。生千子，最小名愛奴，極所憐惜，常食人子。佛為化導，將愛奴藏之鉢下。其母於天上人間覓之不得，既歸伏於佛，遂揭鉢還之。其千子皆為鬼王，統數萬鬼眾，五百在天上常嬈亂諸天，五百在世間常嬈國界人民。佛為授五戒歸正法，得須陀洹，住佛精舍。無子息者求子得子，有疾病者禱之則安，故為鬼王母。由受佛戒，亦呼千子，同依佛所，不惱天人也。

已上言金翅鬼子暴橫如此，乃見佛之威德神力，不動聲色而能降伏。然其暴惡習氣未盡，故先以甘露滌其心胸而調伏之，後以法味而充滿之。

汝等鬼神眾，我今施汝供，此食徧十方，一切鬼神共。

唵穆力陵莎訶。

【箋】言汝等者，謂承佛呪力，直召其名而施法食也。此食徧十方者，諸鬼神等各散十方，而此呪食能徧十方，以表佛心平等，一切鬼神皆得平等法味也。

臨食呪願，皆當恭敬。

【箋】有比丘受他請食，默然入，默然去。諸居士呵責云：我等不知食好不好？諸比丘白佛，佛言：從今食時，應表宣施者之意。

正食時偈

【箋】律三：鉢羅佉多，此翻正。至將食時，默念三遍，能除食毒，故名。義即等供之唱法。舊云僧跋，訛也。

佛制比丘。

【箋】十誦：尸利仇常疑佛有一切智，乃計毒食舍內作大火坑，令無烟焰，以沙覆上，敷不織床。自言：若佛有智，當不赴請。佛以應度默允，乃語阿難：今諸比丘莫先行。於是領諸比丘入於彼舍，火坑化作蓮花，佛與比丘皆行花上，其不織床皆成完床。尸利感化白佛：此食雜不堪。佛言：但施食之，無病。佛告阿難：宣令未唱呪願，不得先食。唱已，食皆甘美。佛還作法：從今未唱呪願，不得食。

食存五觀

【箋】詳著下文。

散心雜話，施信難消。大眾聞磬聲，各正念：

【箋】此即佛告阿難宣令之偈，以警比丘常修正觀，乃可受食。若不修觀，散心雜話而食者，恐信施難消也。古云：施主一粒米，重如須彌山，若還不了道，披毛帶角還。難消二字，甚於尸利仇之毒藥也。是故叢林至今遵佛遺勅，而於將食時，擊磬宣

偈，令諸比丘於此聲中，各存正念。正念者，如理而念，名為正念。念即念慧，謂沈、掉、有、無等。不動，謂不動正念。

梵網寧以此口吞熱鐵丸及大流猛火經百千劫，終不以此破戒之口食於信心檀越百味飲食。五燈提婆尊者得法後，至迦毗羅國，有長者曰梵摩淨德。一日，園樹生耳如菌，味甚美，唯長者與第二子羅[目*候]羅多取食，取已隨長，餘親屬皆不能見。祖知其宿因，遂至其家。長者問其故，祖曰：汝曾供一比丘，然此比丘道眼未明，虛沾信施，故報為木菌。惟汝與子精勤供養，故得享之。又問：長者年多少？曰：七十九。祖說偈曰：入道不通理，復身還信施。汝年八十一，此樹不生耳。後如其言，果佛授記。

三匙觀法。

【箋】大智度論：食為行道之人，正受食時，須作三願。

一願斷一切惡。

【箋】初下匙時，當願此生所有身、口、意一切惡，悉令斷盡。

二願修一切善。

【箋】次下匙時，當願此生所有善法悉令滿足。

三、誓度一切眾生。

【箋】後下匙時，當願此生所修善根，迴施眾生，共成佛道。

食存五觀法。　一、計功多少，量彼來處。

【箋】智度論：此食墾植、收穫、舂磨、淘汰、炊煮及成功用甚多。量彼來處者，僧祇律：施主減其妻子之分來求福。故施凡食時，當作此觀。古詩：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。

論衡：穀之始熟曰粟。舂之於臼，簸其粃糠，炊之於甑，爨之以火，成熟為飯，乃甘可食，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。粟未米，米未成飯，氣腥未熟，食之傷人。

二、忖己德行，全缺應供。

【箋】毗尼母律：若不坐禪誦經，營三寶事，及不持戒，受人信施，為施所墮，則不宜受食。德行若全，則可應供受食。凡受食時，當作此觀。

三、防心離過貪等為宗。

【箋】明了論疏：出家先須防心三過，謂於上味食起貪，下味食起嗔，中味食起癡，以此不知慙愧，墮三惡道。凡受食時，當作此觀。

四、正事良藥，為療形枯。

【箋】饑渴為主病，四百四病為客病，須以食為醫藥，用資其身。凡受食時，當作此觀。四百四病者，人身假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所成，一大不調，則生百一種病，四大共成四百四病。

五、為成道故應受此食。

【箋】不食則饑渴病生，道業何成？增一阿含經：多食致苦患，少食氣力衰，處中而食者，如秤無高下。凡受食時，當作此觀。筆飡。黃山谷曰：禮所教，飲食之序，教之末也；食而作觀，教之本也。今士大夫誦先王之法言則一人也，起居飲食則一人也，故設教不得不如是。君子有思，終身之思也；食時作五觀，終食之思也。日一日如是行之，念念仁智，則夫二人者今而為一矣。五燈黃龍南化主歸，上堂。世間有五種不易：一、化者不易；二、施者不易；三、變生為熟不易；四、端坐喫者不易。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？良久，云：聱。便下座。時翠巖真為首座，藏主問：適來和尚道：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？真曰：腦後見腮，莫與往來。

無呵，食好惡？

【箋】古人粗衣遮寒，糲食充饑，為學道故。若當大眾齋法之時，呵食美惡，損福良多。或遇病緣，不能食粗糲者，亦當存默。

不得以食私所與。

【箋】私與成盜業故。

若摘與狗。

【箋】一、大檀誠敬，以美饌供佛僧。時有犬枵腹搖尾，作乞憐之狀。一比丘愍之，分食餧犬。檀信不悅，白佛故制。

來益食，不得言不用。若已飽，當以手讓却之。

【箋】佛制：持鉢而食，至飽而後放鉢。若行者來益食，欲食即以鉢托出，既飽乃置鉢几上。或行者更來益，則以手讓却者，以手代語止之。燈錄：巖頭曰：逐物為下，却物為上。且道與此却之何如？　常州芙蓉太毓禪師，因行食到龐居士前，士擬接，師乃縮手曰：生心受施，淨名早訶。去此一機，居士還甘否？士曰：當時善現豈不作家？師曰：非關他事。士曰：食到口邊，被他奪却。師乃下食。士曰：不消一句。昭覺勤云：善現作家，芙蓉奇特，盡被龐居士一時領過了也。只如居士道不消一句，且道是那一句？端坐受供養，施主蒙安樂。

不得爪頭，使風屑落隣鉢中。

【箋】風屑飄落鉢中，使隣坐生嫌，兼失威儀故。

不得含食語。

【箋】五燈神鼎諲，常與數耆宿至襄沔間。一僧舉論宗乘，頗敏捷。會野飯山店中供辦，而僧論說不已。師曰：三界惟心，萬法惟識。惟識惟心，眼聲耳色。是甚麼語？僧曰：法眼語。師曰：其義如何？曰：惟心故根境不相到，惟識故聲色樅然。師曰：古

味是根境否？曰：是。師筋篾菜入，口中含胡而語曰：何謂相入耶？坐者駭然，僧不能答。師曰：途路之樂，終未到家。見解入微，不名見道。參須實參，悟須實悟。閻羅王不怕多語。僧拱而退。

食時語，非惟禪律並遮，孔門亦常戒慎，除為佛法機緣，急救世間等事不犯，如神鼎諶會野飯於山店也。葢有狂禪含食語，以神鼎自況，大似薰蕷比栴檀耳。不得笑談雜話。

【箋】溈山警策，不解忖思來處，謂言法爾如然，喫了聚頭喧喧，但說人間雜話。

不得嚼食有聲。

【箋】行護食時，不得大攪及啜飲作聲。眾中食訖，不得啾口作食。禮，不絜美，不啜歸，不固獲，不返食。

如欲挑牙，以衣袖掩口。

挑，剔也。隨眾食時，不可剔牙，宜食畢至僻處。即欲剔者，宜以袖掩口，若露齒，失威儀故。

食中或有蟲蝨，宜密掩藏之，莫令隣單見生疑心。

【箋】行人非不欲以精潔飲食供奉，間或蟲蝨誤入飲食之內，見者當密藏，勿令人疑心不能食。昔有僧見桶中熟蔬浮水雞，忙取食之，含胡語曰：好個熟菜頭！其僧事跡雖粗，乃見一時權宜，以安眾心，其僧却有汾陽力量。

當一坐食，不得食訖離座更坐食。

【箋】佛說一坐食，比丘嘆譽領受，更不復食，形體枯瘦。佛即開許一食後，更食麪餅等，令飽足。飽足者，滿足其意，不異其時也。若異時，即非時食也。一日鉢盂兩度濕，應鐘版之時食也。一坐而不再坐者，恐非時故。

不得食訖以手指刮碗鉢食。

【箋】鉢中心粒，應施生靈，若以手指刮食，大失威儀，兼失利生功德故。

行護若有食，遺落食巾上，不得取食，當押聚安一處，付與淨人鉢碗中。

凡食不得太速，不得太遲。

【箋】太速則粗氣逼人，太遲則延慢失侯，故須不急不緩，次第食之。

行護把鉢，不得太高，不得太低，則當胸前。碗鉢常須離膝巾，不得安手致膝上。

清規不得將口就食，不得將食就口。

禮節不得鉢中央。挑飯不得大撓刮鉢中。

行食未至，不得生煩惱。

【箋】齋時惟法喜禪悅，無煩惱故。若一人煩惱，則四座為之不安，遂成煩惱，齋法寧不得罪？

或有所需，默然指授，不得高聲大喚(指授，指語也)**，不得碗鉢作聲。**

【箋】食時威儀，碗鉢自然無聲。碗鉢作聲，因麤慆故。一人麤慆，不堪動聽，多人復然。而食堂規矩散漫，齋法不恭，其過誰歸？

不得食畢先起。

【箋】齋法，自始至終，皆當恭敬。食畢先去，則有始無終。欺慢大眾，除常住公事及遠行者，預白知事，則不犯。

若違，僧制。

【箋】僧制者，即律中所說之文，皆僧制也。有違者，則先以椎白聚眾，而後斷事聽罰。

揵度不應匡脚食，妨礙比座所食可棄之物，應取著脚邊，去時持去。

清規不得將口就鉢，將鉢就口。

禮節不得鉢中央挑食。

溈山警策，碗鉢作聲。食畢先起，去就乖角。僧體全無，起坐忪贊，動他心念。

戒學。先知芯蓼惟著下裙，上無衣者不應受食。若病老者當屏處而食。

聞白椎不得，抗拒不服。

【箋】白椎者，法王之正令，文殊之大用也。今叢林凡事亦用椎白，不待言而眾集。且道椎作麼生白？有血氣漢，一聞白推，當下省悟。若是沒意致底，不識好惡。五燈世尊陞座，大眾集定，迦葉白椎云：世尊說法竟。世尊便下座。　剎說塵說無間歇，世尊陞座，已落第二三科矣。無端金色頭陀，却將一大部不斷頭經強生著破，至今天下衲僧句讀不徹。

頌。棒頭吐舌，露柱揚聲。日上月下，正令齊行。

◎雙泉師寬初住雲門，一日聞白椎曰：請師寬充典座。師翻觔斗出眾曰：雲門禪屬我矣。

飯中有穀，去皮食之。

【箋】盜戒下，注。

無量壽經律，或聚一處，出時將施禽鳥。

五燈石霜慶為溈山米頭篩米次，溈曰：施主！米莫拋散。慶曰：不。溈於地上拾一粒，曰：個是甚麼？慶無對。溈曰：莫輕這一粒，百千粒從此一粒生。慶曰：未審這一粒從甚處生？溈呵呵大笑。至晚，上堂曰：大眾！米裏有蟲，諸人好看。

正風錄：拾得為國清竈下頭陀，齋後收殘汁冷飯，置竹筒中，伺寒山。山見之，怡然負於巖下，快飽而已。雲門澄為雲棲圊頭，除糞後，以廁底穀粒汰淨食之，皆潛行密用也。今人固不能如寒山、雲門所為，而所剩汁及洗碗遺粒，或餧犬豕，或濟魚蝦，以成濟生之德，亦是惜福之道。乃作珍粒篇，簡諸同人云：我觀無數米，種從一粒始。天公雨露恩，農夫血汗脂。意在活蒼生，恩大勤不止。莫將一粒輕，大以須彌比。如何高上人，不省米來理。狼藉噴滿堂，鞋沾入圊裏。宿飯棄厨倉，路傍有餓死。天眼有雷霆，暴物何堪此。三年兩度荒，不記食糠粃。我著珍粒篇，遙簡天下士。足邊有遺粒，見者即拈起。鐺底飯甲香，食之最甘美。倘餘殘汁盤，洗碗并油滓。自己不能飡，亦當餧犬豕。或傾長流中，而濟魴與鯉。所施雖微芒，功德日積累。不惟長福源，亦為入道址。

僧要長沙翼遊蜀，刺史毛璩為設中食。翼見飯中得一粒穀，即先食之，毛密敬異。後餉米千斛，翼即受分施。

附：　不得見美味，生貪心，恣口食。

【箋】大論：思惟此食，墾植耘除，收穫蹂治，磨舂淘汰，炊煮乃成。計一鉢之飯，作夫汗流，集合量之，食少汗多，功力艱辛，營調香味，纔供三寸，即成不淨。云何恣貪無度，不念道德輕微，以何消受將來，恐墮異類酬償之苦，切生慙愧之想。

薩遮尼乾子經：噉食太過人，身重多懈怠，現在未來世，於身失大利。睡眠自受苦，亦惱於他人，迷悶難覺悟，應時籌量食。

不得偏眾食。

【箋】偏眾食者，不共眾食也。不共有三：一、私造飲食，不與眾食而獨食者，其過大；二、不私造飲食，有事異坐食者，不犯；三、老病不能隨眾，雖私造食，無犯。

寶訓拙菴曰：佛鑑住太平高菴，充維那時，年少氣豪，下視諸方，少有可其意者。一日，齋時鳴揵，見行者別器置食於鑑前，菴出堂厲聲曰：五百僧善知識作這般去就，何以範摸後學？鑑如不聞見，逮下堂詢，乃水蘆菜。蓋鑑素有脾疾，不食油故。菴有愧，詣方丈告退。鑑曰：維那所言甚當，緣惠懃病乃爾。常聞聖人言：以理通諸礙。所食既不優於眾，遂不疑也。維那志氣明遠，他日當柱石宗門，幸勿以此芥蔕。逮鑑遷智海，菴過龍門，後為佛眼嗣。

結齋法式

南無薩哆喃。三藐三勃陀。俱胝。南怛姪他。唵。折隸主。隸準提。莎婆訶。

所謂布施者，必獲其利義，若為樂故施，後必得安樂。

【箋】所謂法施、財施，皆從歡喜布施故，後所得報亦快樂故。

飯食已訖，當願眾生：所作皆辦，具諸佛法。

【箋】一時齋法已竟，若不發志願，則前三匙五觀等，皆為剩語，有始無終。是故當願一切眾生，究竟一切事也。所作皆辦，豈易言哉？略言端坐受供，觀行已周，厨務行堂已畢。至於入理深談，二乘秖斷見思惑，菩薩將盡無明，尚未名皆辦。惟佛五住究盡，二死永忘，可稱皆辦。

受賸偈

【箋】上古檀越飯僧，先以布氈襯其座，齋已送襯作衣，故親從衣。後以銀錢代布，故親從貝。

稽古略：練塘居士洪慶善，持江東節度使夜宿池州梅山，愚宗師迎之，相與夜話。洪問：飯僧見於何經？宗曰：四十二章經云：凡飯人百，不如飯一善人，乃至飯百億三世諸佛，不如飯一無住無作無證之者。謂無修無證，則是正念獨脫，則功德超諸佛也。洪曰：前輩知此者多矣，其為誰乎？宗曰：近如秦少游藤州貶所自作挽章，有誰為飯黃緇之句。東坡既聞秦計，以書送銀五兩，囑范元長為秦飯僧。及東坡北歸，至毗陵，以疾不起。太學生裒錢於東京慧林飯僧，蘇黃門撰東坡墓誌首載之。洪曰：賸金有據乎？宗曰：豈不見毛詩小雅鹿鳴，燕羣臣嘉賓也。既飲食之，又實幣帛筐篚，以將其厚意。葢飯食不足以盡敬，而加贈遺之，以致慇勤。於時為誦丁晉公齋疏，不錄。

呪願達賸，當願眾生：悉令通佛，十二部經。

【箋】出菩薩本業經。又偈云：財法二施，等無差別，檀波羅蜜，具足圓滿。　凡有賸施者，必有願求。受施者，當於三寶前宣達其願。

尊者菩須蜜論作檀賸，此云財施。解言：報施之法曰達賸，導引福地亦曰達賸。字或從手。

西域記：正達賸拏者，右也，或云馱器尼。以右手受人所施，為其生福故。肇云：夫以方會人，不可以一息期；以財濟物，不可以一時周。是以會通無隅者，彌綸而不漏；法澤冥被者，不易而普覆。

十二部者，大智度論十二分經也。一、修多羅，華言契經，上契諸佛之理，下契眾生之機。經者，法也，常也，十界同遵曰法，三世不易曰常，此聖教之總名也。二、祇夜，華言應頌，又云重頌，謂應前長行之文，重宣其義，或六句、四句、三句、二句，皆名頌也。三、伽陀，華言諷誦，謂不誦長行，直說偈句，如金光明經空品等是也。四、尼陀羅，華言因緣，如經中有人問故，為說是事，如律中有人犯是事，故制是戒，如來所說一切根本緣

起之事，皆名因緣，如法華化城喻品說宿世因緣等是也。五、伊常目多，華言本事，謂說諸菩薩弟子因地所行之事，如法華本事品云藥王菩薩於日月淨明德佛所，得法歡喜，即然身臂以為供養，修諸苦行，求菩提道等是也。六、闍多伽，華言本生，謂說佛菩薩本地受生之事，如涅槃云比丘當知，吾於過去作鹿、麞、麢、兔、龍，及作金翅鳥、粟散王、轉輪聖王之類是也。七、阿浮達磨，華言未曾有，亦云希有。謂如佛初生時，即行七步，足跡之處，皆有蓮花。放大光時，徧照十方世界，而發是言：我是度一切眾生生老病死者。地大震動，天雨眾花，樹出音聲，作天技樂，如是無量希有之事是也。八、婆陀，具云阿波陀那，華言譬喻。謂如來說法，為鈍根者譬喻，以曉示之，令其開解。如法華火宅藥草喻品是也。九、優婆提舍，華言論議。謂諸經問答，辯論諸法之事。如法華提婆達多品，智積菩薩與文殊師利論說妙法是也。十、優陀那，華言自說。謂無有人問，如來以他心智，觀眾生機，而自宣說。如楞嚴說五十種魔事，不待阿難請問。又如彌陀經，無有緣起，自告舍利弗是也。十一、毗佛略，華言方廣。方者，法也。廣者，大也。正理曰方，包富曰廣。謂大乘方等經典，其義廣大，猶如虛空也。十二、和伽羅，華言授記。謂如來為諸菩薩、辟支、聲聞授記。如法華云：汝阿逸多，於當來世，而成佛道，號曰彌勒等是也。

徵施主一賧，云何能通十二部經？訓如來一大藏經，經經不離六度梵行，而六度梵行皆以檀波羅蜜為先。由此觀之，豈止通十二部而已？我天山老人嘗以一文錢開示四句法，及分別十法界之相，乃至祖意、教意，直下令人悟去，則賧施之功利莫大焉。

燈錄：甘贊行者一日到南泉設齋，黃檗為首座。行者請施財，座曰：財法二施，等無差別。甘曰：恁麼爭消得某賧。便將出去。須臾復入曰：請施財。座曰：財法二施，等無差別。甘乃行賧。

◎有施主婦入院，行眾僧隨年錢。僧云：聖僧前著一分。婦曰：聖僧年多少？僧無對。法眼代云：心期滿處即知。

洗鉢偈。　以此洗鉢水，如天甘露味，施與諸鬼神，悉令皆飽滿。

唵。摩休囉。悉莎訶。

【箋】啖口蘇嚕巴，水也。世人但知施食之利，不知施水之功，謂餓鬼咽喉熾然，見水不能飲，惟呪飲之清凉。是故洗爾時加持偈呪願力：水飯兼施，如天甘露，能令鬼神，不饑渴故。

經律：有阿羅漢常入龍宮食，食還以鉢授沙彌洗，鉢中有殘飯數粒，沙彌嗅之大香、食之甚美，便作方入師繩床下兩手捉脚。其

師至時繩床俱入龍宮，龍言：此未得道，何以將來？沙彌食鉢粒故。

五燈趙州因僧問：學人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師云：喫粥了也未？僧曰：喫粥了也。師云：洗鉢盂去。其僧忽然省悟。

◎五雲志逢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，倏有神跪於前，師問：誰？曰：護戒神。師曰：吾有何愆耶？曰：洗鉢水，師每傾棄，非所宜也。師此後盡飲之，即成脾疾，十載方愈。

◎雲巖虛席，郡牧欲死，心舉住持心曰：準山主住得，某未嘗識渠。見有洗鉢頌，甚好。頌曰：之乎者也，衲僧鼻孔，大頭向下。若也不會，問取東村王大姐。牧奇之，請住雲巖。

執楊杖偈。

【箋】白玉蟾記：太微空中，箕宿之精化為柳，垂垂裊裊於澹雲疎雨之間。古之所隱於柳者，蓋欲彰其溫柔謙遜之志也。

手執楊枝，當願眾生：皆得妙法，究竟清淨。

唵薩巴嚩述答薩哩吧答哩麻薩吧嚩述怛[口*夯]唵嚂。

【箋】菩薩尋常百無所思，一切天人覓其起處不得，忽然機境相逢，乃見入事入理之無窮。是故菩薩纔舉楊枝，便願一切眾生皆得悟入妙法。究竟妙法無他，直願一切眾生清淨而已。蓋楊枝質性溫柔，滋味清凉，故取其義為喻也。

嚼楊枝偈。

【箋】珠林：垂楊細柳，綠幹新條，去熱則口發幽蘭，淨齒則氣含優鉢。

嚼楊枝時，當願眾生：其心調淨，噬諸煩惱。

唵。阿穆伽。彌摩隸爾嚩迦囉。僧輸駄禰。鉢頭摩。俱摩囉爾嚩。僧輸駄耶。陀囉陀囉。素彌摩唎。莎嚩訶。

【箋】楊枝味苦澁，飲之則有益身心。菩薩為願一切眾生調伏煩惱，更無別法，惟示堅忍之法，除其煩惱，亦如飲楊枝苦味而消煩熱也。

淨行疏鈔載，西域皆朝中嚼齒木，盥漱清淨，方行禮敬，淨穢不相雜也。

鈔：楊枝有五利：一明目，二除痰，三除口氣，四辨味，五消食。發隱：草木都為鬼神所棲，上有宮室，人自不見，故木不可輕伐。

漱口偈。　澡漱口齒，當願眾生：向淨法門，究竟解脫。

【箋】食時菜甲遺齒脥間，久之作氣，故食後須澡漱口。言此當願不但澡漱自己口齒清淨而已，當願與一切眾口齒無量法門同時清淨，究竟解脫也。

寄歸傳。凡受食及餘飲食，既入其口，身即成觸。要將淨水漱口之後，方得觸餘人。若未澡漱，被觸人並成不淨。

禮拜第七

【箋】大方廣寶篋經：智燈聲聞問文殊言：云何禮佛？文殊言：若見法淨，名見佛淨。若身若心，不低不昂，正直而住，不動不搖，其心寂靜，行寂靜行，是名禮佛。華嚴孔目：三種禮佛：一、成過禮。謂禮佛時，身儀不正，與輕慢相應，如碓上下，佛制有過。二、相似禮。謂禮佛時，身儀雖似端正，與雜覺相應故。三、順實禮。謂禮佛時，身義端正，與正智相應，隨順實禮故。華嚴隨疏演義：凡禮敬三寶，必須五體投地，所以折伏憍慢，用拜虔誠故。一、右膝。二、左膝。三、右手。四、左手。五、首頂。一、願我右膝著地時，令諸眾生得正覺道。二、左膝。願我左膝著地時，令諸眾生於外道法不起邪見，悉得安立正覺道中。三、右手。願我古手著地時，猶如世尊坐金剛座，地震現瑞，證大菩提。四、左手。願我左手著地時，令諸眾生遠離外道難調伏者，以四攝法而攝取之，令入正道。五、首頂：願我首頂著地時，令諸眾生離憍慢心，悉得成就無上菩提。增一阿含經：禮佛五種功德：一、端正：因見佛相好，發歡喜心而生渴仰，來世即得相貌端正。二、好聲：因見佛相，三稱南無佛名，來世得好聲音。三、多饒財寶：於諸佛所而作大施，散花燃燈，來世獲大財寶，心無貪者。四、生長者家：若見如來相好，長跪叉手，至心頂禮，來世生長者家。五、身壞命終，生善處天上：由敬禮佛所獲功德，來世得生善處及於天上也。珠林：既知聖教禮佛功德不可思議，是故行者常預作意，不得自惰，恐無常忽至，瞻禮無處，譬鼠入角，路窮何趣？佛說偈云：命如風中燈，不知滅時節。今日復明日，不覺死輪至。冥冥從業緣，不知生何道。

◎今此所敘威容相狀，中邊時俗，各有異儀。故中天虔敬，震旦不同。彼則拜少而繞多，此則拜多而繞少。彼則肉袒露足而為恭，此則申屣備整而為敬。翻譯槃那寐名出。

聲論或名槃談，訛云和南，皆翻我禮。禮者，履也。體不備，君子謂之不成人。南山云：四儀若無法潤，乃名枯槁眾生。故天台明四種三昧之法，是知四儀法則名禮，身業恭敬名拜也。

◎經律禮佛無侍者敷具之文。此蓋憍慢，非至敬禮也。侍者敷具為山行及隨處等，然禮佛必須自敷具，或為老病侍者代敷可也。今之色力強健者，亦必侍者敷具，習為故態，非憍慢而何？大論

禮有三：一口禮，二膝禮，頭不至地，三頭至地，是為上禮。口禮者，合掌問訊也。

僧祇：禮拜不得如痙羊，當相問訊。善見論：當安慰舒顏，先語平視，和色正念，在前問訊。比丘到佛所問訊云：少病少惱，安樂否？二、屈膝者。即互跪也。今訛云胡跪。葢梵世遺種，居竺間葱嶺之北，諸戎羌胡。今經律多翻互跪，以三處翹聳，故名互跪，即右膝著地也。涅槃疏明三義：一、右膝有力，跪能安久；二、右膝有力，起止便易；三、右膝躁動，著地令安。若兩膝著地，則名長跪。輔行準地持阿含，皆以雙膝、雙肘及頂至地，名五體投地，亦名五輪，五處圓故。西域記：致敬之式，其義九等：一、發言慰問，二、俯首示敬，三、舉手高揖，四、合掌平拱，五、屈膝，六、長跪，七、跪膝地，八、五輪俱屈，九、五體投地。凡斯九等，極一拜跪而贊德，謂之盡敬。

五燈和安通自幼寡言，時人謂之不語。通因禮佛次，有禪者問：禮甚麼？師曰：是佛。者乃指像曰：這個是何物？師無對。至夜，具威儀禮問：今日所問，某甲未知意旨何如？者曰：座主幾夏？師曰：十夏。者曰：還曾出家也未？師轉茫然。者曰：若也不會，百夏奚為？乃伺命參馬祖。及至江西，祖已圓寂。退謁百丈，頓釋疑情。有人問師：是禪師否？師曰：貧道不曾學禪。師良久，召其人，人應諾。師指椶櫚樹子，人無對。

◎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次，時唐宣宗為沙彌，問曰：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僧求，禮拜當何所求？師曰：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僧求，常禮如是事。彌曰：用禮何為？師便掌。彌曰：大麤生！師曰：這裏是甚麼所在，說麤說細？隨後又掌。

禮拜不得，占殿中央是住持位。

【箋】中央是主法之位，雖前戒不敢擅占此位，況後戒者！

有人禮佛，不得向彼人頭前經過。

【箋】其義有二：一、恐妨禮佛正觀；二、恐足起塵悖，觸彼頭面，令彼煩惱故。

凡合掌，不得十指參差，不得中虛，不得將指插鼻中，須平胸高低得所。

【箋】憍慢禮者，謂指合而掌不合，有掌合而指不合，由心散慢故。合掌下三句，正形寫不存觀法，懶惰懈怠之狀。若禮佛不存觀法，徒禮何益？論語手與心齊，高不過揖，與合掌義同。觀音義疏：此方以拱手為恭，外國以合掌為敬。手本二邊，合而為一，表專至一心也。脫有個漢，向纔合掌處，頓悟臨濟三玄要旨，也不為分外。

不得非時禮拜。如欲非時禮，須待人靜時。

【箋】朝暮大眾同時禮佛之時，除此二時，私自禮佛，雖是好事，未免招搖動眾。若人靜時及閒居獨處，無礙時時禮佛。

師禮佛，不得與師並禮，當隨後遠拜。

【箋】尊卑上下，不可紊亂，故不得與師並肩禮佛，隨後遠拜，以別別上下之分。

師拜人，不得與師同拜。

【箋】凡師與人作禮，非前輩耆宿，即師友道，若渾然同拜，不別尊卑故。

在師前，不得與同類相禮。在師前，不得受人禮。

【箋】同類，同學也。古德云：佛前受人禮拜，大不祥。況沙彌年少，正在學地，當禮拜於人，勿受人禮拜也。

己手持經像，不得為人作禮。

【箋】手持經像，即佛在手。凡遇耆宿尊客，俱不應作禮，但云經像在手，不敢作禮。或不免作禮者，須安置經像，然後作禮。

凡禮佛，須精誠作觀。教列七種禮，不可不知。

【箋】珠林：天竺勒那三藏，覩此方不習禮之儀，傳此七種之法。雖通云禮佛，而有是非淺深不同。蓋欲人知我慢求名二種之非，而歸身心等五種之正也。從淺至深，修行獲益故。一、我慢禮，謂身雖設拜，無有敬心，外覩似恭，內懷我慢也。二、求名禮，亦名唱和禮，謂但要名譽，詐現威儀，常行禮拜，實無慇重心也。唱和禮者，口雖稱唱佛名，心實馳求外境也。三、身心恭敬禮，謂口稱佛心，心存相好，身業翹勤，恭敬供養，無異念也。四、發志清淨禮，謂慧心明了，達佛境界，內外清淨，虛通無礙。禮一佛時，即禮一切諸佛。禮一切諸佛，即禮一佛。以諸佛法身，體本融通故。禮法禮僧，亦復如是。五、遍入法界禮，謂想自己身心等法，從本以來，不離法界。諸佛不離我心，我心不離諸佛。性相平等，本無增減。今禮一佛，即遍通諸佛。如一室中，懸百千鏡，鏡鏡皆現。鏡無不照，影無不現。如是正觀，則功歸法界，德用無邊。是名遍入法界禮。六、正觀修誠禮。謂攝心正念，雖對佛身，即禮自己佛身。蓋由一切眾生，本有覺性，與佛平等。為隨染緣，迷於己性，忘認為惡。無始以來，未曾將一燈一香一禮，供養己身佛性。若能返照本覺，則解脫有期。故維摩經：觀身實相，觀佛亦然。是名正觀修誠禮。七、實相平等禮。謂前正觀中，猶存有體有觀，自他兩異。今此一禮，無自無他，凡聖體用不二。若見佛可尊可敬，見凡可卑可慢，此心即成邪執。故

金剛經：是法平等無有高下，能禮所禮其性空寂，是名實相平等禮。

登殿堂道場。　若得見佛，當願眾生：得無礙眼，見一切佛。

【箋】若得見者，言不易見之辭也。既得見佛，當生自慶。然佛性人人本具，何不易見？惟其本具，故不易見。所謂不見廬山真面目，只因身在此山中。言眾生不易見佛者，秖為妄想執著為礙耳。若妄執消盡，本覺始覺，同一圓明，同一清淨，況有生佛之名，能所之相分別哉？所以得無礙眼，即得見佛；得見佛者，即是佛見；見佛見者，即無礙眼。

華嚴：疏：十種見佛。菩薩修殊勝行，離諸障礙，稱佛所行，得見十佛，了了分明。如是見者，乃名真見，故云十種見佛。一、安住世間成正覺佛無著見，二、願佛出生見，三、業報佛深心見，四、住持佛隨順見，五、涅槃佛深入見，六、法界佛普至見，七、心佛安住見，八、三昧佛無量無依見，九、本性佛明了見，十、隨樂佛普授見。

燈錄：初祖云：若一切作處即無作處，無作法即見佛。肇註：行合解道即見佛。

觀佛偈。　諦觀佛時，當願眾生：皆如普賢，端正嚴好。

【箋】諦觀，誠實觀也。莫將父母所生之眼而觀，須將父母未生前清淨正眼觀之也。端正嚴好者，謂普賢因中行願齊修，故其報身福慧莊嚴，世間無比，故當修普賢行願，而成嚴好之相也。

贊佛偈。　贊佛相好，當願眾生：成就佛身，證無相法。

【箋】法界次第，如來三十二相，以表法身眾德圓極，人天中尊，眾聖之王也。華嚴隨疏演義鈔有八十隨形好。又經云：八萬四千相，八萬四千隨形好。　如來德相嚴好，贊不可盡。假使以虛空為口，須彌為筆，香海為墨，盡大地為紙，略舉如來一相一好，贊之經劫所不能盡。況以父母所生口，兼以三寸筆，乃欲全舉如來萬德相好，而以是句非句所能贊之哉！故發是願，願與當來大心眾生，不離眾生之口而成佛口，不離眾生之身而成佛身。何以故？以贊佛故而成佛口，成佛口故即成佛身，成佛身故證無相法，證無相法是真贊佛。

徵菩薩曠劫修行乃得成，云何不離眾生之身而成佛身耶？

訓永嘉云：無明實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，未嘗離眾生身別有佛身也。

徵：既成佛身，云何又曰證無相法？若實有身，不應曰無相。既曰無相，何身成佛？

訓。此正顯佛身相好，贊不及處，句句回互，絕諸滲漏，亦見生佛名異而體同。若眾生名盡，佛亦何有？故成佛句為盡眾生之名，無相句為盡諸佛之跡，名跡俱空也。宗鏡錄。心無形相，故號無相法門，亦名無相道場。若於一切相見無相之理，即惟心如

來是無生，即見無相。諸相既無，惟是覺體，名見如來，由是則知佛身無相。

寶訓懶菴曰：涅槃經云：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句一字，不作字相，不作句相，不作聞相，不作佛相，不作說相，如是義者，名無相相。達磨大師航海而來，不立文字者，蓋明無相之旨，非達磨自出新意，別立門戶。近世學者不悟斯旨，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，以禪為宗者非其教，以教為宗者非其禪，遂成兩家之說，互相詆呰，譊譊不已。噫！所聞淺陋，一至於此，非愚即狂，甚可歎息。

釋迦佛因中贊弗沙佛偈。

【箋】四、教儀。觀音玄記：底沙佛有二弟子：一、釋迦，樂修利他行，所化機先熟；二、慈氏，樂修自利行，所化機在後熟。彼佛念曰：多人就一人則難，一人就多人則易。欲令釋迦先成道故，乃捨二弟子入山。時釋迦菩薩隨後入山尋師，不見踪跡。正行次，忽見彼佛在寶龕中，入火界定，威光赫奕，特異於常。行次，忘下一足，經於七日，說於一偈。因此精進，超於九劫，在彌勒前成佛。菩薩本行經：佛告阿難：往昔有如來出現於世，號弗沙佛。時彼佛在雜寶窟內，我見彼佛，心歡喜，合掌翹一足，七日七夜，以此偈贊嘆。阿難！我以此偈贊彼佛已，發如是願，乃至彼佛語侍者言：是人過於九十四劫，當得成佛，號釋迦牟尼。我於彼時得授記，不舍精進，增長功德，無量世中作梵、釋、天、轉輪聖王。以是善業因緣力，我得四種辯才，無有一人能與我論，降伏我者。我得成阿耨菩提，轉於無上法輪。

天上天下無如佛，十方世界亦無比，世間所有我盡見，一切無有如佛者。

【箋】此偈與世尊降生機緣合參，乃見世尊舊習未忘。奇哉！九十四劫而不忘七日舊習，非宿命通，安得若此？今人熟讀章句，隔一日夜盡情忘却，何能至劫也？其聖凡之隔如此。今人若能發願，亦如釋迦之贊弗沙，亦以此偈七日七夜翹一足而贊釋迦，其人必親見釋迦而為授記，復見千百億釋迦，亦不出自心也。釋迦示誕成道，詳早覺偈下。

禮佛作觀偈。

【箋】毗尼日用，報國茂律師所集，謂此偈是文殊菩薩說。藕益法師謂此偈乃唐國清湛然，即荊溪尊者依法華補助儀第七實相禮作也。若然，則日用為文殊說誤矣。余復閱補助儀第六正觀禮注此偈，則知藕益亦誤矣。余疑荊溪引證文殊之偈，發明正觀，亦未可知。不然，則集毗尼日用，并較諸宿，何謬至此耶？姑闕疑，質之大方。

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贊佛法身四十一頌。出大乘一切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在竟。函若依此頌贊禮於佛，得大辨才。

能禮所禮性空寂，感應道交難思議。

【箋】能禮者人，所禮者佛。若能所之性未忘，而佛我之心猶礙。若能所都忘，佛我均化，是名空寂。此空此寂，非頑空之空，枯寂之寂，乃真空之空，真寂之寂也。真空真寂，名之不得，狀之不得。何以故？謂空不自言空，寂不自言寂，言空言寂，即非空寂也。神而明之，如中天之朗月，如大海之澄波。月非因水而開朗，水豈緣月而澄清？水本無心，月亦何性？上下交光，水天一色，而至道交感，豈心思口吻之可及哉？

我此道場如帝珠，十方諸佛(若禮別佛，隨換此四字)**影現中，我身影現諸佛前。**

【箋】此三句，不悟十字中字之象。如楞嚴東觀則西，南觀成北，諸位不成，數從何始。所言象者，太極變化之象也。此●象可大可小，可橫可竪，可長可短，可□可○。是故悟此，可以圓融行布我此道場，供養瞻禮也。我此道場者，人人有一片潔白之地，不假於人，故云我。即此身心，頂禮諸佛，入佛知見，作佛觀行，故云道場。然此道場，不假思惟，而佛我通感，故以帝珠為喻。

碧巖帝珠者，天帝釋善法堂前，以摩尼珠為網，凡一珠中映現百千珠，而百千珠俱現一珠中，交映重重，主伴無盡，此明事事無礙境界也。昔賢首國師立鏡燈為喻，列十鏡中設一燈，若看東鏡，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，若看餘方，則鏡鏡亦然。觀此可以悟禮佛作觀之法，如明鏡之在掌握間也。行者禮佛，不可不知。凡禮佛時，當屏絕外緣，澄定身心，默念一心，頂禮盡東方佛剎微塵數世界微塵數諸佛，我悉遍禮，一一佛影，影於我身，我身之影，亦復影於佛身，無有遺一。餘方觀同上。

徵諸佛身影威德廣大故，能過佛剎微塵世界影於眾生身中；眾生身影不過咫尺，云何能過佛剎微塵數世界影於佛身之前乎？

訓。昔無邊身菩薩，思惟以丈尺量世尊丈六金身，量已丈六而又丈六，終不見世尊頂相。不見頂相者，法身也；丈而見頂者，報身也。報身屬功用，故可量；法身無功用，故不可量。若夫大心凡夫，一念發智頂禮時，其影已過不可說世界，已入不不可說諸佛之身，復何疑？嘗論不但一切佛身之有此影，一切有情無情亦具此影也。

起世經：月宮殿中有諸影現，此大州中有南閻浮樹，因此樹故名閻浮州，其樹高大影現月輪。

淮南子：月中有物婆娑者，乃山海影，其空處海水影也。

花木錄：瀛州有影木，日中視之，一葉百影。

頭面接足歸命禮。

【箋】有曰：頭面為一身之最尊，足為一身之最卑也。言以我之最尊頭面，接佛之最卑之足，以表至誠。余獨不然，曰：足雖卑，然無足不成五體，況如來三十二相：第一、足安平相，第二、千輻輪相。輻，即車輪中之輻，謂足下轂網輪紋，眾相圓滿，猶如千輻也，故如來足相最尊。當憶念如來慈悲摩頂，耳提面命，而我以五體投地，志誠諦信，接續佛之安平，千輻輪之光明也。徵三十二相，先以足相標其前者，何也？

訓謂如來萬德，唯行所先，若行不先，則萬德不成，故先標足也。歸命禮者，盡其形命，歸敬作禮也。

華嚴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，最後到彌勒閣前，見樓閣門閉，瞻仰贊嘆。見彌勒從別處來，善財作禮：願樓閣門開，令我得入！彌勒至善財前，彈指一聲，樓閣門開。善財入已，樓閣即閉。見百千萬億樓閣，一一閣內，有彌勒領諸眷屬，并一善財，而立其前。

禮法偈。　真空法性如虛空，常住法寶難思議。我身影現法寶前，一心如法歸命禮。

【箋】真空者，非頑空之空。法性者，目前萬法之性也。既曰萬法，而空亦萬法中之一。惟真空不言空與不空，法性亦不言有性無性。故真空而法性不得，法性而真空不得，是名真空法性。如虛空者，謂真空法性，皆依虛空立用，真空之體不動也。真空之與虛空，猶先天之與後天也。常住法寶者，亘古亘今，無始無終，無斷無滅之大法寶也，非世間金銀之寶也。世間金銀價值，終有分際，惟法寶價值無分際。故永嘉云：摩尼珠，人不識，如來藏裏親收得。如來藏者，謂不止經律論文字，及黃卷赤軸之藏，乃如來四十九年說不到底，五時八教判不到底，故曰難思。正難思時，不覺踏著自己影子，身光與摩尼寶珠，炳然交映，珠光身影，不可甄辨。始知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，一瞻一禮，一剎一塵，風動水流，鳥啼花笑，常演摩訶，直得口誦之而不徹，耳聽之而無聲，人法雙泯，是名真法，是名如法皈命。

聽法第八

【箋】涅槃若離於四法得涅槃者，無有是處。何等為四？一、親近善友，二、專心聽法，三、繫念思惟，四、如法修行。以是義故，聽法因緣則為近於大般涅槃。何以故？開法眼故。

付法藏經：佛言：一切眾生欲出三界生死大海，必假法船，方得度脫。法為清凉，除煩惱熱；法是妙藥，能愈結病；法是眾生真善知識，作大利益，濟諸苦惱。所以然者，一切眾生志性無定，隨所染習，近善則善，近惡則惡。若近惡友，便遭惡業，流轉生死，無有邊際；若近善友，起諸敬心，聽受妙法，必能令離三途苦惱。由此功德，受最勝樂。

梵網，若佛子，一切處有講法毗尼經律，大宅舍中講法處，是新學菩薩應持經律卷，至法師所聽受諮問。若山林、樹下、僧地、房中，一切說法處，悉至聽受。若不至彼聽受者，犯輕垢罪。智論：聽者端視如渴飲，一心入於語義中，踴躍聞法心悲喜，如是之人可為說。

成範：凡沙彌學心，當如旱地涸池，不厭多聞，不棄寸陰。若遇法師上座講說經論了義之法，當虛心諦聽，於說法如父母本師想，於所聞法如饑受食渴飲漿想。瑜伽師地論：菩薩欲從善友聽問法時，於說法師有五種處不應作異意，當以純淨心屬耳而聽也。一、壞戒不作異意，謂若聽法時須一心信受，不可起念：此說法師破戒不住律儀，我今不應從彼聽法。二、於壞族不作異意，謂若聽法時須一心信受，不可起念：此說法師微賤種姓，我今不應從彼聽法。三、於壞色不作異意，謂若聽法時須一心信受，不可起念：此說法師容貌醜陋，我今不應從彼聽法。四、於壞文不作意異，謂若聽法時須一心信受，不可起念：此說法師言辭不文，我今不應從彼聽法。五、於壞美不作異意，謂若聽法時須一心信受，不可起念：此說法師多懷忿恚，不以美言宣說諸法，我今不應彼聽法。

華山梵網注：始緜懈怠不聽，終則無惡不造。故凡有講法處，宜應往彼聽受。如不往聽，即是慢法。以慢法故，福慧消滅，罪惡增長。所謂若非法味滋神，終無解脫。故戒之。

凡遇掛上堂牌，宜早上堂，勿待法皷大擂。

【箋】上堂說法，法門最尊之事。聽法亦，亦人生極大之事。凡見掛上堂牌，當發歡喜難遭之想，毋使法皷大擂，倉倉皇皇，奔走法堂。大眾觀之不雅，自覺威儀不重，故宜早進。

整理衣服

【箋】聽法時，衣帽當揀勝於尋常者服之。若無勝服，雖破衲必須嚴整，為重法故。

平視直進。

【箋】平視不左顧右盼，直進不左之右繞，乃見端恭聽法之至。

坐必端嚴。

【箋】毗尼序：聽法時，上座來，不應起，上座亦不應驅下座起。謂此時為聽法者眾，不及序上下之分，聽法後而上下之分有在，故言不應也。

不得亂語。

【箋】法堂之上，人天交接之時，各各靜默，為聞法要。若一人亂語動眾，亂其聞思，如破和合，獲罪非輕。

不得大咳唾。

【箋】咳唾咽喉不清，非胃中多火，則肺家有痰，不能抑之，此帶病聽法者。然不可縱恣，須奈煩少時。

附：　凡聽法，須聞而思，思而修。

【箋】聞，謂所聞之法。思，謂思所聞之法。必至明達，所思當依而修也。若聞而不思，猶不聞也；思而不深，猶不思也；思深而不行，雖行而不至究竟者，其猶志於天下而却步不前也。故聞、思、修者，如

楞嚴，古觀音教授。今之觀音，師師相承，入流忘所之妙法也。

不得專記名言，以資談柄。

【箋】名言，非至道真實也。言愈浮，道愈喪。故學道者，不可專記名相，而失至真之道。昔戒山法師講辨無礙，一居士專以名相數數致問。山以其繁，數逆而問之曰：居士眉毛有幾莖？士無語，後不復問。談柄者，即麈尾也。麈，鹿中之王。與虎鬬，羣鹿隨麈而走。麈尾東向，則羣鹿皆東。麈尾西向，則羣鹿皆西。所以護羣鹿之命也。上古大儒與諸弟子講論道學，蓋取其意，使諸弟子聽其麈揮也。

不得未會稱會，入耳出口。

【箋】佛法機緣，圓轉奧妙，非誠心窮究，不能深入。今之學者，不顧本分，這邊聽得一篇，那邊聽得兩句，不知好惡，但裝在肚皮裏，即成惡口。小家便道：我會說佛法，究竟沒交涉。古德云：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。須是自己胸中流出，蓋天蓋地始得。若道聽塗說，入耳出口，不過口耳之學，豈敵生死哉？

年少沙彌，戒力未固，宜更學律，不得早赴講筵。

【箋】徵梵網第七，懈怠不聽法戒，即犯輕垢之罪，何故沙彌不得早付講筵？

訓梵網不聽法，為新學菩薩說也。年少沙彌，尚不知沙彌中事，安可事同菩薩？且學律乃聽法之基，譬夫樹九仞之樓，先當平實基地，基地不平，其樓終不能樹也。故制滿夏聽講，設滿五夏，戒相未明，戒德未備，亦不許離師，猶須盡壽學戒。故律有智者謂許離師，無智者猶須盡壽。

習學經典第九

【箋】敬福經：善男子，經典之法，不得顛倒，一字重點，五百世墮迷道中，不聞正法。
大集經：若有眾生於過去世作諸惡業，或毀於法、或謗聖人，於說法者為作障礙、或抄寫經法洗脫文字、或損壞他法、或闇藏他經，由此業緣今得盲報。善戒經：若為議論破於邪見、若二分經一分外書，不犯。
賢愚經。一比丘課一沙彌經，日有恒限，不如限責之。沙彌讀經於乞食之暇，得食早則誦足，遲則否也。沙彌慮食遲愆限受責，乃泣行乞。有長者聞而知之，告曰：今後可無乞，但食，予家業可專矣。沙彌乃得專誦無違。比丘後為定光佛，一號燃燈佛。沙彌後為釋迦佛，長者後為阿難。結集四十九年，不遺一字，供養讀經報也。
智論學習外典，如以刀割泥，泥無所成，而刀自損。
無著論：若讀若誦者，此說受持固故，為欲受故讀，為欲持故誦。又復讀者習誦故，持者總覽義故。四分：開學誦文書及學世論，為伏外道。百丈錄：
夫讀經看教，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。但是一切言教，秖明如今鑑覺自性，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，是汝導師。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，是金剛慧，即有自由獨立分。若不能恁麼會得，縱然誦得十二韋陁典，秖成增上慢，却是謗佛，不是修行。但離一切聲色，亦不住於離，亦不住於知解，是修行。讀經看教，若准世間是好事，若問明理人邊數，此是壅塞人，十地之人脫不去，流入生死河。但是三乘教，皆治貪嗔等病。秖如今念念若有貪嗔等病，先須治之，不用求覓義句知解。知解屬貪，貪變成病。秖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，亦離於離，透過三句外，自然與佛無差。既自是佛，何慮佛不解語？秖恐不是佛，被有無諸法縛，不得自由。以理未立，先有福智，被福載去，如賤使貴。不如先立理，後有福智。若要福智，臨時作撮土成金，撮金為上，變海水為酥酪，破須彌為微塵，攝四海水入一毛孔，於一義作無量義，於無量義作一義。伏惟珍重。
五燈。有僧與童子上經了，令持經著函內，童曰：某甲念底置向那裏？僧無語。法燈代云：汝念甚麼經？石樹代云：那裏念起，原置那裏。
頌：童子一函經，問置於何處？有口不能宣，我聞如是住。
◎南安巖自嚴尊者，有沙彌無多聞性，而事師謹願。師憐之，作偈使誦之。偈曰：大智發於心，於心何處尋？成就一切義，無古

亦無今。於是世間章句，唔咿上口。圭峰疏：

論纂要序中。斯教理皆密，行果俱致，使口諷牛毛，心通麟角。大慧錄博覽羣書，本以資益性識，而反以記持古人言語，蘊在胸中，作事業，資譚柄。殊不知聖人說教之意，所謂終日數他寶，自無半錢分。看讀佛教亦然，當須見月忘指，不可依語生解。古德云：佛說一切法，為度一切心。我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讀書看教能如是，方體聖人之意少分。

◎凡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，心未明了，覺得迷悶沒滋味，如齩鐵橛相似時，正好著力。第一不得放捨，乃是意識不行，思量不到，絕分別，滅理路處。尋常可以說得道理，分別得行處，盡是情識邊事，往往多認賊為子，不可不知。

◎湛堂每獲前賢書帖，必焚香開讀，或刊之石，曰：先聖盛德佳名，詎忍棄置？其雅尚如此，故其亡無十金之聚。惟唐、宋諸賢墨蹟，僅存兩竹籠，衲子競相價唱，得錢八十餘千，助茶毗禮。

保寧勇錄。夫看經之法，後學須知，當淨三業。若三業無虧，則百福俱集。三業者，身、口、意也。端身正坐，如對聖容，則身業淨也；口無雜言，斷諸嬉笑，則口業淨也；意不散亂，屏息萬緣，則意業淨也。內心既寂，外境俱捐，方契悟於真源，庶研窮於法理。可謂水澄珠瑩，雲散月明，義海湧於胸襟，智岳凝於耳目。輒莫容易，實非小緣，心法雙忘，自他俱利。若能如是，真報佛恩。

僧要。閻羅王曰：沙門之體，必須攝心守道，志在禪誦，不干世事，不作有為。雖造作經像，正欲得他人財物。既得他物，貪心即起，便是三毒不除，具足煩惱。

筆餐。呂獻曰：讀書不須多讀，讀得一字，行取一字，讀得一句，行取一句。伊川曰：讀得一尺，不如行取一寸。

◎溫公謂其子曰：賈豎藏貨，吾儒唯此耳。

自知錄。誦經差一字為一過，漏一字為一過，心中雜想為五過，想惡事為十過，外語雜事為五過，語善事為一過，起身迎待賓客為二過，王臣來者非犯。不依式苟且誦為五過，誦時發嗔為十過，罵人為二十過，打人為三十過，寫疏差漏者同論。

諸經集要，凝寒靜夜，朗月長宵，獨處空閒，吟誦經典，吐納宮商，文字分明，言味流美，詞韻相屬，適眾人心，利物生善，足使幽靈欣躍，精神悅豫。久習淳熟，文義洞曉，敬心殷誦，至誠冥感。信知受持一偈，福利弘深；書字一言，功超累劫。是以迦葉頂受，靡悋剝皮；薩陀心樂，無辭灑血。此是甘露之初門，入道之終德也。

諷誦經時，當願眾生：順佛所說，總持不忘。

【箋】初讀曰諷，讀熟曰誦，由淺入深也。坡仙云：讀書百遍，其義自見。與法華無師智一貫。夫人之讀性，有記分而無天分，有天分而無記分。若二分兼者，仙才也。二分兼無，勿論矣。常試有過目成誦者，不數日忘却，臨事動筆，竟不濟事。其誦百遍者，終身不忘，臨事落筆，若有神助。故知二分之性相近，所造天壤。故誦習之時，雖拙於二分，惟誠惟勤，亦可從淺入深也。順佛所說者，不違佛旨，踐佛所行也。古德云：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冤。離經一字，即同魔說。

金剛供養功德，其福最勝。

維摩！其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；供養汝者，墮三惡道。五燈世尊因外道問：昨日說何法？佛曰：說定法。道曰：今日說何法？佛曰：不定法。道曰：昨日說定法，今日何說不定法？佛曰：昨日定，今日不定。如上皆是佛之所說，當云何隨順佛義？若不隨順佛義，不名佛子。若向這裏著得眼，則知如來一大藏教，一串穿却，恰恰道個總持不忘。梵語陀羅尼，此云總持，即佛之心印。若悟總持之法，則橫說豎說，無不隨順佛之大義也。

◎臨濟再參黃檗，看經次，濟曰：我將謂是個人，元來是奄黑豆老和尚。乃辭去。檗曰：汝破夏來，何不終夏去？濟曰：某暫來禮拜和尚。檗便打，趕出。濟行數里，自疑此事，却回終夏。後又辭檗，檗曰：甚處去？濟曰：不是河南，便是河北。檗便打。濟約住與一掌，檗大笑。乃喚侍者：將禪板來。濟曰：侍者將火來。檗曰：不然，子但將去，他日坐斷天下人舌頭在。

石樹頌。莫怪老黃奄黑豆，臨行數里忽思惟，夏來夏去全無主，河北河南始趁歸。棒下酬恩渾舊習，言前覓火見新威，英雄甘死英雄手，不是英雄不逗機。

宜先學律，後學修多羅，不得違越。

【箋】上篇專精，已詳言之，恐人忽略，故復諄諄勸勉。

凡學一經，須先白師，經完，更白別學某經。

【箋】學有次第，如經之有緯，機筬條貫，絲絲相接，織成片段，未有先緯而後經也。若先緯後經，不勝紊亂矣。織司法製尚然，況學出世經典，豈無次第？故說法有五時也。先白者，謂惟師能知教之淺深次第故。

華嚴譬如學射，先安其足，後習其法，否則壓覆是懼，何暇習其法哉？

不得口吹經上塵。

【箋】經典所在，即如佛在。

成範口吹經上塵及像上塵，以口氣麁惡，當以淨巾輕拂去之。

文殊問經，莊嚴供養，以口氣吹灰，墮優鉢地獄，傍作風神王。

不得經案上包藏茶末雜物。

【箋】讀經處，先拂去几上塵，然後置經，輕手細行，展閱深義。世間文字，不得加於經上，況加雜物。市女以經夾花樣，鄉人以書包雜物等，見者即當勸化，或贖歸之。梓橦帝君曰：世間文字，藏經同。文字尚不可輕，況藏經乎？

紫栢垂誡，內典之於外書，滿字之於半字，凡百安置，必有倫次。以不知故，每犯顛錯。及閱大藏，始大愧悔，永不敢以外書加於內典之上，半字閱於滿字之先。經云：不辯半滿，忽略內外。凡所生處，於般若種永不清楚，及遭面貌，不端嚴報。夫苟欲抜苦，非般若為迅航，迷津曷渡？非智慧為燈燭，重昏寧曉？故有志求無上菩提者，脫般若種子不清，如蒸砂為飯，徒經塵劫耳。

人閱經，不得近彼案前經行。

【箋】凡看經必澄靜思惟，若人行繞其前，則分其心路，動其所思，即成過咎。

凡經籍損壞，宜速修補。

【箋】經籍乃聖賢之血脉，亦吾人之慧命，若愛情經籍，如全聖賢身命也。

水懺關閉，箱篋蟲蠹朽爛，首軸脫落，部帙失次，挽脫漏誤，紙墨破裂，自不修理，不肯流傳，皆得罪也。

沙彌本業未成。

【箋】本業者，即吾人本分之事。猶秀才之習五經，必先通本經，餘經次第習之，如拮据之有基，汲水之有源也。若本經不通，諸經皆成礙塞。沙彌本業，亦復如是。

不得習學外書子史，治世典章。

【箋】慈受箴規，自己案前，常令潔淨，秖安禪策經文，不得安世俗文字。

佛藏經。佛言：當來比丘好讀外經，說法莊校之辭，令眾歡喜。是諸人等為魔所獲，覆障慧眼，深貪利養，猶如羣盲，謂誰所欺？　外書者，六經、二十一史及諸家文集等；內典者，三藏、五燈諸書也。內典為出世之學，外書為治世之學。出世、治世，理雖相通，事不兩專，故甄內外也。　徑山禮曰：參禪不用看書。後生家到這裏住下三四年，開口說話，却是讀書一般。如天童悟祖為樵夫，雲門澄為步兵，瑞光徹為染匠，皆一字不識。傑起、濟洞二宗，發言蓋天蓋地，皆參禪之驗也。

不得揀應赴，道場經習學，

【箋】梵語瑜伽，此云相應。以其超過禪乘，透盡法要，方堪應赴來機，豁迷入悟者也。其次略知經義，把本修行，人所恭敬，

延之禮誦，亦堪應赴者也。葢有不知經義，慣為念經覓錢，屠肉沽酒，行不法事，妄譖瑜伽之名，而無相應之實，良可慨矣。

徵應赴道場經懺，皆是佛說，云何不得先學？

訓深棲曰：應赴道場經懺，固是佛說，豈可不學？若先學，病在揀字，以其志氣下劣，為利不為道故。

寒山詩：後來出家子，論情入骨癡。本來求解脫，却見受驅馳。終朝遊俗舍，禮念作威儀。博錢沽酒喫，翻成客作兒。

不得習學偽造經典。

【箋】偽造者，以荒唐之言謬為佛說以誑愚夫也。譬夫奸雄挾天子令而霸諸侯者，偽臣也。國法之治，偽臣必從重，而況以謬臆假聖哲之言以誤蒼生乎！

太乙經。當來世中，多有惡鬼，受生人間，常懷惡心，時起諍論，各各求於名譽利養，偽造經書及諸符呪，自贊毀他，令修學人不知所向，盲於正眼，失諸正見。爾於是時，可起慈心，降化人間，執於金針，挑其見刺，拈於金鎞，刮彼清盲，勿使墮於深坑險塹。

辨正論。夫真偽相形，猶莠禾之相類。善耘者存禾而去莠，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。

筆餐：夫人之學，其猶食也，不食則餒，不學則廢。其學之淺深，食之精粗，有不同焉。謂食之味有甘有苦，得其宜皆可食，獨腐敗之食不可食，食之則為腐敗之身矣。學之門有大有小，得其宜皆可學，獨邪偽之學不可學，學之則為邪偽之人矣。夫食之糲亦可充饑，於身無損，或雜以荼毒之藥，食之必死。學之小者亦可入門，於性有益，或雜以浮蕩之言，學之必危。是故學之與食，不可不辨。

楊子孝至篇：或曰：何以處偽？曰：有人則作之，無人則輟之之謂偽。觀人者，審其輟而已矣。

不得習學命書。

【箋】吾人本具如來慧命，若能培植慧命，則無不利。然此慧命，非子平五星所能推也，孔子所以罕言，袁了凡所以拘命。故知心正，命雖惡而化為至善；心不正，命雖善而化為不善。然則正心為立命之本歟？

崔林玉露。有星士謁黃直卿云：善算星類，知人禍福。卿曰：亦有個大算數。書曰：惠廸吉，從逆凶。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大學曰：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此個數亘古今而不差，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？

相書。

【箋】山菴雜錄：徑山古鼎和尚，生稟侏儒，脣褰縮，齒露齦，聲嘶燥，膚腠皴腊。相者曰：以爾之相，萃乎侏儒，平生不言可知。師因自誓禱觀音大士，日持聖號無算，夜禮聖像千計。如是二十年，忽脣舒緩而齒隱，聲圓潤而膚腠光膩。後遇相士賀曰：師今之相，非昔之相，當居顯位，大振宗風。其年出世隆教，自隆教遷寶陀，陞中竺，居徑山十二年，壽七十九。師修禱感驗，非獨能增福壽，又能變其形軀。如以物寄人庫藏而就之之易，亦可為吾人自怠者勉焉。

曹植相論：堯眉八彩，舜目重瞳，禹耳三漏，文王四乳，孔子面如蒙倛，周公形如斷菑。

僧要。梁鐘山開善寺智藏，有相士謂藏曰：君命三十止矣。時二十九，聞斯促報，竭誠修行，願誦金剛經，畢生受持。至所厄暮年，沐浴待死，空中告曰：汝往年三十一，報至之斯，由般若力，得延倍壽。後遇相士，大異之。

雜寶藏經：有一鬼常患熱渴，聞恒河水清涼，趣之沸熱，試飲一口，五臟焦爛。以何因緣，受此罪報？目連曰：汝先世作相師，相人吉凶，少實多虛，或毀或譽，自稱審諦，以動人心，詐惑欺誑，以其財利迷惑眾生，失如是事。　世間善相者，惟不能相無相之相。相既無相，云何知其吉凶，定其禍福哉？太上曰：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。此二句，萬劫惺人之眼目也。直要使人自悟，不為禍福所轉。不為禍福所轉，其無相之謂乎？

醫書。

【箋】根本尼陀那不應賣藥，若善方應慈心，應病與藥，不得受他價值。

梵網八福田中，看病是第一福田，以慈悲為藥石也。且佛為無上醫王四十九年，所說一大藏教，及諸祖論，乃至諸家語錄，皆醫治諸病之醫案也。其間大小之方，所貴要者先之。古德云：慈悲一味神藥，可以換心。世間醫書，又其次也。柳宗元曰：上醫當療於未萌之兆，服藥當服於無病之前。

兵書

【箋】孫武子十三篇，劉誠意百戰百勝等，皆兵書。

梵網佛子不得軍中往來，況故作國賊？

法昌錄：有居士問某：好看兵書，可否？余曰：若有心護持眾生，則不妨看。然兵刃既接之時，兵書無用。此時若以兵書蘊於胸中，其不覆敗者幾希！士乃服。

鶴林玉露：或曰：用兵之法，殺人如殺草，使錢如使水。余曰：軍無賞，士不往；軍無財，士不來。使錢如使水可也，若殺人如殺草則非也。夫軍士固以嚴濟，然禮樂慈愛，戰所蓄也。所以不

得已而誅不用命者，葢一有逗撓亂行，則三軍暴骨矣。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，豈以嗜殺為貴哉？若如所言，則趙充國、王忠嗣、曹彬反不如白起輩矣。

卜筮書

【箋】物原：伏羲龜卜，神農以筮，漢張良棊卜，京房錢卜。春秋元命苞：古司怪主卜。世本：殷巫咸作筮。

鶴林玉露。太易性命之書兼乎卜筮，葢以理之順逆為事之吉凶悔吝，此聖人之所以開物成務，而非挾數用術者也。昔嚴君平、司馬季主、管公明之卜，推本忠孝人倫，猶不失大易之旨。至京房專談讖緯小術，穿鑿附會，故其師焦貢曰：得我道以殺其身者，京生也。夫京生能以易談禍福，毫髮不爽，而不能自卜殺身之禍。管輅曰：善易者不言易，其旨遠矣。葢君子心存正理，身行正事，吉凶禍福一聽其自來，何以卜為？順理則雖凶亦吉，逆理則雖吉亦凶。吾卜諸吾心，巧技何為哉？

意林子路問孔子曰：豬肩牛膊，可以得兆，何必蓍龜？孔子曰：蓍者，耆也；龜者，舊也。狐疑之事，當問耆舊。

天文書

【箋】觀天之象，預知時之吉凶變化之書也。衲僧家父母未生前個話，窮年卒歲尚不曉，何暇天文哉？果能於父母未生前看破，始見先天之文，不由人得。

地理書。

【箋】郭璞葬經、楊筠松地理大全、黃石公八宅周書等，皆堪輿書也。

永明錄：永明聽法，眾師就使地為九圊，犯金神七煞，眾諫勿聽。有數人晨起見七人髽首沐髮湖濵，迫問之，曰：我七煞也，壽師營圊吾頂，既不敢移別宮，違歲君之令，而又不敢殃古佛之徒，日受大小溲沐去穢耳。師聞竟不除圊，葢定業云。

鶴林玉露。古人建都邑，立室家，未有不擇地者。余觀天下都府，山水翕聚，至於百家之邑，十室之市，亦必倚山帶溪，氣象回合。若風氣虧疏，山水飛走，則必無人烟氣聚。此誠不可不信不擇也。夫葬者，藏也。古人卜其宅兆者，乃孝子慈孫重親遺體，使不為城邑、道路、溝渠。借曰精擇，欲其山水回合，草木茂盛，使親之遺體得安耳。豈藉此以求子孫之富貴乎？世人惑璞之說，有貪求吉地，未能愜意，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；有既葬以為不吉，一掘未已，至三四掘者；有因買地致訟，棺未入土，而家已蕭條者；有兄弟數人，惑於各房風水之說，至於骨肉仇讎者。此皆璞之書為禍。且人之生也，貧富、貴賤、夭壽、賢愚，稟性賦命，各有定分，天命不可改也。若如璞之說，上帝之命制

於一坏之土矣。楊誠齋素不信風水，常言：郭璞精於風水，宜妙選吉地，福其身家，利其子孫。然璞終不免於刑戮，子孫卒以衰微。其說已不驗其身也。而後世猶尊信，誦其遺書，不亦惑乎？京丞相仲遠，豫章人，倔起寒微，祖父皆火葬，無坟墓，每寒食則野祭而已。是豈因風水而貴哉？

地理與天理並行，而人理備焉。故老於堪輿者曰：未看山頭土，先看屋下人。此其訣也。若論叫不响山谷一座，無陰陽地一片，雖老於堪輿者，如何下手點穴？他纔下手點，便不是了。記室問：和尚點得也未？曰：我不是堪輿，教我點甚麼？進云：前言猶在。曰：多少人向堪輿上著倒？

客窻隨筆。堪輿人敬服如神，其子謂父曰：專與人看，何不自己看一塊，却受貧也。父笑曰：我已得地一塊，汝試宿其上，看有何吉凶，即當圖之。子乃往宿其上，夜半忽聞空中言：是何人敢占此地？鬼卒數個拉起。子駭歸告其父，父曰：如何汝輩命薄，就有福地亦難消受。

圖讖書。

【箋】預識國家興亡之書，如鐵冠道人推碑圖之類，關係甚大，故非僧家所宜觀覽。

乃至爐火黃白。

【箋】鍊士之術，點鉛銅作金銀之類。昔漢鍾離傳丹於呂洞賓，丹成，指石為金，可以傳世。呂問曰：此丹成後，畢竟如何？鍾曰：五百年後，原還為石。呂曰：若使原還為石，終當害世，非真丹也。乃廢鼎。　洞賓廢鼎，真丹成矣。

神祇鬼怪符水等書

【箋】謂書符遣將，請仙捉鬼，爪鏡之書也。沙彌孜孜，宜學佛法，不可作此怪事。

燈錄：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，山旁有石庫，中有聖書，受之者為地下主，不然亦為帝王師。法於夢中答曰：昔僧稠不顧仙經，其卷自亡。吾以涅槃為樂，厥壽何啻與天偕老。神曰：此地靈符，俗人居此，立致變怪。師曰：吾寓跡梅尉之鄉耳。

僧要婁約靜居丈室，有野媼賣數卷置經案，無言出，復持異樹兼綠花紅植於庭，云青庭樹。約曰：此書善，無預吾事。如妄，不必開。經七日自退。

不得習學。宣卷打偈。

【箋】雲居注：即外道羅祖教門傳，有五部六冊，聚眾打偈，愚夫愚婦，多墮此中。

不得習學外道書。

【箋】菩薩善戒經。菩薩不讀誦如來正經，讀誦世典文頌書疏者，得罪。書數下術，俗典文頌，俱是世法，非出家業。或志在護持，助通佛化，降伏外道。欲知淺深，以是因緣，時復開之。

除智力有餘，為欲知內外教淺深者，可以涉獵，然勿生習學想。

【箋】智力有餘者，宗圖兼美，道德雙彰，入佛入魔，無不自在，故曰有餘。於中若有一[糸*系]頭不了，不名有餘。

論語：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故禪力有餘，不妨涉獵外書。涉獵者，賈山涉獵書記，若涉水獵獸，不專精也。衲子志在正法，助通佛化，或為議論，破於邪見，故曰涉獵。

不得習學詩辭。

【箋】詩關世風化，非徒嘲風吟月而作，非十年二十年不能精妍。釋子參學未穩，眨眼已過四五十年，衰相忽至，何暇及此？若向話頭上省發，信口道著句子，已勝學詩十倍。何故？參禪人從一切文字之母前打出，故其發言與常人不同。

智證傳。昔予至臨川，與朱顯謨世英游，相好也。俄南昌上藍長老至，上藍雅自標致，謂世英曰：覺範聞工詩耳，禪則其師猶錯，矧弟子耶？世英笑曰：師能勘驗之乎？上藍曰：諾。居一日，同游疎山，飯於逆旅，上藍謂余曰：經軸之上必題此[米-木+八]字，是底義？予以指畫圓相，橫貫一畫，曰：是此義也。上藍愕然。余乃為說偈曰：以是不成八不是，法身唾著無遮閉，衲僧對面不知名，百眾人前呼不起。於是上藍不懌，歸舉似世英，世英為拊手曰：孰謂詩僧亦識字義乎？今兩人皆成千古矣。追懌之，可謂憮然。余聞汾陽嘗作黃犢偈曰：有頭無角實堪嗟，百劫難逃這作家，凡聖不能明得盡，現前相貌有些些。予以謂此偈又余字義之訓詁也，九原可作，世英當有棒腹也。

不得著心學字求工，但書寫端楷足矣。

【箋】端楷二字，不易到手，關係人品邪正，壽命延促。故姜白石論字有云：如端士，如美女，如武夫，如狂客。此因字之美惡，評品人物也。今學者所貴記錄佛法，不必求工草聖，有妨參學。若夫英靈衲子，向未拈筆已前薦得，堪與佛祖為師。若向點畫分明處薦得，堪與人天為師。若向放下筆時薦得，自救不了。

普耀現書品。太子年七歲，入書堂。其師選友，見太子神光不能任，即躃地。時菩薩手執金筆，栴檀書隸，眾寶明珠，成其書牀。侍者送之，問師選友：今以何書相教耶？師曰：以梵佉留，無他異書。菩薩曰：異書有六十四，何止二種？師問：六十四皆何名？太子曰：梵書、佉留、大秦書、半書、天書、觀空書等。時一萬童子，與菩薩俱，在師所學，見菩薩威德，建大聖慧，分

別書字而宣之。其言無者，宣於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之音。其言欲者，出婬、怒、痴諸貪求音。其言究者，出悉本末真淨之音。緇門警訓，不工書無以傳。書者，如也敘事，知人之意。防現生之忘失，須繕寫而編錄；欲後代以流傳，宜躬書以成集。則使教風不墜，道久彌芳。故釋氏經律，結集貝多；孔子刪詩，但益時機。自非章安秉筆之力，豈留今日？故罽賓高德、盤頭達多，從旦至中，手寫千偈；從中至暮，口誦千偈。但當遵佛能寫名字，慎勿傚世精草隸焉。

不得污手執持經。

【箋】溪堂雜錄：元祐中，蜀僧智超常諷華嚴。三十年，一童子手貌清爽，舉手高揖。超曰：何來？曰：五臺。曰：何遠至此？曰：少事相聞。吾師誦經固嘉，但失在登廁洗淨，觸水淋手背，未嘗用灰泥洗之。灰泥律制七度，今但三度，觸尚現存。禮佛誦經，悉皆得罪。言訖不見。超慚愧改過。識者曰：此乃文殊化現，有警超也。故知洗手必須依法。

因果經。觸手請經，當獲廁中蟲。

對經典如對佛，不得戲笑。

【箋】涅槃經：法是佛母，佛從法生，三世如來皆供養法故。水懺，眠地聽經，仰臥讀誦，高聲語笑，亂他聽法，皆得罪也。清規，不得背靠板頭看經，不得常展經，不得手托經寮中行。

不得案上狼籍卷帙。

【箋】濟陽江錄：讀詩書未竟，雖有急速，必待卷束整齊然後起，故無損壞，人不厭其求。假有狼籍几案，分散部帙，多為童婢玷污，風雨蟲鼠毀傷，實為累德。我每讀聖人書，尚肅敬對之，故紙中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字，不敢他用。

不得高聲動眾。

【箋】讀經宜澄靜思惟，深入其義，況在眾中，更宜默識，若高聲則取眾怨。

不得借人經看不還，及不加愛重，以致損壞。

【箋】李濟翁曰，借書有四癡，一借書，二與書，三索書，四還書。〇聖賢經史，專為流通，令人徵善去惡者也。若濟翁論，則斯文永絕。因別著四則，庶幾斯文斯在。一是讀書人借書不與者癡，二不讀書人借書與者癡，三但愛惜書不讀亦不借者癡，四借書不加愛重及不還者癡。

四分律：時有人盜他經卷，佛言：佛語：無價計紙墨，犯重罪。十、誦借他經，拒逆不還，令主生疑者，犯方便罪。由心未決，若絕犯重。

正法念經，若盜他方者，犯重罪。

唯識並決論，闇取他經論讀，乃至一句，皆犯盜竊文句罪。
趙松雪序。讀書藏書，良非易事。善觀書，澄神端慮，淨几焚香，勿捲腦，勿折角，勿以唾揭書，勿以爪侵字，勿以作枕，勿以挾刺，隨損隨修，隨開隨掩。後之得吾之書，并奉贈此法。

入寺院第十

【箋】寺本司名，西僧初來，權止鴻臚寺，後移別居，不忘止本，還標寺號。鴻臚，本禮四夷遠國之邸舍也。
涅槃經：夫入寺者，棄捨刀杖雜物，然後入寺。捨刀杖者，去瞋恚三寶心也。捨雜物者，去從三寶乞求心也。　凡入寺，無論知識及學者，先禮佛，必次第尋寮，猶存西國寺圖之法。所以尊重主道，即自重也。

凡入寺門，不得行中央，須緣左右邊行。緣左先左足，緣右先右足。

【箋】南海寄歸傳：向右邊為右繞，向左邊為左繞。斯為正論，勿致疑惑。　禮佛篇不占中央，義同。
頌。未入寺門，賓主歷然。左繞右繞，脚後脚前。曹洞五位，臨濟三玄。東西十萬，南北八千。

入寺偈。　入僧伽藍，當願眾生：演說種種，無乖諍法。

【箋】疏：僧伽藍，此云眾園。眾有六和，法則事理一味，故無諍也。　僧集既眾，其性不一，故說法亦不一。如應聲聞人，即說聲聞法；應菩薩人，即說菩薩法；應佛乘者，即說佛乘法；乃至應以一切法人，即說一切法。故曰種種。然說法雖有種種，畢竟無二。無二之旨，永絕乖諍，純一和合。此乃入僧伽藍第一法要也。
燈錄？法華全舉謁公安遠云：作麼生是伽藍？師曰：深山藏獨虎，淺草露羣蛇。曰：作麼生是伽藍中人？師云：青松蓋不市，黃葉豈能遮？曰：道甚麼？師云：少年玩盡天邊月，老倒扶桑沒日頭。曰：一句兩句，雲開月露，作麼生？師云：照破祖師關。
筆凐。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，晃屢被折。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，謂淨曰：佛家無諍，法師何以屢搆斯難？淨曰：佛破外道不通，通反謂佛曰：汝常自言平等，今既以難破我，即是不平，何謂平等？佛為通曰：以我不平破汝不平，汝若得平即我平矣。顧今亦爾，以淨之諍破彼之諍，彼得無諍即諍無諍也。

附　諸經造塔緣起。

【箋】僧祇律：作塔不得在南，不得在西，應在東，應在北，不侵佛地、增地。

增一，西梵正音為窣堵波，此翻滅惡生善處，亦曰靈廣，曰支提，曰方墳。
◎安塔有三義。一表人勝，二令他信，三報恩。
筆凂。謝康樂云：封殖法身謂之塔，樹象虛堂謂之廟。
譬喻經：祇陀太子，於毗婆佛時，施一奴一婢，給掃寺廟，世世常得七寶宮宅，種種如意。
無垢淨光陀羅尼經。有大婆羅門，名劫比羅，戰茶外道，不信佛法。有相師謂彼曰：汝七日當命終。時婆羅門念佛，稱一切智，即往白佛。佛言：迦毗羅城，三岐道處，有古佛塔，現有舍利，其塔崩壞，應往修理，及造相輪樘，寫陀羅尼經，於其上興大供養，命還復增。又云：四眾人等，多病短命，應修故塔，或造小塔，依法書呪作壇，由此福故，更增壽命。凡有塔處，當廣刻此經，流通供養，滅罪生福。
法苑珠林四處起塔：一、生處塔，諸佛降生處即應起塔，如今釋迦牟尼佛在毗藍園內無憂樹下降生，即於其處立塔也。二、得道塔，如來得道在摩竭提國菩提樹下，即於其處立塔。三、如來轉法輪塔，或在寂場鹿苑天上等，即於其處立塔。四、涅槃塔，華言滅度，如來在俱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入滅，即於其處立塔也。
佛成道記本行集云：天上有四塔：一、箭塔。太子年方十五，與諸釋種角藝。太子一箭穿過七金鼓，又一箭徹過七鐵猪腸，入土泉迸，遂名箭井。時帝釋遂取其箭，於忉利天建塔供養。二、髮塔。太子初出家時，自持寶刀而發願言：我今截落此髮，誓與眾人斷除煩惱習障。尋以髮擲空中。時帝釋接向天上，建塔供養。三、盆塔。菩薩將詣道樹成等正覺，時有天人告善生村主二語難陀婆羅曰：汝可最初施食。於是二女以乳烹麋，用盆盛獻。菩薩食已，盆擲尼連河中。時帝釋收歸天上，建塔供養。四、佛牙塔。佛闍維時，天帝釋持七寶瓶來，請佛牙上建塔供養。
翻譯名義八種人起塔一、如來塔。如來有三義：若云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此法身義也；第一義諦名如，正覺名來，此報恩義也；乘如實道，來成正覺，此應身義也。謂如來萬德悉備，三覺俱圓，天上人間所共尊仰，是故滅後應當起塔供養。二、菩薩塔。具云菩提薩埵，華言覺眾生。謂菩薩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憫物情重，隨類現身，度脫無量，是故滅後應當起塔供養。三、緣覺塔。謂十二因緣，覺真諦理，故名緣覺。以其三界生死已盡，能為人天而作福田，應當起塔供養。四、阿羅漢塔。華言無生，又曰無學，亦云應供。三界生死已斷，故名無生；煩惱已盡，無法可學，故名無學。應受人天供養，為世福田，是故當起塔供養。五、阿那含塔。華言不來。謂斷欲界惑，不來欲界受

生，故名不來。應受人天供養，為世福田，是故滅後應當起塔供養。六、斯陀含塔。華言一來。謂欲界九品思惑，前六已斷，後三品尚在，更須欲一番受生，故名一來。應受人天供養，為世福田，故滅後當起塔供養。七、須陀洹塔。華言預流。斷三界見惑，預入聖流，故名預流。應受人天供養，為世福田，故當起塔供養。八、轉輪王塔。輪王雖未斷惑，未出三界，然以福德之力治四天下，以十善化育羣生，為世所尊，故當起塔供養。

佛祖統載會稽育王塔緣起。劉薩訶病死入冥，見梵僧指往會稽育王塔處懺悔，免甦出家，名惠達。及至會稽，徧求不見。偶一夜，聞地下鐘聲，倍加誠懇。經三日，忽從地涌出寶塔，高一尺四寸，廣七寸，佛像悉具。達既見塔，精勤禮懺，瑞應甚多。明州塔，此其始也。　北寺寶塔功成，暨合郡護法、善信、耆宿等，恭請聖恩老和尚陞座。師揮拂子云：昔釋迦世尊下兜率，降皇宮，處胎誕生，出家苦行，降伏眾魔，成無上覺，轉妙法輪，最後入般涅槃。闍維，舍利不可勝數，一分帝釋天王請歸供養，一分諸大龍王請歸供養，一分八國王請歸供養。惟阿育王有大威力，得八萬四千舍利，以七寶末，造八萬四千塔。此是西域國王造塔之因緣也。至此方漢帝時，有摩騰、竺法蘭，持貝多佛像、釋迦舍利，來至中國。漢帝敬信，舘於鴻臚，建立塔寺，始有三寶之名。此是東土國王造立塔寺之因緣也。至三國赤烏年，有康僧會入吳，時大帝召會問曰：汝有何能？會曰：我能求佛舍利。帝曰：限汝三七日，若有舍利，當為造塔。會精誠祈禱，三七日後，果有舍利三顆，現於金瓶，鏗然作聲，光明晃耀。帝驚異曰：此希有之瑞也。又問：舍利有何功能？會曰：鐵鎚擊之不傷，猛火鍛之不壞。帝使力士擊之鍛之，毫無所損，其光愈盛。帝遂敬信，即以舍利起塔，廟額曰建初，名其地曰佛陀里，即今之金陵報恩寺也。復以一顆於吳郡瑞光建塔，一顆於北寺建塔，為報母陳氏恩，故亦名報恩塔。此是江南吳大帝建立塔寺之因緣也。世人但知磚石寶塔，而不知無縫寶塔。山僧今日令在會諸賢於磚石塔處悟無縫塔因緣，於諸相上見無相佛境界，即事即理，即性即相，性相圓融，事理無礙，是為天人中第一福田之寶塔也。竪拂子曰：會麼？秖這寶塔，非相非形，或隱或顯，常放光明，卓立空界，耀古騰今，撐天拄地，堂堂顯現，應物隨情。諦觀者，悟文殊之三昧；稱贊者，入普賢之願門。風響鈴鳴，盡是觀音境界；然燈點燭，無非定光降生。旋繞經行，象王迴顧；散花梵唄，獅子頻申。或見舍利於東北西南，露盤輪際；或見光明於四週簷角，上下九層；或現觀音於塔頂之上，若坐若立；或現彌陀於欄楯之間，全身半身。是諸瑞應，似優曇華現，難見難

聞。此皆宰官長者護持之力，諸檀善信樂施之誠，惟冀人人返源達本，個個見性明心，頓證體中萬行，自然佛果圓成。即今寶塔功圓作麼生道？八方寧諍歸皇化，四海謳歌樂太平。

五燈肅宗皇帝問忠國師：百年後所須何物？師云：與老僧作無縫塔。帝曰：請師塔樣。師良久云：會麼？帝曰：不會。師云：吾有付法弟子耽源，却諳此事，請召問之。師遷化後，帝召耽源問：此意如何？源頌曰：湘之南，潭之北，中有黃金充一國。無影樹下合同船，琉璃殿上無知識。

雪竇顯頌：無縫塔，見還難，澄潭不許蒼龍蟠。層落落，影團團，千古萬古與人看。石樹拈頌：現成無縫塔，用造作麼？肅宗便請塔樣，也好一拶。不是國師，大難酬對。既然與他樣子便了，說甚耽源却諳此事，以至後來穿鑿得八面玲瓏，有眼者又道不見。看看，浮圖高出梵王天，頂上明珠光燦然。萬古聖賢同坐臥，至今未見塔門前。〇玄沙侍雪峰遊山次，峰指面前地曰：這一片地好造個無縫塔。沙曰：高多少？峰乃顧視上下，沙曰：人天福報即不無，和尚若是靈山授記，未夢見在。峰曰：你又作麼生？沙曰：七尺八尺。雪峰曰：世界濶一尺，古鏡濶一尺。

小未曾有經：佛般涅槃後，若有以如芥子舍利起塔，大如菴摩勒果，其剎如針，上施盤蓋如酸棗葉，若佛形像如[麩-夫+廣]麥大，勝前功德滿足百倍。

不得無故登大殿遊行。〇不得無故登塔。〇不得殿塔涕唾。

【箋】登殿塔，惟燒香散花，禮佛作法，餘皆不可。若塔殿中遊行，雜語戲笑，作不法事，乃至涕唾污穢佛地，得罪彌重。

燈錄：有行者隨法師入佛殿，行者向佛而唾。師曰：行者少去就，何以唾佛？者云：將無佛處來，與某甲唾。師無語。溈山云：仁者却不仁者，不仁者却仁者。仰山代法師云：但唾行者。又云：行者若有語，即向伊道：還我無行者來。

見塔偈。　見佛塔時，當願眾生：尊重如塔，受天人供。

【箋】佛塔者，一切諸佛舍利之塔也。凡見諸佛舍利之塔，固當尊重，不知一切眾生亦具有舍利，同於諸佛，亦宜尊重。云何眾生不自見者？秖為不重己靈，被諸煩惱障蔽。若能尊重佛塔，即是尊重己靈，即是不被煩惱障蔽處，即是自己舍利放光處，即是同於諸佛舍利無所增減處，故曰受人天供。此句但在如字上看，則受供非分外也。

徵諸佛萬德莊嚴，眾生德薄垢重，云何眾生同於諸佛耶？

訓言事則有生有佛，言理則無佛無生。生佛之跡雙泯，全體是一大塔。

敬塔偈。　敬心觀塔，當願眾生：諸天及人，所共瞻仰。

【箋】寶塔之所在，即諸佛法身之所在。故瞻觀之時，應起敬心，念諸佛德高出霄漢，無有過於塔者，所以諸天及人無不瞻仰也。

禮塔偈。　頂禮於塔，當願眾生：一切天人，無能見頂。

【箋】塔名高圖，亦名高顯，謂顯揚如來功德之標幟也。

徵寶塔固是如來之標幟，其始建也，出於匠手，高下寬廣，可以手紀，云何無有能見頂者？

訓：若以匠者丈尺欲見佛塔之頂，其猶蚊蚋住須彌之隈，拔一莖眉而欲量虛空高下，縱經塵劫無有是處。殊不知佛之塔非高非下、非廣非狹，不墮諸數匠手，又烏乎知之？然則如何得見塔之頂耶？請高著眼。

入殿塔當右遶，不得左轉。

右遶塔偈。　右遶於塔，當願眾生：所行無逆，成一切智。

【箋】疏右者，順義。

普耀經：菩薩降神趣右脇者，所存無逆故。無逆者，無左遶也。

僧祇律：禮佛塔應當右遶，如日月星遶須彌山，不得左轉。

燈錄：世尊降生，周行七步，自南西也。

裒述入殿塔，當自南而西而北而東，不得左轉。

華嚴合論遶佛三匝者，順佛正教，故遶佛皆是右遶。自南向東、向北、向西、至南，如是三匝，以為右遶成法。今人反左行　右遶者，誠順之至也。凡事誠順，則一切智無不成，是故當於右遶處而發是願，令一切智自悟。自悟無他，惟行無逆，無逆之旨，佛佛承順理。故經律遶佛塔，皆自南而西、而北、而東為右遶，獨棗柏以自南向東、向北、向西為右遶。二論相拄，造化若無其柄。然太極既分，東西左右已判，棗柏豈不解日月星之遶須彌為右遶也？乃欲別出手眼，故後人不知，不能無疑。余敢向棗柏肚裏走過一遍，為之參曰：夫人之一身，小天地也；身外，大天地也。此身無逆，天理亦順，如右手向內曲則順，向外曲則逆。故從右手向內旋為順義，若從右手向外旋為不順義，則知右手刻刻奉侍左手之權衡，猶坤儀時時承順乾道之命令也。總之，經律右繞，法乎天象；棗栢右遶，本於人身。究竟皆遵右繞，無左繞也。

遶塔或三匝、七匝，乃至十百，須知徧數。

【箋】禪觀經：多貪眾生不淨觀，多嗔眾生數息觀。知遍數者，與數息相類。謂旋塔時，當憶佛念佛，不落無記、妄想二邊，即得一心不亂之旨。

遶塔三匝，當願眾生：勤求佛道，心無懈歇。

【箋】瞻仰佛德，贊嘆不盡而懷慕之，懷慕不已，故又從而遶之也。梵語三，華云正，亦云數。佛道者，如來歷劫所行之道，皆當履踐，故曰勤求無歇也。

徵遶塔既止於三，勤求之心歇即菩提。若心無歇，云何止三？訓。如來五時說法，嘗以三為喻，不獨文殊也。然文殊之三，又異乎諸經之三者。以其隻字兼解華梵之音，一音包括圓頓之義。然非下文，無以見三之妙用。若非此徵，亦無以見格外之玄論。若作正句看，即奢摩它句，即三摩鉢提句，即禪那句，即佛句，即心句。若離之，即正句非句，何況餘句。若作數句看，即一句，即不可說句，即優波尼沙它分句。若離之，即數句非句，何況餘句。故有時即三求之亦可，離三求之亦可。有時離即俱非，雙非並遣。忽見盡十方世界一切寶塔，樅然現前。不知此心在於塔之內，及塔之外。又安知此身在三匝內，及三匝外。如是勤求，日三夜三，乃至年劫有盡。我此旋遶之心，永不疲倦。故曰心無懈歇。

不得以笠杖等倚殿壁。

【箋】寶梁經五百問經：有一比丘，具大福相，入殿禮佛，出，福相頓改。審其故，乃壁端有畫佛像，比丘以杖頭倚觸佛面故也。

五燈闍夜多，至羅閱城，敷揚頓教。彼有學眾，惟尚辯論。首者徧行，一日不臥，六時禮佛，清淨無欲。祖謂彼學者曰：汝師與道遠矣。設苦行歷於塵劫，皆虛妄之本也。學者曰：尊者蘊何德行，譏我師耶？祖曰：我不求道，亦不顛倒。我不禮佛，亦不輕慢。我不常坐，亦不懈怠。我不一食，亦不雜食。我不知足，亦不貪慾。心無所希，名之曰道。時徧行聞已，發無漏智。祖復告徧行曰：吾適對眾挫抑仁者，得無惱乎？行曰：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因，師於智者月淨，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。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，我以老故，策杖禮謁。師吒我曰：重子輕父，一何鄙哉！時我自謂無過，請師示之。師曰：汝禮大光明菩薩，以杖倚壁畫佛面，以此過慢，遂失二果。我責躬悔過以來，聞諸惡言，如風如響。況今獲聞無上甘露，而反生熱惱耶？惟願大慈，以妙道垂誨。祖曰：汝久植眾德，當繼吾宗。偈曰：言下合無生，同於法界性。若能如是解，通達事理竟。

◎殿壁。無情之物，本無罪福於人，然一經畫佛，殿壁即無佛在，所以禮之為福，觸之為罪。韓昌黎題木偶詩云：偶然題作木居士，便有無窮求福人。昌黎所見雖小，而木偶之與佛壁均等，究竟木偶、佛壁何罪福之有？人自為罪福耳。至若無情說法，木偶未出世，佛壁未現前，觸之不得，背之不得。古德云：心如墻

壁，可以入道。言此心堅於墻壁，方可入道，非同墻壁無知而已，須知墻壁熾然說法始得。且道墻壁熾然說甚麼法？若知墻壁燃然說者，不妨拈起拄杖子，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觸着帝釋鼻孔，放下拄杖子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其或不然，拈起也不是，放下也不是，未免傷鋒犯手，如賢者傾亡帝王之尊，闍夜頓失二果之位。此二則可謂墻壁熾然說者下個註脚。

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卷中

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卷下

菩薩戒弟子雲棲寺沙門　袾宏　輯集

雲居山真如寺晦山沙門　戒顯　訂閱

寓黃山慈光寺石樹沙門　濟岳　彙箋

執作第十一

【箋】雲峰悅禪師小參：今時後生，纔入眾來，便乃端然拱手，受人供養。到處菜不擇一莖，柴不搬一束，十指不沾水，百事不干懷。雖則一期快樂，爭奈三途累身。

梵網。寧以熱鐵纏身，不受信心人衣；寧以洋銅灌口，不受信心人食。若恁麼者，直饒變大地作黃金，攪長河為酥酪，供養上座，不為分外。若不恁麼去滴水寸絲，便須披毛帶角，牽犁拽鈀，償他始得。　無作之法，當於作處見。無作非徒然無作，若徒然無作，便是落空亡底外道。易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故天地運行於四時，風以動之，雷以成之，乃至兩露恩澤，莫不各有所司而生物焉。例而推之，即三賢十聖，亦皆為而無為，作而無作。我何人斯，敢無作而坐食於天地間哉？

當惜眾僧物(詳見下文)**，當隨知事者教令，不得違戾。**

【箋】徵教令出自師長父母之口，無不從命。知事教令，衲子安得克服？

訓叢林，事出浩繁，故請知事以司其柄。教令乃奉大眾之命令也，得罪知事，即得罪大眾。然知事所司，亦當柔和調順，若逞麤獷之性，權挾衲子，使彼難忍，去之則有負所任，不得無過。

凡洗菜，當三易水。

【箋】本律三易水者，謂初次但去麤垢，二次細垢未盡，三次乃得清淨。今叢林醃菜不洗，謂菜有味，舉目皆噇糞之人。執事略不為恠，可笑。

燈錄：趙州問菜頭：今日喫熟菜，喫生菜？頭拈起菜呈之，師曰：知恩者少，負恩者多。

凡汲水，先淨手。

【箋】至水邊另舀水，先淨手，即以洗手水棄之僻地。

見水偈。　若見流水，當願眾生：得善意欲，洗除惑垢。

【箋】流水者，源頭活水也。然其性相不二，動靜一源，若無源之水，不流即是死水。流得其源，則澄之不清，擾之不濁，而能

旋香海，載須彌，恩配三有，澤及羣靈，而不自伐為功。故三賢十聖，贊之不及，凡夫肉眼，孰能窺其大用哉。今此偈全在發明見字，若見不徹，云何為彼當願，云何為彼滌惑耶。若見者，謂所見之水，情狀不一，故如人見之，清涼可悅，餓鬼見之，流變為血，魚龍見之謂宮殿，沉溺者見之謂死窟。究竟水尚強名，何況有如上等見，皆是眾生業惑所感也。若夫大解脫人見之，不曰流水非流水，直下為彼顛倒眾生，拔其見刺，出其眼屑也。意欲者，非情欲之欲，若情欲即是惑垢，當作願字看，正願清滌無始情欲之惑垢也。

徵上文既有當願，云何欲字又作願字看？

訓上文是菩薩當願，下文意欲是眾生當願，其猶啐啄同時也。若菩薩發願度眾生，眾生不發願出離，菩薩雖有願，亦無如之何也已。

附：　勿令穢水入井

【箋】天下井水，味有多種。詳水經註。

周易正義。雖汲水以至井上，然綆出猶未離井口，而鉤羸其缾而覆之也。棄其方成之功，雖有出井之勞，而與未汲不異。喻人行常德，須善令終。若有初無終，則必致凶咎。

筆凂。吳湛為縣吏，所居臨荊溪，溪有清泉，眾皆賴之，湛為築籬遮護，不令穢入。忽於泉側得一田螺，置甕中，每外歸，則厨中飲食已辦，大異之。一日潛窺，乃一女子自螺出，手自操刀，湛急趨之，不容歸殼。女大窘，實告湛曰：我泉神也，上帝以君敬護泉源，且知君鰥居，命吾為君操饌，君食吾饌，當得道矣。言訖不見。

◎李鄠為河山令。縣有河山巖，巖半有一脉清泉，次第淋注，逐處各有一岩斛承之，如鐫出狀。鄠一日攜家出遊，無何，雪兒就斛浣申，立為震霆所擊。視之，其斛已碎，別安一斛於流下矣。是知井泉不可觸穢。

酉陽雜俎，臨井勿窺。

◎古井不可唾。唾與窺且不可，而可越哉？

汲井偈。　若見汲井，當願眾生：具足辯才，演一切法。

【箋】華嚴疏：汲，取也。辯才演法，猶綆汲水。

五燈。趙州在井上打水次，見南泉過，便抱柱懸却脚曰：相救！相救！泉上胡梯一二三四五。師少頃却去禮謝曰：適來謝相救。

◎藍田真因開井，被沙塞却泉眼。師曰：泉眼不通被沙礙，道眼不通被甚麼礙？僧無答。師代曰：被眼礙。

◎天衣懷，世漁母，夢星隕於屋。懷娠兒時，坐船尾，得魚輒放。父笞之，不為意。參翠峰覺，覺問：汝名甚麼？曰：義懷。

曰：何不名懷義？曰：此當時致得。曰：誰為汝立名？曰：受戒十年矣。曰：汝行腳費許多草鞋。曰：和尚莫謾人好！曰：我也沒量罪過，汝也沒量罪過，你作麼生？師無語。覺打曰：脫空謾語漢，出去！入室次，覺曰：恁麼也不得，不恁麼也不得，恁麼不恁麼總不得。師擬議，覺又打出，如是數四。尋時翠峰為水頭，因汲水折擔，忽悟，作投機偈曰：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萬仞峰頭獨足立。驪龍頷下取明珠，一言勘破維摩詰。覺聞，拊几稱善。

觀水偈。　佛觀一鉢水，八萬四千蟲，若不誦此呪，如食眾生肉。

唵。縛悉波囉。摩尼莎訶。

【箋】水中生靈甚微，人之麤障覆故，不能觀察。唯佛五眼明淨，能見微細，以慈悲故，說此偈呪，大旨為水羅兼說也。

凡用水，須諦視有蟲無蟲，以密羅濾過方用。

【箋】會正記：用白氎東上，用密絹，恐小蟲直下，取熟絹為之，此護生之法也。

若嚴冬，不得蚤濾水，須待日出。

【箋】嚴冬水寒，蚤濾則傷生。日出水得陽氣，則不傷生。

漉水囊賦吾有漉囊，製造有方。緻練作底，熟鐵為匡。其用濾兮，深須諦視。其還放兮，切忌損傷。宜知我佛仁慈，尚不遺於微物。將使吾曹飲用，得幸免於餘殃。一化境中，上下皆制。半由旬內，往返須將。世多輕略，孰究不藏。或聞而不製，則嗤為外道。或製而不用，但懸於草堂。斯由內無慈愍，外恣疎狂。塞來蒙之津徑，害我教之紀綱。汝當存誠持守，竭力恢張。豈止四生有賴，抑使三寶增光。

凡燒竈，不得燃腐薪。

【箋】本律：炊竈有五事：一、不得蹲炊火，二、不得燃生薪，三、不得倒燃濕薪，四、不得燃腐薪，五、不得以熱湯澆火滅。　凡腐薪中有蟲，若燃之，如毀其家，殺其身，故制。昔曾子不逆薪而爨，知其不為暴也。

禮記：荀勗在帝座，適膳夫進飲，勗云：此必勞薪所炊。帝不信，召膳夫問之，果以一故車腳供薪。

抱樸子：孟夏所以祀竈，竈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狀，大者奪紀，小者奪算。紀三百日，算一百日。

◎井與門、戶、竈、中霤為五祀，又五財之一，利濟廣博，有神主之，名曰觀，狀如美女。井鬼名瓊。

凡作食，不得帶爪甲垢。

【箋】寄歸傳營，供必洗手、敕口、淨器。不者，所作祈請，並無效驗。從陳饗祭，神祇不受，況奉三寶。若大小便不洗手，皆不合作食。

諺。清齋方釋奠，剪爪宣侵肌。

感應篇注：嘉棟曰：作食不潔餧人，人必嗔之，神亦惡之。穢食委棄，均於暴殄，浪費水漿，委諸溝廁，殊為造業。有老秋婆病死復蘇，言至一處，有兩船遺棄穢食，一鬼笞之曰：汝平生所耗者，豈容不食？婆強呷數口，便覺腹滿驚蘇，言訖隨死。

凡棄惡水，不得當道，不得高手揚潑，當離地四五寸，徐徐棄之。　附：不得熱湯潑地上。

【箋】惡水高揚，熱湯潑地，微細昆蟲，何處迴避？水火毒身，如入鼎沸，以此劇刑，橫加無謂。我福無增，彼惡永記，故云徐徐清涼如意。

凡掃地，不得逆風掃，不得聚灰土安門扇後。

【箋】逆風掃風塵[土*孛]面，非但不善愛人，亦非自愛掃地。聚灰門扇後，其人有始無終，後來結果亦可想見，故須掃除盡淨，置之僻處也。

根本部給孤長者，每晨朝往逝多林禮佛已，掃寺地。一日，長者他緣，不遑入寺。佛經行見地不淨，即自執箒而掃。時舍利子等，悉皆執箒，共掃園林。佛及弟子，徧掃除已，地皆嚴淨。入食堂中坐，與諸苾芻說掃地，得五種功德：一、自心清淨，亦名自除心垢。若人掃於寺地，因地淨故，心得清淨，是名自心清淨。二、令他心淨，亦名除他心垢。若人掃於寺地，因地淨故，他人見無塵垢，心得清淨，是名令他心清淨。三、諸天歡喜，亦名去憍慢。若人掃於寺地，即是去其憍慢塵垢。諸天觀見地淨無塵，生歡喜心。四、植端正業，亦名調伏其心。若人淨掃寺地，即是調伏自心，植端正福業。五、命終之後，當生天上，亦名增長功德。若人淨掃寺地，因淨地故，功德增長，命終當生天上。優婆塞戒經：善男子！天下之人，誰現窮無其身者？如其有身，見他作福，身應往助，執役栖掃，亦得福報。

成實論：掃一閻浮僧地，不如掃一掌佛地。

五燈世尊在日，有一比丘根鈍無多聞性，佛令誦苕箒二字，日夕誦之，言苕則已忘箒，言箒則已忘苕，每日剋責意念不休，忽能言苕箒，於此大悟得無礙辨才。

◎曹山寂問僧：作甚麼？曰：掃地。山曰：佛前掃，佛後掃？曰：前後一時掃。山曰：與曹山過鞋靸來。

◎雁山羅漢寺證首座，目瞽，見道明白，每朝以掃地為佛事。有僧問：這片地掃得乾淨也未？證竪起苕箒示之。又僧問：真淨界

中本無一塵，掃作麼？證亦竪箒示之。

◎拾得一日掃地次，寺主問：汝名拾得，因豐干拾得汝歸，汝畢竟姓個甚麼？拾得放下苕箒，叉手而立。寺主再問，拾得拈箒掃地竟去。寺主罔測，寒山捶胸云：蒼天！蒼天！拾得却問：汝作甚麼？山曰：不見東家人死，西家助哀。二人作舞，哭笑而去。

◎趙州掃地次，僧問：善知識為甚麼掃地？師曰：塵從外來。曰：既是清淨伽藍，為甚麼有塵？州曰：又一點也。

◎趙州行脚時，問大慈：般若以何為體？慈曰：般若以何為體？師便呵呵大笑而出。大慈來日見州掃地次，問：般若以何為體？州放下掃箒，呵呵大笑而去。大慈便歸方丈。

◎仰山掃地次，溈山問：塵非掃得，空不自生。如何是塵非掃得？仰掃地一下。溈曰：如何是空不自生？仰指自身，又指溈。溈曰：塵非掃得，空不自生。離此二途，又作麼生？仰又掃地一下，又指自身，并指溈。

◎雲巖曇晟禪師，掃地次，道吾曰：大區區生。曇曰：須知有不區區者。吾曰：恁麼則有第二月也。曇竪起掃箒曰：是第幾月？吾便行。

◎大慧問僧：道不用修，但莫染污。如何是不染的道？曰：某甲不敢道。師曰：你為甚麼不敢道？曰：怕染污。師應聲曰：行者將糞箕苕箒來。僧忙然，師便打出。

◎衲僧家拈起掃箒，不但掃除一室塵垢，當使天上天下不可說不可說世界塵垢，祇消者把掃箒一掃而盡。目前脫有不顧危亡底漢道：天上天下者許多塵垢，畢竟掃置何處？我便劈口與他一掃，令他向掃箒下瞥地去。

世說：郭林宗常行宿逆旅，輒躬自執掃，及明去。後人至，則曰：必郭有道昨宿處也。

洗內衣須拾去蟣虱方洗。

【箋】五燈仰山慧寂智浣衲次，耽源曰：正恁麼時作麼生？仰曰：正恁時向甚麼處見？

◎定由神英見首座洗衣，遂問：作甚麼？座提起衣示之。師曰：洗的是甚衣？座曰：關中使銕錢。師喚維那移下座掛搭著。

夏月用水盆了，須覆，若仰即蟲生。

【箋】譬如空盆雖仰，虫無從而生。謂虫生於水，若水淨，虫亦不生。謂虫生於垢，若垢非水，虫亦不生。然則虫畢竟從何而生？當知虫之生也，三因和合而生，若一因不到，則虫無緣而生。然則虫之生滅，其在盆之覆仰而已也。

附：　一切米麪蔬果等，不得輕棄狼籍，須加愛惜。

【箋】諺：愛惜常住物，如護眼中珠。謂食物自有司庫出納，器具有藍收司執，然或見散漫無緒，即宜愛惜，置歸屏處，勿至狼籍暴殄也。
寶訓混源為紫[竺-二+鐸]庫司壁記，復題其後云：滴水粒米，盡屬眾僧，務悅人情，理難支破。當思披毛帶角，歲月久長，明因果人，幸宜知悉。遺墨歲久，漫滅殆盡。後一山和尚踵其席，粉壁親為書之。
感應篇註：天倉五穀，在二十八宿，乃危星主之。人以食為天，故聖人務農重穀。天子親耕勸農，春夏祈穀於上帝，豈五穀可散棄者？世人不知天地育養之恩，棄五穀，厭捨絲麻，使農夫織婦日勤而不得飽，力竭而不得禦寒，又不卹其勞，曾無愛惜，所以為天地所厭，神明所責也。
續神仙傳：三川饑，有青衣童子語人曰：世人厭棄五穀，地司已收，五穀之神可相率祈穀父蠶母，當致穰也。
◎陳僖敏公鎰，父孟玉登廁，見鐺底飯一塊在廁傍，淨滌食之。夜夢神告曰：翁好善，當福報。吾梓潼神，今將降生汝家。後果生僖敏公，仕至太子太保、左都御史，累贈翁如其官，母一品夫人。

入廁第十二

【箋】優鉢祇王經伽藍地，漫大小行者，五百世身墮抜波地獄，經二十小劫，常遺肘手，抱此大小便處臭穢之地。
毗尼母經：諸比丘住處，房前開處，小便污地，臭氣皆不可行。佛問之曰：從今不聽僧伽藍處小行，當聚屏猥處，若瓦瓶木桶埋地中，小行已，以物蓋之，勿令有臭氣。若登廁不洗淨，不得入大僧類，不得坐禪牀，不得登佛殿。
虗空藏經：若有毀重禁戒者，治圊百日，莫令人知。塗圊已，澡浴禮三十五佛，稱虗空藏菩薩，向十二部經五體投地，陳說過惡。如是懺悔，經三七日，苦行力故，罪報永除，不障三種菩提業。
寄歸傳。凡僧坊先須淨治廁處，若自無力，教化為之，供十方僧，理通凡聖，無多所費，斯其要焉。
錙門警訓。登廁之法，律制委明。蓋欲潔嚴身器，親近聖賢，洗淨洗手，各有軌度。儻未盡諳，則反污其手。禮誦燒香，合掌執捉，動輒得咎，可不慎歟。
五燈僧問趙州：急切處請師道。州云：尿是小事，須是老僧自去始得。

◎趙州上。東司召文遠，遠應諾。州云：東司上不可與你說佛法。

◎有老宿垂語云：十市街頭起一間茅廝，祇是不許人屙。僧舉似南堂靜，靜曰：是你先屙了，更教甚麼人屙？宿聞之，焚香遙望大隨拜謝。

◎莫將尚書謁南堂，咨決心要。堂使其好處提撕。莫適如廁，聞穢氣，急以手掩鼻，遂有省。急呈偈曰：從來姿韻愛風流，絕笑時人向外求。萬別千差無覓處，得來原在鼻尖頭。堂答曰：一法纔通萬法周，縱橫妙用更何求？青蛇出匣魔君伏，碧眼胡僧笑點頭。

◎錢弋郎中訪真淨文，譚久如廁，師令侍者引從西邊去。錢遽云：既是東司，為甚向西去？真曰：多少人向東邊計？

◎大慧侍湛堂次，堂視師指爪曰：想東司頭籌子，不是汝洗的。師承訓，即代黃龍忠作圊頭。後普說云：某自聞老和尚說，終身不養爪甲。纔長一菽，湛和尚便於手指上出現。

◎湛堂準自浙回[泳-永+勒]潭，謁深公省，詣方丈，尋命分座。聞有悟侍者，見所擲爨餘，有省呈解，深喝出。因喪志，經於延壽堂廁後，出沒無時，眾憚之。師故於半夜登溷，悟即提挈水至。未幾，供籌子，湛滌淨已，召接淨桶去。悟纔接，湛執其手問曰：汝是悟侍者那？曰：諾。湛曰：汝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，有個悟處的麼？參禪學道，秖要知個本命元辰下落，汝剗地作此去就。汝在藏殿移首座鞋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的？又在知客寮移枕子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的？汝每夜在此移木度籌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的？因甚麼不知下落，却在這裡惱亂大眾？湛猛推之，索然有聲，由是絕跡。

若大小便即當行，莫待內逼。倉卒　於竹竿上掛直裰，以手巾或腰絛繫之，一作記認，二恐墮地。

【箋】直裰，詳註著衣偈下。

若脫換鞋脚，不可淨鞋入廁。

【箋】著鞋當分淨穢，謂淨鞋入佛殿，觸鞋入廁。若觸鞋入廁，則污穢佛地；淨鞋入廁，則暴殄天物。

至，當三彈指，使內人知，　不得迫促內人使出。　已上，復當三彈指。

【箋】前後彈指俱三，用處甄別，謂前三彈使內人知，後三彈恐傷在穢之鬼，故先警之也。不唾痰陰德，具載藏經。

譬喻經：有沙門不彈指，來大小便溷圊中。厲鬼大恚，欲殺沙門。沙門持戒，厲鬼隨逐，伺覓其短，不能得便。故知大小便時，必先彈指，利益有在。

登廁偈。　大小便時，當願眾生，棄貪嗔癡，蠲除罪法。
唵狠嚕陀耶莎訶。
【箋】夫人飲食滋味，入於腸胃，輕清上升，重濁下墜，可見人之一身，兼淨穢世界也。淨世界，即戒、定、慧之福業也；穢世界，即貪、嗔、癡之罪法也。悟此淨穢本源，則可以悟大千世界，不在心外。從此垢淨心盡，不知吾身之為法界，法界之為我身，我身法界，非一非二。
不得低頭視下。
【箋】護清淨眼故。
不得持草畫地。
【箋】愚夫不知廁上畫地畫壁，遂成大過。譬如一點一畫，同於爻象，不忍狼籍穢地，當置淨處，或付水火，尊敬字畫故。若於廁上板壁作字，則為造物所呵。
筆飡。明湖州潘道士，道法高妙。一日於廁上畫符，天將忽至，問所召何事，士無以應。支曰：門前樹為我移種屋後。將曰：小事何輕意召我。遂以火筆點頭而去。士後頭上膿水不乾，凡有患瘡癰，乞士膿水抹之，無不效。
不得努氣作聲。
【箋】除糞極粗，行努力則喪氣，殊不雅，下文詳言之。
不得隔壁共人說話。不得唾壁。
【箋】文殊經：大小便時，身口狀如木石，不得有聲，護持清淨身口故。
相經：廁上共人語，最下賤相。
固齒方。大小便時，目上瞬，齒咬定，永無牙痛。兼闢臭氣，正氣內固。若唾壁共人語，穢氣乘虛而入，胃家受病。醫書相經，皆暗合文殊經旨，覽者幸留意焉。
例異傳。南陽宋經伯夜行逢鬼，問云：鬼悉何所忌？答言：惟不喜人唾。
逢人不得作禮，宜側身避之。
【箋】廁上褻衣，故不作禮。
不得沿路行繫衣帶。
【箋】穢處固不可久停，然衣褲必須嚴整，然後徐步。若行繫衣帶，倉皇之狀，失威儀故。
便畢當淨澡手，未澡不得持物。
【箋】醫書熱水洗淨，生腸風等病，當用冷水淨物，宜淨手持穢手觸物，物即成穢。
雜事舍利弗洗淨法：攜軍持可受三升向便處，次於一邊置土末七聚以為一行各如半挑，復於此邊更行七聚，又於一畔別安一聚，

持一籌片并土三塊，入廁室中便利畢，先以籌拭穢，次土塊洗大小便處，次洗兩手兩足，次以土洗瓶畢，然後著法服，次至房中取淨瓶水三漱口，方任情作務。有婆羅門見舍利子行是事，渴心歸向出家。

西域釋子洗淨之法，九十六種，外道所不知。事傳東土，行者亦寡，強効者不能如法，是欲潔而反穢。但上古用籌，今用草紙，殊為省便。叢林有薰脩大悲、華嚴等懺，而此洗淨之法，不可不知也。

淨手偈。　事訖就水，當願眾生：出世法中，速疾而往。

唵賀曩密唎帝莎訶。

【箋】此當願者，非同世間之願及世間之法也，當為眾生發出世之願，說出世之法也。速疾往者，言五濁惡世，所見所聞，無非煩惱惡業，亦如穢廁不可久停，故當速離濁惡之行，而行清淨之法也。經律入廁洗淨，若不默持諸呪，縱用七恒河水洗之，不得清淨。何以故？種子不淨。

溪堂雜錄：僧智超誦華嚴經三十年，忽見童子云從五臺來，告超曰：師誦經固善，但登廁洗淨，觸污手背。律制洗手用灰泥七度，今但二三，緣此觸存，禮佛誦經，悉皆得罪。言訖不見，超乃悔過。識者曰：此文殊化現，有警於超也。

若小解，亦要收起衣服，又不可著褊衫小解。

【箋】說原僧伽支，此云覆膊，亦名褊衫，亦名隨衣。竺道祖云：魏時請僧於內自恣，宮人見僧偏袒不雅，故當覆膊小解。不言長衣，專舉衣袖者，謂衣袖常勤佛法，更宜細行　小解，雖穢褻事，有至道焉。其義出自禮記。記云：手容恭。君子起居，常自恭敬，不敢散手掉臂。惟至屙尿放屎之時，不得不暫解也。

盥掌偈。　以水盥掌，當願眾生：得清淨手，受持佛法。

唵主迦囉耶娑訶。

【箋】手是總名，若無掌不可名手，無指亦不可名手，有掌有指方名曰手。兩手太陽之精也，字魂陰。

掌圖。法天指。法五行。大指曰拇指，第二曰食指，中指曰將指，第四曰無名指，第五曰小指，第六曰枝指。　水性至柔，離垢去染為用。盥者，兩手拾盆之象。

湯銘。日新又新，澡其德也。當誦偈呪之時，一浣而再浣，再浣至七浣，而佛法現前，究竟我手、佛手、眾生之手，同於清淨，同於受持，是名清淨佛法之手受佛法也。

華嚴感應。三藏梵僧至京時，有三藏童子頂禮三藏，請受菩薩戒。眾謂三藏梵僧曰：此童子能誦華嚴，兼解其意。三藏梵僧驚

歎曰：華嚴一乘是諸秘藏，尚難遭遇，況通其義？若人誦淨行一品，以得菩薩戒具足。
西域傳記，有人轉華嚴經以洗手，水滴蟻身，命終生天。況能受持通意，此子後必廣大饒益眾生。　大小三藏，互相闡揚淨行之法，力行淨行之行，為世作則，豈非華嚴果會中再來耶？今人能於淨行諸偈，潛行密用，即是親證毗盧妙體，亦無忝於大小三藏哉。

入浴第十三

【箋】溫室洗浴：眾僧經：有耆域醫王，願請佛及菩薩僧人，溫室澡浴。佛讚：善哉！佛云：耆域澡浴之法，當用七物，除去七病，得七福報：一、燃火，二、淨衣，三、澡豆，四、酥，五、淳灰，六、楊枝，七、內衣。何謂除七病？一、四大安穩，二、除風，三、除濕瘴，四、除寒，五、除熱，六、除垢，七、身輕明目。何謂七福？一、四大不和而得調和，二、除風所生清淨，三、除濕身體常香，四、除寒體潤威光，五、除熱清涼自在，六、除垢宿命皆通，七、身輕見者欽敬。
福田經：有比丘名阿難，白佛：我念宿命，生羅閱祇國為庶民，時生惡瘡，治之不瘥。有曰：當浴眾僧，其水洗瘡可愈。我即到寺，設浴供僧，如法洗瘡乃愈。從此所生端正，金色晃昱，九十一劫，常得淨福。
楞嚴跋陀婆羅同伴十六開士，即從座起：我等先於威音王佛聞法出家，於浴僧時，隨例入浴，忽悟水因，既不洗塵，亦不洗體，中間安然，得無所有，宿習無忘，乃至今時，從佛出家，令得無學。彼佛名我跋陀婆羅，妙觸宣明，成佛子住。佛問圓通：如我所證，觸因為上。
譬喻經：佛以臘月八日，神通降伏六師。六師云：佛以法水洗我心垢，不如沒水死。佛仍廣說法，度諸外道。外道復化白佛言：佛以法水洗我心垢，我今請僧洗浴，以除身垢。今臘月八日浴僧准此。
賢愚經：首陀會天下閻浮提，請佛及僧洗浴，設甘美之食。阿難白佛：此天往昔作何功德，相好奇特？佛言：昔毗盧尸佛時，彼為貧家子，恒傭作自給。聞佛洗僧之德，乃勤施少錢，設洗具，設食，請佛僧，由此生首陀會天。此光相，七佛以來，千佛出世，亦皆如是。故號淨身，一號具足。
珠林。泥連河裏，非有垢而見除；毗藍園內，實無塵而示蕩。故知洗浴是清昇之本，淨澡為澄潔之原。可謂垂香範於前修，振芳

猷於後業。
五燈有一院主，名無垢淨光，造浴室。有人問：既是無垢淨光，為甚麼却造浴室？僧無語。後請山幽代，曰：三秋明月夜，不是騁團圓。
◎石梯和尚，因侍者請浴，師曰：既不洗塵，亦不洗體，汝作麼生？者曰：和尚先去，某甲將皂角來。師呵呵大笑。
◎福州古靈神贊，本州大中寺受業。後行脚遇百丈開悟，回省授業。師問曰：汝離吾在外，得何事業？曰：並無事業。遂遣執役。一日因澡身，師命去垢。靈乃拊背曰：好所佛堂，而佛不聖。師回首視之。靈曰：佛雖不聖，且能放光。
◎南嶽西園曇藏，一日自燒浴次，僧問：何不使沙彌？師撫掌三下。
◎雪竇顯問僧：甚處來？曰：浴來。師曰：三身中那一身浴？曰：或皷聲前，或皷聲後。師曰：飽叢林。又一日問僧：你浴也未？曰：某此生不浴。師曰：你不浴，圖個甚麼？曰：今日被和尚勘破。師曰：賊不打貧兒家。
◎空室道人智通，龍圖范珣女。幼聰慧，長歸蘇頌之孫悌。未幾，厭世相，還家求祝髮。父難之，遂清修看法界觀，有省政五間。居金陵，嘗設浴於保寧，揭榜於門曰：一物也無，洗個甚麼？纖塵若有，起自何來？道取一句子玄，乃可大家入浴。古靈秖解揩背，開士何曾明心？欲證離垢地時，須是通身汗出。盡道水能洗垢，焉知水亦是塵？直饒水垢頓除，到此亦須洗却。後為尼，掛錫姑蘇西竺，示寂。
筆飡晉司馬桓溫，末年頗奉佛法，飯饌僧尼。有一比丘尼，失其名，來自遠方，投溫為檀越。尼才行不恒，溫甚敬待，居之門內。尼每浴，必至移時。溫疑而窺之，見尼裸身揮刀，破腹出臟，斷截身首，支分臠切。溫恠駭而還。及至尼出浴堂，身形如常。溫以實問，尼答云：若遂凌君上，刑當如之。時溫方謀問鼎，聞之悵然，故以戒懼，終守臣節。尼後辭去，不知所在。
◎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，以木打磈，磈破形銷，大悟。晚住律藏，遊聽大乘，一裙一帔，布衲重縫。爾後稍改，專顯變應。其行多僻，常欲入內。將軍弟性麤武，不識密行，大怒，打之幾死。曰：卿已打我，身肉都毀，血肉不淨，須作洗。待湯沸，脫衣入鍋，身不傷爛，狀如冷池。旁人怖之，猶催加火。合宅驚奉，恣其寢宿。自後見有病苦者，令煑涌沸，先入浴，後使病人入浴，即愈。
周武王盥盤銘與其溺於人也，寧溺於淵。溺於淵，猶可遊也；溺於人，不可救也。

浴佛偈。

【箋】西域記：浴室制度，用複磚疊成，形積如穀，上尖下寬，中高丈許，下濶七八尺。一半開門，須扇掩灰泥表裏，勿令薄漏。於中置小龕，內供石像或銅像。彼面宜空庭開小竇，勿令障佛光明。凡浴時，用一磁盆或銅缶，先置香湯或藥湯，請佛像。浴後，即將此湯傾於浴池，然後請大僧及眾僧，次第而浴。今叢林凡造浴室，當效此，庶不忘先佛遺式也。可使將來一隊赤膊漢子，於中親證一回，其去古佛不遠。

我今灌沐諸如來，淨智莊嚴功德聚，五濁眾生令離垢，同證如來淨法身。

【箋】瑞應經：摩耶夫人胎月將滿，思遊藍毗尼園。到已，即舉右手攀無憂樹枝，從右脇而生太子。天帝以天妙衣裹手承接，天人持金柄傘蓋，諸天龍神散香花鼓樂，十方大地六種震動，有三十二種瑞事。

普曜經：菩薩生時，九龍在空，降微細雨，不冷不熱，浴菩薩身。我今灌沐句者，言今而稽古，所以遵佛佛灌頂之浴式也。功德聚者，所以見像教之法，儼然三世一時，光潔嚴好，世間無比也。

珠林：五濁，謂眾生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命濁、劫濁也。眾生濁者，謂眾生多諸弊惡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尊長，不畏惡業果報，不作功德，不脩齋法，故名眾生濁。見濁者，謂正法已滅，像法漸起，邪法轉生，邪見增盛，不脩善道，是名見濁。煩惱濁者，謂眾生多諸愛欲，慳貪鬪諍，諂曲虛誑，攝受邪法，惱亂心神，是名煩惱濁。命濁者，謂往古世時，人壽八萬四千歲，今時人壽轉減，百歲者稀，以惡業增故，壽數短促，是名命濁。劫濁者，具云劫波，華言分別時節，謂減劫中，人壽至三十歲時，饑饉災起，減至二十歲時，疾疫災起，減至十歲時，刀兵災起，世界眾生，無不被害，是名劫濁也。此下二句，謂眾生之本源，與諸佛本源，無二無別，秖為一念，緣起相應，五濁境界，與諸佛境界，少異究竟，諸佛眾生，悉是強名，即今設浴，不啻為灌沐諸佛之像，亦復能令眾生，滌除五濁之垢，同證如來清淨法身也。

浴身偈。　洗浴身體，當願眾生：身心無垢，內外光潔。

唵。跋折囉。惱迦吒。莎訶。

【箋】可以水洗者，以其有身垢也。心本無生，垢從何有？究竟覓心了不可得，云何受滌？於無受滌處，方好道個內外光潔。

浴前先洗淨，須細行，不得以洗淨水入浴釜。

【箋】此條雲悽附後，謂入浴當預知，故置前也。

先以湯洗面，從上至下，徐徐洗之。

【箋】面門，真人出入處，為一身最尊浴堂，當別置盆水洗面，洗浴水雜沉下垢故。

不得麤躁以湯水濺鄰人。　不得浴堂小遺。

【箋】入浴為潔其身，小遺浴堂，則求潔而反污。既污自身，復污大眾，以致登殿禮佛誦經，成不淨法。莫大之罪，其將誰歸？

不得共人語笑。人天寶鑑云：一沙彌入浴戲笑，遂感沸湯地獄之報。

【箋】浴堂禁語：不得以水互相澆，不得以水澆火，不得調語，不得用水太費，不得止中浣衣，不得先師入，不得在上座前先浴。入浴戲笑，報感沸湯，今不自嚴，後亦當爾。冷熱繇己，瘡疥先人，勿謂裸形，神在汝側。

沐浴非祇去其身垢，當使心垢淨盡。彼沙彌入浴戲笑，非惟身垢未除，而心垢已如山嶽，所以感報為千古鑑戒。

萬峰浴室銘。山巍路遠，致其柴薪。淪斧燃火，効其勞勤。一月六浴，叢林罕聞。沙彌戲笑，沸湯澆淋。洗心滌慮，日新又新。何以報德，忽悟水因。

不得洗僻處。

【箋】僻處盆中，先洗淨故。

凡有瘡癬，宜在後浴，或有可畏瘡，尤宜迴避，免刺人眼。

【箋】十誦律：佛在舍衛國。有比丘癩病，求治藥師耆域。域告比丘：汝可洗浴得瘥。比丘言：佛未聽入浴堂。諸比丘白佛，佛許僧後浴。故說此五利：一、除垢身清淨，二、除寒冷，三、除煩熱，四、除身中風，五、得安穩。

不得恣意久洗，妨礙後人。　脫衣著衣，安祥自在。

【箋】衣之於身，能知寒暑，要著便著，要脫便脫，直見大用現前，故得安祥自在。

湯冷熱，依例擊梆，不得大喚。

【箋】浴堂設板，若湯冷鳴二下，湯熱鳴三下，行者即會添減調和，若大喚失威儀故。

禮履席，謂浴後履前席也。衣布飾身及履，進飲以盈氣。今知浴設菓窳茶湯於浴室，皆本溫室、福田二經，與禮大同。

洗足偈。　若洗足時，當願眾生：神力具足，所行無礙。

【箋】前偈內外光潔，支體百骸無不淨極，今此偈為尋常洗足說也。或臨浴洗足，默念是偈亦可也。三十二相，足為第一相。當知如來之道，不出行、解二門。若但解無行，猶弗解也；若但行無解，猶弗行也。行、解雙兼，滿足六度，則神力無不具足，所行無有障礙。是故行一波羅蜜，具足無量波羅蜜；無量波羅蜜，不出此一波羅蜜，故曰所行無礙。

五燈臨濟問趙州：如何是西來意？州云：適遇老僧洗脚。濟作聽勢，州云：會即會，嗽啄作麼？

睡臥第十四

【箋】法句譬喻經：一比丘飽食入室，閉房靜眠。佛告比丘：汝宿命維衛佛時，曾得出家，貪身利養，不念經戒，飽食却眠，不惟非常，命終魂神生蝓虫中，積五萬歲，壽盡復為螺蚌之虫，樹中蠹虫，各五百歲。此四品虫，生將五百歲乃覺，連綿羅網，不取出要。今始罪畢，得為沙門，如何睡眠，不知厭足？
離睡經。時佛在鹿野苑，為大目連曰：云何而欲睡？莫行想、莫分別想，如欲睡當離。若睡不離者，如所聞法、所誦法，當廣為他說，乃至當行。當以冷水洗眼及洗身，當以兩手挑兩耳，當起出講堂，四方視星宿，當護諸根。
善！是律：臨睡時，應先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無常，於六念眾，隨一一念。
珠林：摩偷羅國有一男子，從優婆笈多出家睡眠。笈多化一鬼，有七頭，手捉樹枝，身懸空中。比丘見已，即便驚覺，生大怖畏，歸白笈多云：見彼林有一鬼，七頭，當我前，手捉樹枝，身懸空中，甚可怖畏。笈多言：此鬼不足畏，睡眠最可畏。若汝為此鬼所殺，必不入生死；若為睡眠所殺，則生死無窮。比丘即還坐禪，畏此鬼故，不敢睡眠，精進思惟，得羅漢果。
攝論：處夢謂經年，寤乃須臾頃，故時雖無量，攝在一剎那。困來一覺睡，睡足又爬起，爬起如睡時，睡時非小死。老僧若不睡，何以到如此？老僧若不睡，阿誰相舉似？起中睡，睡中起，你是我，我是你，黃梅晴處家家雨。良久，云：向曉愜孤坐，高凭繡石苔，雲隨雲共起，暗與日俱迴。果熟驕黃墜，香分小白開，目前看不足，攜杖復歸來。
五燈溈山睡次，仰山來問，師便面向壁。仰曰：和尚何得如此？師起曰：我適來得一夢，你試為我原看。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。少頃，香嚴亦來問訊，師曰：我適來得一夢，寂子為我原了，汝更與我原看。嚴點一碗茶來，師曰：二子見解過於鶖子。
◎仰山臥次，僧問：法身還解說法也無？仰曰：我說不得，有一人說得。曰：說得的人在甚麼處？仰推出枕子。溈山聞曰：寂子用劍刃上事。
◎忠國師因丹霞來訪，值睡次，乃問侍者躭源云：國師在否？者曰：在即在，秖是不見客。霞云：太深遠生。者云：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。霞云：龍生龍子，鳳生鳳兒。師睡起，侍者舉似

師，師打二十棒趁出。丹霞聞云：不謬為南陽國師。徑山杲云：國師幸自高眠，侍者播揚家醜，不因多口丹霞，爭見國師哮吼？敢問大眾，國師既在，為甚麼不見客？若者裏見得破，非惟知躭源落節，亦見自己有出身之路。雖然如是，莫將閒學解理，沒祖師心。

◎台州師彥，居睡巖，坐磐石，終日如愚。每日喚主人，公復應，乃曰：惺惺著，他後莫受瞞。

◎洪覺範為隆慶閑傳贊曰：潛菴為予言，閑為人氣剛而語急，嘗聞宿見其坐而假寐，夢語滾滾，領略識之，皆古老機緣。初以適然，已而每每連榻於般若，薰聞不一，而沉佇自起現行。閑之去留踐履之驗，非聞薰不一者也。

◎圓悟和靈源瞌睡歌。懵懵懂懂無巴鼻，兀兀陶陶絕忌諱。任信流光動地遷，不論冬夏惟瞌睡。個中滋味佛不知，空咄蚌蛤與螺螄。放身不管臥水底，興發長挨布袋兒。鼻息如雷誰顧得，尋常少見有醒時。沒醒時，良有以，要明瞌睡中宗旨。從來一覺到天明，佛來不解攆身起。縱使舒光徧大千，終難換我無憂底。校疎親兮渾打失，瞌睡根靈真窮詰。有人契會便同參，睡著須知更綿密。

◎圓照本謁天衣，衣舉：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，無著問：人間四百年，彼天為一晝夜。彌勒於一時中，成就五百億天子，證無生法忍。未審說甚麼法？天親曰：秖說這箇法，如何是這個法？師久而開悟，而喜寢，鼻息鼾齁，聞者厭之。白於衣，衣曰：此子我家精進幢也，汝輩他日當依賴之，無多談。一日，室中問師：即心即佛時如何？師曰：殺人放火，有甚麼難名？遂藉

寢息偈

【箋】此偈當與睡眠始臥偈合看，詳見第五篇。

以時寢息，當願眾生：身得安穩，心無動念。

【箋】當觀自心如月輪圓滿清淨，於月輪中觀梵書卍字，光明朗耀。

經律通制，出家弟子初夜精勤佛道，勿貪睡眠，懶惰放逸，故醒覺時當誦此偈。　時寢息者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故曰以時。若宰予當晝而寢，非時也。釋子大事未明，所作未辦，馳求心未歇，非時也。亦有身安而心未安，亦曰非時。若大事已明，所作已辦，馳求已歇，身心俱安，故曰安穩，乃相應以時也。今世人但知晝以日為恩，而不知夜以月為德也。月為德者，如華嚴婆珊婆演底主夜神，為一切眾生臨於昏夜。若無主夜神衛護，則為野干魑魅擾亂，不得安隱眠息。以得夜神衛護之恩，能令眾生安隱不動之地，安息無夢之鄉。

華嚴，以得菩薩破一切眾生痴暗法光明解故。善男子，我於夜暗人靜時，鬼神、盜賊、諸惡眾生所遊行時，密雲重霧、惡風暴雨、日月星辰並皆昏散不見色時，即以種種方便而救濟之。一切眾生於夜暗中遭恐怖者，現作日月夜諸星宿種種光明而度脫之。華嚴要解初位以婆珊表者，婆珊演底，此云主，當春生，即經云趣入菩薩諸地行，一切佛法所從主也。二、普德、淨光，乃婆珊塵刼之師，以表覺體，示登地之行與覺體一也。　睡魔為障道之鋒先，昏沉乃無記之殿後。驀然覆蓋將來，風吹石擊，喚之不醒；電閃雷轟，驅之不去。幻哉！無情而生情，無畏而生畏，皆由背覺合塵，迷真逐妄故也。若乃至人無夢，大聖絕情，洞見晝夜之理如一，明暗之色不二。如隆慶閒熟睡寐語，潛菴聽之皆古老機緣；圓照本鼻息鼾齁，天衣讚之為精進道助。乃至睡晤醒寂，無出無入，無去無來，是名那伽大定。

臥須右脇，名吉祥睡，不得仰臥、覆臥及左脇臥。

【箋】右脇臥者，釋迦佛之遺式也，故曰吉祥。吉祥臥者，右手曲肱而枕也。不仰臥者，不尸寢也。覆臥者，偃臥也。

寶梁經：仰臥是修羅臥，覆臥是餓鬼臥，左脇臥是貪慾人臥，右脇臥是出家人臥也。

黃庭經。上有黃庭，下有關元，前有幽闕，後有命門。若仰臥覆臥，則命門與丹田之氣不伸，故有亂夢顛倒之境。

靈樞經：天不滿西北，故右耳目不如左耳目聰明。地不滿東南，故左手足不如右手足強健。故曲肱而枕者，虛左以實右也。

不得脫裏衣臥。

【箋】志於道者，睡眠時少，經行時多，或勞倦至極，暫臥少時。古人圓木為枕，所以自警，常令醒寂。若脫衣臥，則放意恣睡，志氣昏墮，差如小死，與道遠矣。唐張志和學仙，一生臥不脫衣，其嫂為製衣，通身密縫，遂其志也。余參天童密老人時，行後架，歷堂舍十餘進方到，適當寒時，夜起怕冷，遂不脫衣臥。至今三十餘年，習以為常，而舟居著衣夜臥，殊覺快便。

不得臥牀上笑語高聲。

【箋】日作夜息，所以體察天地陰陽之理，乾動而坤靜也。若陰陽失位，理必乖違，是以臨臥當寂然無聲。若靜夜笑語高聲，則為鬼神所呵。論語寢不言，蓋有自也。

不得聖像及法堂前攜溺器過。

【箋】周禮天官曰：太尉掌王燕服，凡褻器。鄭司農云：褻，溺器也，名虎子，亦名伏虎。　此言便利穢褻不淨之器，不可在尊長前攜過，況巍巍聖像前，敢褻慢哉！

圍爐第十五

【箋】古尊宿開堂說法，煅煉衲子，謂之開爐。或以禪堂作地爐，為禪眾禦寒也。
五燈趙州示眾云：老僧三十年在方丈火爐頭，有個無賓主話，直至如今無人舉著。
◎臨濟與河陽木塔長老，同在僧堂地燼邊坐。因說：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，知他是凡是聖？言未了，普化入來。師便問：汝是凡是聖？化云：汝且道我是凡是聖？濟便喝。化云：河陽新婦子，木塔老婆禪，臨濟小廝兒，却具一隻眼。師曰：賊！化云：賊！賊！便出去。
◎明招謙與僧擁爐，僧問：目前無法，意在目前。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。那句是主，那句是賓？謙指火曰：與我向此中拈出一莖眉毛，得麼？僧曰：非但學人，盡大地人喪身失命。謙曰：汝因甚把髻投衙？徑山杲曰：這僧有頭無尾，明招有尾無頭。若人道得頭尾圓全句，雲門與你柱杖。
◎法昌在分寧之北，千峯萬壑，古屋數間。師力耕火種，殊安樂之。衲子至不堪其枯淡，多棄去。開爐日，以一力撾皷陞座，云：法昌今日開爐，行脚僧無一個。惟有十八高賢，緘口圍爐打坐。不是規矩嚴難，免見諸人話墮。直饒口似枰錘，未免燈籠看破。不知道絕功勳，安用修因證果？喝一喝，云：但能一念回心，即脫二乘羈鎖。
◎右霜楚圓慈明，與永首座同到汾陽。永未盡其妙，從師二十年，終不脫灑。一夕，圍爐深夜，師以火筯敲炭曰：永首座！永首座！永咄曰：野狐精！師指永曰：訝郎當漢又甚麼去也？永乃豁然。
◎丹霞天然，過慧林寺，遇大寒，取木佛燒火，向院主呵曰：何得燒我木佛？師以杖子撥灰曰：我燒取舍利。主曰：木佛何有舍利？師曰：既無舍利，更取兩尊燒。主眉鬚墮落。
◎龍門清遠佛眼，寒夜孤坐撥爐，見火一豆許，恍然自喜曰：深深撥，有些子。平生事，只如此。遽起閱几上傳燈錄，至破竈墮因緣，忽大悟。偈曰：刀刀林鳥啼，披衣終夜坐。撥火悟平生，窮神歸破墮。事皎人自迷，曲淡誰能和。念之永不忘，開門少人過。圓悟因詣其寮，舉青林搬三轉柴話驗之。
雪岩，上堂。火炙胸前煖，風吹背後寒，西來端的意，親切不相干。既是親切，為甚不相干？德山見龍潭石屋，上堂。十月初一開爐，諸方說寒道冷，福源一味尋常，不會安排施設。深深埋兩個炭團，滿滿堆一爐黃葉，莫嫌火種無多，只要煖氣相接。放下

重簾，密糊窻紙，又誰管屋上濃霜、庭前深雪？但得自家一團和氣，外邊冷言冷語不須聽，由他歇。好諸禪德！本色住山人，且無刀斧痕。

不得交頭接話耳。說話。

【箋】冷便向火，是衲僧本分柴頭。橫三豎四，火聚通紅，為衲子發大機用，慶快平生。若是無意致阿師，這邊那邊，喧喧雜話，過了一冬，於己何益？

不得彈垢膩。火中　不得烘焙鞋襪。

【箋】開爐原為大眾禦寒，不為一人烘焙，正當潔火通紅，正好薦取個事。若投之以垢膩，烘之以鞋襪，薰蒸穢氣，觸忤火神，兼之得罪大眾，亦非所以自愛，故制。

不得向火太久，恐妨後人，稍煖便宜歸位。

【箋】天寒滴水滴凍，阿誰化炭供眾？地爐生發通紅，一星爆出火鳳。大家照顧褲裩，莫教燒個大洞。得煖須讓後人，坐久自然放縱。工夫妙在經行，話頭得力照用。一任屋角寒風吼似雷，鐵壁銀山吹不動。

在房中住第十六

【箋】寮舍全備，乃成叢林，惟道德功行者居焉。古人一機相契，或著槽廠，或明窓下安排，或眾公舉司執其事，或住禪堂，或東廊下閒住，其間抽爻換象，悉聽方丈裁之。

五燈仰山偉，律身甚嚴，燕坐忘夜。旦占一室，謝絕交道。有過者，虛己座以延之，躬起炷香，叉手而立。南公聞之，以為太絕物，非和光同塵義，面誡之。偉曰：道業未辦，歲月如流。大根器如雲門、趙州，猶曰：我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。又曰：豈有工夫閒處用。矧行偉根器，日刼相倍者，寧暇囿世情，事清談，諛悅人，增我相乎？南賢之。

石屋結制小參：佛祖門風將委地，說著令人心膽碎，扶持全在我兒孫，不料兒孫先作弊，紛紛走北向奔南，昧却正因營雜事，滿目風埃滿目塵，業識茫茫本無據，縱饒掛搭在僧堂，直待板鳴歸本位，聚頭寮舍鼓是非，收足蒲團便瞌睡，癡雲靉靆性天昏，石火交煎心鼎沸，暫時寂寂滯輕安，一向冥冥墮無記，百丈清規不肯行，外道經書勤講議，因果分明當等閒，罪福昭然渾不懼，或遷一榻一間房，放逸縱由身口意，頭上瓦脚下磚，身上衣口中味，一一皆從信心檀越人家施，未成道業若為消，捫心幾箇知慚愧，今日三明日四，閒處光陰盡虛棄，一朝老病來相尋，閻羅催請死符至，從前所作業不忘，三途七趣從茲墮，袈裟失却復再

難，鱗甲羽毛披則易，看他古之學道流，直忘人世輕名利，煲黃精煨紫芋，飯一團水一器，為療形枯聊接氣，石爛松枯竟不知，洗心更作累生計，物外清閒一未高，世上黃金何足貴，刼空田地佛花開，香風觸破娘生鼻，選佛場中及第歸，圓覺伽藍恣遊戲，茲因結制夜小參，不覺所言成此偈。

更相問訊，須知大小。

【箋】行護若有得失言語，即須乞歡喜，不經宿結其罪業，應互相讚美，不得背相毀說，互相譏諷。

欲持燈火入，預告房內知，云：火入。欲滅火，預問同房人：更用燈否？

【箋】燈入預告者，恭敬供養心也。燈息預問者，取同房人之便，不敢自便也。

滅燈火不得口吹，念誦不得高聲。

【箋】息燈不口吹，有二義：一、燈上有微細虫，飛聚燄上，吾人不見。若口吹，則墮燄中而死，失慈悲故。二、燈乃火神所司，人之生也，莫不仗此破暗開明，成熟活命。若口吹穢氣，不恭敬故。

有人睡不得，打物作響，及高聲語笑。

【箋】彼方睡時，當存愛敬，凡有舉動，心必沉靜，笑語高聲，擊物作橫，令彼不眠，動彼嗔病，疊障無明，遮却真性。

不得無故入他房院。

【箋】先天山老人，嘗於寮舍門上，大書莫來合三字，深有意焉。四威儀中，是衲僧巴鼻，正好向自家一片閒田地上著力。切莫東觸西觸，驀然被他繫在枯棒，暮暮朝朝，受他鞭逼。

看病第十七

【箋】梵網！若佛子，見一切疾病人，常應供養，如佛無異。八福田中，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。若父母、師僧、弟子病，諸根不具，百種病苦惱，皆供養令差。而菩薩以瞋心、恨心不看，乃至僧坊、城邑、曠野、山林、道路中，見病不救濟者，犯輕垢罪。僧祇：有比丘久病，佛因見之，躬與阿難，為其洗身及衣，又為說法。問云：汝曾看病否？答云：不曾。佛言：汝既不看，誰當看汝？佛乃制戒：自今以後，令諸弟子應看比丘。若欲供養我，應供養病人。故說瞻病有五德：一、知病人可食、不可食。謂供給病人飲食所須，當看其可食者與之，不可食者則不與也。二、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利、唾吐。謂若看病人所有大小便利、唾吐、臭穢，但盡心親近，為其洗滌，無起惡賤之心也。三、有慈愍

心，不為衣食。謂或有病比丘死，佛令常視病者，受其衣物。時有略曾瞻病者，亦取衣物。佛言：不應如是。故看病人但當以慈愍為心，不可為衣食也。四、能經理湯藥物等。謂病人若喜服藥及別所需，當如實語之，應服與服，不應服則不應與也。五、能為病人說法。謂看病之人當為說法，能令病者歡喜，亦令自己善法有所增益也。

高菴勸安老病僧文。貧道常聞藏教，諦審佛意，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，生懶惰心，起我我見。每至晨朝，佛及弟子持鉢乞食，不擇貴賤，心無高下，使得福者一切均普。後所稱常住者，本為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，非少壯之徒可得而食。逮佛滅後，正法世中亦復如是。像季以來，中國禪林不廢乞食，但推能者為之，所得利養聚為招提，以安廣眾，遂輒逐日行乞之規。今聞數剎住持不識因果，不安老僧，背戾佛旨，削弱法門。苟不住院，老將安歸？更不思常住財物本為誰置，當推何心以合佛心？推何行以合佛行？昔佛在日，或不赴請，留身精舍，徧巡僧房，看視老病，一一致問，一一辨置，仍勸請諸比丘遞相恭敬，隨順方便，去其嗔嫌，此調御統理大眾之楷模也。今之當代，資用常住，資給口體，結托權貴，仍隔絕老病眾僧之物，掩為己有，佛心佛行渾無一也。悲夫！古德云：老僧乃山門之標榜。今禪林百僧之中無一老者，老而不納，益知壽者之無補，反不如夭死。願今當代各遵佛語，紹龍祖位，安撫老病，住持有無隨宜供給，無使愚昧專權滅裂，致招來世短促之報，切宜加察。

寶訓高菴住雲居，聞衲子病，移延壽堂，咨嗟歎息，如出諸己。朝夕問候，以至躬自煎煮，不嘗不與食。或遇天氣稍寒，拊其背曰：衣不單乎？或值時暑，察其色曰：莫太熱乎？不幸不救，不問彼之有無，常住盡禮津送。知事或他辭，師吒之曰：昔百丈為老病者立常住，爾不病死也。四方識者高其為人。及退雲居，過天台，衲子相從者僅五十輩，間有不能往者，涕泣而別。蓋其德感人如此。

冥禪記：晉康法朗學於中山，永嘉中與四比丘回入天竺，過流沙千餘里，道邊敗壞佛圖，無復堂殿，蓬蒿沒人。朗等下拜，見二僧各居，一人讀經，一人患痢，穢垢盈房。其讀經日不營視，朗等惻然，為之浣濯。至六日，病者注痢如泉，料理不倦。其夜並謂病者必不移旦，明晨往視，容色光恍，屋中穢物皆是花香，並悟得道冥士試人也。病者曰：隔房比丘是我和尚，久得道慧，可往禮覲。朗等先厭讀經者無慈心，聞已敬禮悔過。讀經者曰：諸君并至，同當入道，朗宿學業淺，此世未得願也。謂伴云：慧此

居植根深，當現世得願。因留之。朗後還中山為大法師，道俗宗之。
南嶽法輪寺省行堂記。超然居士趙令矜撰。常謂諸苦之中病苦為深，作福之中省病為最，是故古人以有病為善知識，曉人以看病為福田，所以叢林為老病者設。今叢林聚眾，凡有病使歸省行堂，不惟修省改行以退病，亦欲人散夜靜、孤燈獨照之際究索大事，豈徒然哉？既命知堂以司藥餌，又戒常住以足供須，此先佛之規制。近世不然，堂名延壽，鄙俚不經，病者不自省咎，補躬乖方，湯藥妄投，反成沈痼，至有酷疾不參堂以務疎逸者，大失建堂命名之意也。知堂名存實廢，或同路人常住，急以日用，殊不存撫，又復失優波待老病之意也。由是病人呻吟痛楚日益增極，過在彼此，非如來咎，縱有親故問病，率皆鄉曲故舊，心既不普，事恐有差。今法輪病所煥然一新，葢有本分人事事色色成辦，無可論者，惟有病人宜如何哉？省躬念罪，世之有識者皆能遠此衲僧分上直截機緣，當於頭痛額熱之時薦取掉動底，於聲冤叫苦之際領略徹困心，密密究思是誰受病？人既不見，病從何來？人病雙亡，復是何物？直饒見得分明，正好為他將息。
五燈茗溪道行嘗曰：我有大病，非世所醫。僧問曹山：古人云：我有大病，非世所醫。是甚麼病？山曰：攢簇不得底病。曰：一切眾生還有此病也無？山曰：人人盡有。曰：和尚還有此病也無？山曰：正覓起處不得。曰：一切眾生為甚麼不病？山曰：一切眾生若病，即非一切眾生。曰：未審諸佛還病也無？山曰：有。曰：既有，為甚麼不病？山曰：謂伊惺惺。
上封佛心才上堂：一法有形該動植，百川湍激競朝宗。昭琴不鼓雲天淡，想像毗耶老病翁。維摩病則上封病，上封病則柱杖子病，拄杖子病則森羅萬像病，森羅萬像病則凡之與聖病。諸人還知病本起處麼？若也覺去，情與無情同一體，處處皆同真法界。其或未然，甜瓜徹蒂甜，苦瓜連根苦。
◎道悟真臥病，院主問：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師曰：粥飯頭不得氣力。良久曰：會麼？曰：不會。師曰：老鼠尾上帶研推。
◎雲巖不安，道吾謂曰：離此殼漏子，向甚處相見？巖曰：不生不滅處相見。曰：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，亦不求相見？
◎慧日禪師，生削髮於譚空禪師，不納戒，所衣以雜綵挂身，常摟小青竹。謁西院，陞其堂，院見笑曰：入涅槃堂裏去。師應諾，輪竹杖而入。時有僧五百染時疾，師以杖次第點之，隨點而起。
警訓省病。訪舊論懷實可傷，經年獨臥涅槃堂。門無過客窓無紙，爐有寒灰蓆有霜。病後始知身是苦，健時都為別人忙。老僧

自有安閒法，八苦交煎總不妨。

看病偈。　見疾病人，當願眾生：知身空寂，離乖諍法。

【箋】疏：乖違成病，知空則永無乖。　菩薩見一切病人作自己想，不啻以草根、樹皮之藥而治，兼以柔軟語安慰其心，勝一服清涼散。當此願者，謂眾生各執情見，以成痼疾，故其病不一，而藥亦不一。菩薩見病人來，隨其病源，破其情執，因病發藥，斷其病苦，復其本元。故當願下兩句，便是對病之藥案也。夫人之於病者，患有此身。殊不知此身本無，緣以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而成。若一大不到，不能成其身；若一大增減些子，則諸根違和，故曰乖諍。然當云何是離乖諍之法藥也？你纔起一離念，便是乖諍起處。當知此身生而無生，無生而生。生既無生，病從何起？起處不得，是真空寂矣。

若有病人，當慈心始終看之。

【箋】徑山具德禮禪師，能料諸方禪病。晨起，凡事必以看病為先，而病人所需藥物，毋論貴重必給之，以待病愈為快。如是三十餘年，未嘗少倦，故四方衲子感恩，從者如雲。　昔文殊菩薩命善財童子採藥，善財云：採甚麼藥？文殊曰：是藥採將來。時善財拾一莖草度與文殊，殊曰：這一莖草亦能生人，亦能殺人。法昌曰：善財拾得一莖草來，已被文殊瞞過。如文殊道是藥採將來，善財道何處不是藥，豈文殊又揀道何處是藥耶？法昌且代善財問：有一種藥，生長無陰陽山谷之地，形之不可求，味之不可得，雖使神農再世，亦不能形而味之。且道這一種藥是甚麼藥？作麼生採？有能代文殊轉一語否？若能轉，其人當於形味之外、一言之下，可以除眾之病。茲藥谷善醫從予問道有年，於癸巳冬薙髮，意將棄醫參禪。噫！禪豈別有耶？祇消明盡醫理，佛法自然現前，所以迦文名三界醫王，何不依而行之？余故於子未薙髮前，命名上藥；既薙髮後，示號藥谷。此名此號，即善財拾一莖草處，即我所謂無陰陽山谷之地也。於斯見得，可以見文殊命善財採藥之意，可以見善財拾藥之意，可以見法昌代善財之一問，可以見將來代文殊之一答，乃至不妨以向上更向上，秖向未開口處、未拈藥時，直見第一義諦也。向上事未能頓悟，且以向下事為子道破。向下事者，六度齊修，亦可以漸及向上事。梵網云：八福田中，看病是第一福田。病且貧者，或以藥施，或以方施；病且富者，或不受其謝而勸之齋僧，或一以至百千萬計，或受其謝不為己用，為飯僧功德，即檀波羅蜜也。病之苦者，穢不堪近而弗懼，却秖以好心看之，即忍辱波羅蜜也。夫病之起，莫不由於貪、嗔、痴而成痼疾，當以尊重口戒之，勿貪、勿嗔、勿癡，凡藥石之忌者，戒之勿食，即戒波羅蜜也。看人之病，作自己

想，忙也看，閑也看，看之不倦，直待人病愈而我心方安，即精進波羅蜜也。人之患病不一，非多讀書不能盡人之性，然讀書多而議論不一，苟非確見，則以書而廢人。故曰：熟讀王叔和，不如臨症多。望、聞、問、切之外，當深體察，如向病人身中走過一徧，洞見臟腑，始知其受病之源從何經絡。楞嚴云：知賊所在，然後發兵討除。知賊所在，則伐兵不亂，而除賊不難；知病所在，則用藥不謬，而除病亦易。知病之源而不謬看者，即智波羅蜜也。既知病之受處，而收功在用藥。夫病，賊也；藥，兵也。用藥如用兵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勿使兵亂而為賊，藥亂為病。如砒、鴆之毒，不可用也，而猶有可用；參、苓之補，可用也，而猶有不可用。當辨其病之損益何如，所以拈一味藥，照用隨時，臨機變化，生之以殺，殺之以生，惟在掌握中運之，所謂醍醐毒藥，一道而行，即禪波羅蜜也。此看病之六度齊修，則身等醫王，阿難代文殊之一答，而何有於善財之一莖？

到尼寺第十八

【箋】沙彌尼，亦云沙彌離，亦云勤女。〇佛告諸弟子：汝慎莫妄度沙彌離。女人姿態難保，悅在須臾，更生惡意。譬如水泡，一起一滅，無有常定。能見人根，觀其大行，見其宿罪，今以盡度便得道者，急當度之。自非菩薩、羅漢，不可度尼。　比丘到尼寺，除僧差羯磨說戒外，數數入者，非梵行也。澄觀大師十事自勵云：體不捐沙門之表，心不違如來之制，坐不背法界之經，性不染情礙之境，足不履尼寺之塵，脇不觸居士之榻，目不視非儀之綵，舌不味過午之餚，手不釋圓明之珠，宿不離衣鉢之側。今人不顧佛祖明訓，不避世人嫌疑，數數入尼寺之門，為佛法、王法之所呵棄者，廉耻殆盡。

有異坐方坐，無異坐不得坐。

【箋】異坐者，別坐也。

四分：露、現坐，屏、覆坐，俱制。此雖別坐，亦不可久坐，遠嫌疑也。

◎若說法至日暮者，波逸提。

不得為非時之說。

【箋】非時者，謂非尼寺所說之言，猶服藥知藥忌也。故曰：說法不及時，是法亦非法。

四分：入尼寺說法，不過五六語，過者犯。

法華乃至深愛法者，亦不為多說，況非時說乎？

若還不得，說其好醜。

【箋】大圓鏡裏本無好醜，如芍藥花開菩薩面，樧櫚樹長夜叉頭，影入鏡中，而鏡終不道我是夜叉，我是菩薩。若道，則此鏡非妖即怪，當下撲破。你看菩薩、夜叉好醜之相在甚麼處？

不得書疏往來，及假借、裁割、洗浣等。

【箋】內則不通乞假，男女不通衣裳，故少年僧尼書疏往來等事，雖戒律氷清，心境兩寂，旁觀者能無異論。以至日久月深，或心志失守，而有玉通晚年之憾，故痛絕之。

不得手為淨髮。

【箋】男女觸體而心不亂者，自古惟柳下惠一人，即阿難猶遜一籌。當此薄世，縱使柳下惠生於今日，亦當效魯男子無疑。今與尼淨髮，縱不亂心，形跡不雅，使彼同類淨髮，則嫌疑永息。

附：　無二人不得單進。

不得彼此送禮。　不得囑托尼僧，入豪貴家化緣，及求念經懺等。

【箋】叢林興工拮据，非不望檀越之施，必待緣熟。果然道德高邁，行業真實，則不求施而施來，不募緣而緣至，何必用如許心？旁人觀之，如鼠竊狗偷之狀，所緣未遂，疑謗漫生，縱使梵宇高出須彌，不足羨也，何如修己待緣而成者也？經云：若以少物贈遺，縱使七寶塔成，種種莊嚴，不如清淨持戒，即是供養如來真寶法身。

不得與尼僧結拜父母姊妹道友。

【箋】八、敬法。百歲老比丘尼，見七歲小沙彌，應禮拜。今有沙彌反拜尼僧，大違佛制。不知辭親割愛，所為何事？若不學道，即不孝論。今禿人少年，不知羞耻，為求惡利，結拜乾娘，非惟佛法之所不容，而王法亦當痛治。嗚呼！父母非親誰更親，昧却真心拜婦人。安得吹毛橫宇宙，鄭風掃盡見天倫。

張梅村擬寒山詩：離親為出家，出家反結拜。世上雖有緣，僧中却無賴。一頂如來衣，竟被他販賣。出此敗家兒，佛也無可奈。

至人家第十九

【箋】正法念經：彼惡比丘現持戒相，令彼檀越心信敬己，共諸朋侶，數數往彼檀越家。如是比丘，隨己所聞，少知佛法，共其同侶，為彼檀越說所知法。如是方便，欲令檀越為彼比丘所得利養而施與之。如是比丘，形相沙門，第一大賊。

冥祥記：宋僧規為京兆張瑜請在家供養，無疴忽暴死，二日乃蘇，曰：被五人縛去。俄至一城，監官執筆觀簿，又一人朱衣玄冠來曰：簿上無此人名。監官曰：殺鬼何以濫將人來。乃鞭之。

頃有使者稱天帝喚，道人即至，帝曰：汝是沙門，何不勤業，而為小鬼橫捕耶。但命未盡，今當還生，宜勤精進，勿屢遊白衣家，殺鬼取人，亦多枉濫，如汝比也。語畢，還遣使送歸，還至瑜家。

五燈、雲門到江州陳尚書家齋，纔到便問：儒書中即不問，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，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？師曰：曾問幾人來？曰：即今問上座。師曰：即今且置，作麼生是教意？曰：黃卷赤軸。師曰：這個是文字語言，作麼生是教意？曰：口欲言而辭喪，心欲緣而慮忘。師曰：口欲言而辭喪，為對有言？心欲緣而慮忘，為對妄想？作麼生是教意？書無語。師曰：見說尚書看法華經，是否？曰：是。師曰：經中道：一切治生產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？書無語。師曰：尚書且莫草草，三經五論，師僧拋却，特入叢林，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，尚書又爭得會？書禮拜曰：某甲罪過。

◎大同濟訪龐居士，士曰：憶在母胎，有一則語，舉似阿師，切不得作道理主持。師曰：猶是隔生也。士曰：向道不得作道理。師曰：驚人之句，爭得不怕？士曰：如斯見解，可謂驚人。師曰：不作道理，却成作道理。士曰：不但隔一生兩生。師曰：粥飯底僧，一任檢責。士鳴指三下。

◎丹霞訪龐居士，見女子靈照洗菜次，師曰：居士在否？女子放下菜，藍叉手而立。師又問：居士在否？女子提藍便行，師遂回。須臾士歸，女子舉前話。士曰：丹霞在麼？女曰：去也。士曰：赤土塗牛奶。又一日，訪龐居士，至門首相見。師乃問：居士在否？士曰：饑不擇食。師曰：龐老在否？士曰：蒼天！蒼天！便入宅去。師曰：蒼天！蒼天！便回。

◎巖頭豁因沙汰甘贄家過夏，補衣次，贄行過，師以鍼作笊勢，贄遂整衣欲謝。妻問：作甚麼？贄云：說不得。妻云：也要大家知。贄舉前話，妻云：此去三十年後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咽。女子聞云：誰知盡大地性命被龐上座笊將去。

到人家偈。　到人門戶，當願眾生：入於一切，佛法之門。

【箋】大解脫道人，普見千門萬戶，無非一華藏玄門。一華藏玄門，容納千門萬戶。所以識得涅槃心，悟入差別智。了却差別智，討甚涅槃心。君不見屠門酒肆，處處道場。柳巷華街，頭頭般若。雖然，須是全體作用，方得自在無礙。若有一絲頭不斷，便拘絆殺人。

入其家舍，當願眾生：得入佛乘，三世平等。

【箋】疏：未入則諸家差別，入已惟一無多，如入佛乘無二三也。　家舍非無，謂入也，謂化度之緣已熟，故曰當願。佛乘

者，法華十方佛土中，惟有一佛乘是也。其餘諸乘，各執異見，高下不齊，惟佛一乘，無高無下，無今無古，無去無來，無齊不齊，故曰三世平等。

華嚴。知諸世間悉平等，莫非心語一切業，眾生幻化無有實，所有果報從茲起。

有異坐當坐，不宜雜坐。

【箋】世尊預知末世澆漓，輕毀佛法，故制此篇，以警後學，不得與俗人雜坐，講說世諦。

人問經當知時，慎勿為非時之說。

【箋】如來觀機投教，五時說法，不出個知時。歷代祖師鉗錘煅煉，亦不出個知時。故知知時默者，其聲如雷；不知時說者，即波旬說。今諸方以諷刺怒罵為說法，是則固是，未免旁觀者哂。

不得多笑。

【箋】內則：男子入內，不笑不指。

主人設食，雖非法會，亦勿失儀軌。

【箋】道人到處即法會，主人信心即道場。所施既信，受供宜誠。葢有不知慚愧，略無威儀，且不能增長其信心，而反生其疑謗，故制。

無犯。夜行。

【箋】道人，青天白日，正大光明，而行猶遭人簡點，況犯夜乎？即今王令稍嚴，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且道既不許夜行，如何得投明即到？聞者寧不驚惕？

不得空室內或屏處與女人共坐共語。

【箋】增一經：莫與女人通，亦莫共言語，有能遠離者，則離於八難。

毗尼事義集要。迦留跎夷與親友婦齋，優婆夷互相繫意，於乞食時至其家，共牀坐，說非法語。毗舍佉母聞聲闚見，白佛結戒。

四分：若比丘共女人獨在屏覆障處，可作淫處坐，說非法語。有住信優婆夷，於三法中一一說法：若波羅夷，若僧伽婆尸沙，若波逸提。是坐比丘自言：我犯是罪。於三法中應一一治：若波羅夷，若僧伽婆尸沙，若波逸提。如住信優婆夷所說，應如法治是比丘。是名不定法。

燈錄：道林隱居太白山，路絕登涉，木石濟形，絕無營慮。奉勅住興國，未幾逃梁山，鑿窟而住。師不以女人染緣，不面為說法，不受食，不令至室。臨終，所親有問疾者，隔障潛知，遽止之，不令面。

不得書疏往來等(同前尼寺)。

附，　不得左右邪視。

【箋】古云：欲知其人，視其眸子。凡眸子不正，其心不端。

不得雜話。

【箋】雜話：剽竊流俗之言，如亂絲之絆荊棘，絕無頭緒；若鴞鳥之叫荒丘，且多怪响，未有不怨聽者也。

若與女人語，不得低聲密語，　不得多語。

【箋】長阿含經：阿難白佛言：佛滅度後，諸女人輩來受誨者，當如之何？佛告阿難：莫與相見。阿難又白：設相見者，當如之何？佛言：莫與共語。阿難又白：設與語，當如之何？佛言：當自檢心。

不得詐現威儀，假粧禪相，求彼恭敬。

【箋】威儀貴本分，詐現非真實。禪相本無相，無相豈粧得。縱使粧得成，難逃真鑑識。如猿學打坐，外像內心忒。微微境風生，嬉戲偷果食。瞻彼高尚人，澄定久深默。又如在紅爐，精金無變色。

不得誑說佛法，亂答他問，求彼恭敬。

【箋】五燈百丈上堂，有一老人隨眾聽法。一日眾退，惟老人不去。師問：汝是何人？老人曰：某非人也，於過去迦葉佛時，曾住此山。因學人問：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？某對云：不落因果，遂五百生墮野狐身。今請和尚代一轉語，貴脫野狐身。師曰：汝問。老人曰：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？師曰：不昧因果。老人於言下大悟，作禮曰：某已脫野狐身，住在山後，敢乞依亡僧例津送。師令維那白椎告眾：食後送亡僧。大眾聚議：一眾皆安涅槃堂，又無病人，何故如此？食後，師領眾至山後巖下，以杖挑出一死野狐，乃依法火葬。師至晚上堂，舉前因緣，黃檗便問：古人錯抵對一轉語，墮五百生野狐身。轉轉不錯，合作個甚麼？師曰：近前來，向汝道。檗近前打師一掌，師笑曰：將謂胡鬚赤，更有赤鬚胡。時溈山在會下作典座，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：作麼生？座撼門扇三下，司馬曰：太麤生！座曰：佛法不是這個道理。

◎玉磵林頌北斗裏藏身。五祖戒罷，參席訪遊，晤林。林詢頌意，舉目視之。戒曰：果如是，雲門一值一錢，公當失兩日。遂去。林竟如所言。戒晚年亦損一目。今妄意先德之言，疑誤後生，林可為戒。

不得送盒禮，效白衣往還。

【箋】四分律：送物與白衣家，謂之污。他家謂與者喜，不與者怨，遂生誹謗，故制。

不得管人家務。

【箋】天性至親，忍心割愛，為求道故，當屏除一切世緣，猛力參學，庶幾報恩有地。有輩無知，身雖出家，與俗無異，乃至脇肩諂笑，今日到某老爺家說事，明日到某相公家攀緣，自己本分事全不提起，一朝老病相催，老爺相公多替你不得。

不得雜坐酒席。

【箋】梵網不得止酒舍雜坐，尤其不宜。謂酒人之中多猖狂，雖不與之共飲，萬一為彼輕薄，污辱法門。故制不得結拜白衣人作父母姊妹(尼僧結拜義同)。

不得說僧中過失。

【箋】與俗士談論，當以誠諦之語發其信心。若說僧過，如以利刀斷其信根。故今諸方公道久廢，佛法不行，凡有小事，動輒刻揭，告訴官長，借勢威嚇，欺凌法屬，削弱法門。痛哉！世上若存公道在，白衣說法比丘聽。

省親第二十

【箋】五燈睦州陳尊宿至孝，嘗織蒲鞋以養母，故諸方有陳蒲鞋之稱。因巢寇入境，師標大草屨於城門，巢欲去之，盡力不能舉，歎曰：此中有大聖人。遂含去　睦州，織蒲鞋養母。不用施物而供者，不敢置母於不義之地也。當時標草屨於城上，以禦巢寇，而草屨曷足以當萬夫之勇乎？誰謂萬夫之勇，竟不能動一艸屨，誠孝之所感也。今之為僧者，誰不受父母養育之恩而有其身，一旦登枝，自謂出世，乃不顧高堂絕菽水之歡，室中受饑寒之苦，於心安乎？較之睦州之孝，以為何如？

高僧傳：周洛京福先寺道丕，唐之宗室。父從軍至霍山後，丕雖童時戲，終鮮笑容。七歲絕葷羶，白母禮保壽繼能法師，十九通經義。又駕遷洛京，長安焚蕩。時劉開道作亂，荷母入華山，安止巖穴。時穀勇貴，每斗萬錢，丕乞食供母。母問食未，對曰：向外齋耳，恐傷母意。年二十，母曰：汝父霍山亡後，戰場骨曝霜露，汝能收歸葬，不亦孝乎。遂辭母往霍山，立草菴，聚白骨，晝夜誦經，曰：古人精誠所感，滴血認骨。我今至孝，豈無靈驗。倘羣骨中有動轉者，即我父遺骸也。一心注想，目未輕捨。數日間，果有枯髏從骨聚中躍出，搖曳良久。丕即躃踴，抱持貴歸華陰。是夜其母夢夫歸舍，明晨骨至。其孝感聲譽日高，道行益廣。後唐莊宗、明宗，凡內建香壇，應制談論，都居元席。

筆飡。道興為沙彌時，天下大亂，母為賊掠去，離城六十里，尋逐至，已被傷未絕。賊見曰：此僧誠為至孝，逐母至此，便不盡

命。乃背母還城。

◎釋大同至孝。恨蚤喪父母，至忌日必流涕不已。養母純至，非惟順色溫良，而必使心餐道味。及亡，蒸嘗無闕，且求名儒撰特戒甚嚴，一鉢外無長物，惟有書史五千餘卷。

◎下。定林至孝，輕財好施。家貧母亡，太守賜米五千石，不受。乃身自負土，種植松栢，廬於墓所，泣血三年，遂斷髮。

寶訓晦堂曰：先師進止嚴重，見者敬畏。衲子因事請假，多峻拒弗從。惟聞省視親老，氣色穆然，見於顏面，盡禮津遣。其愛人恭孝如此。

◎元允恭憶母詩。霜殞萱花淚濕衣，白頭無復倚柴扉。去年五月黃梅雨，曾賣袈裟貰米歸。

雜錄。恭行已，上虞人。平生苦學，內外典靡不研究，尤工詩。母老無託，乞食以養。嘗與母渡錢塘詩云：母在藍輿子在途，子行不上母先呼。斷橋流水斜陽外，羞見寒林返哺烏。觀此知其為人矣。

石屋送慶侍者回里詩。汝師年老中山寺，朝暮無人可瞻視。不歸洒掃執巾瓶，師資禮法合也未。汝母兼又年紀高，除汝一人更無二。望斷秋風未見歸，倚門日日長垂淚。離師棄母入山來，所圖畢竟成何事。古言孝為百行先，在俗在僧誰不然。侍師奉母名敬田，何須入眾并參禪。忽然思靜又嫌喧，短策不妨間往還。

省親偈。　孝順父母，當願眾生：善事於佛，護養一切。

【箋】鈔以是至德者，孝經註：夫子語曾子曰：先王有至德要道，民用和睦，上下無怨，汝知之乎？

註：至德，表孝悌也。要道者，禮樂也。上至天子，下至庶人，皆當孝行無始終也。

大集經：世間無佛，善事父母。事父母者，即是事佛。父母捨我，為先覺故。今翻令事者，生長法身故。護養一切者，一切眾生皆我子故護之，一切男女皆我父母故養之，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，平等敬之法身佛故。　此頌乃世尊孝順父母之法式也。此願者，當願學世尊所行之孝道也。然則孝道之法當云何下兩句，正顯孝順之旨。當知世尊之事父母，同於事佛也。何謂同於事佛？謂佛佛出世，莫不以孝順至道之法相傳，故曰孝順父母，同於佛也。護養一切者，言父母慈愛，生我、育我、護我、念我等恩，昊天罔極。為人子者，亦當念護養之恩，報以孝順之道，而無違於一切也。

若詣俗省親，先入中堂禮佛，或家堂聖像，端莊問訊。次父母眷屬等，一一問訊。不得向父母說師法嚴，出家難，寂寥淡薄，艱辛苦屈等事。宜為說佛法，令生信增福。

【箋】省親之旨，當以進道之言勸誘父母，娛於道而忘於憂也。若說寂寥等事，徒增父母憂慮，非所以娛親也。禮曰：為人子能引親至於道，孝之至也。

不得與親族小兒等久坐久立，雜話戲笑。亦不得問族中是非好惡。

【箋】此來專為省親，雖宗黨至親，母論老少，皆為檀越，當自恭謹，若久坐等，便生好惡，故制。

若天晚作宿，當獨處一榻，多坐少臥，一心念佛，事訖即還，不得留連。

【箋】沙彌戒律未深，道力未固，不應俗舍住宿。然專為省親，不能一語而別，當寄宿近寺，小留存慰。若無寺，設榻獨處，善護諸根。安慰事畢，別時勿作兒女之態。

五燈趙州，自受南泉印可，歸曹州省授業師。親屬咸欲來會，師曰：俗塵愛網，無有了期。已辭出家，不願再見。遂攜瓶錫，徧歷諸方。

乞食第二十一

【箋】遺教三昧經：佛在世時，眾僧被服，惟著純真死人雜衣弊帛。自後起比丘羅旬瑜，每行分衛，輒饑空還。佛知其宿行，使眾僧分律五部，服色亦五種，令其日隨一部中行。遂制儀則，各舉所長，名其服色。曇無屈多迦部，通達理味，開道利益，表發殊勝，著赤袈裟。薩和多部，博通敏達，導以法化，應著皂袈裟。葉維部，精勤勇快，攝護眾生，應著木蘭袈裟。彌沙塞部，禪思人微，究暢幽玄，應著青袈裟。摩訶僧伽部，勤學眾經，敷說義理，應著黃袈裟。自爾以後，便大得食。何以故？是羅旬踰前世無德之所致也。阿難問佛言：羅旬踰前世無德，云何得作沙門？佛言：此羅旬踰宿世為賢者子，作人嫉妬，見沙門來分衛，輒逆門戶言：大人不在。沙門後過餘家沒，牽餘家門戶閉之，亦言：大人不在。故今分衛，不能得通。適見他人布施飲食，歡喜行會，便復念言：我亦欲作沙門，故今窮困如此。

維摩經：須菩提持鉢入維摩舍乞食，維摩詰取鉢盛飯，謂言：汝能於食等者，諸法亦等；諸法等者，於食亦等。如是行乞，乃可取食。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，彼師所墮，汝亦隨墮，乃可取食。入諸邪見，不到彼岸；住於八難，不得無難；同於煩惱，離清淨法。汝得無諍三昧，一切眾生亦得是定。其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；供養汝者，墮三惡道。為與眾魔共一手，作諸勞侶。汝與眾

魔及諸塵勞，等無有異。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，謗諸佛，毀於法，不入眾數，終不得滅度。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。

疏記城中次第乞食五法：一、由內證平等理，外不見有貧富相；二、心離貪慢，慈無偏利；三、表威德不懼，惡象、沽酒、淫女等家，佛制小乘律，不許入如是等家，恐彼損害生染心，佛不懼者，威德勝故；四、息凡夫猜疑，謂恐憎此愛彼故；五、破二乘分別，謂訶迦葉捨富從貧，空生捨貧從富，非大悲平等故。

寶雲經：乞食之法，一日止限七家，無多貪故。所乞之食，分作四分。一分奉同梵行，謂乞食時，必有守舍行人，及老病不便行履等，得食歸時，分奉令其飽滿，安心修道。一分與窮乞人，謂乞食時，遇有窮苦乞食之人，當起憫心，作自饑想，亦與一分施之，令其飽滿，勸他修善。一分施諸鬼神，謂乞得食時，即以淨器盛貯，待食哺時，燃香諷呪，加持普施一切鬼神，令其飽滿，出離苦趣，悉得解脫。一分自食，謂乞得食時，除前三分外，留一分或多或少，則自食之。食已，安心行道，庶不虛受信施也。

◎成就十法名乞食。一為攝受諸有情。二為次第。三為不疲厭。四為知足。五為分布。六為不躭嗜。七為知量。八為善品現前。九為善根圓滿。十為離我執。

肇法師乞食四意：一為福利羣生，二為折伏憍慢，三為知身有苦，四為除去滯著。

禮節應器常在左脇，出時當外向，以食來還當以內向。

珠林。隋富上依益州淨德寺止宿，繫大笠道傍，坐其下讀經，人往來不喚令施，有施者亦不呪願，以路靜故，多載無所獲。人謂曰：城西北人稠施多，奚為在此？答曰：一錢兩錢，足支身命，復用多為？陵州刺史趙仲舒，酷吏也，甚無信敬，聞故往試，騎馬過之，佯墮貫錢，富讀經去遠，仲舒乃令人取錢，富亦不顧，舒乃問曰：爾終日所得一錢，貫錢在也，見人持去，何不止之？曰：非貧道物，何為妄認？舒下馬禮謝，歎服而去。

乞食偈。　入里乞食，當願眾生：入深法界，心無障礙。

【箋】入里者，分衛化道，不擇貧富貴賤，隨分而乞也。當願者，言乞食以度生為本，眾生無盡，我願亦無盡，故曰深入。言道人以乞食為正命，離此皆邪食，所食既邪，安得無礙？欲得無礙，當知乞食如法，自他俱利。若但得自利，不利他人，謂之障礙；若但利他，不利自己，亦謂之障礙。自他俱利，是名心無罣礙。如何難分衛乞食？遇摩登伽女，謂之障礙；但向貧賤家乞食，謂之障礙；但向富貴家乞食，亦謂之障礙。貧賤富貴，都無分別，是名心無罣礙。

當與老成人俱。若無人俱，當知所可行處。

【箋】老成，即五種闍黎。高年戒德者，是謂初學戒力未深，必依師友為器仗故。

顯揚聖教論：比丘乞食，五處當避，不可往也。一、唱令家，謂歌唱曲令，但取歡娛，能亂禪定，故不可往。二、婬女家，行止不潔，聲名不正，色欲因緣，障道根本，故不可往。三、沽酒家，酒是起罪因緣，能生故失，故不可往。四、王宮貴戚嚴禁之所，非可干冒，故不可往。五、旃荼羅，華言屠家，謂殺心甚大，見者傷慈，壞善根本，故不可往。

到人門戶，宜審舉措，不得失威儀。

【箋】上古乞食，以初日分，斯則時勝。此時則求乞不難，若太早太遲，非時乞食，欲施即無，不施又愧，便成惱他。乞之不得，無餐又饑，是惱自也。舉措者，廣說無盡，故略言下文八則以警之。三千威儀，亦在其中矣。學者毋誇遠而忽近，慕廣而疎略也。

家無男子，不可入門。

【箋】意林：鄒子曰：寡門不入宿，臨甑不取坐，避嫌也。故君子見其家，無男子不入其戶。世外高人，尤宜珍重。

鼻奈耶律舍衛國一婆羅門子，奉父母教，供養迦留陀夷。後於異時出行，囑婦供養。是時，便有五百郡賊，中有一賊，面首端正，婦遙見之，便共私通。迦留陀夷數往其家，婦恐泄漏此事，共賊殺之。

若欲坐，先當瞻視坐席，有刀兵不宜坐，有寶物不宜坐，有婦人衣被莊嚴等不宜坐。

【箋】上言無男子不可入門，此言雖有男子亦當審其坐處，謂視履考祥也。刀兵，凶器也。梵網不畜殺具，以慈心故。今見殺具而不忍坐者，行慈心也。下二種：一、恐起貪著之想，二、避嫌疑故。

欲說經，當知所應說時、不應說時。

【箋】此與至人家第二則同義。如來五時說法，重在時字。孔子學而時習之，亦重在時字。若非時說者，雖聖經賢傳，如金屑之貴，落眼成翳，故制。

不得說與我食，令爾得福。

【箋】維摩經：其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；供養汝者，墮三惡道。

五燈丹霞問僧：甚處來？僧云：山下來。霞云：喫飯了也未？僧云：喫飯了。霞云：將飯與汝喫的人還具眼麼？僧無語。長慶問保福：將飯與人喫，報恩有分，為甚麼不具眼？福云：施者受者，二俱瞎漢。長慶云：盡其機來，還成瞎否？福云：道我瞎得麼？

附：　凡乞食，不得哀求苦索。

【箋】乞食，佛祖行道之法式也。自古相傳，至尊至貴，若乃哀求，則與丐者何殊？所以化導不行者，為有此輩耳。

不得廣談因果，望彼多施。

【箋】行護不得，邪命教化。擊發俗人，令其惠施。佛制乞食，肅恭儀表。日限七家，次第行道。離檐三尺，空諸懷抱。隨分納些，毋論多少。端默容靜，說即顛倒。而況廣談，起諸貪惱。如彼江湖，說書取討。辱我法門，得罪非小。乞士黽勉，毋視輕渺。

多得勿生貪著，少得勿生憂惱。

【箋】一粥一飯，文錢粒米，雖現世福田，實由昔緣種植，故多得勿貪，少得勿惱。隨緣乞食，即為正命；去此二途，即是邪命。

不得專向熟情施主家及熟情菴院處索食。

【箋】饑逢香飯固佳哉，珍重應知內自裁。縱使相邀疎禮節，丈夫斷不食嗟來。

入聚落第二十二

【箋】最妙勝定經，千年之後，三百年中，浩浩亂哉！逃奴走婢，亡家失國，多不存活，入吾法中，猶如羣賊劫奪良善。當爾之時，十二部經沉沒於地，不復讀誦經典。設有頭陀者，多不如法，常遊聚落，不在山林。

十二頭陀經：比丘為無上道，捨身命財，修三堅法，不生顧戀。若至病苦須人之時，當念：吾今為法出家。若勤行法者，即是救護行者。本以居家多惱，出家行道，而師徒同學，還生結著，復多嬈亂，是故遠離鬪鬧，最近三里。若得身遠離已，亦當令心遠離五欲五蓋。

行護事伴俱不如法不應往，事伴俱如法乃應往。

根本毗奈耶有一長者，請佛及僧來家設供。比丘皆去，惟佛獨留在寺，令人取食，不赴其請。故說此五種因緣：一為宴坐而居，二為請天說法，三為觀察病，四為看臥具，五為制其學處。

無切緣，不得入。

【箋】切緣者，省親、覲師，及為法門極大事等，此外皆非切緣。況聚落聲色雜糅，苟非道力堅固，能不為之艷惑？正當是時，略無主宰，便為漸染煩惱障緣，利於刀刃，故制。

不得馳行。不得搖臂行。

【箋】馳行，放馬馳驟也。搖臂，掉臂放縱之態也。

法苑五蓋覆心，禪門已閉，六塵在念，亂想常馳，類狂象之無鉤，似戲猿之在樹，未見快行有好步也。故舉足當不緩不急，不輕不重，安詳徐步，如雲入深林，逐幽鳥而不驚，舟行順水，皆遊魚而無礙。有志之士，幸深思之。

不得數數傍視人物行。

【箋】道人行處，直往直來，略無留連，惟端謹攝心，正道而行，若左顧古眄，使旁人驚訝，故制。

燈錄：黃龍南坐必跏趺，行必直視，至今令我懷想威儀儼在。

不得共沙彌，小兒談笑行。

【箋】沙彌小兒，不可褻狎。若於途次再行再笑，大失威儀，故制。

不得與女人，前後互隨行。不得與尼僧，前後互隨行。

【箋】女尼出行，易動市囂口業，若僧影並雜，不免譏疑，當前後趨避。

不得與醉人、狂人前後互隨行。　不得故視女人。不得眼肉傍看女人。

【箋】盡十方世界，是隻清淨光明眼，秖為色塵一點遮却，妄分好醜。殊不知五色浮雲，生於太虛空中，而太虛未嘗分青黃等見。人之有身，亦如太虛空中之一點，識得一點，不為一點遮却。若這一點看不破，請看禪病經對治。經云：多貪眾生不淨觀。若再看不破，只好在不淨堆裏過日。纔見女人，便起貪心視之，及眼角偷看，皆是俗人習氣，故不必論。若釋子說到威儀自重，於心地戒尚不相應，況故視乎？筆食杭城土橋蓮居院紹覺法師台宗之著聲者，一生絕見女人。凡女眾求見聞法，堅拒却之。執事方便，或使女眾在座後聽覺，聞女聲便罷講。

或逢尊宿親識，俱立下傍，先意問訊。　或逢戲幻奇怪等，俱不宜看，　惟端身正道而行。

【箋】上篇故往觀聽詳制，茲偶值戲幻，違避不及，當知戲幻非實，如行雲流水，過而不留，若一停足即犯，若再停再犯。

凡遇水坑水缺，不得跳越，有路當遶行，無路眾皆跳越則得。

【箋】無著跳水見上卷第七論。

非病緣及急事，不得乘馬，乃至戲心鞭策馳驟。

【箋】乘馬馳驟，是豪華公子及勇士武弁者所為，法門無是，如事故制。

凡遇官府，不論大小，俱宜迴避。

【箋】官長往來，品位高者固不可攀仰，品位卑者亦不可褻狎。褻狎則為禍，不若避之為福。或迴避不及，相見必當盡禮。

附　遇鬪諍者，亦遠避之，不得往看。

【箋】鬪諍者，無非揮拳攘臂，往往帶累旁觀，故不可往看。脫有衲子工夫正得力時，於鬪諍迴避不及處，忽悟臨濟賓主句，不妨慶快平生。雖然好肉，不必椀瘡。

五燈寶壽第二世，在先寶壽為供養主，壽問：父母未生前，還我本來面目。師立至夜深，下語不契。翌日辭去，壽曰：汝何往？師曰：昨日蒙和尚設問，某甲不契，往南方參知識去。壽曰：南方禁夏不禁冬，我此間禁冬不禁夏，汝且作街坊過夏。若是佛法，闠闠之中，浩浩紅塵，常說正法。師不敢違。一日，街頭見兩人交爭，揮一拳曰：你得恁麼無面目？師當下大悟，走見寶壽，未及語，壽便曰：汝會也，不用說。師便禮拜。　寶壽見，揮拳頓悟。悟個什麼？試拈出看。乃揮拳一下云：切莫錯會。

不得回寺，誇張所見城中華美之事。

【箋】有輩不以道自重，終日聚落閒散，有日在城隍廟前聽說因果，有日在十字街頭看弄傀儡，也道博古通今。一朝老病相催，將何抵敵生死？

市物第二十三

【箋】起世經：閻浮提人所有市物，或以錢寶，或以穀帛，或以眾寶。瞿陀尼人所有市易，或以牛羊，或摩尼寶。弗婆提越人所有市易，或有財帛，或以五穀，或摩尼寶。鬱單越人無復市易，所欲自然。

◎欲界諸天。如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，皆有市易、遊觀、悅神，其實不同世人，如前所述。

像法決疑經。未來世中，一切俗人，輕賤三寶，正以比丘、比丘尼不如法故，身披法服，經理俗緣。或復市肆，販賣自活；或復涉路，商賈求利；或作畫師，經生像匠，工巧之業；或占相男女，舍屋田園，種種吉凶；或飲酒醉，歌舞作樂，圍碁陸博；或貪財求利，延時歲月，廢忘經業；或呪術治病，假託經書，脩禪占事，以邪活命；或行醫鍼灸，命和湯藥，診脉處方，男女交雜。因私致染，敗善增惡，招俗譏謗，良由於此。

易。神農氏日中作市，使天下之民聚天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

◎日中為市

禮地官司市：以次序分地而經市，以陳肆辨物而平市，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，以商賈阜資而行市。

老子美言，可以市五燈。幽州寶積行市肆，見一人買猪肉，語屠家曰：精的割一觔來。屠家放下刀，叉手曰：長史，那個不是精

的？師於此有省。

◎樓子和尚，不知何許人。一日，偶經街市，於酒樓下整襪帶次，忽聽樓上唱云：你若無心我便休。忽大悟，人號樓子和尚。

◎白雲子祥禪師。上堂：諸人會麼？但向街頭市尾、屠兒魁劊、地獄鑊湯處會取。若恁麼會得，堪與人天為師。若向衲僧門下，天地懸殊。更有一般，秖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。汝道此兩般人，那個有長處？無事，珍重！

無爭貴賤。

【箋】諺：好漢勿列行市。

◎物希者貴。故物之貴賤，市上自有定價。若抑揚其價，必爭之，往往因小失大。故釋子不自列市，但憑市價而營辦之。

無坐女肆。

【箋】家無男子女人貿易之所，不可久坐。若久坐，縱使玉潔無瑕，不能使市囂之口嘵嘵。故曰：防人之口，甚於防川。

若為人所犯，宜方便避之，勿從求直。

【箋】晦山註：言受人觸犯，應修忍辱，不必諍辨以伸己是。為人所犯者，謂彼以非禮得罪於我，我以度量容之，以忍辱聽之。彼再犯不已，我方便避之，謂但受屈而必不伸屈。

已許甲物，雖復更賤，無捨彼取此，此令主有恨。

【箋】誨山註以天干甲乙等字編為次第，言甲物者，乃第一家物也。既許其價，縱有賤者，不宜移改。

慎無保任致愆負。

【箋】晦山註：見有與人借物者，不得從中作保。言任者，乃自任代還也。愆者，違背所期。負者，孤負沈沒。凡易保任，必多愆負，故須預戒始得。寒山詩：世上一種人，出性常多事。終日傍街衢，不離諸酒肆。為他作保見，替他說道理。一朝有乖張，過咎全歸你。

五燈京兆米和尚。僧問：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也無？師曰：達。曰：秖如真正理作麼生達？師曰：當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。契書是甚麼人做？曰：某甲直得杜口無言。師曰：平地教人作保。

凡所施行不得自用二十四

【箋】不自用者，謂此身既歸命於師，已不為己有，凡事皆聽師指揮，不敢專主，故尋常舉動，皆當白師，以盡孝行。如日用下十二則，略言之耳。然其間有可白不可白，其在臨事斟酌。

南山鈔。佛法增益廣大，實由師資相攝，互相敦遇，財法兩濟，日益月深，行久德固皆賴矣。比真教陵遲，慧風掩扇，俗懷侮

慢，道出非法，並由師無率誘之心，資闕奉行之志，二彼相捨，妄流鄙境，欲令道光，焉可得乎。

家範：凡諸卑幼，事無大小，毋得專行，必咨家長。

出入行來，當先白師。

【箋】出入白師有二義：一、安慰師意，知所出入；二、請決師命，可行不可行，不至差悞。若逞性自行，萬一有悞而後白師，則悔之不及。以是義故，當先白師。

作新法衣，當先白師；著新法衣，當先白師。

【箋】釋名：衣，依也，所以庇寒暑也。

墨子：古之未有衣，聖人作之，冬則絹帛輕且暖，夏則絺綌清且凉，所以適身體、和肌膚也。若言法衣，則關係法門，非徒然作。佛在世時，惟三衣相傳，其修相、廣狹、長短及顏色深淺，皆有次第甄別，故當白師。

剃頭當先白師。

【箋】最初剃髮，詳載上篇。此言尋常剃髮，亦當白師，以取師便。

剃髮偈。　剃除鬚髮，當願眾生：遠離煩惱，究竟寂滅。

唵。悉殿都。曼陀囉。跋陀耶。莎訶。

【箋】成範：為師剃頭，先備水巾、髮盤，如法調磨剃刀敷座。先授等髮托，次禮師一拜，將剃刀於手腕上拭之，當緘口平息。先當頭頂，不得遺髮，當如法收髮，不得以爪甲彈髮。剃髮竟，逆取師髮盤，授師新水，復調磨剃刀拭乾，如法收藏。侯師坐次，當著衣為師作禮。

佛制剃除鬚髮，所以別僧俗之相也。然僧俗既別，而所行不同流俗，故當願與一切薙鬚髮者，同願同行，遠離煩惱，至究竟寂滅也。言不啻剃除一鬚一髮之煩惱，當願無始以來，六根六塵，如山如嶽之煩惱，直向智慧力下，盡情斷除，故曰寂滅。

徵淨行品、入法界品，皆華嚴之文。淨行用剃鬚髮，斷煩惱，謂鬚髮乃煩惱之根本也。入法界品，長者居士皆不除鬚髮，不以鬚髮為累，煩惱起滅，不在鬚髮除與不除也。

訓淨行品，說菩薩德相，說處不同。入法界品，廣說菩薩行，不獨剃髮一事，迴向法界眾生，即四威儀中，動靜之間，無事不願眾生得成正覺，是故每一進止，皆云當願眾生等。入法界品，長者居士，皆是正覺，明染淨同源，聖凡不異，是故淫怒痴，全體是戒定慧，矧鬚髮耶？故說處不同耳。但看經中當願眾生，即知其意，非當願菩薩也。

五燈丹霞天然禪師入長安應舉，宿於逆旅，夢白光滿室，占者曰：解空之祥也。適禪者曰：仁者何往？曰：選官去。禪曰：選

官何如選佛？今江西馬大師出世，是選佛之場，可往。遂造江西見祖師，以手拓幞頭額，祖顧視良久，曰：南嶽石頭是汝師也。遽抵石頭，還以前意投之，頭曰：著槽廠去。師禮謝，入行者房，隨次執爨役，凡三年。忽一日，石頭告眾曰：來日剗佛殿前草。至來日，大眾童行各備鍬钁剗草，師獨以盆盛水沐頭，於石頭前跪，頭見笑之，便剃髮。

◎有一僧，山下卓菴，多年不剃頭。畜一長柄杓，溪邊舀水。時有僧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主曰：溪深杓柄長。師聞得乃曰：也甚奇怪。一日，將剃刀同侍者去訪。纔相見，便舉前話問：是菴主語否？主曰：是。師曰：若道得，即不剃你頭。主便洗頭，胡跪師前。師即與剃却。

疾病：服藥當先白師。

【箋】視師疾病，已見上篇。此言自己有病，亦當稟白師命。不服藥，得中醫至言也。謂藥不可亂投，須知病之發起虛實之根，及藥之冷暖之性，然後發藥。非博究醫書，見識廣大者不能。故必先白於師，以醫家之善不善商之。若不白師，亂投藥石，反增藥病故。

作眾僧事，當先白師。

【箋】眾僧事，即常住事也。

欲有私具紙筆之輩，當先白師。

【箋】禮記：不私財，孝之至也。本律：不捉金，亦孝之至也。所謂儒釋門庭雖異，立法乃同。

若人以物惠施，當先白師已，然後受。己物惠施人，當先白師，師聽，然後與。

【箋】人惠物，當知可受不可受。若可受而不受，則塞其施門，絕其善道。若不可受而受，或至禍患，所關非小。至若己物惠施，有不可己者，自有師在，故當先白。

人從己假借，當先白師，師聽，然後與己。欲從人借物，當先白師，師聽得，去　白師。聽不聽，皆當作禮；不聽，不得有恨意。

【箋】令行決斷，惟師指揮，縱有條陳，聽固欣然，不聽無憾，而事師之道至矣。

乃至大事，或遊方，或聽講，或入眾，或守山，或興緣事，皆當白師，不得自用。

【箋】古人遊方參請，訪道住山，不可枚舉。略言如石頭之依青原，臨濟之參大愚，法常寄跡梅尉之鄉，大梅印可即心之旨，莫不取法古人，遵依師命。豈謂今之後生者，纔經薙染，便輕毀前哲，恣意妄行，不依師教，不擇師學，去古遠矣。悲夫！

參方第二十五

【箋】阿含經：譬如三蘆立於空地，展轉相依而得竪立。若去其一，二亦不立；若去其二，一亦不立。

林間錄：黃龍南曰：予昔同文悅遊湖南，見衲子擔籠行脚者，悅驚異蹙額，已而呵曰：自家閨閣中物，不肯放下，反累及他人擔夯，無乃太勞乎！

五燈僧新到睦州，方禮拜，州喝曰：闍黎因甚偷常住菓子喫？曰：學人纔到，為甚麼道偷菓子？州云：賊物現在。

◎高庵曰：先師常言，行脚出關，所至小院，多有不如意事。因思法眼參地藏，明教見神鼎，便不覺有煩惱也。

◎金陵清凉院文益，常與悟空修山主行脚。至□州湖外，值天雨忽作，溪流瀑漲兼雪阻。地藏院附爐次，深曰：上座何往？師曰：迤邐行脚。曰：行脚事作麼生？師曰：不知。曰：不知最親切。師豁然大悟，遂嗣其法。後創法眼宗。石樹拈曰：既道不知，又豁然個甚麼？頌曰：不知最親切，親切却不知。不知親切處，無知無不知。

◎長慶上堂：撞著道伴交肩過，一生參學事畢。

遠行要假良朋。

【箋】溈山警策：遠行要假良朋，數數清於耳目；住止必須擇伴，時時聞於未聞。故云：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朋友。

普書衛玠傳：與玠同遊，烟若明珠之在側，朗然照人。　良朋者，人品端方，言行事事可法，故日夕相對，儼然如石師畏友之導我前矣。

古人心地未通，不遠千里求師。

【箋】古人心地未通，誠哉！帶得求字，便脚頭具眼。若求之不誠，雖千里奚為？

附：　年少戒淺，未許遠行。如行，不得與不良之輩同行。

【箋】少年血氣方剛，戒淺全無定力，所以未許遠行。然有不得不行之勢，必擇良友為伴。不良者，不修戒行之輩也。惟恐漸染其氣，故當謝絕。

大正句王經。譬如有豬，名大腹，引羣豬入深山大野，忽逢獅子。獅子見豬，乃曰：我是獸王，汝速避路。大腹言：令我避路，事當不可，要鬬者且待披甲，必不相違。獅子言：汝何上族，敢索我相鬬？時大腹往穢坑中，徧塗其身，還來獅前請鬬。獅曰：我是眾獸中王，常噉麞鹿等獸而為食，劣弱者尚棄不食，況汝不淨污穢之身？若與汝鬬，則染污我身。獅子復為大腹說偈

曰：汝本不淨身，今復加臭穢，汝意求鬪者，我即墮於汝。王之所見，猶如豬與獅子鬪，我如獅子，先墮於汝。

珠林：華氏國王有白象，能滅怨敵。若人犯罪，令象踏殺。時象廐火焚，移象近寺。聞僧誦法句經偈云：為善生天，為惡入淵。心便柔和，起慈悲心。後付罪人，但以鼻齅舌舐而去。王見斯已，召諸大臣。臣白：此象近寺聞法，故爾移近屠肆，則其殘害更增。當知一切眾生志性無定，畜生尚爾，是故智者宜應覺知。見惡須棄。

春秋正義譬如薰是香草，蕕是臭草，薰蕕等分，使之相和，雖積十年，尚猶有臭氣，香氣盡而臭氣存，言善不能止惡，而惡能消善也。

須為尋師訪道，決擇生死。不宜觀山玩水，惟圖遊歷廣遠，誇示於人。

【箋】大事未明，十二時中，如欠人重債相似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忽然打破關頭，瞠開隻眼，山依舊是山，水依舊是水，究竟前頭看的不是，未必不是，後頭看的是，未必是。有輩遊州縣，翫山水，一生被境所轉，向外馳求，誇張行脚，及至問他行脚事，何曾夢見？

五燈長沙一日遊山，歸至門首，首座問：和尚甚麼處來？沙云：始從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座云：大似春意。沙云：也勝秋露滴芙蕖。

◎保福、長慶遊山次，福以手指云：只這裡便是妙高峰頂。慶云：是則是，可惜許雪竇著語，今日共這漢遊山，圖個甚麼？復云：百千年後，不道無則是少。後舉似鏡清，清云：若不是孫公，便見髑髏遍野。

◎仰山問僧：近離什麼處？僧云：廬山。山云：曾遊五老峰麼？僧云：不曾到。山云：闍黎不曾遊山。雲門云：此語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談。

◎汾陽昭所止少留，不喜觀覽。或譏其不韻，嘆曰：言何陋哉！先德行脚，正以聖心未通，驅馳決擇，非緣山水也。

所到之處，歇放行李不得，徑入殿堂，一人看行李，一人先進問訊，取常住進止，方可安頓行李入內。

【箋】投宿口訣：未晚先投宿，入林聽暮鐘。到門須辨主，問訊必從容。隨地可敷草，何天非轉蓬。屋梁今夜月，聊以慰疎慵。

衣鉢名相第二十六

【箋】僧秖佛在王舍城帝釋石窟前經行，見稻田畦畔分明，語阿難曰：過去諸佛衣相如是，從今依此制作衣相。

增輝記。田畦貯水，生長嘉苗，以養形命。法衣之田，潤以四利之水，增其三善之苗，以養法身之慧命也。

著袈裟衣，當願眾生：心無所染，具大仙道。

【箋】華嚴：著僧伽者，捨離三毒。〇袈裟貴不正色者，謂不住於色，住色即非正色。亦云染色，表色染於法，要無所染方曰染。然二乘之染非真染，必心染大乘名真染，真染即大仙道也。為於正法除其結使，方為究竟寂滅。披此衣者名出家，即解脫之服。

五條衣。

【箋】名義：無田相者，三衣俱通縵。佛法至此一百八十年，出家未識割截，秖著縵衣。在家優婆塞、優婆夷戒，佛制不聽許披割截福田衣，令著禮懺衣。禮懺誦經，即縵衣也。在家二眾，佛令自己隨力供養三寶，不聽受他人四事。既非眾生福田，故不許著割截福田衣。縱是受出家菩薩戒，令住畜三衣鉢、錫杖，奉供佛前。遇有出家僧尼，欽其衣具者，及年滿欲受具者，乏其衣鉢，隨乞施彼，更造奉供。自身聽著縵衣，一頂禮拜持誦，不聽城邑聚落披著往來，若入寺方著。所以在家離衣，若恒披則犯制；出家不聽離衣，若離衣則犯制。

百一羯磨，求寂之徒，縵條是服，而又輒披五條者，深為罪濫。律，沙彌披五條衣，律所未許。今受沙彌戒，必令具三衣，若力不能具，即不與受戒，是妄作制法，障人受戒，罪惡之大，孰過於此？　律中三衣，有名有體，有色有量，乃至造法等微細事，惟願擔荷禪律者詳閱，開導後學，不至斯法斷滅也。

梵語安陀會，此云中宿衣，亦云下衣，亦云雜作衣。凡寺中執勞服役，路途出入往還，當著此衣。

善哉解脫服，無上福田衣，我今頂戴受，世世不捨離。

唵。悉陀耶。娑婆訶。

【箋】善哉，贊美之辭。去粘曰解，去縛曰脫，言此衣為解粘去縛無垢之服也。世間美服，多屬蠶口，惟吾釋衣，雖麤疎麻布，乃佛佛祖祖相傳出世證道之衣，天上人間，無有勝於此衣也。福田者，大意借田說法，如世間之田，生長苗稼，以養世人形命，而此福田之衣，能與沙門生長智慧，滋培五分法身也。頂之於首曰頂，戴之於身曰戴，奉重之義也。西域五條衣，不離於體，若置則捨，若間則離，不置不間，故曰不捨。

七條衣，　梵語鬱多羅僧，此云上著衣，亦云入眾衣。凡禮佛、修懺、誦經、坐禪、赴齋、聽講、布薩、自恣，當著此

衣。

搭衣偈。　善哉解脫服，無上福田衣。我今頂戴受，世世常得披。

唵。度波度波。娑婆訶。

【箋】三句義同上第四句，但易常相二字者，以明披搭有時，不相混雜也。時者，謂禮佛等時也。既披置有時，當恒近左右，不使遠離，故曰常得。

二十五條衣，　梵語僧伽黎，此云合，亦云重，亦云雜碎衣。凡入王宮，升座說法，聚落乞食，當著此衣。又此衣九品，下品九條、十一條、十三條，中品十五條、十七條、十九條，上品二十一條、二十三條、二十五條。

【箋】石窟福田，衣式在無易之前，而預合有易之理。易曰：天數五，地數五。天數者，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也。地數者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也。二十五者，天數之至也。謂出世之人，當會心於無極之先，故用奇不用偶。有志之士，幸再辨之。

搭衣偈。　善哉解脫服，無相福田衣。我今頂戴受，廣度諸羣迷。

唵。摩訶迦。波波吒。悉帝。娑婆訶。

【箋】無相福田者，實相無相也。謂如來之意，假世間之田而作衣式，實非田也，而能滋培道種，長養靈苗也。前二偈頂戴者，秖為自利，而此頂戴專為利他，故曰廣度，直下擔荷佛祖之慧命也。言羣迷者，自四聖已下，皆是執情蔽障，起諸煩亂，於是菩薩隨其顛倒，破其迷雲，揭其障霧，使其直見如來慧日大光明也。

著僧伽黎，當願眾生：入第一位，得不動法。

【箋】疏：前已辨袈裟，故此直云僧伽黎者，義云和合。新者二重，故者四重，要以重成，故云和合，即是三衣中第一衣，故此衣表傳法之信也。故妄與不得，妄受不得，會佛法者不得，不會佛法者不得。昔世尊以實相、無相之宗，傳於迦葉，即此衣也；以修多羅藏，傳於阿難，亦此衣也；以摩訶律藏，傳於優婆離，亦此衣也。雖三宗所付是一，而法脉條貫，傳至今日，未常溷亂，信使然也。

五燈五祖付法能大師曰：昔達磨初至，人未至信，故傳衣以明得法。今信心已熟，衣乃爭端，止於汝身，不復傳也。且當遠隱，俟時行化。祖辭南行，至大庾嶺，僧慧明本將軍同數百人欲奪衣鉢，明先趁及，祖置衣鉢於石曰：此衣表信，可力爭耶？明舉衣鉢不能動，乃曰：我為法來？不為衣來？祖曰：汝既為法來，可屏息諸緣，勿生一念，我為汝說。明良久，祖曰：不思善，不思

惡，正恁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明言下大悟。　頌：大庾嶺頭提不起，秖為偷心未肯死。直饒善惡不思量，渾身臥在青田裏。

梵語鉢多羅，此云應量器，謂體、色、量三俱應法故。體用鐵、瓦二物，色以藥烟熏治，量則分上、中、下。

【箋】名佛本行集經：北天竺有二商主：一名帝利富婆，二名跋利迦，奉世尊麨酪蜜揣。世尊思惟：往昔諸佛悉皆受持鉢器，我今當以何器受商主食？時四天王共持四金鉢奉上，世尊不受，以世家人不合蓄。四天王復以銀鉢、琉璃鉢、赤珠鉢、瑪瑙鉢、玻璃鉢、[王*車]璩鉢奉上，悉不受。時北方毗沙門天王告三天王言：我念往昔青色諸天，將四石器來奉我等，可受用之。時別有一天子，名毗盧遮那，曰言：仁等慎勿以此石器受用，但供養如塔。當有如來號釋迦佛出世，宜將此四石鉢奉彼如來。時四天王共將四石鉢奉佛。佛念：四天王以信淨心奉我四鉢，若我受於一人，餘各有恨。我今總受四鉢，持作一鉢，次第相重，安置左手，右手安下，合成一鉢，外有四唇。而說偈曰：我昔功德諸果滿，以發哀憫清淨心，是故今四大天王，清淨牢固施我鉢。

僧祇律：佛在孫婆白土村。時孫婆天神白佛言：過去諸佛皆受用此處瓦鉢。佛聽諸比丘受瓦鉢，因往法豫瓦師所，命作瓦鉢，以藥烟燻作三色：一、如孔雀咽；二、如迦陵伽鳥色；三、如鴿色。因比丘[病-丙+又]手隨破。有云：比丘枕手，鉢墮破故，聽用銕鉢。有云：佛自作鉢坏，以為法式。

善見！瓦鉢二薰堪用，銕鉢五薰堪用。

筆滄。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，持律嚴甚。仁廟嘗賜之龍腦鉢，師對使焚之，曰：吾法以壞色衣，以瓦鉢食，此鉢非法。仁廟益嘉歎。

梵語鍵[金*咨]母，論譯為淺鉢。

【箋】十誦：鉢半大鍵、小鍵。

四分：鍵[金*咨]入小鉢，小鉢入次鉢，次鉢入大鉢。據鍵，四鉢中之最小者也。今稱鐕子，比丘多有不畜。葢此方瓷器既廣，不畜無害。然古佛遺制，不可不知。往見老比丘乞食時，常佩用之，儼然如見古佛。

梵尼尼師壇，此云坐具，亦云隨足衣。

【箋】律云：尼師但娜即敷具，或云隨坐衣。佛言：為身、為衣、為臥具，故制畜之。

十誦：新者重，故者四重，不應受。單者離宿，突吉羅。

四分：佛在僧伽藍，徧行諸房，見故坐具狼籍，因教諸比丘：當取故者，縱廣一搩手，貼新者上，用壞色故。不則犯捨墮。

開具偈呪。　臥具尼師壇，長養心苗性。展開登聖地，奉行如來命。

唵。檀波檀波。娑婆訶。

【箋】第一句，華梵雙彰，顯密互用。即此一句，可見全體之用。下三句，乃見全用之體。究竟體不離用，用不離體也。心苗者，菩提種子發生之苗也。展開者，如布種之法也。展開之時，如種子之得地。聖地者，千聖共遊之地，即尼師壇之別名也。言一切凡夫，不登此地，何由得證聖位？一切種子，不布此地，何由長養心苗？如者，法身之理也。來者，應身之用也。法化冥一，故曰如來。奉行者，遵佛之制，而行無持無犯之法也。無持無犯之法，即是培植心苗之法也。培植心苗之法，即是奉行如來慧命也。

六祖檀經。祖謂陳亞仙曰：貧道乞檀越一坐具地。亞仙許之。祖開具一展，不知其幾許里。亞仙欣然惠施，便成曹溪法席。後人凡稱佛地為一坐具地。

五燈大覺參臨濟，濟舉起拂子，覺敷坐具；濟擲下拂子，覺收坐具。參堂去，僧眾曰：此僧莫是和尚親，不禮拜又不喫棒？濟聞，令喚覺至，濟曰：大眾道汝不禮拜又不喫棒，莫是長老親故？覺乃珍重下去。

錫杖偈呪。　手執錫杖，當願眾生：設大施會，示如實道。

唵那喍噆那栗吒鉢底那嘌帝娜鉢儜吽癹吒。

【箋】梵語隙棄羅，此云錫杖，由振時錫錫作聲故。十誦名聲杖，錫杖經名智杖，亦名德杖，彰智行功德故。乃聖人之標幟，賢士之明記也。律中論持錫有多事，謂能作聲驚惡獸毒蟲等。二鈷六鐶，是迦葉佛制；四鈷十二鐶，是釋迦佛制。若名若義，廣如錫杖經并持錫杖法中，與雜事異。　執字當作舉字看，亦作運義。若執之終日，略不展舒，反為窒礙；若放之經年，竟勿顧拭，塵[土*孛]積滯，不堪拈出。故錫之為用，出與入對，震與靜對，行與住對。苟能於十二時中，以此四句疊作一句，看得執字透徹，便是活祖師禪，行願無不具足，當體即是道場，隨處示真實道也。

五燈麻谷持錫杖到章敬，遶禪牀三匝，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。敬云：是！是！谷又到南泉，亦遶禪牀三匝，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。泉云：不是！不是！谷云：章敬道是，和尚為甚麼道不是？泉云：章敬即是，是汝不是。此是風力所轉，終成敗壞。

雪竇頌。此錯彼錯，切忌拈却。四海浪平，百川潮落。古策風高十二時，門門有路空蕭索。非蕭索，作者好求無病點。據法昌公斷，章敬道是，是個甚麼？恰恰有頭無尾。南泉道不是，不是個

甚麼？恰恰有尾無頭。殊不知頭尾總在麻谷手裏，秖為他用處不換機，猶遭雪竇簡藥。下者兩錯。善則盡善，猶未盡美。法昌忍俊不禁，乃於雪竇兩錯下，更添一錯，要使來者與這一隊祖師相見。

頌。標幟巍巍振古今，飛聲錫錫影沉沉。風高十二瓊樓現，一一瓊樓觀世音。

五燈華林善覺，常持錫杖，夜出林麓間，七步一振錫，一稱觀音聖號。夾山問：遠聞和尚念觀音，是否？師曰：然。山曰：騎却頭時如何？師曰：出頭即從汝騎，不出頭騎甚麼？山無對。

淨瓶偈呪。　手執淨瓶，當願眾生：內外無垢，悉令光潔。

唵勢伽嚕迦叱[羊*含]叱莎訶。　唵嚩則囉施伽盧叱漫叱莎訶。

【箋】西域記：裙稚迦，即澡瓶也。寄歸傳：軍持有二，瓷者淨用，銅鐵者觸用。佛制：比丘不淨洗漱，不得禮拜誦經。故淨瓶漱口，觸瓶洗穢，令則洗漱不行，二瓶失制，雖復禮誦，惡得無罪？

五燈司馬頭陀見百丈，談淪山之勝，宜結集法侶為大道場。丈因語眾曰：若能對眾下得一語出格，當住持。即指淨瓶問曰：不得喚作淨瓶，汝喚作甚麼？時華林覺為首座，師為典座。林曰：不可喚作木揆也。丈乃問師，師踢倒淨瓶便出去。丈笑曰：第一座輸却山子也。

疎山示眾：老僧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，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。雲門問：承聞和尚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，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，是否？山云：是。門云：如何是法身邊事？山云：枯椿。門云：如何是法身向上事？山云：非枯椿。門云：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？山云：許你說。門云：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？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二事？山云：是。門云：法身還該一切否？山云：作麼生不該？門指淨瓶云：法身還該遮箇麼？山云：闍黎莫向淨瓶邊會。門便禮拜。　盡十方世界是個淨瓶，此淨瓶不異十方世界。若是作家禪者，纔見拈出，便見法身非法身之作用。雖然，不得道此淨瓶即是法身也。殊不知法身之量同於虛空，秖這淨瓶能容得多少虛空、多少法身？直饒容盡百億須彌、百億香水海，究竟容不盡虛空法身。設有人道：香海等已能容盡，何難容盡虛空法身？我也賞他膽大。且道容盡虛空法身外底是甚麼？

頌。法身非法身，總是法中塵。枯椿非枯椿，繫殺多少人。直須趯倒淨瓶子，湧出曹源意句新。

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卷下(終)

華嚴梵行品云，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良以萬法唯心，盡山河大地，形形色色，無非顯吾心也，皆心之註脚也。七千餘卷之大藏，千七百則之公案，無非明吾心也，亦心之註脚也。然則能悟心者，梵網諸經，尚為贅語，何論乎沙彌律。傳鐙諸錄，尚屬陳言，更何待以合參為沙彌律之註脚也哉。然而六祖悟後，猶受戒於智光，況在未悟，況非六祖。迨至華開五葉，鐙續千光，而於三業六根，無明積習，要皆鍊磨又鍊磨，逼拶又逼拶，經數年或數十年，身如槁木，心似死灰，方為真參，方能實悟。此則不戒而戒，不持而持，其光明嚴淨，有較勝於專持戒律百千萬倍者也。假令空論唯心，而不知戒律，漫言悟心，而不淨毗尼。上者墮豁達空，狂禪招禍。下者墮大妄語，借法售奸。變醍醐為毒藥，失敬信於人天，流弊無窮，佛法之壞悉由於此，謗法之多亦悉由於此，非所謂師子身中蟲，自食師子肉者耶？故我世尊說法四十九年，最後遺教猶諄諄切囑曰：識自心源，解無為法，憶念吾戒，必得道果，不順吾戒，終不得道。蓋心地戒品是一切佛本源、一切菩薩本源，而沙彌律儀尤為一切比邱戒、菩薩戒之根本，且為一切參話頭、破無明之根本。雲棲輯為要略，至簡至精，石樹復為彙箋，條分縷析，博采旁搜，發明律儀日用之妙義，即以發明成就慧身不由他悟之一心，誠為法門中至寶也。天培開士擬刊此書以惠同學，而難其費，走數百里謁鄧尉貫徹通公，出舊板重修之，用力少而成功多，非小緣也。刻既竣，屬余一言，余讀原序及凡例已詳且盡，安用贅詞？第恐讀是書者或羨註中奇特元妙之談，而反忽於正文，買櫝遺珠，所失非細，爰以數十年來學禪學戒親歷之甘苦、深知之利弊，述其大略云。

光緒六年歲次庚辰普門示現日傳天台教四十世法嗣敏曦和南謹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